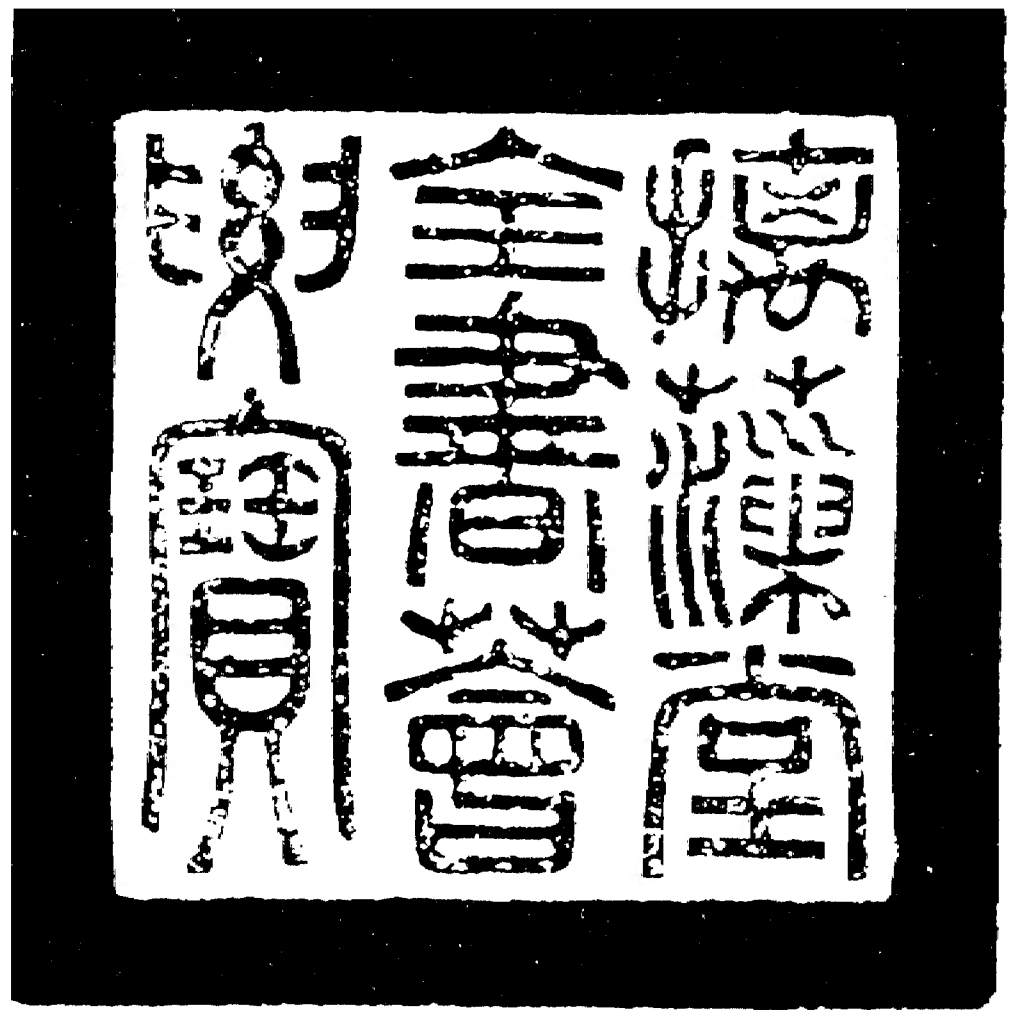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第四册

Z121.5
CH1
79

吉林人民出版社

柳河東集

〔唐〕柳宗元撰〔宋〕韓醇音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一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乾隆御覽之寶

柳河東集目録

卷一 雅詩歌曲
卷二 賦
卷三 論
卷四 議辨
卷五 碑
卷六 碑
卷七 碑銘

卷八
行狀
卷九
表銘碣誄
卷十
誌
卷十一
誌碣誄
卷十二
墓表誌
卷十三
墓誌
卷十四
對
卷十五
問答

卷十六
說
卷十七
傳
卷十八
騷
卷十九
弔贊箴戒
卷二十
銘雜題
卷二十一
題序
卷二十二
序
卷二十三
序

卷二十四
序
卷二十五
序
卷二十六
記
卷二十七
記
卷二十八
記
卷二十九
記
卷三十
書
卷三十一
書

卷三十二
書
卷三十三
書
卷三十四
書
卷三十五
啟
卷三十六
啟
卷三十七
表
卷三十八
表
卷三十九
奏狀

卷四十
祭文
卷四十一
祭文
卷四十二
古今詩
卷四十三
古今詩
卷四十四
非國語
卷四十五
非國語
外集
卷上
雜著
卷下

雜著
外集補遺
墓誌

臣等謹案柳河東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外集補遺一卷唐柳宗元撰宋韓醇所音釋也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官至柳州刺史事跡具唐書本傳醇字仲韶臨邛人宗元之文韓愈稱其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集當時之本今檢宋刊本所載劉序俱作四十五通疑振孫所見有悞固未可據以為信也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柳河東集原序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疵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問切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

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儁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名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為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為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夔州刺史劉禹錫

柳河東集新刊詁訓序

柳柳州掌南宮牋奏時不免以辭為工自賦囚山挹湘江之清而一濯之搜之冥冥探之無涯追古制作以名一世如記永州山水之游與夫風騷雅歌諸文大率以密窈眇峻潔嚴厲字字法律觀其與韋中立書自制心御氣抑揚輕重咸有其節根本於五經而出入於先秦漢諸書信文章真訣哉韓吏部謂其斥不久窮不極必不能自力以傳於後比之司馬子長不數崔蔡韓獨步學林至柳州推服乃爾蓋公議不可没後世豈無揚子雲太玄擺瑩當有識者本朝古文始自河南穆修伯長伯長實宗本韓柳韓之文定於諸鉅公之手而柳集亦經伯長是正冠以劉夔州序分為四十五篇胥山沈公晦乃以晏元獻本為精密用相讎正比伯長加詳然其機杼源委要未呈露也予嘗讀天對參以天問章句文義時不可知輒廢卷惘然一日臨卭韓君醇仲韶取四十五篇者訓詁示予亟披其書凡異時觝滯隨目迎解

不費尋繹而得其訓不用四聲而得其音使人諷味不厭信仲韶於是書用功非一日積也仲韶先注釋韓集學者爭傳其書而斯文加密微非仲韶發之孰窺其秘哉今而後唐二先生膏馥沾丐後學皆得其真非小補云奉議郎新權發遣珍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沿邊都廵檢使借緋王咨

柳河東集卷一

唐 柳宗元 撰

唐雅 唐詩 貞符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元和十三年刺柳州時作表云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蓋公自永貞元年乙酉冬以禮部員外郎繼謫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召至京師又出為柳州刺史至是元和十三年戊戌為十四年也據禮部郎官掌尚書牋奏故云雅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儒穆伯長云韓元和聖德

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信然哉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徒對切怨也書元惡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徒各切）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音杭）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一作恩德）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小雅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民（大雅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小雅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平淮夷則江漢常武（大雅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焉）鏗鏘炳耀（鏗丘耕切鏘呼宏切）盪人耳目（盪音蕩又去聲他浪切）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

神人然此無它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據史順宗永貞元年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憲宗元和元年三月夏州兵馬使周承全斬惠琳傳首以獻）夷劒南（據史永貞元年八月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遣高崇文討之九月崇文克成都劉闢伏誅）取江東（據史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癸酉鎮海軍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十一月甲申李錡伏誅）定河北（據史元和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五年赦之至十年有罪絕其朝貢詔六節度使進討十三年獻德棣二州降）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懣（音悶一作踊懣踊音勇）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

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死罪死罪

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并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淮西彰義軍也德宗貞元五年拜吳少誠為節度使十四年反詔諸道兵討之其弟少陽自為留後憲宗元和九年少陽死子元濟偽表請主兵不許遂有反謀時遣諸節度兵討之輒不利朝臣皆請罷兵獨裴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又建言宜休師惟度請身自督戰憲宗謂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以韓洪為都統表馬揔為宣慰副使韓愈為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奏罷中官統監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獻度遣馬揔先入蔡持節徐進撫定其人民始知有生之樂衆皆感泣留馬揔為留後

皇耆其武耆音指又巨移切致也詩周頌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蓋頌武王之武焉于濦于淮濦音殷今商水縣北憲宗紀李光顏烏重胤及吳元濟戰于小濦河即此也既巾乃車巾一作徒環蔡具來狡衆昏囂狡古巧切囂魚斤切甚毒于酲酲音呈酒病也狂奔叫呶呶尼交切亦作譊以扞大刑扞侯旰切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僕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音禧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禍既類于社是宜禍英駕切類禍社宜皆師祭也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禍於所征之地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盾之尹切兵器所以蔽身犀甲熊旂威命是荷音河左氏昭七年弗克負荷音河作河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斝舉下切尊名也鼎臑俎載臑奴刀切羊豕臂也載側吏切五獻百籩禮記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滻音產水名也乃翼乃前孰圖厥猷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頷頷鄂格切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郾於獻於憶二切潁川縣名彼昏卒狂裒兇鞠頑裒蒲侯切聚也鞠音菊與掬同鋒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音剛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胡本又胡昆切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餔蒲故切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擣音禱靡愆厥慮載闢載祓音弗丞相是臨弛其武刑弛施是切解也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長上聲曾是讙譊尼交切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胙存故切度本傳度入朝策勲進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

公戶三千復知政事晉地即夏之所都故曰夏墟左氏昔武王克商分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注夏墟大夏今太原晉陽也一本爵之成國作公于有晉則意若重複耳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愬音素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考愬本傳初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遂以愬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隋唐鄧節度使愬至軍推誠待士衆願為之死與元濟戰數有功獲其將李祐釋而不殺與共謀討賊之計由是悉賊虛實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澣見裴度告師期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至師責戰益急十月愬用李祐計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吳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月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峙文里切供峙具也匪徼匪競徼古堯切求也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踣蒲墨切僵也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嶷嶷魚力切熊羆是式銜勇韜力銜乎監切日思奮殛一作思奮于殛一作日思于殛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戟酋矛槊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偵丑盈丑正二切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諜厥圖諜達協切以究爾訛雨雪洋洋雨去聲大風來加于燠其寒燠乙六切于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窕是震是拔大殲厥家殲將廉切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行一作呂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于分切水流貌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逶於危切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類盧對切胡瓶爾居瓶丘例切毀也爾雅康瓠謂之瓶說文康瓠破罌也式慕以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愬李晟子也李晟事德宗平朱泚之亂功居多後封西平郡王惟我有臣疇允一作亢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

稽漢志及魏書其曲皆不得其詳惟晉志有云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曲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為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為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為平南荊言曹公平荊州也改將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為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及晉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為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為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為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綱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為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為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洪基也改巫山高為平王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

改上陵為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為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禁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為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宏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為大晉承運期言聖皇膺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為金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行于天下也改雉子班為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為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為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為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為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留為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為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元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改黃爵行為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然漢魏晉之曲皆二十有二篇而公之序云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豈公意之所取者止於是耶公為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二月八日憲宗即位改元元和十一月公貶永州司馬歌曲蓋元和改元後作云鐃尼交切如鈴無舌有秉吹尺偽切

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閒音閑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元俱切伏觀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惟唐獨無有臣

為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聞鼓吹署音豎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考漢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一有具字今臣竊取魏晉義用漢篇數為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棄即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徒對切默已專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為生人義主以仁興武為晉陽武第一

晉陽太原屬邑唐高祖當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以為太原留守是時煬帝南遊江淮天下盜起太宗在晉陽陰有安天下之志義寧元年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與太宗協謀遂起義兵於晉陽八月高祖克長安武德元年隋禪位於唐高祖即位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煬余亮切渝一本作淪德馬歸泯畢屠綏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昇九土晞訴田圻音祈一作坼恥格切流洪輝有其二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翼餘隋斮梟鷙斮側畧切斬也梟古堯切鳥名鷙音敖連熊螭枯以肉勍者羸勍音勤羸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慶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句三字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窮第二

一本李密自邙山之敗其下皆貳伯王之業知天授在唐遂歸於有道享我爵命為獸之窮李密遼東襄平人隋末楊元感起兵黎陽密往從之不見用元感敗密潛歸以策干東都賊翟讓讓推密為盟主號魏公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義寧元年隋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擊

密唐武德元年密失利遂與其衆二萬人歸關中既至高祖拜光祿卿封邢國公後禮寖薄密意不平未幾高祖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適復有詔召密密懼遂謀叛據姚林城熊州副將盛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初密之始起兵也徐世勣為其將取黎陽就守之及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底魏郡皆世勣所統未有所屬勣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以為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高祖於是賜勣姓李至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勣以密反狀勣表請收葬詔從之

獸之窮奔大麓音鹿山足也天厚黃德狙獷服狙七余切獷古猛切揚雄劇秦美新南角之獸狙獷而不臻注狙獷犬嚙人者也甲之櫜弓櫜音羔輜也詩載櫜弓矢弭

矢箙弭綿姆切止也箙音服矢房也皇旅靖敵途處自亡其徒匪予戮
屈贇猛贇字唐韻集韻官韻並無或謂當作𩣡音暴强侵也周禮有司𩣡氏虔慄慄音栗麋
以尺組麋忙皮切嗷以秩嗷杜覽切與哨同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
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音香協聲享也驅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其四句句四字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
降充為戰武牢第三

王世充西域胡也隋煬帝時以戰功累遷至右
翊衛將軍唐武德元年煬帝玉問至東都世充

等奉越王侗即皇帝位侗封世充鄭國公二年
世充脅越王侗求禪遂僭位改元國號鄭三年
高祖議討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
集洛陽以備唐九月秦王世民及尉遲敬德屈
突通與世充戰大破之世充僅以身免先是竇
建德乘隋亂入高雞泊為盜後越王侗封之為
夏王因與王世充結懽至是世充既敗窮蹙遂
遣使求援於建德建德運糧遠來助之秦王乃
分兵守洛陽而親將驍騎出武牢東以待建德
之至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秦王與戰大破遂
擒之因至洛陽城下
以示世充世充乃降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犄角犄居綺切說文偏引也
左氏譬如捕鹿晉人犄
之諸戎角之又三國志吳陸遜
攻蜀曰犄角此寇正在今日怒轂麛轂古候切鳥子
生哺者諸本並

作鷙丘候切義與轂同麛莫兮切鹿子也抗喬嶽翹萌芽傲霜雹王謀內定
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憚華戎廓封畧命之曹毋亘切入
謨中眉登莫鳳三切不明也畢以斬音斫斬也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其十六句句三字其二句句四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為涇水
黃第四

薛舉隋末起兵隴西自號西秦霸王唐武德元
年寇涇州秦王世民帥兵拒之後逼高墌至于
盩岐唐兵不設備而敗舉遂拔高墌城八月舉
謀取長安會有疾死子仁杲立復圍涇州十一

月秦王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來拒秦王
與之相持六十餘日遣將擊之於淺水原羅睺
軍大潰秦王乃親帥驍騎據涇水臨
之仁杲遂降十二月歸斬于長安市

涇水黃隴野莽負太白騰天狼太白天狼星名天官書
曰秦之疆候在太白占
於狼狐蓋太白當秦疆而涇隴即秦地故云又
天狼妖星以喻貪殘楚詞曰舉長矢兮射天狼有鳥鷙
立鷙音至羽翼張鉤喙決前喙許嘖切口也距一作鉅趯傍趯音惕跳也
怒飛飢嘯翾不可當翾縣緣切飛也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渭
肆翔翔上牛刀切下音詳頓地紘提天網列缺掉幟尺志切招搖
耀鋩列缺電名選霹靂列缺招搖星名晉志招搖主胡兵鋩音芒鬼神來助夢嘉祥

腦塗原野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其十五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為奔鯨沛第五

輔氏輔公祏也隋季與杜伏威為盜轉掠淮南伏威自號總管以公祏為長史賊李子通據東海伏威使公祏渡江擊之盡降其衆唐武德二年杜伏威遣使歸國詔授公祏淮南道行臺封舒國公六年伏威入朝留公祏居守八月遂僭位國稱宋遣將侵海州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及李靖黃君漢李世勣等討之七年三月公祏敗走野人執送孝恭斬之乃傳首京師

奔鯨沛盪海垠盪音蕩又他浪切垠魚巾切岸也吐霓翳日霓音倪屈虹也翳壹計切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墊丁念切書下民昏墊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脩鱗披攘蒙霧武賦切與霧同又音茂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淮南子羲和日御也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其十句句三字其八句句四字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為苞枿第六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隋煬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黃景珍等謀反推銑為主銑即募兵揚言跡盜以應景珍乃以十月稱梁公初潁川賊沈柳生來寇縣至是亦以衆歸銑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趍巴陵自稱梁王義寧二年僭稱皇帝遣將拔豫章取南郡定嶺表西至三峽南抵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兵至四十萬唐武德元年從居江陵四年九月高祖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兵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之李靖乘江漲掩其不備抵其城下孝恭等拔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又擊走之孝恭乘勝直抵江陵勒兵圍之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于塗炭乎十月下令開門出降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送銑于長安斬于都市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劉洎以嶺南五十餘城降甯長真以寧越鬱林之地降隋漢陽太守馮盎帥所部來降先是或說盎曰公所領二千餘州地已廣於趙佗宜自稱南越王盎不從於是嶺南平

苞枿斷矣枿牙葛切斬木復生曰枿斷字官韻唐韻集韻玉篇並無恐作斷誤書曰為黑斷音隊茂也惟根之蟠彌巴蔽荆荆州即江陵也負南極以安同我舊梁氏同音冒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兒音完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迹死地謀猷縱化敵為家慮則中浩浩海畜不威而同係縲降王縲力追切孟子係縲其子弟注係縲猶結縛也降胡江切定厥功澶漫萬里澶音憚漫謨官切又莫半切澶漫水大貌宣

唐風蠻夷九譯音亦傳四方之言曰譯咸來從凱還金奏凱可海切還音旋象形容趙王孝恭傳蕭銑降帝悅還孝恭荆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震赫萬國罔不龔音恭義同通用

右苞桃二十八句其十六句句四字其三句句五字其九句句三字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爲河右平

第七

李軌方隋大業中薛舉亂金城軌與曹珍等據河右以觀天下變遂自稱河西大涼王悉有河西唐武德元年高祖與書招撫之欲與共圖秦隴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高祖命張俟德册拜

軌爲涼州總管封梁王二年俟德至涼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曹珍謂已爲天子不可復自貶黜軌從之遣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高祖怒始議興師討之會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遂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令舉河西以歸唐軌不聽興貴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興貴遂執軌以聞河西悉平

河右澶漫頑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頽崑音昆崙盧昆切山名在涼地頽徒回切上聾下聰驁不可迴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其十一句句四字其五句句五字其二句句三字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强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廟爲鐵山碎第八

突厥古匈奴北部也舊史云隋大業中始畢可汗立值天下大亂中國之人奔之者衆其族强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之控弦百餘萬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高祖起義兵遣劉文靜聘于始畢引以爲援始畢遣其兵衆從平京城自後恃功驕踞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武德二年又立突利可汗頡利突利承父兄之資尤有憑陵中國之意今年

寇定襄明年襲馬邑得志則深入貪則請和者屢矣九年又入寇便橋太宗親與盟于渭上未幾復寇貞觀三年太宗詔李靖李勣六總管師凡十餘萬皆受靖節制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頡利大懼遂竄于鐵山遣使入朝請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安脩仁持節慰撫之靖乘間襲擊遂大破滅其國頡利出奔張寶相生擒之復定襄安常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于大漠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謂頡利突利二可汗也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傅于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降魁渠窮竟窟宅斥余吾前漢武帝紀馬生余吾水中應劭曰在朔方北也斥

一作井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煇已善切一作輝耀明鬼區利澤
彌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首惟帝之暮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其十一句句三字其九句句四字其二句句五字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為靖本邦第
九

劉武周馬邑人隋義寧元年斬郡守王仁恭自稱太守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附于突厥合兵攻取三月襲破樓煩郡取汾陽宮僭稱皇帝會上谷賊宋金剛率衆歸之遂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唐武德二年率兵侵并州又進寇介州陷之五月高祖遣李仲文討之一軍全沒六月右僕射裴寂請自行進討七月又為宋金剛所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關中大駭十月太宗表請益兵往擊之三年四月破宋金剛于雀兜谷又破武周于洛州武周及金剛遂奔突厥太宗進平并州遂復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亡要斬武周亦謀歸馬邑為突厥所殺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柢曲禮切木根也枝葉攸病守
臣不任勸于神聖勸羊至切勞也又音曳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
惟我理式和以敬羣頑既夷庶績咸正皇暮載大惟人
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句四字

李靖滅吐谷渾音魂西海上為吐谷渾第十

舊史李靖傳貞觀初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為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立黔曰靖雖年老尚堪一行太宗即以靖為西海道大總管統諸道總管兵征之九年師次伏俟嶺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諸將或言不可赴敵唯李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大破其國吐渾之衆殺其可汗來降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匿險且遐帝
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
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漢史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顏師古注曰銜枚者止言語譁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繼絜放於項繼者結礙也絜者繞也蓋為結繞而繞項也譁音華束刃踰山徼古堯切又音叫境也張翼縱漠沙一舉刈羶腥
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
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犒樂窮休嘉犒口到切登高望還師
竟一作競野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要伊消切揚雄傳淫淫與前後要遮凱還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句五字

李靖滅高昌爲高昌第十一

高昌地在京師西四千八百里其國有二十一城唐武德二年麴文雅擁立爲王自後遣使朝貢不絶貞觀四年文雅入朝太宗禮賜甚厚久之文雅與突厥通凡西域朝貢道其國者咸見壅掠遂疎朝貢之禮太宗下璽書示以禍福皆不從十三年命吏部尚書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率薛萬均等擊之十四年文雅聞王師至積口悸駭無他計發病死子智盛立王師進逼其都智盛乃降麴氏有國至智盛凡九世而滅據新舊史高昌傳及李靖傳皆不見靖滅高昌事而公題云李靖滅高昌無所考焉

麴氏雄西北別絶臣外區別筆列切異也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爲徒螭抽知切龍旂翻海浪駙騎馳坤隅駙音日說文驛傳也賁育搏嬰兒孟賁夏育古之勇士也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漢賈誼傳窘若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羣趍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貞觀四年四月西北君長請上疏爲天可汗汗音寒以覆我國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句五字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爲東蠻

第十二

周書王會見今汲冢周書第五十九篇其圖天子南面立唐叔康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內臺四面者正北方應諸侯曹叔伯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又次之是皆朝于內者唐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貞觀二年其酋長謝元升入朝冠烏熊皮履以金銀絡額身被毛帔韋皮行縢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奏言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爲王會圖詔從之以其地爲應州仍拜元升爲刺史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侯旰切又音寒羽也鵬騫駭羣龍鵬音朋鳥也騫虛言切飛貌轟然自天墜轟呼宏切車聲也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人累累來自東累倫追切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窮睢盱萬狀乖睢許規切盱況于切張目也選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注視不明貌咿嚘九譯重咿音伊嚘乙骨切嚘咽也前漢紀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張衡東京賦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九譯謂譯語度九重之國乃至于此廣輪撫四海廣古曠切周禮廣輪之數浩浩知皇風歌詩鐃鼓間以壯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句五字

貞符 并序

據序云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以史考之公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貞符蓋是時作也然公是年冬繼貶永州司馬而序又云臣所貶州吳武陵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則序蓋在永州作爾公集有與楊京兆書在元和四年云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則序之作當元和三四年間云

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諸本流人字上有量移字考之史傳止云坐事流永州胥山沈公謂當如史去量移字為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漢武帝元光元年舉賢良文學之士制策有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董仲舒對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充之切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司馬相如封禪文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凡十一篇號洪範五行傳論揚雄劇秦美新班彪著王命論班固典引皆言符瑞之應也其言類淫巫瞽史誑古況切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一作公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闊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首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傾雪切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臣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欲鬬怒攘古奪字書欲攘矯虔或作擊振動靜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敺其內於是乃始噬禽獸噬音誓咀果穀咀在呂切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倪結切噬也爪剛者決羣衆者軋乙黠切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一無遊字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

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莫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嚚魚巾切）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附寶感而孕是生軒轅黃帝）大虹（瑤光如虹貫月感女樞而生顓頊又星如虹流華渚而女節生少昊見沈約宋書虹胡公切）玄鳥（殷契母曰簡狄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而生契）巨跡（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是為后稷）白狼（湯時白狼銜鉤入朝時以為瑞）白魚流火之烏（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嗚云）以為符斯皆詭譎闊誕（詭古委切譎古穴切）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瘈煦寒（瘈音夷照吁句切）以瘳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虺許偉切斬蛇五星聚東井皆見高祖本紀班彪王命論嘗曰高祖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媼姙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明有龍蛇之怪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壓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公意其指此乎）推類號休（號胡刀切）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漢武帝時得瑞獸曰騶虞騶虞蓋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司馬相如封禪文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者謂此也又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又得之六年遂改元元封始封泰山太初三年行巡東海上還修封泰山禪石閭此公所以言及之也騶側鳩切）脇歐縱臾（縱子用切臾音勇西漢衡山王傳曰夜縱臾王謀反事注縱臾勉強也）俾東之太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音擅）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王莽承漢亦作符命公孫述效之亦妄引讖文而稱帝）卒奮鷙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東漢光武紀建武元年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六月王遂即皇帝位）魏晉而下危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垠音銀鑪音盧）爨以毒燎（爨取亂切炊也燎音了放火也）煽以虐焰（煽音扇熾也焰以贍切火光）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為清氛疎為泠風（泠音零）人乃瀏

然（滲音聊清深也）休然相晞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琢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塗焚拆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盍殺曰劉）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躑直炙切躅除玉切行不進貌）灝灝（音浩）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祲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屬之欲切不斷汝支體也）大生而孥（不戮汝子孫也）愷悌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

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商太戊時有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至高宗時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呴高宗修政行德殷道遂復興）宋之君以法星壽（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疑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故延二十一年也景公在位六十四年而卒）鄭以龍衰（魯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魯以麟弱（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云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白雉亡漢（漢平帝元始元年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以薦宗廟）黃犀死莽（漢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厖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諶時壬切亦作忱）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於音烏嘆辭穆美也一作穆穆）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熯于爨（熯音罕又音漢火乾也一作寒）濡炎

以澣澣芳味切涴也澣音緩濯垢也殄厥凶德乃敺乃夷懿其休風是煦呼句切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上去久切又丘救切下音張禮記五十異糧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一作丁巳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音假大也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一作人之歸濮鉛于北祝栗于南濮鉛南方國名見爾雅祝栗北方遠國也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

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號音豪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眎民詩

作之年月日皆不可得而考舊次貞符後詩專以美房玄齡杜如晦大意有效于大雅崧高烝民等詩耳

帝眎民情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眎乃降明德乃生明翼明翼者何迺房迺杜惟房與杜實為民路迺定天子迺開萬國萬國既分迺釋蠹民迺學與仕迺播與食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導以肆音曳其風既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夷是則永懷不忒

柳河東集卷一

柳河東集卷二

唐 柳宗元 撰

古賦

佩韋賦 并序

史記西門豹以性急嘗佩韋以自緩韋者柔皮也佩之所以戒其或過乎剛耳此公賦之所以作也然作之時日不可得而詳據集與呂溫書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堦室此貞元末事也時公之願學中庸見於文者甚多賦亦當貞元二十年後歟

柳子讀古書覩直道守節者即壯之蓋有激也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故作是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上苦角切下音淳）日月迭而化升兮寢（子鴆切）遁初而枉神（枉一作衽）彫大素而生華兮汩末流以喪真（汩古忽切）睎往躅而周章兮懵倚伏其無垠（懵年孔切心迷也）世既奪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之通途兮鬱縱臾而不揚（縱子勇切臾音勇猶言勉強也注見貞符）猶悉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已以抑志登嵩丘以垂目兮瞰中區之疆理（嵩息中切中岳也瞰苦濫切音闞遠視也）橫萬里而極海兮頹風浩其四起恟惕而躑躅兮（恟音凶詭大憂恐也躑直炙切躅除玉切躑躅行不進貌）惡浮詐之相詭思貢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而不柔探先哲之與謨兮（與於到切）攀往烈之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固讜人之嘉猷（讜音黨直言也）嗟行行而躓踣兮（行行並下浪切剛強貌躓音致跲也踣蒲墨切）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湫然於伐國（魯論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尼父戮齊而誅卯兮本柔仁以作極（孔子仕於魯為大司寇定公十年齊與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齊景公歸而恐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於兩觀之下）藺蝨顏以誚秦兮入降廉猶臣僕（藺相如趙人也為趙宦者秦王會趙王於河外澠池秦王與趙王飲酒酣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鼓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罷酒終不能有加於趙趙王歸國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

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大功而藺相如以口舌位居吾上宣言曰必辱之相如聞之曰顧吾念之强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為刎頸之交

吉優繇而布和兮殘萑符以屏匿吉鄭子太叔游吉也左氏昭公二十年鄭子產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興徒兵以攻之萑符之盜少止萑音丸符音蒲

劌拔刃于霸侯兮退躬躬而畏服劌曹沫也左氏穀梁作曹劌劌以勇力事魯莊公為將齊桓公與魯會于柯而盟劌即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劌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劌居衛切躬丘六丘弓二切博雅躬

躬謹也

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勗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勗吁玉切

陽宅身以執剛兮卒易帥而蒙辜陽處父也仕于晉性剛直好高尚左氏文公五年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蒐而易之乃以趙盾將中軍狐射姑佐之賈季怨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遂使續鞫居殺陽處父

羽愎心以盭志兮首身離而不懲項羽既敗垓下自度不能脫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等五人各得其一體愎蒲逼切很也盭音戾

雲嶽嶽而專强兮果黜志而乖圖漢朱雲好倜儻大節成帝時常言於朝曰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何如爾時左將軍辛慶忌以雲素著狂直於世以死爭之上意始解乃得已自是遂不復仕嶽嶽字亦見朱雲傳師古曰長角貌也

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就陵前漢陳咸以父萬年任為郎抗直數言事萬年當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曰乃翁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遂不復言萬年死元帝擢為御史中丞後以言石顯事髡為城旦

冶訐諫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冶洩冶也左氏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訐居列切告也衵女乙反又女栗反婦人近身內衣也

苟縱直而不羈兮乃變羅而禍仍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嘆曰吾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曰九折者言其險也

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而允塞兮抵暴梁而壞節廣胡廣梁梁冀也後漢梁冀以外戚之勢暴恣多非法沖帝即位以李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冀既鴆殺質帝李固及胡廣趙戒杜喬皆以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嘗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明日冀會公卿意氣亾亾而言辭激切胡廣趙戒皆畏憚曰惟大將

軍令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冀激怒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冀遂枉害李固及杜喬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主厚恩志欲扶持王室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嘆流涕

家撝謙而溫美兮脅子公而喪哲

家子家鄭公子歸生也子公鄭公子宋也左氏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

義師仁而惡很兮遂潰騰而滅裂

西漢翟義方進之子也平帝時為東郡太守至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陳豐曰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恩厚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送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不慙於先帝乃立東平王子信為天子自號大司馬舉兵討之莽聞而大懼遣將攻之義不勝與劉信棄軍亡捕得尸磔陳都市夷滅三族

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

李斯事秦二世為丞相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譖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乃下斯就獄趙高治之斯不得已遂誣服要斬咸陽市斷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徐偃柔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

徐氏出自嬴姓夏后氏封之於徐至偃王三十二世為周所滅張華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聞諸侯服從王使楚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其民為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

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

桑弘和一作桑柔知名字不同事不可得而考

設任柔而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

史記專設諸者伍子胥亡楚如吳乃進之於吳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札逃不肯立吳人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耶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故嘗陰養謀臣以求之既得專設諸善客待之及楚平王死吳王僚使其二弟將兵圍楚之潛楚發兵絕其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設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後乃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使專設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設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設諸公子光遂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而自立為王任柔一作仁柔

故曰純柔純弱兮必削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音叨義於中服和於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曰韋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瓶賦

與下牛賦其辭意皆有所託當是永貞元年謫永州後有所感憤而作也此賦晁太史變騷中序之詳矣鴟夷字又見史記齊世家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注云蓋以吳王殺

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蠹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鴟夷革囊也又蠹本傳注則云若盛酒之鴟夷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卷而懷不忤於物賦所云酒器也大意則以為鴟夷雖巧曲不忤於物而或以致敗衆亡國之患未若為瓶師乎淡泊而不媚私暱則非巧曲徼覬一時者之比此公自喻云耳

昔有智人善學鴟夷鴟夷蒙鴻罍縈相追罍音雷酒樽也縈音鬻長頸瓶也縈一作罌音假樽名謟謟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喙吁穢切口也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頹然縱傲與亂為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上倪堅切下音嗤已雖自售音壽人或以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鴟夷之為不如為瓶居井之湄鈎深挹潔淡泊是師和齊五味齊才詣切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絶身破綆音梗說文井索也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徼覬一時徼克堯切求也覬音冀幸也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晁太史無咎取瓶賦於變騷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鴟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故鴟夷以親近託車而固瓶以疏遠居井而羸此雄欲同塵於皆醉者之詞也故宗元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為瓶之潔以病已無為鴟夷之昏以愚人蓋更相明亦猶雄為反騷非反也合也

牛賦

公以牛自喻也謂牛有耕墾之勞利滿天下而終不得其所為緘縢俎豆之用雖有功於世而無益於已彼羸驢駑馬曲意從人而反得所安終謂命有好醜非若能力蓋譎後感憤之辭云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黃鍾滿脰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云黃鍾謂土也脰音豆項也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陷泥蹶塊常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尻丘刀切說文膝也或穿緘縢上古咸切下徒登切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驢羸倫為切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音霍菽自與騰踏康莊康莊道路也說文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毘亦切避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於已何益命有好醜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祟賦 并序

據序云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蓋公自永貞元年為禮部員外郎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十一月貶永州司馬賦當在貶永州時作也

柳子既謫猶懼不勝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贊曰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其測曰君子解祟也喜而為之賦太玄干以準易之升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也注赤舌謂九也兌為口舌八為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敗若火燒城詩曰哲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故吐水也水滅於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由生矣祟音遂禍也

胡赫炎重熇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齒牙熇虛嬌切又呼酷黑各二切炎氣也上殫飛而莫遁殫音單極盡也旁窮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涸兮滲所禁切漉也涸音鶴渴也又胡放切紛揮霍而要遮要伊消切揚雄傳淫淫與前後要遮風雷唬唬以為槖籥兮回祿煽怒而喊呀回祿火神也唬呼交切又音虩雷聲槖音託籥音藥煽音扇熾也喊虛咸切呀也呀虛牙切張口貌灺堪輿為廠鐵兮爇雲漢而成霞堪輿天地也灺他昆切風而火盛貌廠語蹇切甑也又平聲鐵音傲燒器也爇儒劣切焚也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一無於字燎兮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乂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將北走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淮南子日出於暘谷登於扶桑入於虞泉轕音葛膠轕長遠貌一曰車馬喧雜貌楚詞騎膠葛而雜亂兮膏搖脣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掉舌見史記蘇秦掉三寸舌葩扮巴切華也沃無瓶兮撲無篲旋芮切又徐醉切掃竹也金流玉鑠兮鑠式灼切說文銷金也宋玉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已而燠物愈騰沸而骸齵丘加切大齒也吾懼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玄之奧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躁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進烈汝者賒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豁呼各切燎音了又力照切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夫何長喙之紛拏今汝不知清已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傃一作素盛氣而長嗟不亦遼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以清源滌瑕履仁之實去盜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瀏乎以遊於萬物者瀏力周切又二九切深貌始彼狙雌倏施而以出祟為利者夫何為耶

懲咎賦

據賦云纍郡印而南適又云宜乎重仍乎禍謫此謂永貞元年出爲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也又云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此謂元和元年丁内艱也又云逾再歲之寒暑蓋自丁内艱至是服除爲元和三年秋矣賦當在是時作新史亦録之謂宗元不得召閔悼悔念往咎作賦自儆云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汚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繫縻一作擊摩騷日康娛以自忘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兮睢火規切盱音吁荒忽不可考信也揚雄曰天地未分睢盱下駮一作駮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施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内兮訏音吁訏謨大謨謀也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耿一作烱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兹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卒讀曰猝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互一作予呀虚牙切嚇音赫怒也又呼駕切口距人也莊子仰而視之曰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音獲說文鑊也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纍力追切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莊子無人非無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麏俱倫切麏也麚音加牡鹿也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推抑而迴遭日霾曀以昧幽兮霾音埋風雨土也曀音翳陰而風曰曀黝雲涌而上屯黝於九切青黑色屯聚也列子望之如雲屯黝一作玄暮屑窣以淫雨兮窣蘇骨切屑窣雨聲也聽嗷嗷之哀猨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遥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巒音鸞小山上銳爲巒委于愧切東洶湧之崩湍洶凶勇切湧音勇水大貌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汨古

忽切水平狀曰淪漣水動也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扶分切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詩凱風美孝子也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貿音茂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劃忽麥切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上音坎下音可曩余志之脩騫兮一作脩騫楚詞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又云吾令蹇脩以為理注好脩謇謇夸異之節令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人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列而不頗音坡楚詞修繩墨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賦

賦云肆余目於湘流蓋在永州時作又云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責顧予愚質而滅蓋兮宜觸禍以阽身當在年四十以前也公生於大歷八年癸丑至元和七年壬辰為年四十以前在元和五六年間歟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騷云紛逢尤以離謗氣沈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騷檻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浪音郎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馬求合喙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駑駘以為騁玄虬蹷泥兮畏避鼉蜃虬渠幽切無角龍鼉烏瓜切蝦蟇也蜃婢忍切蛤也一本作黽行不容之崢嶸兮上助耕切下音宏質魁壘而無所隱魁苦猥切壘音磊不平也鱗介槁以橫陸兮鴟嘯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抵摧而自愍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湘水出零陵北入江零陵永州也九疑山名湘中記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云垠音銀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蜚音飛蒼梧見下注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史記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山海經曰蒼梧山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司馬子蘭所讒賦離騷九辯九章投汨羅而死悁規緣切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藐音邈列往則以考

已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臨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轔上音隱下音隣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蒻勃以揚氛蒻烏孔切空廬頹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匪魁魁吾誰隣魁丑知切魁音寐史記舜流四凶族于四裔以禦魑魅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謇言四十而不惑見於魯論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賁黜伊糾切北宮黜也賁音奔孟賁也孟子四十不動心而猶希北宮黜孟賁之養勇見公孫丑上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宜觸禍以阽身阽音鹽危也楚詞阽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知從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

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公上文皆言湘中事茲川意謂湘江也湘水禹貢不經見此公謂曾莫理夫茲川耶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衡山南岳也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則衡山亦見於周職方矣公謂殷周不盡夫衡山未詳余因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汙潦以墳洳兮汙魯皓切潦郎到切洳如倨切蒸沸熱而恒昏戲鳧鸛乎中庭兮鸛音灌蘀葭生於堂遊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虺許偉切楚詞雄虺九首注虺別名也毛詩為鬼為蜮陸璣疏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礫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山有射工虫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短狐伺景謂此狐一本作弧仰矜

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攣慮吾生之莫保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曩愆

夢歸賦

在永州懷思鄉閭而作集中有與許孟容書云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又云城西有數頃田樹果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有哀憤毀傷之意與此賦原田蕪穢垣廬不飾之意同書在元和四年作賦亦當後先于此

羅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洿兮洿音互水凝也莊子河漢洿而不能寒循舊鄉而顧懷兮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慊苦簟切恨也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愔翳而愈微愔伊淫切愔安和貌欻騰踴而上浮兮欻諸韻無從三火者莊子音釋朝菌注云欻生芝也後漢張平子思玄賦欻神化而蟬蛻兮並作況勿許勿二切疾也暴起也俄滉瀁之無依滉戶廣切瀁余掌切滉瀁深廣貌圓方混而不形兮顥醇白之霏霏顥音昊白貌楚詞天白顥顥又云雲霏霏而承宇上茫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鉥余以往路兮鉥音述綦鐵也一本作誅音恤誘也馭儗儗以回復儗音擬相疑也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纚纚

以經耳兮（纚音邐連也又音離楚詞索胡繩之纚）纚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于（一作以）瀰漫兮（瀰音彌漫謨官切水大貌）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飈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瀺汩兮（靈或作零雨瀺音櫛汩越筆切瀺汩水流貌）進怊悵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兮陰霾披離以泮釋（霾音埋風雨土也）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忽崩騫上下兮（晏本崩騫翔以上下以徊徨兮）聊案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兮垣廬不飾山嵎嵎以巖立兮（嵎音虞）水汩汩以漂激（汩音骨又越筆切）魂恍惘若有亡兮（恍音怳惘音罔惚也）涕汪浪以隕軾類曛黃之黯漠兮（楚詞與纁黃以為期注纁黃蓋昏時黯音揜黑壞貌）欲周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佁儗兮（佁丑吏切儗音擬佁儗不前也）心回眄以壅塞（眄音支目汁凝也）鐘鼓喤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罾罻蒙其後體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罻音尉網也桎音質足械也梏姑沃切手械也）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老聃適而適戎兮指淳茫以縱步（史記老聃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神仙傳老子將去周而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門道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以長生之事教之）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而遠去（莊子蒙人也逍遙遊篇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禮記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衷之莫能捨兮雖判析而不悟列茲夢以三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囚山賦

（公永貞元年貶永州司馬凡居永十載在永時所著文皆有感憤之意如前閔生夢歸等賦情見乎詞有不能已者囚山又後二賦而作據賦云積十年莫余省蓋自永貞元年乙酉至九年為十年矣明年春召至京師出為柳州刺史云）

楚越之郊環萬山兮勢騰踊夫波濤紛對（一無對字）迴合仰伏以離迥兮（迥音列遞也）若重墉之相襄爭生角逐上軼旁出兮其下坼裂而為壕（軼音迭又音佚相出也一曰侵軼壕音豪塹也）欣下頹以就順兮曾不畝平而又高沓雲而漬厚土兮（沓達合切合也）

漬疾智切漚物也蒸鬱勃其腥臊上音星下蘇曹切陽不舒以擁隔兮羣陰沍而為曹沍與沍同俗作冱胡故切固寒也西京賦涸陰沍寒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一作下民之增勞攢一作積林麓以為叢棘兮麓音鹿山足曰麓易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疏云叢棘謂囚執之處以棘叢而禁之也虎豹咆闞代狴牢之吠嘷咆音庖闞虎檻切虎聲也狴音陛博物志狴牢獄別名嘷音豪咆也胡一作予胡井眥以管視兮眥音駕目無明也又廢井也左氏宣公十二年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眥井而拯之注視虛廢井而求拯已窮坎險其焉逃顧幽昧之罪加兮雖聖猶病夫嗷嗷匪咒吾為柙兮咒序妙切似牛一角論語虎咒出于柙注柙檻也匪豕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晁太史無咎取之於變驗曰語云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為樊籠者矣未聞以山林為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懷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皆陷穽也故賦因山淮南小山之詞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以為賢人遠伏非所宜爾何至以幽獨為狴牢不可一日居哉然終其意近招隱故錄之

愈膏肓疾賦

晏元獻公嘗書此賦云膚淺不類柳文宜去之或謂公尚少時作景公晉景公也春秋成公八年晉侯殺趙莊姬之子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視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公借以論治國之理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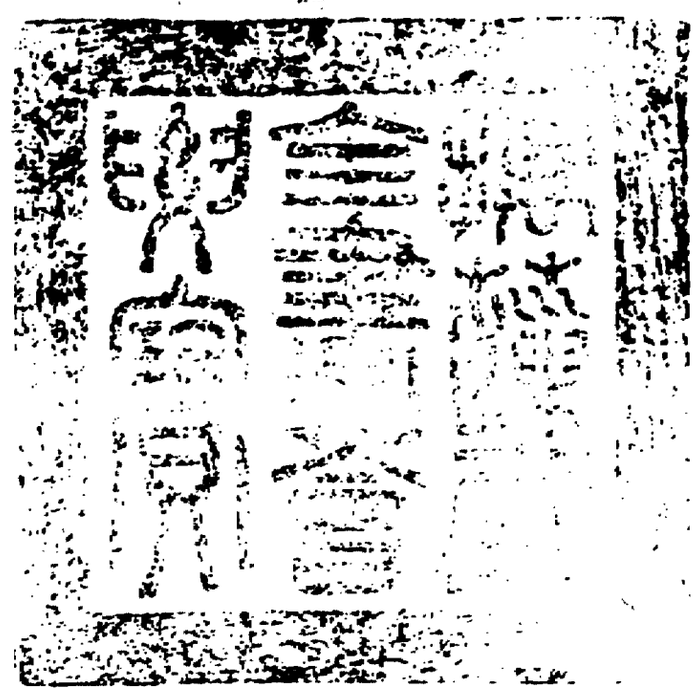
景公夢疾膏肓肓音荒禹也心下為膏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俯伏一作俯身于堂下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挺尺延切和土也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腠音湊膚理也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讖楚禁切驗也果不得其所餐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為之可

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喻大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擗摽感歎擗音闢摽也摽婢小切又匹妙切擊也生死浩浩天地漫漫莫半切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鮐音台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為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上居宜切下音半馬絡縶也余能理亾國之刓弊刓五官切剗也齊也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由道之柰也患出於邪佞身之僨也僨蒲拜切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闕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音魯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匪昃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羲和日御也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雊古候切熒惑桑穀雊雉事見上貞符注成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跼斂茫然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為聖主保夭壽為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柳河東集卷二

謹案卷一第一頁後二行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
案唐文粹牋下有表字
第十六頁後六行謂頡利突利二可汗也刋本上
利字訛厥據唐書突厥傳改
第二十二頁後八行遊其兵車案文苑英華及唐
文粹遊俱作造與此異
第二十三頁前二行立有德有能有功者案文苑
英華及唐文粹有功下有有才二字與此異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後之妖淫嚚昏刋本嚚訛囂
據郭雲鵬本及唐文粹改又嚚魚巾切刋本訛
作囂虛嬌切據郭本註改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相弭以寧刋本弭訛彌據校
宋本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我肌靡傷刋本肌訛完據郭
雲鵬本改
第九頁後二行上殫飛而莫遒刋本殫訛彈注同
據郭雲鵬本改
第十五頁後七行陸璣疏刋本璣訛機據經典釋
文序録及隋書經籍志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三

唐 柳宗元 撰

封建論

唐之藩鎮初非有取於封建之制特自天寶之後安史亂定君臣幸安介河北地以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於廷其與春秋所謂諸侯強而王室弱之患等至元和間為朝廷擾無虛日公目擊其禍之至此也推原商周封建出於勢之

不得已而秦漢郡縣有公天下之端其曰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禁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蓋猶惜乎唐之不能悉置守宰而使強藩悍將為中國擾也唐史臣贊景元子孫歷數唐諸儒如魏徵李百藥劉秩杜佑等言而詳取公之論以為世鑒試知言哉作者之年月未詳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一無則字其生

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緇詵切說文曰叢也）鹿豕狂狂（音丕說文曰貍子曰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一無有字）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一無有字）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

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一作濩）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扞戶旦切詩兔罝公侯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一無矣字史記魯武公九年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侯仲山甫諫曰廢長立少不順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後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立懿公弟稱於夷宮是為孝公自是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春秋宣三年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射王中肩者有之（中陟仲切春秋桓公五年周桓王以諸侯伐鄭蔡人衛人屬焉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伐凡伯（春秋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誅萇弘者有之（萇音長春秋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周人殺萇弘蓋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劉范不當為昏姻而周之責則在萇弘也）天下乖盭（音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

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掉徒弔切說文曰搖也春秋尾大不掉遂判為十二合一作吞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一有其字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謂陳勝吳廣之屬賈生過秦論曰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天下雲合響應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謂若七國之反漢書吳王濞傳景帝即位晁錯說曰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今削之吳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遂削諸侯地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謂藩鎮之擁重兵也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

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帝初立名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得魏尚於馮唐漢書馮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嘗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之法賞太輕罰太重帝悅遂赦魏尚聞黃霸之明審漢書黃霸傳霸為人明察治潁川為天下第一覩汲黯之簡靖漢書汲黯傳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不細苛為東海太守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輯音集籍入切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

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尊之拜受而退已一有斯必守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締丁計切說文曰結不解也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疾智切說文曰目匡也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

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

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則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此牧民篇之言也然公大意謂廉恥自禮義中出未有有禮義而無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云吾見其二維而未見其所以為四也作之年月未詳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一有也字世人之命廉者一無世字曰不苟得一有也字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一有也字世人之命恥者一無世字曰羞也字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而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公以為未之盡然所謂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則亦與孟氏修之之說有以異乎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偉為至靈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為志得之者運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為明得之者與達

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眡眡於獨見（眡音視說文曰目也）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為天之用恒久為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離明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女巧切釋文云擾也）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

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

春秋昭公十九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至孟子謂孔子奚取焉哉取非其招不往也則斯言出於孔子信矣公曰傳之者誤其果然哉嘗味其言至有曰失其道而守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意者當時之人必有竊聖人之言違道而居官者乎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無也字）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乃字）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

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拲斬殺之慘扑普木切說文小擊也梏姑沃切說文手械也拲古勇切說文兩手同械也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咸守其經分扶問切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全其工一有也守達於天下矣一作也

時令論上

呂氏春秋呂不韋之所作也其月令之不合於周法者尚矣嘗觀孔穎達禮記疏案鄭目錄云

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士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二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所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然則月令之書先儒固已疑之公曰夏后周公之典逸矣信然哉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十有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

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術音遂說文曰六鄉之外地一曰道也）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

養犧牲趨人收斂（趨音促說文曰速也）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竇音豆說文曰空也窖音教說文曰地藏也）修囷倉（囷區倫切說文曰廩之圓者也）謹蓋藏（藏才浪切又如字）勞農以休息之（勞郎到切說文曰慰也）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省息井切說文曰察也審也）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丁浪切）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待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

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鼽音求說文病寒鼻塞嚏丁計切）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堡音寶說文曰堤也墉也）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一無時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奥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之（一無之字）者也防昏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於人也且吾子以為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猶不悟（焯音灼說文曰明也）

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上居宜切下邪字同）其有囂然而不顧者（囂魚巾切說文曰語聲也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闕）

斷刑論下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蔡聲子之言也然自古刑賞初豈嘗有拘時者哉案唐書刑法志太宗親錄囚徒問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觀此則唐之刑賞亦固不以時而區別也公之斯言其必有自而發之哉

余既為斷刑論（斷都玩切）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

不得已而為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冬為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夏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是敺（音區）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敺天下之人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孰非是當取孟子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之意）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太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

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五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痒必至切說文足氣不足病）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母迥切說文曰瞑瞑目不明也）支不得舒怨號（並平聲）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

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强名也曰當丁浪切下同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權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辨侵伐論

按唐史德宗貞元十五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反詔宣武河陽鄭滑東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澤潞河東淮南徐泗山南東西鄂岳軍討之公時為集賢殿正字有此論意者謂淮右一方負固似不足以勤天下之兵信然矣然自少誠死少陽元濟繼立十有八年訖憲宗元和十二載而兵不解迨憲宗排羣任度乃克擒吳元濟而剪平之則前日之所以聲其惡於天下亦所不免矣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春秋莊公二十九年鄭人侵許左氏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饜於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朘一作沒一作私一作傷朘遵全切說文縮也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鐘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故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

是故以無道而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逆論

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効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公謂石碏六逆之論有不可槩者故從而辨之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

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親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一無矣字）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敗一作賊）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立乃理（晉世家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公使為卿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因之殺胥童而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曰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使得奉晉祀敢不戰戰乎於是遂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宋世家湣公七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公曰寡人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及襄公立十三年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欲戰子魚諫公弗聽遂與楚成王戰大敗傷於泓而卒）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魏人范雎也自號為張祿先生穰侯魏冉也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先是穰侯事秦攻取無虛日至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拔魏范雎說

秦王曰臣在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王於是廢太后出穰侯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事見史

魏相成璜胡光切而疎吳起乃危成魏成魏文侯之弟璜翟璜也魏文侯二十五年問李克以魏成為相時吳起事於魏有功至魏武侯立以田文為相吳起不悅與之論功自是起遂去魏之楚楚以為相事見史

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晉史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苻堅曰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及堅繼立遂以王猛為中書侍郎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勲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堅日熾矣

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初即位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位高恃恩專恣遂誣奏李斯反狀鞫治之腰斬咸陽市夷其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決焉事見史

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鞔觝而不安鞔音尊觝音兀危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為狂為怪咻音休說文曰痛念聲也孟子衆楚人咻之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柳河東集卷三

柳河東集卷四

唐 柳宗元 撰

議辯一十首

晉文公問守原議

不詳其作之年月然觀公旨意當作於憲宗元和間蓋自德宗懲刈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守原於寺人殆有甚焉故首論晉文公之失而終之以景監宏石之亂國政其曰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由是滋矣蓋亦深憫當時宦者之禍當時之君由之而不知也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洪志之亂作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敎鞮以畀趙衰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傳夏晉侯朝王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於是問原守於寺人敎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敎音孛鞮音低史記或作履鞮或作敎鞮注云敎鞮披也衰初危切晉大夫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媟音薛說文嬻也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是時楚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狐偃為晉謀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狐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事見史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桓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桓以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三子專權自是因內寵殺羣吏擅廢立無所不至矣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公叔痤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凡七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強國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遂用於秦鞅於亮切

弘石得以殺望之按史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病委以政事蕭望之等頗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恭顯遂譖望之令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作設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一作問非失舉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春秋宣公二年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左氏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昭公十九年書許世子止弒其君

買左氏云許悼公瘧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盾徒本切宣子名

駮復讎議

事之本始詳新史張琇傳所載子復父讎者凡七人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韓謂子復父讎雖不詳於律然先王之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不可著為定制公則以服孝死義之人不可以王法從事欲下所議附于令豈公之意深罪夫陳子昂議法之為非其人哉史載公此議甚詳蓋有以夫駮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為縣吏趙師韞音蘊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一作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黷音讀說文握持垢也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一無以字向違害者不知所以一無以字立

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讞語蹇魚戰魚列三切說文並議罪也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籲音裕書無辜籲天號音豪下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又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

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音牆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悖音孛驁音傲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已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無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不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

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觀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見之公謂周公之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誠至言也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丁浪切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

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㝡㝡者之事㝡傾雪切說文曰器破也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列子

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誠幾百歲若列子當鄭穆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觀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事則列子當生魯穆時而非鄭穆時決矣一字之誤乃爾哉魯穆公之立在夫子既沒之後云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録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鄭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音須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公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僖公古文並用釐虛其切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

辯文子

史記貨殖傳注文子姓辛氏名研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二篇按唐藝文志有徐靈府注有李暹訓注其學蓋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録老子遺言為十二篇且劉向所録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注卷數皆合豈暹等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音堯說文山危貌其意緒文辭乂牙相抵而不合乂初加切

說文手指相錯牙朱加切說文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刋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此曾子在孔門其生最後於夫子且又老而死而語實載之此公所以疑論語非成於孔門諸弟之手也然聖門師弟道學之傳咸出此書或曾子諸弟成之其亦必有自來矣公下篇論堯曰首章之言謂夫子素所諷道之辭誠得

其旨蓋揖遜征伐之事皆萃此數語間非聖諷道之餘其何以表見於後世耶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

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方鳳切說文誦也）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覆扶富切說文蓋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音擅）不吸（音戢）已下言（一作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曰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涸音鶴說文渴也）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

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鬼谷子按史記蘇秦傳注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樂臺注有尹知章注然其書序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注今公又謂有元奭者為之指要幾千言要鬼谷子書大抵皆縱橫之術其於道誠隘唐史叙鬼谷子遂為蘇秦誤矣

元奭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盭音戾說文戾也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音保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隘音洽隘也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狙子余切說文曰猿屬也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齊晏嬰也其書十二篇唐藝文志皆載然嘗觀之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與非儒明鬼誠墨者之道公謂不當列之儒家中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録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録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藝文志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注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莊子為南華真經亢倉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耶公謂太史公謂莊周書多空言無事實況取而益之則空言尤甚意若有所不取史記注亢音庚亢倉子王邵本作庚桑子司馬彪曰庚桑楚人

姓名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畏音於鬼反又烏罪反累音壘又路罪反史記莊子傳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鄙氏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録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

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下注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鶡鳥羽為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鶡冠子三卷其書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嘗讀其書謂其雜黄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公則以為皆鄙淺言且疑好事者偽為之二公去取之不同如此鶡音曷似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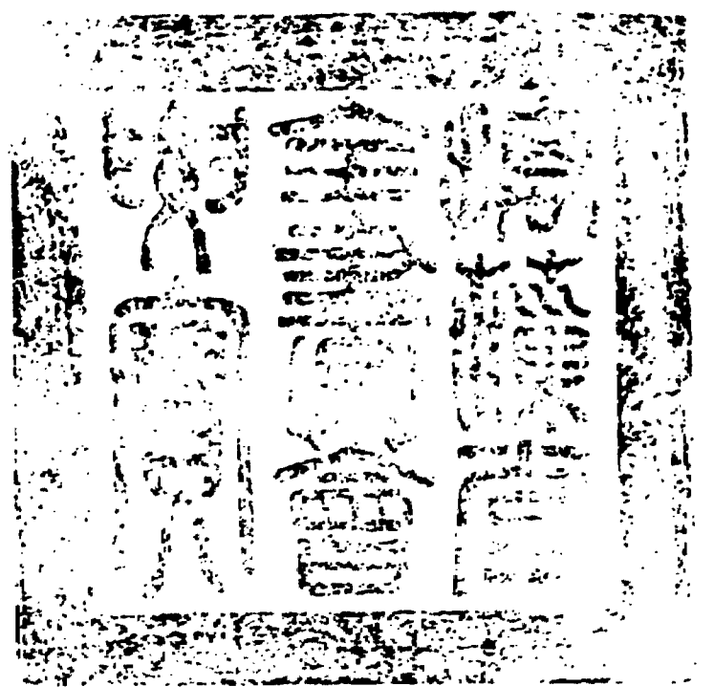
余讀賈誼鵩音服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河東集卷四

謹案卷三第三頁後四行桓公五年周桓王以諸
侯伐鄭刋本五訛三下桓字訛恒據左傳改
第五頁前一行不削其反遲刋本遲訛亟據漢書
改
第五頁後七行不制其侯王刋本侯王訛王侯據
下句及郭雲鵬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一行滛破義刋本義訛逆據左傳
改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晉厲死而悼公立乃理刋本
脫而字據唐文粹增
卷四第二頁前五行先軫將中軍案左傳問原守
在僖公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先軫始佐下軍
二十八年始將中軍則先軫將中軍在問守原
後此及注文俱失考
第四頁後四行若元慶之父刋本元慶二字訛作
君據校宋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周安王四年刋本四訛三又秦惠
公刋本公訛王並據史記改
第八頁後二行史記貨殖傳注刋本貨殖訛范蠡
脫注字又名研刋本研訛妍據史記注增改
第十頁前六行堯曰云云案此段引論語文多訛
舛各本皆然姑仍之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五

唐 柳宗元 撰

碑九首

箕子碑

事之本始詳於碑作之年月碑皆不載然當是未遷謫前作附次貞元十六年文章後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乃旦切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慇懃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謂比干諫而死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去吾國故不忍謂微子去之與音預且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蒼謨同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於厥躬藂徂紅切正作叢俗書作藂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戲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屈同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公集有斥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序所謂某年月日者即元和九年也其曰明年二月丁亥即元和十年公是歲三月出為柳州刺史碑蓋在柳時作序云九年八月丁未祭于新廟當作十年八月蓋唐制釋奠春秋皆用上丁以長歷推之九年八月乙亥朔是月無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濶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燎力照切又音了鐏俎旂章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音卑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僦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廊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室圃畦以毓蔬毓音育周禮圃圃毓草木權其子母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

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顔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曰則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顔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辯俗作誓）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羣儒

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甫能修頌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維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振音真振振公子仁厚也）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音皇）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欷（音希）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畇畇其原（畇音匀又音旬說文墾田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

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疚音究）公斯考禮民感（一作咸）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音河）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酌申申（酌余振切）王道式訖諸儒作詩思繼類水不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

（作之年月具本篇柳州隸嶺南故曰古爲南夷碑末尚闕惜乎不得其全也）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椎音

椎漢書李陵傳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為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弁音毀草也書島夷弁服　攻刼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冕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士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旋音璿辟音璧唯以水切並見禮記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泊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一無有字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闕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注麗猶繫也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

終南山在京兆府武功縣潘岳關中記云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京兆尹韓府君即韓皐也據皐傳云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皐奏不實遂貶撫州則十二年旱又可知矣作之年見本篇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盩音侜厔音窒縣名隸扶風郡虔承聖謨創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礱柱礎礱盧紅切礎音楚陶瓴甓瓴音零說文甓似瓶甓博厄切爾雅瓴甋謂之甓詩中堂有甓築垣墉恢度舊制度徒故切說文法制也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

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顔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瑯玕夏書載焉璆音球琳音林禹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厥貢惟璆琳瑯玕紀堂條梅秦風詠焉詩終南篇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梅相也又云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他本一作杞堂條梅一作祀堂條梅誤甚矣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一作祀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沴音戾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儲音除說文偫也峙文里切爾雅偫峙具也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禜雩皆有準程禮記祭法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雩禜祭水旱也禜音詠雩音于相近即禳祈音也顧惟終南祠位庳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

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為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鎬下老切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弈弈新廟弈音亦與奕同整頓端莊神位容清後祀承則潔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叟嗇夫鮐背齯齒鮐音臺齯音倪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此碑與前篇同時皆以禱旱作太白終南地勢相屬韓集南山詩謂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遣則二山誠關中之名勝禱應如響宜哉韓裴蓋有勞於二祠者故公又作文碑陰以志之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厲疾祟降則禱之祟音邃神禍也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閎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謳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皐祗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嫠音釐說文無夫也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强禦獄訟

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甸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唐志永州縣四湘源居其一公永貞元年出為永州司馬至是凡十年矣清河崔公能史有傳其曰十有一月庚辰即十一月七日也二妃事韓文公黄陵廟碑紀之甚悉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天火曰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贏羨延面切說文餘也均節委積上於偽切下子智切聚也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少曰委多曰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埴音植埏也迺桴迺載工逸事遂作皃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守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

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嚚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敺祓戾孽敺音區祓音弗說文除惡祭也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奸音干有翼其恭有苾其馨沈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史記堯妻舜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嬀汭舜所居嬀水之神位湘滸音虎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肆肆一作䶵拍逼切周禮副辜祭籍作䶵

椒馨爰精先呂切祀神之米胤于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炖徒渾切說文火盛皃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桴音敷編竹木為之大曰筏小曰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閒一作閒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主以對嘉祉南風濟濟音胥又寫與切說文露皃也湘水如舞將子無護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史有傳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父勣餘悉如碑所載又云鄉人異之歸賵其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其曰建中初則公之文當在貞元間作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蒲波切娥為室女淵懿靜一作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絺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竈魚鼉蛟竈音元鼉徒河切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上音寃下音豪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貽後世其辭曰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咨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真好靖不游纖葛絺紵上丑知切下直呂切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于風濤于一作乎一作於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匹俟切又鼻墨切說文斃也僵也氣竭形枯一作面汙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鼈竈鼉有蛟泊魚

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鄱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加刑焉其女懼而告晏子曰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槐而賤人可乎晏子入言之公乃出傷槐三因趙姬完父操棹爰謳烏侯切亦作區列女傳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不能渡趙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告曰妾父聞君王將渡恐風波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餘瀝醉如此君若誅願以微軀易父死趙將渡少一人操棹曰妾居河濱習舟楫之事遂與操渡中流奏河激之歌肉刑不施漢美淳于漢志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簡子乃聘為夫人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會逮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悲泣乃隨其父至

長安願沒為官婢以贖父刑天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子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

南霽雲新舊史皆有傳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遂留巡所至德二年祿山圍雍丘

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因遣霽雲乞師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霽雲遂自臨淮還睢陽繩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霽雲等皆為賊所執賊將以刃脅巡不降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降乃與姚誾等遇害惟許遠執送洛陽韓文公嘗叙李翰所作張巡傳後其言南公之為人亦甚悲據傳霽雲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公謂承嗣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則此碑當在永州作也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史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霽雲傳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尨眉之都尉楚辭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遭武注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漢書李廣傳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從衛青擊匈奴青乃自以精兵出塞捕虜而令廣并右將軍出東道先是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數奇毋令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猨臂注曰臂如猨臂通肩也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音畫山名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圮音起說文山無草木也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漢劉歆字子駿哀帝初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晉王衍字夷甫嘗與王越共討苟晞衍以太尉為太傅及越薨衆共推衍為元帥衍懼賊鋒辭曰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相見語移日衍因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且勸勒稱尊號勒怒曰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謨大同訏匈于切說文齊楚謂信

曰訏一曰大也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文選脫來為兵裂裳為旗左袒而一呼皆至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呼火故反柱厲不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謂不知已死之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全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君者也狼瞫見黜而奔師春秋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曷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瞫尺甚切又式衽切忠謀朗然萬夫齊志一作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謂賊首張通晤陷宋曹等州張公巡率吏哭玄元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也入守而百雉齊固百雉城也城高三堵為雉謂賊攻雍丘城張公巡設百樓柵城上東芻灌膏以焚賊不敢向也初據雍丘隸汴州謂單父尉賈賁合兵擊宋州張通晤走襄邑為頓丘令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眾二千也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城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睢陽隸宋州謂張公巡以馬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公遠等合遣將南霽雲等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

投尸于汴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疏勒盱眙皆地名賊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于九攻史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堞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為之屈志益專於三板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通鑑周紀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偪陽懸布之勁一作功汧城鑿穴之奇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懸之史田單攻燕收城中牛得千餘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敗走偪音逼汧音牽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宣公十五年楚子圍鄭不能服將去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謂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

噉此足矣據舊傳云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韓文公云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溫公考異止從舊傳公此所載又有噉此足矣之文其不同有如此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春秋定公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注云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懵武亘切身離楚野徒傷帶劒之辭韓信淮陰人也項梁渡淮信仗劒從之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燮之歎息後漢傳燮與耿鄙共討金城賊燮子幹恐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欲令棄郡而歸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節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有周苛之慷慨漢書高帝紀項羽西拔滎陽城生得御史大夫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羽遂烹周苛慷下朗切慨口溉切壯士不得志也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東漢臧洪傳初因張超遣洪與大司馬劉虞計事至河間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于袁紹紹初見奇之其後憚其能適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勒所領將赴其難且從紹請兵而紹不聽超城遂陷洪因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遂生執洪殺之時洪邑人陳容見洪當死因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留為容曰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見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劉瑫梁典曰梁天監三年魏人圍義陽司州刺史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魏人雖盡力攻城而道恭疾篤乃以城付其弟靈恩道恭尋卒先是詔使郢州刺史曹景宗舉兵為之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陽遂陷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景宗其畧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直臣蓋指任昉也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繦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三國志魏武帝三年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以為不可岱不從遂戰為賊所殺信乃與州吏万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兖州牧進兵擊黃巾於壽張力戰鬬死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陵圖龐德之狀魏書龐德初從張魯聞太祖定漢中隨衆來降拜立義將軍與曹仁共討關羽樊下仁使德屯樊北會天大霖雨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德乘小舡欲還仁營舡覆為羽所得羽欲降之德力爭不服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及齊王正始三年詔祀大司馬曹真將軍龐德等十八人於太祖廟廷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國語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漢百官表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凡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舉門關於周典周禮地官司門

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孤注死政之老謂死事之父母孤其子也又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徵印綬於漢儀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即銀印艾即綠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馬見孔氏雜說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僅一作慬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

江淮而不知力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霽子計切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刺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祀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洛陽唐東都也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漢書宣帝甘露三年以戎狄賓服思殷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旦切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婪盧含切說文貪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魚乙切說文屹崒山皃制其要領要伊消切說文腰也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偵豬孟切蕪視也又丑正切問也鉗馬匪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

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詞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先威西恧女六切說文慚也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厨玉切說文躅躅也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柳河東集卷五

柳河東集卷六

唐 柳宗元 撰

碑五首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六祖大鑒禪師蓋自達摩為初祖大滿為二祖鑒智為三祖大醫為四祖弘忍為五祖至大鑒為六也據傳燈錄大鑒即慧能大師俗姓盧氏父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始因聞客讀金剛經遂問法焉客以得於黃梅忍大師為對師因去直抵韶州與尼無盡藏者解說涅槃經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老云能有道者居人於是競來瞻禮且營緝寶林古寺舊地居之師謂我求大法宜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遇智遠禪師請益遠曰善提達摩傳心印於黃梅宜往參決師解去遂造焉忍默識之後果傳衣法至儀鳳元年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師大異因請出所傳信衣瞻禮會諸名德為之剃髮受滿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要歸舊隱遂返曹溪學者不下千數中宗嘗詔之不起後化於新州國恩寺肅宗代宗皆敬事之至憲宗時始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狀風公馬總也據總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令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東坡居士嘗題此碑後亦詳及之矣公元和十年三月十四日出為柳州刺史碑蓋十月後作東坡居士又謂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

南嶽諸碑妙絶古今其知言哉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洎州司功篆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躍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誖音佩又音勃說文亂也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

没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黄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静矣中宗聞名使卒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出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纛音導左纛也以旄牛尾為之來涖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噩曰辯訟也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渠焉切說文工出也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尨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徒結切說文車相出也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内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令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

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徒堅永脣不已

南岳彌陁和尚碑

嘗考釋氏宗派法照智詵皆學於五祖忍公惟唐公真公及衡山承遠皆未詳其曰南岳大長老天子名其居曰般舟道場公嘗為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蓋指日悟為般舟和尚即此所謂般舟道場也公貞元十八年為藍田尉照死於七月十九日碑蓋七月後作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遺以醉切說文贈也）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櫝（音酒說文積木燎之也）以為僕役而媟之（媟音薛說文嫚也）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乎正（一作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

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陁寺施之餘則施與饑疾者不尸其功（施施智切說文惠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一作中）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北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工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一作教）其中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克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洛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

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作之年月碑皆不載碑陰記謂京兆尹弘農楊公以其隱地為道場及師之死自餘杭令以行狀來使余為碑據新舊史京兆尹弘農楊公楊憑也憑元和四年以為江西觀察使時贓罪貶臨賀尉俄徙杭州長史公時為永州司馬碑蓋是時作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劒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墻慧為之户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邈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

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一作于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楞音稜不越閾者五十祀閾苦本切與梱同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顯師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夷益切厭也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弩（音誘）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峰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一云公位）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傳陸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元和三年永州作師言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蓋自迦葉尊者至師子尊者為二十三也馬鳴即馬鳴尊者去迦葉為世十有一龍樹即龍樹菩薩去迦葉為世十有三公謂其弟子浩初等狀其師之行焉余為碑據公集又有送浩初序顧亟稱之即初之賢蓋是知海之為人矣）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以地理考之安南者嶺南之極邊也而天竺之道自北而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西域之道自北而入則其道理之遠可知矣）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空愚夫失惑（一云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嚚昏（嚚魚巾切春秋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忍即五祖弘忍大師也）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反戾鬬很（下懇切說文不聽從也秀即神秀禪師號南宗師號北宗能即大鑒禪師號南宗）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一無書字）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愚（音國說文提也）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

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礱密石以益其居（礱音聾說文曰礱也）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二為僧五十三朞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没其弟子玄覺洎懷直

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岣古后切一音矩嶁九后切一音縷據山在衡州）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奥為禪（奥於到反）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胡郎切說文列也）徒聽誣言空有玄闢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絶異（苞音包說文裹也）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一作動言事為）

柳河東集卷六

柳河東集卷七

唐 柳宗元 撰

碑銘六首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肅宗在位之三載也南嶽衡山也其山在衡州據塔銘法證和尚死於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七日葬公其年秋方調藍田尉碑及塔銘皆同時作也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

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至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涖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軌矩鯛切說文車轍也）器宇弘大有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髫音迢髫髮童子垂髮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饑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歿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一有知字）未始來歿而（一有知字）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與祕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始終罔缺丕冑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一有為字）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

而周道廣而不尤功多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踴（欷音希）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尊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聞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音豪）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茲塔礱石峻

整植木翁茂（翁音翁又烏孔切草木盛貌）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鞠大方咸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闡盡善切）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孝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公嘗作南岳彌陀和尚碑謂代宗時有僧法照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此碑所載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與前篇合甲申貞元二十年公時蓋為監察御史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之室宇遂

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涖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恩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與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刳巖巒（音鸞小山而銳）殿舍宏大廊廡

脩直（無音武說文堂下周屋）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顓（音專）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揣徒官切說文聚貌）寢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廣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

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睿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盧昆切）八萬揔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與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祁祁盛貌）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音銀說文岸也）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具徒追思賡薦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作之年月及師之出處死生碑載之甚詳據碑云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以史考之乾元肅宗即位之三載廣德代宗即位之一載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當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岳大明寺律和尚則大明寺始立於廣德為信當是乾元字誤矣一本於乾元元年特曰某年正疑之碑陰為尼無染書也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歷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

為行狀列其行事顧刋之茲碑宗元今擬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漳州為大姓有勲列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興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

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匜音移盥器也又演爾切奉杖屨為侍者數百翦髮髦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灝音浩說文夷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來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音曳末也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窴穴窴音釧穿地也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而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沸淚以求其志益堅又

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縞音果說文鮮色也舄音昔說文履也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窒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作之年月碑雖不載然公前篇大明師碑嘗謂丞相李公泌執經受大義今又謂觀大律師而稽首尊之師之出處蓋必與大明師同也碑當次前篇作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末一作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咎姓咎子感切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覩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瓚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祲音浸說文精氣感祥春秋傳見赤黑之祲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受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虔

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

礱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柳河東集卷七

謹案卷五第三頁前四行夜漏未盡三刻刊本刻訛更據郭雲鵬本改

第五頁後六行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刊本新修二字訛在王字下據校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鉗馬匪艱刊本鉗訛鈐據公羊傳圍者鉗馬而秣之句改

卷七第二頁前二行又率其伍伐木輦土刊本伍訛仵據校宋本改

第三頁後一行凡衡山無與為比者刊本脫與字據郭雲鵬本增

第四頁後四行洞開真源案碑本作廓開真源與此異

第九頁後一行若石廩瓚公刊本作石廩公瓚公案郭雲鵬本注云衡山有石廩峯舊唐書李泌傳云衡岳有僧瓚號懶殘則知衡山石廩峰為瓚公所住非人名無疑今改正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灤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以謹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乾隆御覽之寶

柳河東集卷八

唐 柳宗元 撰

狀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段秀實代宗時以白孝德薦為涇州刺史新舊史皆有傳舊史載其事甚詳新史取公所為狀書之汾陽王郭子儀也王子晞子儀之子晞耳據狀元和九年永州作集又有與史官辯愈致段太尉逸事書此狀當在書之先云 柳河東集卷八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涇興邠州皆隸關內道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浦王子晞音希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邠悲巾切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一作卒以貨竄取亂切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音歉說文不足也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釜音輔止作輔南音歷盎一作瓮與撥同如瓮故之瓮新唐書改作盎故或作盎一又作弇為也盎於浪切盎也盈道上殺孕婦人橦傳江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

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敕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壞胡怪切釀女亮切）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槊音朔說文長矛也）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先到切與噪同）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

老躄者一人（躄必亦切說文不能行也）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諤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晡音逋晚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田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諶氏壬切）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衣於既切）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哺音逋啜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音者說文赤土也）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令段公惟

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犯天災傲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隸郎計切）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音祁山名）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此禮切）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至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之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蘖俟留切）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鄣音章說文障也）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況羽切）常低首拱手行（一作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倫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柳渾新舊史皆有傳又字夷曠柳氏本自魯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展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又更氏為柳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乃還晉之解縣秦置河東郡故為河東解縣人公謂其先河東人自黃帝后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蓋以此也據謚議貞元十五年從孫某謹上狀蓋同時作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永嘉懷帝時也）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往（一作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

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於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兒魁傑度量宏大引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涖政柔仁端直之德洽於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畧章句之煩亂採摭奥旨以知道為宗（撫之石切說文拾也）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自始學至於大成躭嗜文籍（躭與耽同都含切）注意鑽

礪（鑽祖官切說文所以穿也）倦不知游息戚不待榎楗（榎古雅切）儒言雅旨（雅一作雅）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一有之字）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譎古穴切說文權詐也）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為之冠（音貫後同）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授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鄙知切遭也）靡弊殘耗加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重直隴切）鋪大和以惠鰥嫠（上古頑切下陵之切）毆除物害（毆音區）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危葺之蠹（危音蒙葺如容切說文危葺亂皃）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廉恥興

馬既富而教庠塾列焉（塾音孰學也禮家有塾）里閈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仕（撮倉括切）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遁隱於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迹非其

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奸音干與干同）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榷鐵（榷克角切）及常平倉使宜制置得以專征（一作任）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於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謠音搖）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

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勲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於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峭七肖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並蒲浪切也）竟吳越之域皆所涖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於秘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苛音何）而吏皆率法務宏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於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紿音怠江南叶）

（數曰紿）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搒箠訊問（搒音彭說文笞擊也）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逕踰秦嶺由褒駱朝於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勲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署之汙（謂賊追以相印渾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幟武所宜乃更今名）是歲盜據淮滸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為才堪攘冠拜為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

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音蝶多言也）衒玉而賈石者也（衒爲縣切說文行且賣也賈音古說文賣售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冠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啓翊聖皇（翊音異）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於上以酌天心順嘉謨於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數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

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作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

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册命上將涖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來與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

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於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關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辨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靮之勤（靮音的說文鞮也）獻利屢中上嘉其功効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

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耄音冒）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侃可旱切說文剛直）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於朝端弼違釋回朴忠之誠沃於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

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隲音質說文定也升也）數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誄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次前狀作謚法云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以狀考之今所議謚其受大名者哉）

尚書考功伏以曾史褒貶廣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案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

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畫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問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慤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謚曰貞奉勑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陳京新舊史皆書於儒林傳五代祖叔明父兼陳氏自潁川汝南下邳廣陵東海河南有六望）

潁川居其一也段忠烈太尉秀實耳其曰將復
前之為相者京率其黨爭之蓋德宗欲以前相
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等五
人爭之也據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為尚書禮
部作或曰貶永州司馬作非
是蓋貶邵及永在九月後云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胄貫里諱京既冠字
曰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
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
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與曳
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
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
兄前監察御史璠仲兄前大理評事萇以公文行之大
者告於嘗史於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歷中公始來京師

中書常舍人哀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
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
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泉布二錢名也漢書食貨志王莽即
真主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徑一寸重五銖文右
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其後私鑄作泉布者妻子沒入官公曰非是為也某
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
之富關閉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
所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
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仿音房佯音陽徒倘也賦成果傳天下為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
事得其道為博士舉疵禮疵才支切說文病也脩墜典合于大中
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
工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
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
也況其特異者乎工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
所賴者大巡狩告至工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

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愚焉德至厚也而為相者復是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恟音匈）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於考功莫不陰受其旨意而為進退（一有者字）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大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

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殷祭之不墜繄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紙銀魚之服焉（議詳京傳）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輓武遠切說文引之也與挽同又音万引車也）謁于工請吏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吏之使工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為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繕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

用用鄭史部高太常為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業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守官之不可奪也立言之

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漢書朱雲請於成帝曰願賜尚方斬馬劒臣斷佞臣一人頭工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其孝類潁考叔春秋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遂寘姜氏於城潁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舍肉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廉類公儀休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其他辭魚燔機事皆類是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柳河東集卷八

柳河東集卷九

唐　柳宗元　撰

表銘碣誄一十首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相國房公琯也玄宗時嘗以坐善李適之罪貶斥為宜春太守今刺史太原王涯蓋涯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為袁州刺史宜春即袁州也涯刺袁州在元和三年間此碑當是時作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一作與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史記微子開者商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商後作微子之命以中之國于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宋公稽立為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史記衛世家周公以成王命以商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八傳至於釐侯釐侯卒太子共伯

餘立為君其弟和初有寵於麗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工共伯入麗侯莫自殺衛人因葬之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是為桓公晉世家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為一作與若葉公白公史記楚世家楚昭王卒立越女之子章是為惠王王二年平王之庶弟子西名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葉大夫號曰白公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葉公公子高也葉失涉切楚邑名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西漢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武帝即位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迎申公申公時年已八十餘涪音浮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歧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與上遠字一並作哀人不勝其懷為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令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霈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

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濡音儒說文霑濕也凡我子孫罔不載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史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遵一作承公之道刺於我邦承一作由又作序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陽公史列之於卓行傳既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時陝虢觀察使李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以著作郎召并賜緋魚城自稱多病封還泌不敢強及為宰相又言於德宗於是召拜諫議大夫碣謂四年五月即貞元四年又云後七年者貞元十一年也又云四年九月者當在貞元十五年九月然考城貶在十四年則所謂又四年者當云三年字之誤矣公集又與太學諸生書論此亦甚悉公貞元十四年時為集賢殿正字碣蓋是時作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

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城本傳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奏謗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者城聞之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累日不止聞者寒慄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儻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顧天顧音裕說文吁也願乞復舊朝廷重吏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

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眄徘徊眄音沔說文邪視也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慢革面柔懦一作輭有立聽聞嘉言甚樂鍾鼓瞻仰德宇高邁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沈酗腆酒酗吁句切說文酒醬也腆它典切說文多也斥遂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與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侔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元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沖和高疑懿醇疑魚其切又魚力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議震于周行為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名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蕢基仁覆字敕切蕢音匱語雖覆一蕢進吾往也注蕢土籠也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

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軌人用爰蹈蹈倉胡反屬貪凌待公順之欺偽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榎楗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于堂癯者既肥癯音衢榮如哀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工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上立馳下音廚

說文行不進也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陸質新舊史有傳本名淳字元沖學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卒助助匡皆為具篇頗傳其學時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諸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素與韋執誼善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避憲宗名遂改賜名質卒於貞元二十一年又有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行於世其曰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益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憲宗立改元元和也公集有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云宗元出邵州不克卒業於陸先生之門書未又謂始至是州作陸文通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請之此表蓋作於

元和元年九月出為邵州刺史後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前漢藝文志春秋分為五注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今用其三焉左氏公羊穀梁也秉觚牘上音孤下音讀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訐居謁切說文相斥罪相告訐也很下懇切說文不聽從一曰鬱也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睨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訾將支切又音紫說文毀也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啖音淡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為主以

堯舜為的苞羅旁魄步角切封禪書云旁魄四塞魄字唯此音步角切唐韻陳匹陌切外別音托注史記落托貧無家集韻又作薄音白各切注云聲也歐陽尚書火流于王屋為烏具聲魄韻中音義於此不通今依封禪書云音步角切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膠或作轇音膠轕音葛說文長遠貌一曰車馬喧雜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

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一無碣字）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貞元十九年癸未爲御史時作新史楊凝傳一如公碣惟不載其以校書郎爲書記耳疑初爲宣武軍節度判官時蓋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有不軌之謀朝廷以董晉爲檢校左僕射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度支營田汴宋觀察使晉辟之於幕府也其守亳州亦晉之力焉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月日葬于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姪洎家老謀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趺音膚說文足也螭抽知切說文似龍而黃）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圓一作圭）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則紀

于大墓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不周月而孤伯兄憑翦髮爲童家居于吳太夫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輯音集斂也書曰輯五瑞）東薄海岱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將式君既舉進士以校書郎爲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陰式從荆州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爲起居郎書事不回著垂國典又爲尚書司封

員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上丁歷切下以正切）事連權右庀退勿憚直聲彰聞仍參選部以馭羣吏姦臣席勢威福自已他人求附離而不可得者（離音麗）公則却之私以胥史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爲已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除爲右司郎中危言直已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詖辭（詖彼義切並于詖辭知其所蔽）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爲宣武軍節度判官亳人缺守往涖其政孤老撫安强猾戮死鑿鑿嶢鹵（上立交切）

說文磽也下音嘗說文鹹也芟艾榛荒芟音杉刈草也作爰田以贍人食濬決潢汙築復堤防為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帥一作帥據凝傳凝為董晉幕府時主軍度橫縱撓軍治而凝亦荒湎晉卒亂作凝走還京師則作帥喪者字之誤矣不可以入遂西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遐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幸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為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

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一作命于朝制書成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若某者以姻舊獲愛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子厚憑之婚見弘農楊氏誌故曰某以姻舊獲愛云

故御史周君碣

御史周君周子諒也新舊史明皇開元二十有四年冬張九齡等罷知政事遂以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門下事二十五年夏監察御史周子諒竊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謂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蠹親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遂以子諒之言奏明皇大怒廷詰之子諒辭窮撻之殿庭朝廷決杖死之公謂在天寶年與史若不相合耳作之年月碣首紀之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超且琰切諛音腴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墀陳尼切釋云塗地也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者也一無者也字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今一本無今字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呂衡州名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德宗貞元末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二十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以誣奏李吉甫貶道州刺史以政聞遂改衡州初從陸贄治春秋又從梁肅為文章藻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公集又有與呂道州書正與溫論非國語也劉夢得集有衡州刺史呂君集紀亦以文字並稱之公謂至于化光爰耀其特信矣元和六年永州作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藁音呆）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呱音孤書啓呱呱而泣）蓋嘗聞于古而覩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

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卒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一作刺史）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櫓音魯說文大盾也）忠貞繼佩智勇承綦（音其）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胥（一作不）怒妖孽咸疑（孽魚列切）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為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胙音作）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感君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數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功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僉百氏錯綜逾光起都諫

列屢皂其囊（後漢蔡邕靈帝時為諫議大夫上以邕經學深其故密特稽問宜援密得失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難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歎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而宣切說文城下田也）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牋奏）君自他曹載出於（一作其）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糾佞肅邪詔諛具畏遷理于道民服休嘉恩疎若昵惕邇如遐實閉其閭而撫于家載其愉樂中以舞歌賦無史迫威不刑加沽然順風從令無譁繇蠶外邑我爾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馨鼓斯屏（馨音鼻說文大鼓也）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謁謳謠北溢歟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稅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左傳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歡見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今我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左傳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又襄公二十九年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祜而君不壽矯矯貪淩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磬（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侯使宰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逮茲易簀（易音亦簀音責禮記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僮無凶服奠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與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嗷牛刀切說文衆口愁也）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罷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不

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户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作之年月具本篇魏府君弘簡新舊史皆無傳公誚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居又同閈故哀而銘之按柳公世系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則府君亦吳人矣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遏者遏它歷切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為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瑤與寶同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音衮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闊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為判官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廉使崔衍曰

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外郎轉户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殁震悼之聲遐邇一辭一作一同一作同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為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廬而望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弔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為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皆位於墓娣姪之無歸從者咸會於家由是處約以終其世既斂家宰庀其政庀普弭切說文治也具也視廩唯釜鍾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遣詰戰切周禮大喪飾遣車遂歛之行之說文遣祖奠也某日祔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居又同閈音鞠里門也故哀而銘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溫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為周賢能為漢賢良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致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漢史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始任鏞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訏謨用揚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殁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翩其旗爰舉棠帷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公集又有祭崔史君敏文即永州公也文謂某咸以罪戾謫茲炎方誌云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則此誌當在永州時作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丙寅遷柳于舟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猗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猗於宜切禪音擅按史玄宗天寶十四載

椋山反玄宗乃棄京師時肅宗在東宮亦親總諸軍討之既至平涼郡會朔方留後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等奉迎上及至靈武遂從容進曰今寇逆象當毒流涵洛主上倦勤移幸川蜀江山阻修奏請路絕宗杜神器須有所歸萬姓顒顒思崇明聖天意人事不可因遲伏願殿下順其樂推以安杜稷王者之大孝也凡六上牋詞情激切上不得已遂即皇帝位即日奏其事於上皇乃大赦天下以朔方度支副使大理司直杜鴻漸為兵部郎中朔方節度判官崔漪為吏部郎中並知中書舍人事尚書之先曰貫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知盈切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潔蠲圭淵切以端其志采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循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唐百官志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各一人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又云千牛備身左右各十二人掌執御刀更盩厔三原藍田尉盩厔隸鳳翔三原藍田隸京兆盩音輙厔音窒仍有大故三徙同位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寇猾驁鯨巨京切驁音敖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芻茭糗去久切茭古爻切戎備畢給版圖田洫民事時乂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女加切責奉叢沓一日不膏字當作葺諸韻皆無此字唯吳本楚

辭中葺字有如北書且文云一日不葺鐫燕四至當是葺字明矣鐫譙四至鐫遵全切譙才笑切言鐫秩謂鐫之也公為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一作夷於賓僚入為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户為胥徒家有禳梗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敺愚蒙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帥毀焚蒿淫昏者千餘室焚音蕡說文臭菜也以舉正羣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為德門清河濬源其流沄沄自葉而根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為茂功

尚書清風藹其有融勃然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數和六戎赫矣大陽克昇于中孰為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謠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黠吏是省黠下八切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克揚休命孰為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痗音每又音牀病也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奠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崔氏出自齊丁公呂伋食采於崔因以為氏後分清河博陵二望據誌君諱簡字敬守其曰其湘潭即永州也元和七年壬辰作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愬音訴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壝之北四百步崔氏世

嗣文章君又益攻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貶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瘍音陽說文創癰也又音易一特作易非是）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佳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鯢為祖曩為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字敬守年五十增以二葬湘澨（音筮說文水涯也）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集有梓人傳其首曰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當即聞喜也史傳裴光庭之子稹則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甚明一作植非是司空杜公黃裳也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集又有裴君豐崇二陵集禮後序即此所謂藏之南閣省也葬在元和十三年碣蓋是時作）

公諱墮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儆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搜逖疑玄（逖他歷切）探抉邈隱（抉音決邈音鈌）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耆股肱（耆渠伊切詩耆定爾功）役喉喙以集樂事（喙許滅切說文口也）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為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為佐離紛尨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擘綴（擘音覽綴株衛切）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

會校成要朞歲畢具刺金州決高弛隳（上賞是切說文弓解也隳去逆切說文阤塞也）去人水禍渚茭原茅闢成稻粱陟萬年令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左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痞泄卒（泄音薛）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

於紀謫謠舞擊罟（罟五各切）纖屑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拾（說文拾也）棄牘（拾俱運切）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銑蘇典切）字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沛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其英儺書宮闈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郎於會司（周禮司會之職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謂裴府君為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也）徽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滸墊沃卒移（墊都念切書下民昏墊）增我歲食易其芋魁游手閒民相顧聚來徽為萬年治劇于都百務叙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施余支切改易也）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殞在前長原有墓高祖曾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隅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謹案卷八第三頁後一行使人求諭諶案文苑英華求作來與此異

第四頁前八行棲之梁案郭雲鵬本作棲之梁木上與此異

第七頁後一行庠塾列焉刋本列訛别據郭雲鵬本及文苑英華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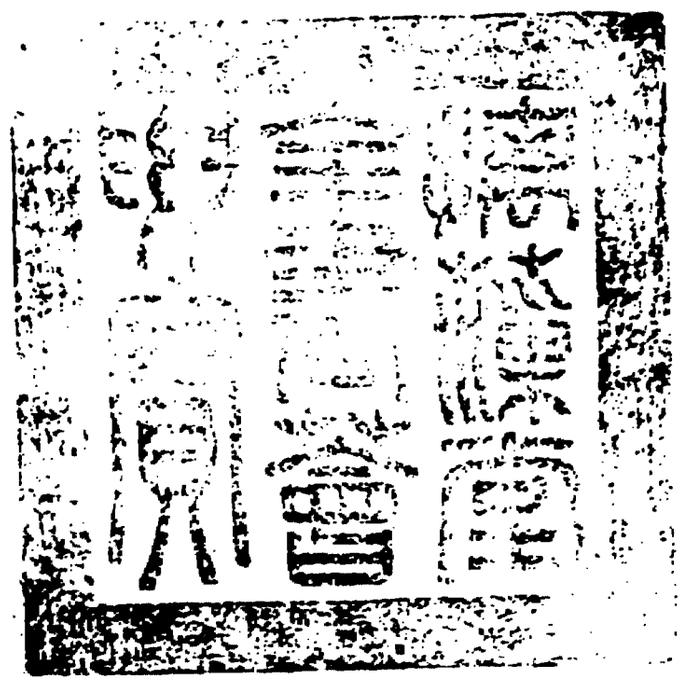
第七頁後八行不為細案文苑英華細下有故字又家之廹速家字疑作加撿各本皆同姑仍之

第十三頁前六行累歷清貫案文苑英華清貫上有臺閣二字與此異

卷九第二頁前七行若毛公申公涪公案秦漢人無稱涪公者漢書儒林傳云於魯則申培公疑此申下衍公字培誤為涪

第十四頁後七行逋租匿稅刋本稅訛役據文苑英華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家有禳梗刋本梗訛梗下衍音梗二字注案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禳禳之事今據改刪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十

唐 柳宗元 撰

碑八首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張公墓誌銘 并序

張公名舟考之舊史在憲宗元和元年以安南經畧副使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畧使四年八月丙申奏破環王國餘不可考而五年七月乃以度州刺史馬摠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畧使公謂張公某年月日死于位具書葬特曰用某月日則張公之死及葬當是元和四五年間矣公時蓋在永州云

漢光中興馬援雄絶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祗復厥績交趾之理續于前人唐志安南中都護府本交趾郡武德五年曰交州治交趾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彦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

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斂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畧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畧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公

自為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稱亂（獠音潦）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謨誓拔禍本納于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偫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儲音除偫直理切積子智切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山曰登首山呼庚癸乎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譌諾）繕完板幹控帶兼戊己之位（後漢西域傳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帝改為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注云戊己中央鎮撫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歌勝故稱戊己焉）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單都寒切虜姓可單氏後改為單氏）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艨艟（艨音蒙下音同博雅云舟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故（一作數）斥以歸于我理烏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刳連烏以闢坦途（連烏未詳然當是山名刳音枯）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溝摩霄之阻碧為高岸（碧音

昔說文摘也周官有碧簇八）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為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唐史南蠻傳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古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東西三百里而贏南北千里西距直臘霧溫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其後馬總克安南都護時其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擾夷獠使之乃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公誌觀之則張公亦嘗有是作特史不書之耳）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邇丘陵（易以豉切周禮隰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北言野雖易而險也）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琛殺林切爾雅曰寶也）殊俗異類盈于

藁街（梶都賦藁街之鄰不能及注藁街邸灋夷之館漢時所立也）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户凡再策勲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棠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兹石著公之閥以志于丘窀（音釧又充尚切說文穿地也周禮大喪甫窀）以告于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荆衡之地在周非所有至秦始并為三十六郡）秦開百粵（秦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平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粵與越同）交州之治炎劉是設（武帝初置交趾郡元鼎六年開屬交州）德大來服道消自絶伏波南征漢威載烈（伏波馬援也事見上）宛陵北附晉政爰發（謂晉武太康元年王濬克西陵杜預克江陵吳滅孫皓受降於晉也）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惟夫之哲吏歷毗贊顯揚彰徽既受休命東兹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貊匪桀（貊音陌孟子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注貊蠻貊桀夏桀也）通商平貨有來胥悅踐山跨海堅其鶴列（莊子必無盛鶴列於麋蕪之間）制器足兵潰兹蟻結（禮蟻結于四隅）烏蠻屈服文單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砦海無遘迕（音午又音忤）冠冕踰越琛賚之獻（賚徐刃切與賴同）周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策勲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徒結切說文年八十曰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崗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銘（并序）

考之史志太宗文武大聖皇帝十四子長曰承乾承乾生象象生玑玑生廙廙生位位即邕管經畧招討使也禮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注曰別子為公子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又曰繼別為宗者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又曰繼禰為小宗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誌謂別子曰承乾繼別曰象大宗曰玑以是推之蓋可得而考矣據藝在元和十四年誌是時作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別子曰承乾（別筆列切）為

皇太子以藩愛逼奪危懍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荆州大都督繼別曰象斬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封郇國公大宗曰玭（駢迷毗寘二切）太子詹事贈秘書監生廙（音異）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登有司第選同州參軍入佐金吾衛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為左右神策行營兵馬節度以為推官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率音帥）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以寬通簡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為請（唐藩鎮傳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爪分河北地以授叛將護養萌孽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至大歷貞元之間其弊尤甚公謂貞元故事者蓋欲擅署之也）公恐懼抑留復從浙東為都團練副使轉侍御史又從浙西如其職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苹（率音帥）刺岳信二州得劉向祕書以能卒化黃白日召從試術為仇家工變就鞫無事勑笞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陟刺泉州會烏獠夷叛（獠字諸韻皆無或謂當作蒼然考之史傳蓋是烏滸也）殺郡吏毆縛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為經畧招討使既至則敷弓槖甲（敷音鞀弓衣也槖音託囊也）去斥候禁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澣濯諸酋長咸頓首送欵放虜獲輸稅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月頃有黑螭鼓江（螭音癡狀似龍無角）流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汞流黃丹砂為紫丹（求胡貢切與須同說文水銀也）能入火不動以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

以是病暴下亦黑數日薨實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庀事有緹五兩（緹音題又它禮切說文赤色帛兩直讓切周禮無過五兩）無金銀泉貝幾不克斂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長安西南高陽原上夫人陳氏先公十五年沒父曇亦都督邕州終孤孟與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歲以下有兩壻博陵崔行儉勁峭有立志滎陽鄭師貞敏捷能羣皆聞名銘曰

文濬維祥實亘實延家譏不嗣宗以支傳郇公克庸詹

事繼賢漢漢左丞（漢水賦切說文水清也詩漢漢其止）惟道之宣公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參戎政二佩郡印師歡民愛克懷以信詖辭告訕（一作訟）卒白其訊烏獸猖狂盜海剽山帝命于南逖彼羣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舟之金玉以為公服公既涖止告以文理推義赴仁弦弓服矢（弦音諂與工同）闢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施予卒士兒不功矜情不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虫孽告妖悍石構災升屋而號椎髻卉裳（椎音徒髻音介卉許里切皆夷服也）來賻來觀膴膴

鱗原（膴音武美也詩周原膴膴）祔之顯魂松栢芊芊（音千茂也）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唐故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并序）

鄧氏出南陽安定二望商王武丁封叔文說於河北是為鄧侯後因為氏一曰本曼姓春秋有鄧侯吾離後為楚所滅因為氏焉公謂刺史鄧君為曼姓之裔則系蓋出此京兆尹弘農公楊憑也據誌云元和五年卒明年某月日葬誌當是五年作云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建州浦城令祖少立皇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

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洽於諸侯（蠱音古）信謹之跡彰于所涖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吏職於劒南湖南江西前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劒南則亭擬閬實以修官刑盡哀敬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之適克合于中於湖南則外按屬城內專平準涖卅人錫石之地（卅古猛切周禮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說文卅銅鐵樸石也與礦同）參嵬氏鼓鑄之功（周禮嵬氏為鐘兩槀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工謂之鼓）溢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並蒲浪切）人無怨讟以苦役（讟音讀怨也）凡處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無何邕州經畧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帷幕之任董龜虎之威夷俗敬愛革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為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錄其異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事尨茸之下（尨謨逢切又莫紅切茸而融切又如容切說文亂兒）直道有立獷悍之內

獷古猛切悍下罕切又音汗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慄間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原夫人隴西李氏大理評事綀之女年三十三貞元十六年終於郴州有子四人曰贄曰某贄十三年矣哀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始由湖南為江西再以君為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

曼姓之裔司徒隆漢惟君是承有植其幹始屬奉常出參藩翰議讞西蜀讞語寔魚戰巨列三切並議罪也平其狴犴上部禮切下音岸獄名巡視南楚總茲條貫貿遷化居貿音懋書貿遷有無化居貨殖攸贊改煎鎔範貢輸增筭既飭財賦亦專傳館傳柱戀切去牧荒陬肅其聽斷欲數以息欲音奪數音樓暴戾斯逭行非選事進不避難始賴其寧終聞見憚疾與憂積志隨魄散年極中身葬茲高岸才耶命耶君子興歎

呂侍御恭墓誌

公常為衡州刺史東平呂君溫誅今又誌呂侍御恭墓其稱述二君蓋詳相國尚書鄭公籙慶也元和八年癸巳永州作

呂氏世居河東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為浙東道節度大使延之生渭為中書舍人尚書禮部侍郎刺湖南七州生四子溫恭儉讓以溫為尚書郎再贈至右僕射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禮或以為字實惟呂氏宗子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謹讀從橫書從子容切理陰符握機孫子之術曰我師尚父胄也大父洎先人咸統方岳今天下將理平蔡寇巢幽洎戎猶負命蚤夜呼憤以為宜得任爪牙畢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為進士吾之文之一作為不墜教戒獨武事未克纘厥緒纘作管切因棄去從山南西道節度府掌書記預謀畫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薦為長安主簿復出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府表進

殿中侍御史為桂管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尚書鄭公遮留假嶺南節度判官至廣州病痎瘧加瘧（痎舊本作疥胥山沉公謂當作痎音皆瘧疾也瘧音帝又音蒂說文創也一日下病）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尚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奥曰瓌曰特女子三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祔葬於大墓歆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興於世溫洎恭名為豪傑知者以為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溫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

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一無下有字）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溫恭者耶恭兒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大而又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興銘曰

渢渢之風乎不可追（渢音馮大聲也）有志之大兮今安歸呂君去我死乎吾誰依

唐故嶺南經畧副使御史馬君墓誌

（御史馬君史無其傳考之表系亦莫詳公元和十年三月出為柳州誌云元和九年卒明年其孤使以狀來謁銘當是在柳時作也司徒杜公佑嗣曹王皐尚書戴公胄尚書趙公昌凡皆其所嚴事者壻曰余一即公之從兄弟云）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壻祔于先君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一作事）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吏佐軍衛錄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戶曹錄府事監察御史皆為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舶音白蠻夷泛海舟曰舶）經畧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皐尚書胄尚書伯儀尚書昌

皆賢有勞諸侯其善事凡管嶺南五府（謂嶺南安南桂容邕也韓集有送鄭權尚書序曰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問起居正謂此也）儲跱出卒（跱文里切）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假守州邑民以使安殄火訛殺吏威海鹽增筭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志慮耗終不能以筋力為人贏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

事徵顧謂君曰顧以老母為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為右衛胄曹早没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儆曰儆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其銘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冠以平撫民以蘇僭夫不孽悍吏不牟惟寶于塩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于年乃靜于懷衣柔膳甘子掖一作侍孫携觀經考古教

導斯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

銘

孟氏系出魯桓公子仲孫之後仲孫為三桓之孟故曰孟氏也誌云九年者元和九年明年用兵于蔡者謂元和十年討吳元濟也其年孟卒此誌當作於十一年云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善狀一篇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于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柏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貶為宰相貶賞也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一有于字趙起復居故官為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為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

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備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冠壤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一有于字蔡朝廷諸公洎外諸侯咸以公為請未及微氣乘肺溢為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中貌嚴于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咤陟駕切叱怒也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為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咸致厥命濟濟于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終役服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刺于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歔欷（上音虛下音戲）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仆于京代山兀兀植柏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年月誌雖不書然凌君謂念生於辰今而遇乎戊辰戊衝也吾其死矣乎及是如其言當是元和三年戊子也公與凌君元和元年同貶員外司馬誌在三年永州作或謂作於元年誤矣集又有哭連州員外凌司馬詩即與此同時別集又有後誌而此本不載已別列之外集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于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濇（音色不滑也）腎伏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為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罰于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為累又告為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遇乎戊辰戊衝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為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下讀書為文章著後漢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

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畧尚氣節賙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粃糠（上音匕糠旁卦切不成果也）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為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撫循罷人（罷音疲）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于上召以為翰林學士德宗崩遇臣議祕三日乃下

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吏（一作利又誤作和）裒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慼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為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浚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餼禁書贊推毀觀靈龜獲貞卜徙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汚吏覆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興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之躓（音致）身則辱烏江垂九疑麓仍禍凶遘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僇（音戮）何以葬南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為之銘志陵谷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據誌元和十三年卒明年某月日甲子葬伊闕即十四年也誌是時作）

天寶中詔李氏田涼武昭王以下皆得籍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屬於寧岐為族曾祖生樂壽令昱昱生虢州司馬叶世以儒聞叶生監察御史澣字濯纓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蔡北服趙西走戎東討齊魯五年間兵征卒戍糴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為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荆南兩稅使督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饒給車擊舟連又守湖南鹽鐵轉運院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厲敦勤為率（一無率字）羣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盧江何氏凡五世世鄭出父曰士鍔季父曰士幹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柩行萬里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為帝基克顧厥胄皇弘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憲濯纓亦用學徒既穀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于荆于交關石是

鈞邦有休功惟吏之勤與施于大以盡其有孰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來祔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興銘詔于神永永是徵

柳河東集卷十

柳河東集卷十一

唐　柳宗元　撰

誌碣誄一十一首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元和十四年卒誌亦是時作也周官小宗伯之職辨廟祧之昭穆注云父曰昭子曰穆也君之諱字考之史表皆不詳

裴氏之昭音韶曰贈戶部尚書諱某穆曰起居郎諱某生

均州刺史諱某均州與其弟大理吏為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迎取為從事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當伐蔡及鄆汴常為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侍太夫人于京師道發疽子余切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喪歸葬于某縣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曰某通兩經始杖且

盧銘曰

世守不遷秀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梁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宮臣理屬仍受國命南蔡北曹五載首兵柔剛輔理平視太平馬牛既寧告養于京棧車草草（棧仕諫切）我來周道載飢載勞神奪其孝形經于洛魂其焉如庶終爾誠陰侍里閭膳飲不違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人以慰爾衷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

元和六年永州作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耆為汝南守居河東又五世曰慶相魏魏相之嗣曰旦仕隋為黄門侍郎其小宗曰楷至于唐刺濟房蘭鄜四州楷生夏縣令府君諱繹繹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與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書揚于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什頗學禮而善為容修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為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為游士出桂陽下廣州中厲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邪王拱子拱國子祭酒後娶河東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君之從弟以君之喪歸過零陵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能以簡惠和柔匡弼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寧闢很仇怨敦諭克順從公于荆綏戎永安仍專郡治政用休阜是時蜀冠始滅邦人瘡痍懷君之澤咸忘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於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顯其聲今將以某月日祔葬苟又不得令辭而誌焉是無以蓋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請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以為神羞余敢不諾銘曰

柳族之分在北為高克于史氏世相重侯中書之世寔曰蘭州夏縣政良司議德優營營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脩儲闈補史環衛分曹南越之庑從事以寧永安披攘荐仍于兵是董是輕既柔且平浩浩呻呼革為和聲胡不使壽而奪之齡挺（一作柩）于海壖（而宣切城下田）

也壙于鄧邦（壙古穬墜穴也）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線而不廬（線音雀）克克今妻鬘首而居（鬘側瓜切禮男子免而婦人鬘以麻約髻也）烏獸號鳴助我踟躕刻此悲辭藏之奥隅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楚國公皎初以玄宗在藩邸時皎察其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迨即位居祥殿中少監數居入卧内命之捨敬曲侍燕私呼之而不名其後寵遇日甚其子慶初生未晬玄宗許尚公主後逾二十餘年及相林甫即皎之甥遂從容奏之故驟加恩命詔慶初尚新平公主授駙馬都尉公謂寧為開元皇帝外孫且曰子慶初得尚公主其自蓋如此也元和十四年柳州作

秘書郎姜寧（音諤）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工游益貴辛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萼萼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勑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從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遊嗜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奇渠羈切）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髀部禮切）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為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為遂幼榮老窮在物為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矍矍於進取（矍厥縛切說文欲速走也）不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拳拳恐悸蒙詔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貞元十八年藍田尉作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工其墓皆在灞水之左（灞水出藍田谷北入渭隸長安灞音霸）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内之為孝外之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為文深而厚尤慕

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者（一無知之者三字）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夭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嘻乎甚耶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禮練而慨然注練小祥也）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于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諶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畧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温和叔東平人崔羣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趙公矜之葬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十三年已十七載之久來章乃能求於人所不知者其異如此來章之孝公謂神實惠之錫之老叟告以光語信哉元和十三年作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三十二（一作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為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訓兆之曰（訓持康切一作利）金食其墨而火以貫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貫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是適吾墓（一云於是）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葬焉（葬祖悅切說文朝會束芊表位曰葬春秋置芊葬坐）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緅將侯切青赤色）凡自冢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恫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興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漸

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蔡師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

銘曰

謝也挈之（挈音契鑱也）信也絶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恫音通說文痛也）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皷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音亡在外而望其還也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沸盈其銘旌爾勿忘

故温縣主簿韓君墓誌

弓高侯韓王信之子頹當也鄆州公及著作郎與萬州史表亦不詳其名君之弟二長曰豐季曰泰泰亦為祠部郎中云貞元十六年作

有故唐温縣主簿韓慎字某漢弓高侯其先也徙于南陽傳世至今唐侍中諱瑗克用貞亮奮于國難侍中兄子鄆州刺史諱某某生御史著作郎諱某某生尚書庫部郎中萬州刺史諱某嗣以文行大其家業君萬州長子也以父任為建陵挽郎累調授王府參軍襄州襄陽尉至于是邑貞元十六年又調于天官署河陽丞未拜十有一日暴病卒于長安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一日龜策襲吉祔于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禮也先三日外姻家老謀為之志季弟泰哀不能文故託于友焉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為友沒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為愛惟友愛出于孝移于忠施于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書于石曰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辭賤而不壽為善是悼祔于祖考初筮攸告季也之純寘哀無垠終窶且貧（窶郡羽切）控于仁人備物稱家其儀式陳爰相其悲載刻茲珉

東明張先生墓誌

先生自誌世莫得傳然謂吾生天寶年乾元乙酉當是二十一年也明年正月某日葬即元和元年公時在永州作蓋先生死於封而封與永為近也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為長安尉一年授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居

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秘書訣籙聚經籍圖史侔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為碑以誌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克焉以盈言而不為華

光而不為名介潔而周流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反耶去慈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盪莽很悻（悻舊作倖倖音山沈公謂當作悻悻很下懇切悻下耿切很怒也盪音蕩）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頓（上音熊下音萃）蘇聖圖壽（蘇翻規切）離中就異欻然與神鬼為偶（欻許勿切說文有所吹起）頑然以木石為類倥侗（上音空下音同）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虞鳴鶴誄 并序

虞氏之來尚矣在漢則有曰延曰翊在吳則有曰翊仲翔是也在晉則有曰預曰喜史皆有傳至唐則有曰世南即秘書公洎于漢陽世德以昌者君之考終於汚州刺史也作之年月不可考然公謂惟昔夏首羈貫相親又云交歡二紀莫間斯言蓋公生於大歷八年自羈貫而及二紀則當是貞元十四五年間矣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于長安親仁里既克葬于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寔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爰宅上陽其後優游在越為鄉延詡輔漢（詡大羽切）厥定封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曰預曰喜在晉克彰義篤斯文有苾其芳秘書多能垂耀于唐洎于漢陽世德以昌（君先父終汚州刺史）毗贊尚父（尚父郭子儀也）休徽用揚惟我先君並時翺翔洽主記室蔚其輝光實契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寔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

禮是履譽洽于鄉論為秀士（禮命鄉論秀士注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百郡之選叢于京師昧沒騰籍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以謙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羣類振耀于時禍丁舅氏溧淪海沂捧訃號呼匍匐增悲喪有幼主禮或多違孰徇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中敬裳帷萬里來復祗祔于墓遽不淩節儉而有度由其溫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興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于邦家倚閭千里歡咏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歡易地弔慶交戶神明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相親（貫與卅同穀梁子云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通家脩好講道為隣既冠于阼（音祚）思致其身升于司徒及爾繼年交歡二紀莫間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為砥礪（砥音紙）咸去韋弦（史西門豹以性剛急常佩韋以自戒董安于以性寬緩常佩弦以自警）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誄行謀謚（音示行之迹也）惟古之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溫溫其恭維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

君諱字不可得而考惟曾祖寧州公即裴守真也據傳守真之子六次曰耀卿相玄宗又其次曰儒卿即起居郎故誌曰起居郎丞相弟也員外公求之表系其名位俱不詳中丞公即裴行立守真之傳曰曾祖行立而此誌謂與裴君為弟兄其系蓋明甚元和十四年柳州作

河東聞喜裴君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墅（上與切田廬也）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以銘君之出河間邢羣以狀來告曰曾祖諱某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起居郎父諱某尚書刑部員外郎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冊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很難處分之地（分扶問切一無分字）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時為第一天下皆仰以為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聞而不大君以友

悌慈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嗇而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以夭其可問哉君前娶韋氏成都少尹士謨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丞公尤愛卒恒從不幸卒於桂林某舉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寀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奉夫人之喪自萬年來有俟猶異室銘曰

疇之沃沃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明昭次穆丞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實延宜碩而繁不位不年晦于立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權佞抑釋太史是論黜陟異幽邪命以尊神嗇豐福不并于君渭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哀一作不并于君

覃季子墓銘

君之死年月並亡惟公謂柳先生來永州戚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則當是初至永時作也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施智切讀經

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鉤貫豎音樹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鬻音育鬻熊也周人有書名鬻子一卷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溷胡困切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戚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續滎澤尉崔君墓誌

元和九年葬前誌贈太傅崔公祐甫為之祐甫既卒而未克葬故公續誌以書其綫之故云

太傅公既志滎澤君之葬明年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卒一云卒贈太傅無以字滎澤君之嗣曰膺備物具貨入于汴汴陷于戎喪馬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曰太素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

九年移信中一作州猶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縱慢茲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子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縱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柳河東集卷十一

柳河東集卷十二

唐　柳宗元　撰

表誌六首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公永貞元年八月謫永州司馬明年元和改元先夫人卒于永州明年歸祔於侍御之墓表當作于是時其曰叔父殿中君即公為作墓表及墓版文所謂叔父殿中侍御史者是也墓表及版文皆不載殿中君諱唐宰相年表亦止載曰某朔方營田副使殿中侍御史故其名不得考焉公所作殿中墓版文曰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嫌于親作元兄侍御史墓誌雖其名不可考而知其誌侍御之墓明矣公表以諱與者為侍御曾伯祖則與當為公高伯祖而新史公傳及韓文公為公作墓誌皆云曾伯祖若有誤焉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刻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盱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濟房蘭鄜四州曾伯祖諱奭施隻切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

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孝廉颺于河滸（颺音陽）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內而文于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暹暑賦合羣從弟子姓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衍空旱切又虛旱切）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遯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

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忤音誤）猶鞫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工由是貸其問既而以為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罹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五更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謂郭子儀也）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為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為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楨音貞）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世不能容表為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箸而無以奪焉（箸音貯）以為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恥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為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為

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從為宣城四年作閬鄉令（閬音閬又音民珉弘農鄉名）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為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憲府凡周誣諂（一作陷）正士以校私讎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上命先君揔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為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為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羣寃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

子遂莫敢言適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中丁仲切）作鷹鸇詩居三年醜類就殛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為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實參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書郎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為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為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既及（一作乃）宗元貶秩為永州司馬奉侍溫凊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荐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考其次第當與前表同時作其見於記者凡六十八人當以史傳及年表考之其可見者三十有七人信乎皆天下之善士矣

袁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見袁恕己傳）

姜公輔為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貶復為刺史卒（有傳）

齊映南陽人為相以文敏顯用（有傳）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為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善舉職為邪險構扇以貶死（有傳）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為大

官有土地入為太子賓客

杜黄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為相有牆仞不佞以謀克蜀加河中節度（有傳一作加司空出為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厚寛碩大與物無忤為渭北節度入為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　憑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　凝以兵部郎中卒（附楊憑傳）　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强毅仁孝　贊為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後至宣池歙處置使卒　質為尚書郎以侍御史内供奉卒最善文（附穆寧傳）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為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為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顧白其狀以故貶後為尚書郎（附裴遵慶傳）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為刺史廢痼卒

李鄘江夏人果檢自負疑然善為官為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有傳）

梁肅安定人最能為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卒贈禮部郎中（有傳）

陳京泗上人始為諫官數諫諍有内行文多詁訓為給事中上方以為相會感疾自刀廢痼卒（見宰相表盛一作惑）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　弟愈文益奇（愈有傳會見宰相表）

許孟容吳人讀書為文口辯為給事中嘗論事由太常少卿為刑部侍郎（有傳）

李觀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為三司者也其大理者曰楊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為御史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慤人也為御史中丞齪齪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為刺史卒（見宰相表）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為相出使辱命貶刺史復為義成軍節度卒（有傳）

盧羣范陽人雜愽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為任事為義成軍節度卒 有傳

崔損清河人畏慎為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為長者 有傳

鄭餘慶滎陽人再為相始天下皆以為長者及為大官名益少今為尚書河南尹無恙 有傳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中丞復田中丞為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為尚書郎

王紓 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為尚書在宰相之右今為徐泗節度紓有學術 魯直為尚書郎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為言者 舊史附路隋傳

虞當會稽人為郭尚父從事終汚州刺史以信聞

賈弇長樂人善士也為校書郎卒

賈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哼哼 況羽切意與呴呴和樂之義同 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苕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謔式至河南尹苕鄧州刺史惟儉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為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至順宗時為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為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某人舉詔策為長安尉願去官為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為

相罷居尚書有傳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屏棄永貞中召以為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

苗拯工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百存為文學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為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為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書郎秘書少監附柳芳傳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稹清河人至檢校郎官　子羣為右補闕贈給事中有傳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為容州經畧

于中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為諫議大夫見宰相表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貶復為刺史附蘇世長傳

崔芃蒲紅切博陵人善言名理為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困不得位

辛惲紆愼切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東郡人好讀書號為長者後至尚書卒見宰相表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為宣自元均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為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背如右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卿公之叔父嘗銘先侍御史為集賢正字時作集注云為[illegible]其備書本道節度張公乃遣殿中監李輔之致賻侍御史韋重規等救助汝南周公兼事廉居書德以見其一時定禮之盛耶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曾王父某官王父某官皇考某官奕世餘慶蘊而未稔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為善者惑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恒常英風起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當職强毅游刃立斷自少耽學頗工為文既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羣士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撰擇貢士撰息轉切周禮大司馬羣史撰車徒注撰猶擇之也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滿渭北節度使延為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喪主帥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沖漠保神優柔肆儒四方聞風交馳鵠書

載筆乘鶴古說仙者所乘又曰小車乃作參謀出入朔方陪佐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紫銀印宗黨有耀權畧密勿潛機理照完復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隣國是儆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鏹斂力驗切鏹一作儲黔首休息月校歲會古外切莫不如畫庫豐財羨延面切餘也庫一作軍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閫之寄參制其半閫苦本切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公堂無事朝端延首方待以位既而祿不及代冰禮記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政不獲專達周禮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哀哉奔驥騁力中塗蹶足工於阮切曲脚也高鴻輕舉在雲墜翼凡我所知哀慟無極本道節度尚書朔寧王張公震悼沸慕不任于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賵賻甚厚工撫鳳切下符遇切贈死曰賵賻助也行軍司馬侍御史韋重規等匍匐救助事用無闕丹旐素車歸于工京撰期定宅撰息轉切莫有憖素工音慇故友諸生宗人外

姻號慟會葬哀禮咸申克窆玄堂（窆音砭悲斂切葬下棺）掩坎廣輪（工古曠切禮記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顧眄無依徘徊增哀願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耀文章司學徒儒風揚自渭北來朔方戎政閑黠首康冠惠文垂朱裳才不施天茫茫刊樂石篆遺德（一作芳）延休烈垂憲則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公既表殿中君墓版又加詳焉殿中君名諱不可考見先侍御墓表注）

柳氏之先自黃帝歷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為展氏禽氏以食采為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某遺貞白之操表義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某垂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某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太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上音比）故官府誦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北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為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

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畧也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閫委政繄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丙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家姪某等抱孤即位牽率備禮祗奉裳帷歸于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音措）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

孝（孝音絕亦兄喪也）呱呱（呱音孤）泣（泣音日）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以下四事皆舉）修詞以藻德（柳氏之先文行之著者方輿公諱僧習當後魏時為楊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振文而導志以為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為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為紀廣大之志敘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上音鼻下許應切）皆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西史柳惲字文暢好學善尺牘少工篇什有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仕宋為吳興太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舊本云太史諱莊按禮記檀弓下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杜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殯之）率性廉介懷正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柳氏出自姬姓魯孝公子夷伯展孫無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師誕曰惠食采於柳下遂姓柳氏是為柳下惠）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駭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敘而終焉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令君及其夫人卒于大歷建中間葬于貞元十九年公時為監察御史唯辭不載令君之名求之年表亦無可考焉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鄜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所介切）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為太

廟齋郎吏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為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于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夭敎厲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洽于太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絶尤推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為吏部尚書郎庾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于是邑仍會危難至于今乃克返

葬孤某嘗為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君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回知之女德容溫良大歷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喪至于虢舉弘農君之喪咸至于墓窆焉既窆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殺所介切）寒妻子飢僕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為旅人徒跣（音斥）萬里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聲也祿千鍾而悲者曾子也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

（公自永貞元年九月自禮部員外郎轉郴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至元和十年正月召至京師出為柳州刺史宗直與公俱貶死于柳難昌黎集中有宿磨祭兩文觀此志則知非昌黎之作明矣）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為

己師聞惡若己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牘（工音孤下音讀）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愽麗知之者以為工作文詞淡泊尚古謹聲律切事類譔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為工讀書不廢蚤夜以專故得工氣病臚脹（工音閭尺也一曰傳也下知亮切腹大也廣韻腹前曰臚）奔逆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間又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于朝力能累兄弟為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

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為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予道加虐寒數日良已又從謁雨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而（一作也）歸卧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一作既）無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柳河東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第二頁後七行後漢西域傳刊本傳訛志據後漢書改

第三頁前一行故稱戊巳馬刊本馬訛為據後漢書注改

第三頁前三行烏蠻酋帥刊本酋訛首據校宋本改

第七頁前六行狀似龍無角刊本狀訛文據郭雲鵬本改

第九頁前七行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刊本地訛切厲禁訛禁厲據周禮卄人職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祖某官四字刊本脫據校宋本增

第十六頁後八行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刊本立訛示據郭雲鵬本及文苑英華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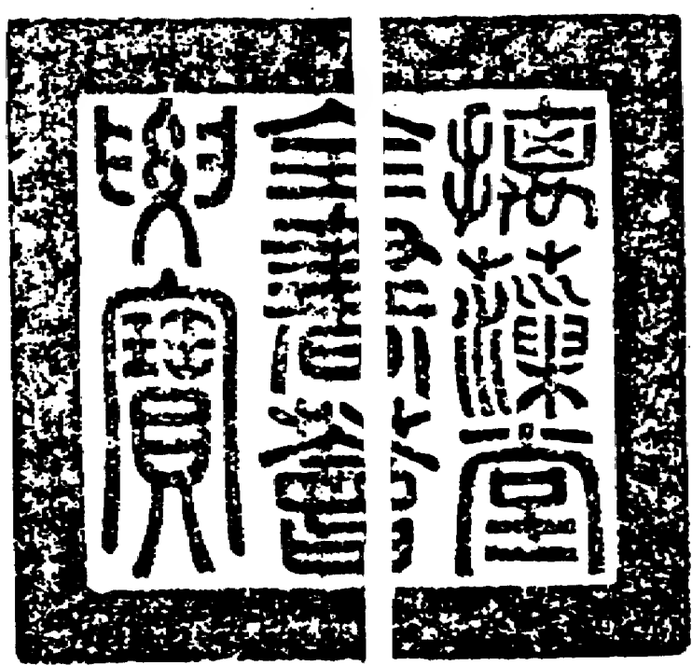
卷十一第十一頁後三行爰宅上陽案上陽號所

都見左傳僖五年晉侯圍上陽注此云虞宅上陽非考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為虞公此上字當是大字之訛

卷十二第七頁後四行其大理者曰楊瑀刊本脫楊字據郭雲鵬本增

第十三頁後五行本道節度尚書朔寧王刊本朔訛朗據文苑英華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刊本版下衍文字案本文末云哀不能文故叙而終焉知舊本題原無文字今據別本刪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歷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乾隆御覽之寶

柳河東集卷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一十三首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公元和五年尚謹永州司馬故夫人卒于永州明年安祔于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先侍御墓表具載夫人之卒則誌表當是同時而作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涿音卓地名也今工谷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之兄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音戮徒播殯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令無適主以葬適音的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既舉葬紼直忍切索也與紼同周禮封人置其紼猶以不肖之辭擬述先德且志

其酷焉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一作氏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涖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祗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家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為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之初天

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竄窮徼吉弔切境也人多疾殃炎暑熇蒸熇呼木切又虛驕呼酷黑各三切熱也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訴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遘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為禍為逆又頑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於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因窮縶陟立切睨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紓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適臨邛令柳君是為公之伯祖銘不載臨邛之辭新史年表亦載曰某為臨邛令而名亦

不傳盥亦不載其子之名而曰然旌德尉史亦不載其名而曰旌德令其不同如此貞元十九年公時為監察御史

夫人姓李氏辨族姓者趙郡贊皇之東祖祖某為某官父冲為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嶷然殊異及笄（音稽女十五曰笄）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剪製之事又能為雅琴秦聲操縵之具（操七刀切漫未旦切禮記不學操縵）婦道既備宜為君子之配偶焉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

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奭自中書以上為宰相四世噫我伯祖以宗胄碩大而齊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修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為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而退于淮滸（音虎水涯之名）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已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為楊子丞疾痺廢痼而沒太原王紓（音舒）今為右補闕潁川陳萇（音長）為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則二壻實參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縗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邛萬里以歲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姑命宗元以為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於我志于我故叙柳氏為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沈幽光（大梁鶉火二星名是年歲星在大梁六月日月會於鶉火蓋以紀年之年月也）風淪夫子嗣又喪（平聲）輕帷不復岷之

陽（鞞此見切或作鞞是卑飾也）兆靈趾棲鳳里艮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烏子（相冢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華山葬之當出二千石）

叔姒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此叔父殿中君之配也殿中君葬在貞元十二年二月公作墓版文載夫人吳郡陸氏時尚無恙也是年冬十一月夫人卒乃合祔焉故曰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云）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笄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撰擇僚寀（撰息兖切）謂我文學掾仲父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沖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毋儀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妾縗就位（縗音崔）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繈緥（上舉兩切下音係）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襄門薄佑神道

不相顧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棄於是月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具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於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夫人公前所誌伯祖妣李夫人之女也前誌云夫人三女皆得良壻校書郎渭南尉陳萇其一也此誌所以具載陳君云貞元十七年公時調藍田尉）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為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命也既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朞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孰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殺所介切周禮國新殺禮以人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於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

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慤而文願以為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為也長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為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為徐州長史祖諱某為清池令考諱某為臨

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不書其卒葬之年月然其文曰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而昏蚤世按裴氏婦嫌以頃元十六年則此文當與裴氏婦誌相先後作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為之誌凡歸于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筭而工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於墓者孫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

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丈辰兩切）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一有歸字）其時事會世難告（一作書）教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紿（音怠工聲數也）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籙書為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為異言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為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

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一無之字）天有知者耶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者耶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一作以）書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作之年月見本篇公時為集賢正字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

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稹業之以貞直以至于金吾府君諱儆（音警）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于家純如也終于夫族穆如也其為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音洛）頻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笄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為妻道也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懥之色（懥音致恨也）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為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任恤之

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舅姑之養用為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眎滌濯羞簠簋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門而以睦于冢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亦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為參軍事不及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己（一有宗字）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紿以少間故二稚未亂（初覩切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亂）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一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

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媼（烏皓切）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為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辭無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貞元十五年公時為集賢殿正字公蓋憑之壻憑嘗為禮部郎中而諸本誤作疑非是觀其祭楊詹事文可見矣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勲郎中諱某司勲生殿中侍御史諱某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憑代濟仁孝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保傅以告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沸慕抱終身之戚焉及許嫁于我柔日既卜（禮記內事以柔日注順其在內為陰）乃歸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嗜稚好言（嗜音逝）始於善謔雖間在他國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嘗怵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況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三歲孕而不育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柔順淑茂宜延于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哀門多釁（音釁罅也）上天無祐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齊斬繼纏哀酷其間冠衣紕米朞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

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為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娩淑姿（婉音宛娩音晚又音免婉也）鏘翔令容（鏘七將切）委窮塵兮佳城鬱鬱開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窒兮

下殤女子墓塼記

（殤未成人也人年十九至十六死為長殤十五至十二死為中殤十一至八歲死為下殤公時謫永州司馬）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為尼號之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為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為成人者然卒夭斂用緇褐銘用塼甓（蒲歷切）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岡之西隅銘曰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

小姪女子墓塼記

（生甲申即貞元二十年死己丑在元和四年公時尚在永州）

字為惟氏為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夭始也無令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夫人王叔文母也公以附叔文貶此銘極所稱道叔文侍東宮諫太子不使言宮市之弊公所謂道合儲后者考新史叔文傳順宗即位不能聽政王伾密語黃門繇蘇州司功參軍召叔文拜起居郎翰林學士與王伾牛昭容李忠言史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韋

執誼作詔文施行時韋執誼呂溫李景儉韓曇韓泰陳諫劉禹錫及公皆為死友叔文母死匿不發喪至宦者俱文珍詰折乃發喪憲宗以太子監國貶叔文渝州司戶明年誅死公之所謂將明出納有彌綸道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豈誠然乎哉叔文既貶公以是貶邵州刺史繼是一斥不振方作銘時係貞元二十一年秋而八月憲宗立遂正叔文之罪豈是時猶未悟耶其後與許孟容書謂是時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公亦悔所不及矣吾昌黎氏之言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誠有得於公之心哉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漢孝景長子也）王有明德世紹顯懿

至唐有文昭者為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慎言為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一有君字）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彝倫舉五經早天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棄萬姓嗣皇承大位

公居禁中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繇蘇州司功參軍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關塞有和均肅給之效內贊謨畫（一作謀謨）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知道之士為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祗敬以承上嚴肅以涖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下為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既壽而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祔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毘邦人是望（平聲）若若紫綬榮于高堂惟昔孟氏號為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懿懿夫人維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龜閟此顯魂（閟音秘）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新史崔仁師傳貞觀初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指文黨景係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械為具食飲湯藩以情評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曰治獄主仁恕故務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宜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國吾願也田是知名仁師崔簡二世大父也公誌簡之女故以仁師議刑不苟而銘焉公時在柳元和十二年作云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為朗州員外司户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為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諸女蓬垢沸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恩其故他姬子雜已子造次莫能辯無忮忌之行（忮音寘恨也）無犯迕之氣（迕音午逆也）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朞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吏大赦方北遷而其室已禍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畢祖曰某官毅唐興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曰老女子子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

予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玄不績簡之溫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稔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異憐兄公（一作子）是怙夫屬忻然髮髦峩峩（髦音被鬢也髦音弟）籩豆維嘉烝嘗賓燕其羞孔多有苾有嚴（苾薄必切香也）神饗斯何奚仲仲虺胡祐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訛淑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

（其族系不得而考公時刺柳州作云）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堋（音朋又逋鄧切埒也）用元和十四年月日子某為石刻而納諸壙

馬室女雷五葬誌

（葬不詳其年月其曰葬永州元和間公為司馬時作）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纊音曠文繡不類人所為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修嚴恒若簪珠璣衣紈縠工音丸下胡谷切寒然不易為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為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惠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於墓具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閔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為砂書玄塼追而納諸墓

柳河東集卷十三

柳河東集卷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對五首

設漁者對智伯

按史記世家及考之通鑑晉自昭公以後六卿強宮室卑六卿韓趙魏范中行及知氏是也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晉益弱定公十一年范中行反晉君擊之范中行走朝歌出公十七年智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伐之四卿遂反攻出公奔齊智伯乃立哀公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請地於韓康子致萬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復與萬家邑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智伯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使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而分其地迹其事而觀之智伯貪而無厭卒抵

于敗公之設為漁者之對其切指一時之事情也至矣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一作于晉陽智伯瑤音搖智伯名號襄子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連取馬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鮒鱮鱣鱯者鮒音沙小魚也鱮音叙大魚似魴而鱗弱鱣知連切音氈鯉也江東呼為黃魚鱯音偃說文鮥魚也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龍門山名在絳州同州之界伺大鮪焉鮪音洧鮥也似鱣大者名鮪小者曰叔夫鮪之來也其魴鯉數萬魴音房赤尾魚詩魴魚赬尾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螭丑知切似龍而無角者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鰭音耆魚脊上骨顛倒頓踣音匐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牟孔切心迷也環坻溆而不能出坻音墀水中高地一曰小渚也溆音叙水浦也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巨鉤錯沒而下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碣音竭山名在平州盧龍縣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求大鯨焉海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音交海魚也逐肥魚於渤澥之尾渤音勃澥胡買切說文海之別也震動大海簸掉巨島簸補過切掉徒了切島都皓切水中有山曰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吸妹悅切說文嘗也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威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立為師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按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是無異鮒鱮鱣鮪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

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鱠音檜細切肉也）刳其腸（刳音枯）斷其首而弃之鯤鮞（上音昆下音而）遺脅（羊晉切）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於盐切又於艷切）驅韓魏以為羣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儆然（儆魚到切倨也亦作儆）以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一作韓）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云云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遂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韓趙魏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段規深怨而造謀（初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及智伯圍趙氏桓子康子遂與趙襄子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段規康子之相也）主之不悟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上音寒鄲音單趙之所都也）鬣推於安邑（鬣音獵安邑晉地即今之絳州夏縣也）胷披於上黨（趙之地也）尾斷於中山之外（中山其後為趙所并）而腸流於大陸（澤名在深趙二州界而濱河）為魚鱉（上音鮮下音槁二字並出周禮）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悟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觀公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時元和五年也對雖不紀年月其在永州作明矣）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屯徒渾切聚也嘔音歐又於口切泄音薛）藏石走瀨（音賴水流沙上也）連艫糜解（艫音盧舡頭也）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音筮）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出甘州東坡云自州北西至肅州）秦有水掎汨泥淖（掎舉綺切偏引也汨音骨淖女教切泥也）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眙丑吏切直視也睨音詣邪視也）淺深險易（以豉切）昧昧不覿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出原州高平縣岍頭山一名崆峒山至同州界入渭）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名曰黑水（通典出甘州張掖縣雞山）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

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一作舊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子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乃至泉所酌而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螺盧戈切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海中蚌步項切蜃屬釋文蛤也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闖闖以守汝闖丑禁切馬出門皃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鑠式灼切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音易蜥蜴也釋文似蛇四足去足真蛇也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黙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嘆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晁太史無咎取以附變騷其傳曰宗元之所作亦對襄王問宋玉難之義而託之神也宗元以謂我愚而路有得於我路亦當愚故言已愚可以累神者而神受之然補之書論宗元固不愚夫安能使路愚哉竭其智以近利而不獲既困矣而始曰我愚柳宗元之困豈愚罪邪夫古之人臣正言為國犯難得死惟晁錯為愚哉故後世咸曰錯為一身謀則愚為天下謀則智惡夫士之喜權者幸而進則曰智無以過我不幸而退則曰愚無以過我是進不失利退不失名故錄宗元此對極智愚之

辭以俟後之君子

對賀者

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貶永州司馬既至永州後作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唁宜箭切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偲音思相切責也又七才切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嗣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倡音昌佯音羊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疾智切又才詣切目眥也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新史杜兼傳書其為濠州刺史豪侈橫恣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殺之二人無罪死衆莫不寃之此或人之問有及於枉殺無罪士二人者即史之所書也公乃取其能辨鍾離令之讒且訣使無罪之僚咸得自達則史之所不書者也韓昌黎銘杜兼墓而二事皆不書特著其世緒為詳豈以其善不足以掩其惡故併二事而略之吾嘗疑焉惜乎公之對缺而不全無以見公終有以去取微顯之意矣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何哉曰杜兼為濠州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蓄貨足慾吾以為唐檮杌饕餮者亡以異檮音濤杌音兀饕音吻餮音鐵古之四凶之二者春秋注檮杌頑凶無嘻匹之貌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而卒入為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

訣日狀其僚之過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無有其僚因惴恐（惴之瑞切憂懼也）以俟謫怒於上令日施施自負曰州君將我除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訣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歟誠然不為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已其為過章章者凡天下皃童

後闕

天對

天對非徒作也屈原有天問公以對也原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遷之原彷徨山澤經歷陵陸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瑋備侂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然其文義不次叙讀之茫然王逸為之叙有曰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此逸之語也至公乃為之對閒斥王逸之失始讀之亦莫曉其義以天問之意參而求之章決句斷問答之意昭然義見用疏公天對之言而附天問之語於下兼乎衆說以昭其義公之所以斥王逸之失者兼存之庶易以考焉若夫文義之不叙則漢諸儒所不敢易也

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此對天問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謂太始之元初無傳也）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此對天問之謂天地未形本無言也）曾黑晰眇往來屯屯尨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此以對天問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謂日月晝夜陰陽明晦惟元氣存也馮翼惟像淮南子曰天地未形馮馮翼翼言未形也魯音忽晰音淅屯株倫切）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泠交錯而功（此對天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益取殺梁子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之意王逸以謂天地人非也泠音零）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輾（一作運輾一作轉輾）渾淪蒙以圜號（此對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謂天圜九重取陽數也輾胡果切）冥疑玄釐無功無作（此對天問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烏傒繫維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漭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此對天問幹維焉繫天極焉加謂斗極居中央如太玄所謂天圜地方斗植中央也王逸以謂極際恐未然漭莫浪切）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宏（一作完）離不屬焉恃夫八柱（此對天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謂天維以八山為柱非所恃也亹音尾）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巧欺淫誑幽陽以別（此對天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謂九天者雖東方曰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

鬻天中央鈞天其別雖九而對以為不然也無隈無隅曷憎厥列此對天問隅隈多有誰知其數謂天地方隅不可以數窮也隈烏回切憎牟孔切折一作坼筭剡蓬午施旁豎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為焉以告汝此對天問天何所沓十二馬分筭音專楚人折竹以卜謂之筭蓬音廷葦莖也意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一歲日月十二會固自若也沓合也言天地合也規燬魄淵太虛是屬綦施萬熒咸是焉託此對天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謂日圓而明月生而靜星若綦熒無所託也燬音毀輻旋南晝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仄平施旁運惡有谷汜此對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謂日猶輻旋軸奠烏可窮其出次日晨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汜也汜音凡又音泛汜水涯也祀又音泛汜水涯也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此對天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謂日之明晦不可以里計也燬剡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此對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謂日之失光莫並唯月明既極則魄哉生不可以死育測也儷音麗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此對天問厥利惟何而顧兔在腹謂月中有兔玄陰之所感也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此對天問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王逸云神女也無夫而九子漢成帝紀應劭注畫室畫九子母或云即女歧也怪瀾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此對天問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

疫鬼也謂氣乖則致癘氣和則致祥鬼非有定處也漏綿埤切水流貌明焉非闢晦焉非藏此對天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尉角亢此對天問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謂東方蒼龍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晦明固自有經度也晉志云左角為天田主刑亢摠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繆音蚪躔澄延切惟鮌鐃鐃隣聖而孽恒師厖蒙乃尚其圮此對天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謂鮌之不任治洪水衆論不明不察其方命圮族而舉之也鮌音袞鐃女交切圮部鄙切后惟師之難矌頪使試此對天問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謂四岳舉鮌堯曰吁咈哉僉曰試可乃已非樂於用之也課試也矌音賓恨張目也頪阿葛切臭莖也戚頪也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投弃于羽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鵠龜肆喙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蕖夫固不可以類此對天問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謂鮌既殛于羽山玉鳥之所曳銜而其子有禹之聖蓮生泥中自不類也息壤史記索隱曰山海經啟筮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招音翹舉也漢書以招人過鴟與鴟同胝躬躄步橋楯勸路一作踣厥十有三載乃益考醜宜儀形九疇一無宜儀形三字受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此對天問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謂禹胼手胝足勤勞底績以益覆其父之惡數九疇錫元圭唯繼鯀之氏

而不法其謀也脛張尼切說文腫也一曰簡也蹙蒲結切跛也勔羊至切勞也行鴻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絶淵然後夷于土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此對天問洪泉極深何以實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謂禹行洪水既平降丘宅土不待寘塞從民之所宜咸則三壤而成賦中邦也隤徒回切寘音田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此對天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蓋王逸注或曰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從而治之對以爲不然也畚音本鍤測洽切圜燾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爲此而以恩天極此對天問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謂共工與顓頊爭怒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地柱折故東南傾對以謂非康回可得而傾也圜與圓同又音旋州錯富嫗一作媼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庳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慘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敝敝又何溢爲此對天問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謂九州川谷錯洿各有其勢水之東流回環其理自不溢也慘音燥滲所禁切渴戶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頌洞而課一有校字脩長茫忽不準孰衍孰窮此對天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廩其衍幾何謂不可計其脩衍也頌音容又胡動切廩音羞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

首虎齒爰穴爰都此對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謂崑崙之顛曰縣圃元氣所出上通于天非人迹可至也崑音昆崙音論尻丘刀切增城之里萬有三千一作千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辟啟以通茲氣之元此對天問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淮南子謂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五千里故一寒一暑氣所從出西北天門又氣之所通也增讀作層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此對天問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有幽陰無日之國龍銜燭而留照之惟若之華稟羲以耀此對天問羲和之末揚若華何光謂羲和日御也若木依日而光耀耳狂山凝凝氷於北至爰有失洲司寒不得以試此對天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凝音蒙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達有虬蜼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此對天問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王逸云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對言石胡不林往視西極則石林在西然吳都賦有注云石林在南二義不同虬龍王逸云焉有無角之龍而負熊以遊戲者嘐古包切蛇音移蜼邑危切虬音糾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儵忽之居帝南北海此對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王逸云雄虺一身九首速及電光儵忽電光也柳先生云非是義在莊子甚明然招魂云雄虺九首儵忽往來吞人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嵎之守其橫九里此對天問何所不死長人何守王逸注括地象云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也

禹會諸侯彼後至使守封嵎之山嵎音虞有萍九歧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梟此對天問靡萍九衢梟華安居柳先生云衢歧也山海經多言其歧五衢王逸以謂生九交之道恐誤又浮山有草其葉如麻赤華即梟華也梟想里切巴蛇腹象足覯一作觀厥大三歲遺骨其修已號黑水淫淫窮於西羌玄趾則北三危則南此對天問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山海經言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黑水出崑崙山玄趾三危皆山名在西方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僭謂不死此對天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漫汗並平聲鯪魚人皃邇列姑射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此對天問鯪魚何所甿堆馬處山海經云鯪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甿堆當為雀甿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以為奇獸誤甿音祈鯪音凌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一作早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羣鳥是解此對天問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柳曰山海經云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問作烏字當為烏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烏也禹懲於續盆婦亟合胺離厥膚三門以不眩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卒燥於野民攸宇一作字攸曁此對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盆山女而逆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慾而不同味而快鼂飽謂禹娶盆山氏之女雖念繼嗣之重而勤勞不顧家非徒厭飽快一朝之情蓋欲民安其居也盆與塗同與駒同彼呱克臧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為叟耆曷咸曷孽此對天問啟代益作后卒然離盆謂益避啟於箕山之陰此天意也初何憂焉離遭也盆與孽同憂也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克害此對天問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窮而無害厥躬謂啟之賢民賴以生誅有扈氏之叛而無敢害者益革民艱咸梁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垢休居以康食始不失聖天一本無聖天胡往不迪此對天問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即書所謂禹曰余乘四載暨益奏庶鮮食暨稷奏庶艱食鮮食孫民乃粒之意垢巨至切堅土也啟達厥聲堪輿以呻辯同容之緒帝以賀嬪禹母產聖何謳厥旅彼淫言亂噣聰賊以不處此對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據王逸注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益所作樂也陳列宮商之音對云帝以賀嬪義之不同如此何勤子屠母王逸云禹腦剖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墜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對謂無此理堪輿天地也呻音申賀音茂謳拍逼切噣音燭又陟牧切賊古獲切夷羿滔荒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此對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謂夷羿弒夏后相非天意也震驚厥鱗集矢于皖肆吽帝不諶失位滋嫚有洛之嫮馬娶有姣此對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嬪王逸曰洛嬪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

於水旁羿見射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云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接也鷄音景皖戶版切明星也嫚音慢嫮音護夸夫快殺鳥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苦喉而濫厥福此對天問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謂羿獵射神豨蒸祭天帝而天意不順也馮挾也珧弓名也豨音希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弃于野俾姦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此對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謂寒浞羿相也浞娶純狐氏女浞謀殺羿而羿徒恃其弧矢而不悟也鮌殛羽巖化黃而淵此對天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謂鮌既殛死化為黃熊入于羽山淵也于一作予宜播殖稷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硕厥祀後世是郊此對天問咸播秬黍蒲菫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謂鮌既不能平水土使民得播種鮌既殛死禹乃嗣興以永厥祀也菰音酤菅音官蘆音芦徼音澆王子怪駭蜺丕徹以圖民以讙以都堯酷厥父厥子徼一作激以功克形茀裳文褫操戈猶懵夫藥良終鳥號以游奮厥箠筐曾漠莫謀形胡在胡亡此對天問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縱橫陽離爰死夫烏何鳴夫焉喪厥體此又屈原記其祠堂之所見故曰胡為此堂王逸云崔文子學仙于王子僑子僑化而為白蜺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文子覆之以敝苣須臾化為大鳥而鳴此對所謂形胡在胡亡也蜺雲之似龍者茀雲之若蛇者蜺音霓茀音佛褫丑豸切奪衣也陽潛而曇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此對天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注云萍雨師之名曇取亂切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此對天問撰體脇鹿何以膺之王逸注云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云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常以恬夷舟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此對天問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窄測格切澆嫪以力兄麀聚之此對天問維澆在戶何求于嫂澆音梟嫪郎到切麀音憂康假于田肆克宇除既裳一無此二字既舍宜咸墜厥首此對天問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王逸注謂少康因田獵襲殺澆而斷其頭女歧澆嫂也與澆淫佚共舍宿止少康夜襲之得其頭以為澆因斷之故此對謂咸墜厥首者湯奮癸旅爰以傴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此對天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謂湯伐罪弔民征自葛始傳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傴傴羽切康復樁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此對天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言少康復樁物滅斟尋氏如覆舟之易也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處暴娛以大啟厥伐此對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焉謂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民弃不保馴致南巢之伐也瞽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玹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于嬀之汭此對天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蚍告

二女何親謂瞽叟仇舜而鰥在下堯以二女妻之也儷音麗嬀俱為切汭音芮姚舜姓也紂臺于璜箕克兆之惟德登帝師以首之嬀軀虺虩古一作以類之胡日化七十工獲詭之此對天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嬀有體孰制匠之謂紂為玉臺十重而箕子知其必亡伏羲以德而民登以為帝女嬀蛇身人頭一日七十化對以為詭也璜音黃嬀公蛙切舜帝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此對天問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謂象欲殺舜而舜弟之雖欲肆其犬豕之心而終不能害舜且封之有庳而富貴之也眡讀同視斷魚斤切富一作當嗟伯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謂吳國得賢者如太伯讓王季而居南嶽之下仲雍亦去而之吳而文王立二子為可嘉也空桑鷃殷諂羹厥鵠惟輒知言瞷焉以為不此對天問緣鵠鷃飾玉后帝是饗謂人謂伊尹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鷃以事湯唯孟子謂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瞷居苋切視也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降厥觀于下匪孽孰承此對天問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孽謂以仁格愚人將不謀而從如叢雀淵魚焉相湯以咸功者非伊尹孰承之也孽音至伊尹名也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謠此對天問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謂鳴

條之伐南巢之放如民之癰疽決而膚革平安無不說者疣音尤譽狄禱禖契形于胞胡乙轂之食而怪焉以嘉此對天問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嘉謂簡狄帝譽之妃也待譽於臺上有飛燕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譽音告禖音梅天子求子之神曰禖禮祀高禖是也胞音泡轂苦候切該德脩孝一作考蓐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形以司慝此對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王逸云該包也父契也柳云該為蓐收王逸注誤按禮記注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國語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覺召史嚚占之史嚚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所取者本此收正矜矜澆扈爰踣此對天問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謂少康終能滅澆祀夏配天也有扈澆國名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此對天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註云干求也舞務也言夏能求協時務柳對之義不與王說同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嗇寶被躬焚以旗之此對天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謂紂為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憂懼癯瘦而反形體曼澤平脅肥盛宜其不免於蹈火而死也騃五駭切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此對天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謂有扈氏釋牧豎而為諸侯也民仇焉寓一作寓啟牀以斮此對天問孽牀先出其命何從謂有扈氏不安於民故啟孽之於牀而殺之也斮側略切斬也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丕號以瑞此對天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云湯能踵啟之德天嘉其志田獵而獲大牛之瑞公以謂非湯之德不

能致是也卒營而班民心是市此對天問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謂湯往營班祿所以交民心也王逸云營得也班適也言適施祿惠於百姓也解父狄淫遭慝以振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此對天問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鰲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云人有循昏微之性為夷狄禽獸之行而不能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也居父聘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淫佚肆其情婦人則引詩而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鰲鳥萃棘也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媿也公對之意蓋取諸此謂遣愿慝之婦寧得不振也墓門有棘見之詩象不兄龔而肆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此對天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謂象雖浚井全廩肆害舜之謀而舜不藏怒又封之有庳以紹厥後也革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尹非妃君之知臣曷以不識此對天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以為小臣伊尹也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丐伊尹因得有莘氏之女以為妃對之意以為湯東巡得有莘氏之女則有之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為不然也妃音霏又音配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此對天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王逸注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娠身夢神女告之曰白竈生竈亟去無反居無幾何白竈中有生竈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對之意以謂不然謂為是說者是蠹亂厥聖詭說害正未有盡邑以墊而伊可生也蝎音曷木中虫又許揭切蠹虫也譯音亦墊你念切書下民昏墊湯行不類重泉是囚此對天問湯出重泉夫何罪尤謂湯之行與桀異故囚之重泉重泉者地名也違虐立辟罪德之由師憑怒割癸挑而讎此對天問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謂湯之德與桀異從衆欲以割正有夏桀實有以啟之非湯之所忍為也挑音桃膠鬲比驂雨行踐期捧盎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此對天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此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朝誅紂不失期也此對之意以謂武王不失期而行猶以水救火人無不從如鷹鳥之羣飛無不集者詩云唯師尚父時惟鷹揚驂與聾同凌之切福也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民父有聾嗟以美之此對天問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謂武王孟津之師秉黃鉞以誅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初不以為喜也雖幸武王順天應人敏福錫民而咨嗟之詞雖美之而實戒之也考之周書其詳可得而推矣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圮之此對天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謂武王之仁足以庇民而紂之不道衆所共弃也咸遣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誰舞靡之此對天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謂天下咸避虐政而干戈攻伐之器皆爭先而行前歌後舞鼂藻雖呼奮

擊其翼而不自知也水濵翫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此對天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謂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於楚楚人沈之而不復還傳云君其問諸水濵是也昭王之南遊也為越裳氏獻白雉王之德不能致故親往迎之初豈有是理也哉穆懵祈招猖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紿娛戴一作戴戴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騁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歃王其牛馬之濡以洗王之足遂宿于崑崙之阿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此對問之所交譏也儒一作孺賊厥詵爰麋其弧幽禍拏以夸憚褒以漁淫嗜蔑殺諫尸謗屠孰鱗蘂以徵而化黿是辜此對天問妖夫曳衖何號于市周幽誰誅馬得夫褒姒蓋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麋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者以為妖而曳戮之於市此閟之所從始也褒姒周幽王后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告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精而告之龍亡而蘂在櫝而藏之夏亡傳商至周不敢發也至厲王發而觀之蘂流于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時被戮夫婦夜亡聞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遂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竟為犬戎所殺此對問之意蓋罪幽王淫刑嗜殺以自取滅亡未可盡歸妖夫化黿之徵也麋於琰切山桑也蔑莫結切蘂淩之切黿魚袁切似鼈而大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此對天問天命反側何罰何祐桓號其大任屬以微幸良以九合遽孽而壞此對天問齊桓九合卒然見殺謂齊桓九合諸侯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卒至見殺非天道之無常亦其自取然也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寵干異名死雷濟克后此對天問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而賜封之金謂紂自惑亂弃賢用讒比干諫而死雷開佞而用也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此對天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謂文王之德純一虞芮質厥成而天下無異志鞫音匊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此對天問梅伯受醢箕子佯狂謂梅伯紂之諸侯數諫而紂殺之箕醢其身箕子被髮佯狂不願仕也此兩語疑當與前紂讒諂是服事文理相屬對亦隨問意耳弃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失盍崇長焉既歧既嶷宜庸將焉此對天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氷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謂稷生而神靈天實厚之后稷之母姜嫄氏見大人之迹履之遂有娠弃之氷上有鳥以翼覆溫之詩曰誕寘之寒氷鳥覆翼之可以見天之厚於稷者如此故其生也馮弓挾矢閟之也嶷魚岌切紂凶以啟武紹尚焉伯鞭于西化江漢滸易歧社以大國之命以祚武此對天問既驚帝切激何違長之伯昌號衷東鞭作牧何令徹彼歧社命有殷之國謂紂有凶德武王能紹后稷之業文王之東政化于江漢之國易歧社以正天命也踰梁槖囊糧仁蟻萃此對天問何能依謂文王始與百姓遷於歧山之下民皆歸之如蟻慕糧也遷藏就歧妲滅淫商痛民以亟

去此對天問殷有惑婦何所譏謂紂為妲己所惑流毒于民民皆去也妲當割切痛音通肉梅以頒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此對天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謂紂醢梅伯以賜諸侯西伯所以訴于天此天所以親致紂之罰斃殷之命至於絕而不續也殄與弥同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歧目厥心瞭眡顯光此對天問師望在肆昌何志謂太公望姓姜名牙隱於屠牛漁於渭濱有諸中而形諸外惟文王以心識之奮刀屠國以髀髖厥商此對天問鼓刀揚聲后何喜謂呂望鼓刀在肆文王親往問之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髀音陛髖音寬賈誼傳曰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此對天問武發殺商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謂武王戎殷欲救民於虐焰中在文王則栗栗危懼有所不敢在武王則不敢不敬承文謨以卒此武功也故載文王木主以討紂有不得已焉申諧不列恭君以雉胡蟈訟蟯賊而以變天地此對天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王逸云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後母驪姬所譖遂雉經以自殺而敬君也豈讒說可以變天地哉雉如字禮記正義云雉牛鼻繩或曰雉遇獲多自死蟈弋君切蟲名說文云側行者蟯音堯說文虫在人腹者以二虫譬驪姬之譖耳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此對天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謂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孫不能恐懼以自弃則將祐下民而作之君所不免也湯孽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

末克庸成績此對天問初湯臣孽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謂進用伊尹禮樂祭祀緒業流于子孫使昧其經始之闕不自昭其明德卒終無以成其功也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益德邁此對天問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謂吳王闔廬也闔廬名光壽夢之孫也言闔廬少小被放於外不得立及其壯大終能厲其武勇以大吳國也傍音旁徨音皇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此對天問彭鏗斟雉帝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王逸注謂彭祖進雉羹于堯堯饗食之以壽考至壽八百猶自悔不壽謂枕高而睡遠也對之意以謂無是理焉蜩蠅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此對天問中央共牧后何怒蠅蟻微命力何固王逸注云中央之州有歧首之蛇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噬蠅蟻有蛣毒之蟲負力堅固屈原以喻夷狄自相攻毒固其常獨當憂秦吳爾此對之意亦然故取二虫以為喻蜩胡對切說文蜩蟬也螫施隻切細腰蜂也博物志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虫及阜螽子抱而為巳子云萃回禍偶昌鹿曷祐以女此對天問鷙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言昔有女子采薇采有所鷙而走北走至於回水之上而得鹿其家以昌對以為避禍而得鹿亦偶然耳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厥車卒逐以旅此對天問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謂秦伯之弟鍼也言秦伯有噬犬弟鍼欲以百兩車易之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王逸以百兩為全非也鍼說文通作針咨吟于野胡若之很嚴墜誼殄丁厥任此對天問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此已下天問之言皆屈原自道者言其放逐于野書壁所問暮訖日暮欲

去天大雨雷電自解曰歸何憂乎對亦憫其當此禮義消亡之時也很戶懇切很戾也合行違匿

固若所咿嚘忿毒意誰與此對天問伏匿穴處爰何云謂屈原伏匿草野尚與詞怨憤欲何為也咿音伊嚘音憂醜齊徂秦咱厥詐讒登狡庸咈以施此對天問荆勲作師夫何長謂楚懷王之時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惠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使楚絶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舉兵伐秦大敗於丹陽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時秦昭王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諫之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信子蘭言竟行遂死于秦此對之意所以詳言原當日諫之不聽以至於斯云爾

甘恬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此對天問悟過改更我又何言謂原雖苦

諫而楚王不聽剛愎不化以及於敗亡而不救也愎蒲逼切很也闔綽厥武滋以侈頹此對天問吳先爭國久余是勝謂吳闔廬與楚相伐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楚之不信用賢人以至於敗者非一也於菟不可以作台焉庸歸此對天問何環穿自閶社丘陵爰出子文鬬投於菟楚令尹子文也問對皆哀今無此賢者但任子蘭之徒也於音烏菟音徒欵吾教之閼以旅尸此對天問吾告堵敖以不長柳自注云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王逸注以謂堵敖不長楚賢人大謬然考之左氏莊公十四年楚子如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則堵敖成王之兄而非文王之兄也公之注亦誤矣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此對天問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謂原苟無尚名之心則天問曷極其辭如此一明羆太史無咎本作僉

姑不失聖人胡往不通嶷云宗元博學無不窺又妙於辭頗愛離騷之幽獨能高尋遠抉其有所得如墜雲出淵於原之辭無疲焉此唐以來離騷之雄也蓋屈原作離騷經楊雄為反離騷補之嘗曰非反也合也而宗元為天對以嬈天問雖問對非反其於發揚則同離騷因反而始明天問因對而益彰凡設疑以稽合則遠者邇昧者曉恍惚者而屬而義於是焉白則反與對皆以明原者也非反者獨異也是嘗取以續楚詞其系雄與宗元之意同也又太史公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盜跖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亦皆人天問之意也書曰天畏棐忱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夫既以謂天輔信則宜常矣而又以謂天難信而不可常何哉天未始不信而以民之作德者不常故天之吉凶或反倫而要其終天常輔信則靡常者每常昔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故論天者必於其定則天可以不問而誠著抑屈原雖不忍濁世而自沈苟以意逆志亦必不肯以其身趨醢故離騷之際未免於憂患而辭皆微天問雖假怪物行事揆理之不合者以寓其疑而凡天之所以不合而原疑者孰愈於人事之吉凶哉此原所欲問而難斥者也故因天對頗推本之以廣原之意云

柳河東集卷十四

謹案卷十三第五頁後五行諸姑命宗元以為斯志刋本命訛合脫宗元二字據文苑英華改增

第十五頁前五行故尚書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案文苑英華無故字誌文作墓誌銘與此異

卷十四第三頁後四行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刋本五訛三撫郭雲鵬本作五卿注云即范中行韓趙魏也今據改

第十二頁後六行夫焉取九子刋本取訛配據郭雲鵬本及楚詞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汙塗而蕖夫案蕖夫疑當作夫蕖

第十七頁前五行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刋本拘訛枸據楚詞改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穆王巧梅刋本梅訛珮據楚詞改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謂枕高而睡遠也刋本睡訛唾據楚詞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濚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
謄錄監生臣范　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答一十首

晉問

平陽堯之所都即晉州之地唐蟋蟀詩曰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其風俗淳厚可知矣公晉人寔以堯之故都為重故設武陵之問而悉以晉之名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固二曰晉之金鐵甲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強可恃四曰晉之北山其材足取五曰晉之河魚可為偉觀六曰晉之鹽實可以利民七又極言文公霸業之盛猶未免乎假仁義以用天下其末也以堯之遺風而終焉吳子離席拱手非特無以難且敬拜以受賜玩其意而觀其辭其為文可謂工矣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一有封字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太行之行在澤州晉城縣南又云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則此山當在二州之界也猗舉綺切偏引也首陽起之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東黃河迤之黃河之源出自崑崙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至於德州而入于海晉地蓋當河之曲也迤移爾切邪行也大陸靡之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即

隋大陸縣地有大陸澤又云深州有陸澤縣大陸亦在此則此澤當在二州之界也靡釋云靡旻也或巍而高或呀而淵呀虛牙切張口也景霍汾澮上音焚下音檜以經其壖而宣切說文城下田也汾澮即汾水耳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撑拒上抽庚切衷柱也下音巨捍也聱岈鬱怒焉聱玉交切語不入也岈許加切峪岈山深貌一本無焉字若熊羆之咆熊音雄羆音碑咆音庖嗥也虎豹之嗥音豪終古而不去攫泰搏齊攫厥縛切持也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一作軀壓振振業業觀闕蹀戶觀七慮切伺視也蹀達協切蹈也惕若僕妾其按

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之翔舞戴余專切與鳶同洄水之容與洄音回漩洄也釋文逆流而上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蓄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黃河見上注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匈奴單于在晉之西衝奔太華太華即華岳也在晉之西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胡對切釋云散也瀆濁靡沸瀆音汾又房吻切瀆湧也鼉鼉詭怪鼉音元似鼈而大鼉徒河切水至力至猛能攻陷河岸于于汩汩騰倒軼越軼音佚侵駃也委泊涯涘音俟水厓呀呷欿納呀虛加切張口呷迄甲切吸呷也欿呼合切歙也

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彝呼宏切撼鴿于嶁撼戶感切搖也鴿諸韻無一本作頷音憾釋云頤下也嶁音戛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滿泙洞踏者滿拔朋切水激有聲泙白明切水聲與洴通踏音沓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轤之所負軸音逐轤音盧轤舡前次擢處軸舡後施柂處又漢律名舡方長為軸轤二字皆當從舟檀檣之所御檀傳江切檣音牆舩桅也鱗川林壑隱雲遁雨瞬目而下者瞬音舜搖目榛榛沄沄榛一本作溱並音蓁沄音云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子犯曰晉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先生曰大鹵之金鹵音魯太原晉陽縣棠谿之工棠谿屬蔡州火化水淬取內切滅火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鍛為鈎為鏑為鏃為晏本少一字別本無為鏃為字為鏃出太白徵蓐收名招搖伏蚩尤太白招搖蚩尤皆星名漢志太白兵象也晉志招搖主胡兵隋志旋星散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蓐收天之刑神肅肅褷褷山宜切一作祁祁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

熒浩浩弈弈淋淋滌滌淋音林以水沃也滌音迪洒也熒熒的的熒音螢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音調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式的切雲破霄跕墜飛鳥跕的協切漢書飛鳥跕跕墮水中釋文跕跕墮落也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音注周禮考工記函人犀甲七屬乃使跟趫跟音根足踵掖夾之倫夾音挾服而持之南瞰諸華瞰苦濫切遠視也北聾羣夷聾質涉切失氣言也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冑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

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曹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此為先軫之言恐誤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左氏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注屈地生良馬故以為名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兢兢音說進也溶溶音容紜紜輜輜轔轔輜音雷轔音隣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駹莫江切雜也黯然而陰黯音掩炳然而陽若旌旆旗幟之煌煌幟音侈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蹶音致跲也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盪音蕩又他浪切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迴食野赭音者赤色浴川蹙浪噴震播灑噴普悶切鼓奥也灑音洒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惝怳上齒兩切本作儻下許往切惝怳狂貌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坌躍坌蒲悶切千里相角風駭霧鬣駿祖紅切鬣音獵斷山抉壑斷音燭斫也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倪結切

鬬目相剔聚溲更噓昂首張齗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上古了切下爾絡切仰乳俯齕下沒切齧也蟻雜蠅集上音終蝗也啾啾濛濛七立切上林賦濛濛鼎沸啾即由切聲也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見上注御以王良王良晉之善御者超以范鞅范鞅士匄之子即獻子也軒以欒鍼欒鍼欒黶之弟已上四公皆晉之臣也欒音鸞鍼音鈐又諸侵切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左傳昭公四年楚使椒舉求盟于晉晉侯弗許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司馬侯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冀北即冀州之北

其說

請置此而新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瀋液不行瀋昌枕切汁也液音亦津液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歆傾磵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巑徂丸切岏吾官切巑岏山銳貌杪音眇釋文木標末也即枝上端漱泉源之淦潛上古南切沈也下音營水回貌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柿填層谿柿音肺削木札撲也陳楚謂積為柿丁丁中莖切詩伐木丁丁登登硠硠稜稜上呂唐切說文石聲一曰硠硠堅也下盧登切說文四方木也若兵車之乘凌其轡之所應則潰潰潰崩崩洶洶薨薨上許拱切說文湧也一曰洶湧水聲也下呼肱切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嶁捎殺嶁音蔞摧崒坱圠崒昨沒切又昨律切山峻貌坱於浪倚黨二切塵也圠音軋山曲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張湛注不周

山在西北之極鵾鵾鷄三尺為鵾鵾音昆爾雅鷄鵾音灌似鶴而巢樹者為白鵾曲頸為黑鵾鷲音秋說文禿鶖也鶴音倉說文麋鶴也關西呼為鶴山東通謂之鶴號鳴飛翔貙豻虎兕貙勑俱切釋文貙劉也似貍能捕獸祭天豻音岸胡地犬也奔觸讋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於河而流焉盪突硉兀上郎兀切硉兀危石也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匯音潰又戶賄切水合流前者汩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摺拉頹踏摺質涉切敗也拉落合切摧也亦通作摺捽首軒尾捽昨沒切說文持頭髮也漢貢禹捽草把土湏入重淵湏胡動切水大漾湏也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峯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張平子東京賦楚建叢臺於後注趙武靈王起阿房秦宮名房音旁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並西漢宮殿名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憂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禖祁既成諸

侯叛之左傳昭公八年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至昭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杜預注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褫音斯又作虒祈巨之切

先生曰河魚之大河當是黃河也上迎濤波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矢陳也春秋隱公公矢魚于棠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罩留罜麗罩都教切留立九切罜唐韻古責切又胡卦切集韻官韻並作罫見去聲十五卦罫礙也麗音鹿罩留罜麗皆魚罟也織紝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商山名在商州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上巨巾切大魚也下音耆魚脊上骨戮白黿音元似鼈

而逐毒螭抽知切無角如龍而黃叱馮夷清泠傳曰馮夷華陽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立水湄搜攪流離攪古巧切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圍捽躃擁踴躃音璧人不能行也踴音勇跳也以登夫歷山之垂歷山在河東如川之歸如山之摧一作崔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上音連水成文曰漣下音倫小波為淪摛奇文摛丑知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音灼生絲縷亦作繁頓踣一作踣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呀虛牙切嚇音赫又虛訝切張口怒也亦云口拒人復就禽切上力究切莫保龍籍具一作甘糅

五味糅女救切雜也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魦鰽鮪鯉鰋鱧魴鱮之瑣屑蔑裂者魦音沙鰽音嘗鮪音洧鰋音偃鱧音禮魴音防鱮音敘義並見說漁者對注鰽一作鯔音緇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烏鹵闇鱠炙之美則掩鼻蹙頞阿葛切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

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猗氏猗頓也史記猗頓用盬鹽起與王者埒富猗於

宜切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塍神稜切稻中畦也畹於阮切田三十畝曰畹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渙兮鱗鱗邐瀰紛屬邐力紙切瀰音彌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上山宜切又所寄切交灌互澍上音擭差互也下音樹說文澍生萬物互一作牙若枝若股委屈一作曲延布脉寫膏浸滌濕滑汨濕即入切湁濕水貌滑戶八切利也汨音骨又越筆切彌高掩庳與卑通浸壟冒塊浸平聲壠音隴田中高處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霈濊瀴伊盈切瀴溟水絕遠貌霈普蓋切濊呼括切濊流也偃然成淵漭然成

川淋音莽沆淋大水貌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音鹿甘鹵密起孕靈富媼烏皓切女老稱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熛卑遥切說文火飛也回眸一瞬積雪百里皛皛幕幕皛胡了切顯也幕音覓一作羃羃奮僨離析僨方問切僵也鍜圭椎璧鍜丁貫切小冶椎音槌眩轉的皪眩音縣乍似殞星及地明滅一作滅相射冰裂雹碎巃嵸增益上音龍又洛孔切下祖紅切又作孔切山貌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音墀水渚也又典禮切坳者如缶日晶熠煜晶音精熠羊入切煜音育燿也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

裒斂合集裒薄侯切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音危皦乎滉乎狂山太白之淋灕皦古了切白也滉弋詔切浩滉大水貌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羸與騾同西出秦隴南過樊鄧樊即樊城縣今襄州臨漢縣也鄧即鄧州也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史記晉世家文公二年三月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五年四月晉敗楚師作王宮于踐土五月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作晉文侯命遝他歷切齊側皆切踐土鄭之地也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犧素何切犧象皆稱名犒勞贈賄勞郎到切釋文賞勳勸功曰勞賄呼罪切倩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埒音劣卑垣也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

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摟音婁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三河河東河南河北道也蓋河東道之河中府蒲版縣舜之所都絳州夏縣禹之所都河南道之陳郡伏羲神農之

所都一云伏羲又都於曲阜黃帝都於鄭州而少昊都於窮桑即今之兖州曲阜縣則又皆隸河南道也而河北道之涿鹿山則黃帝之都耳平陽蓋今之晉州焉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型音刑鑄瓷之法以土為法曰型也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於音烏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儆居引切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願以聞於子何如

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凡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鬬分扶問切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准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晁太史無咎取之以附續楚辭其條有曰昔屈原作九章九陽數言已所陳與天合度自宋玉九辯以下皆依以立義至枚乘七發意亦沿此蓋以

微諷吳王濞毋反班固稱原有古詩惻隱之風謂乘已下沒其諷諭之意是不然觀乘七發既設客說太子久執不廢大命乃傾為陳王之可嗜悅者七末乃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以言吳計謬其意深矣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實云

荅問

公永正元年九月自監察御史坐王叔文之黨黜為邵州刺史十一月改永州司馬據問云先生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伏匿則荅問之作當在到永州後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解音邂散也蓋與為戚

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罍恢張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僇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懵母亘切不明也又莫紅切揔二切）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上衣字於既切下衣字音依）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蓋愧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上才肖切）吾縲囚也（縲倫追切按何晏注論語云黑索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躓音至蹈也與疐通）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蒲北切）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

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閉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唶（上集韻胡陌切大呼也又嚄唶多言也唐韻嚄唶大喚也下子夜切嘆聲也）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趑趄批捩而追其跡（趑千咨切趄千余切趑趄不進也批步結切捩力結切）舉其理則皆謀明淵沈剖微窮深（剖普后切）劈析是非（劈匹歷切）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鉗其廉切）耗眊窒惑（耗虛到切眊音冒目少精也）抉異探怪（抉一決切挑也探音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毗賊（毗與禍同）固不足以睢盱（上翽規切仰目也下句於切張目也）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揔攬羅絡橫豎雜博（豎音樹）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莩（撇匹茂切字正作擎擎也）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顓顢蒙愚（顓與專同）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噓一作翕）轇轕三光（轇音交轕音葛轇轕長遠兒一曰雜亂也）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澁培塿潗潞（培薄口切或作㟁塿郎口切博雅培塿冢也左氏襄二十四年部婁無松栢字不從土潗子入七立二切潞丑入切說文潗潞水）亳聯縷緝塵出坱圠固不足以攄摛踊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褒以罪惡纏以羈縶（上居

宜下切陟立切容從而擠之上㦸西切又子計切排也不亦忍乎且夫白羲騄耳之得康莊也羲一作蟻白羲騄耳馬名騄音綠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黃鐘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不入里耳咬五巧切哇於佳烏瓜二切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皦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蛭音質水蟲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麽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麽目果切說文細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陟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躚躚蓬藋躚音仙蹁躚旋行貌藋徒弔切釋草樂夫因兮文墨之彬彬音邠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荅

公自永貞元年十一月自邵州刺史改永州司馬明年即改元元和留永既久至元和十年正月方召至京此文云先生來吾州亦十年則起廢荅當在九年間作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黧音黎黑而黃色謏足以進謏山六切起也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荅曰誰也曰東祠壁浮圖壁於益切亦書作躄西子毛嬙之蹈說文人不能行也中廐病顙之駒廐音究馬舍也顙寫朗切曰若是何哉始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壁浮圖有師道少而病壁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側匿愧恐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遂相與出壁浮圖以為師盥濯之盥古緩古玩二切澡也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尊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壁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人一作生一云數百人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廐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異技硿然大耳硿苦東切又戶宋切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掣尺制尺列二切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羣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龐可秣飾焉他馬巴僰痺狹（僰蒲墨切）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廡音武堂下周屋）薦之蓆縻之絲浴剔蚤鬣（剔他歷切蚤音爪鬣子淺切莊子為天子之諸御不爪鬣）刮惡除洟（刮古刹切）莝以雕胡（莝音挫斫芻也）秣以香萁（秣音末萁音基）錯貝鱗纕（錯七各切纕音襄佩帶）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緌（纓音嬰緌儒佳切緌纓也）或膏其鬣或劖其脽（鬣音獵劖音磨平聲削也脽視佳切尻也）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旗前羅（幢傳江切說文旌旗之屬旗音與周禮烏隼為旗）杠蓋後隨（杠音江旗竿）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臆音億）震奮邀嬉（上音敖）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也黧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矣足軼疾風（軼徒結切車相過也又音逸）鼻知膻香（膻尸連切與羶同）腹溢儒書口盈憲章苞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蹠足涎顙之猶有遭也（涎夕連切口涎也）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荅曰叟過矣彼之

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唱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丱古患切束髮也）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駢蒲眠切）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得病伏焉豈蹠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黧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柳河東集卷十五

柳河東集卷十六

唐 柳宗元 撰

說一十一首

天說

考之昌黎集中不見與公論所謂天之說者觀二公之出處亦相先後貶謫其同在朝之日亦不久作之年月於他文無見焉然劉禹錫云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則其說首出於韓不

誣禹錫論三篇見其集茲不具載然公繼與禹錫書云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夫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凡子之論乃吾天說附注耳其言云云三君子之所言學者覽其書當自得之也

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魯果切許慎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一說有殼果無殼蓏也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癰音邕說文腫也瘍音陽說文頸瘤曰瘍疣音尤贅朱芮切謂贅肉也瘻音漏說文頸腫也一曰久創痔文里切說文後病也中蝎音曷木中蟲非螫毒音歇者草腐而螢飛腐音輔爛也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上倪結切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墾音懇耕治也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窾音款空也而又穴為偃溲音苑溺謂之溲築

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燧音遂燔音煩爇也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悴秦醉切倖倖音幸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其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一有之字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

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辨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蓄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鶻說

韓昌黎誌公之墓謂子厚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厄于窮裔觀公鶻說必有當途者昔資子厚之氣力而今不知報者也其末曰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則其意昭然矣鶻胡骨切

有鶩曰鶻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乙六切熱氣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跂丘弭去智二切舉踵也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則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喙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翮下革切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羽莖也卵而知攫一有搏字食決裂之事爾穀古候切鳥子生而須哺曰穀自食曰雛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惟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喣喣而默喣于遇切又況羽切蒸也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梟堅堯切不孝鳥也鵂音休鳥名博雅怪鴟也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喣喣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趯音逝跳也其動砉然砉呼號切皮骨相離聲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饑

祀朝日說

公貞元十八年為監察御史文正是時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周禮王者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國語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虞夫刑注云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也朝音潮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昭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國語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趣赦之注豎內豎襄名也聞之夕謂夕至于朝也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左氏昭公十二年楚師師圍徐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注子革鄭丹夕莫見齊之亂子我夕史記齊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御鞅言諸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人逃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睡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

諸田于陳宗注闞止子我也夕省事也趙文子讐其椽張老夕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讐之張老夕國語智襄子為室美其椽而見之讐盧紅切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士茁夕焉注襄子智伯瑤也士茁智伯家臣茁仄滑切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黃門郎今之給事中云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公謫永州時作當時賦斂之毒民其烈如此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公取夫子之言以證捕蛇者之說理誠相似者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攣閭緣切踠音宛曲脚也瘻音漏說文頸腫也一曰久創癘音厲疾疫也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

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涖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慼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殫音單盡也竭其廬之入呼號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匐僵也觸

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旱叫囂乎東西囂虛嬌切一音敖隳突乎南北突弛沒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駭下楷切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恂音荀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禨說

禮記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云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焉公貞元十九年時為監察御史主祀事因有是說禨音乍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

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之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癘音厲疫前壁切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予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禨乃通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得而知也是其誕慢慢悅誕音但慢謨官反又莫半切慢齒兩切悅詡往切慢悅驚貌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無心也字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慢慢悅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

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哉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一無上十字）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上音冒目少精）沓貪乎罷弱乎（罷音疲下同）非神為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嘆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

金縢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均到下令屬縣去其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郎到切）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慢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公為是論以為道之不行其避世者當如聖人之言皆元和後廢退窮商時作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桴芳無切）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有乙桴者所以游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極一作拯）將復於至道而游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一無其字）而游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追一作迨）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遁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捷一作拯）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愚之子也愚以元和四年自京兆尹貶臨賀尉按地理志臨賀在嶺南道賀州之屬邑公時已在永誨之道永之賀公作是說以送然誨之猶以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常人反復論辯有二書見於集具別卷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杼直呂切周禮考工記行澤欲杼行山欲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詩我車既安如輕如軒輕音致祥而曠左禮記祥車曠左注葬之乘車也革而長轂以戰革革車也轂音穀巢焉而以望巢本作轈省作巢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春秋楚子登巢車而致仕乘安車自稱曰老夫輜以蔽內輜音菑說文輧車前衣車後也字林載衣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安以愛老安安車也禮記大夫七十垂綏而以畋禮記武車綏旌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

於庭周官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箱大車之箱也詩疏車內容物之處為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揭音局戟持也蚤當為爪考工記注蚤謂輻入牙中者也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考工記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却暑與雨者蓋考工記輪人為蓋注蓋主為雨設也敬而可伏者軾軾音式車前橫板隆起者也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攣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貨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

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觀其說不可謂無是理然其末曰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是蓋有所激而云當在貶謫後作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曄音燁光也）被緅裘白紋之裏（緅側侯切帛青赤色）首步搖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頩爾怒（頩普丁切博雅艴頩怒色也）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儷郎計切偶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堂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翛音霄羽敝也）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吳子武陵人也元和四年到永此文當繼是而作然其氣有反于為天子求士者披辭窺貌終不能知人則其說又非徒作云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敦怒衝涌（敦蒲沒切）擊石薄水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敷舒為林木竭孽為宮室（竭苦曷切孽魚列切）誰其搏而斲之者（斲音卓）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名竅穴（上一作竅）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之者（一無之字）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詭古委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遂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瞀（瞀音務又莫侯切目不明）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一無恒字）多清明沖淳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

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横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罷說

觀其說云楚之南有獵者亦到永州後作然言四物之相畏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罷之食則在當時必有所指而言也

鹿畏貙（勑俱切釋文貙劉也似貙能捕獸祭天）貙畏虎虎畏罷罷之狀被髮人立絶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寂寂持弓矢罌火（上音罵瓦缶也）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趣而至其人恐困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罷虎亦亡去罷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捽昨没切說文持頭髮也）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罷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服渠黄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莫此為詳晉王嘉拾遺記又記八駿之名一曰絶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其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侖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一作來）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公蛙切）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俔頭（俔音歎方相也）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數十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齕下没切齧也）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圖首横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于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音螺馬名）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

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倶頭為龍鳳麒麟螳蜋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倶頭之間一作問故終不能有得于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柳河東集卷十六

柳河東集卷十七

唐　柳宗元　撰

傳八首

宋清傳

觀其文當作於謫永州後傳曰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豈非有怨于當時交遊者不為之汲引附炎弃寒有愧于清之為者託是以諷焉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以上以豉切下音售賣也咸譽清信能療病故病者一作咸譽清疾病疕瘍者疕卑履切亦皆樂就清求藥與速已清皆樂然譽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

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户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賒一作賒）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怫音佛）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翦子踐切）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弃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據傳曰其鄉曰豐樂在長安西當在貞元末年為藍田尉前後作其曰問養樹得養人其益于為政者豈獨當時然哉取其道而移之官則民得安其生矣橐音託駝徒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瘻（瘻龍主切尪瘻釋文傴疾）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一有人字）富人為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音字乳化曰孳又津之切）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固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一作亦）不復顧其蒔也若子（蒔音侍種也）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一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

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駞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而植（勗呼玉切勉也）督爾穫蚤繅而緒（繅蘇曹切繹繭為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一作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焉傳其事以為官戒

童區寄傳

（詳其文當在柳州時作其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則宰謫永時文也）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以上父兄鬻賣（上音育）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牿之（鉗其廉切牿姑沃切）至有鬚鬣者（鬣音獵）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幺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膊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絶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僮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絶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証音正又之盛切）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

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為荆軻副而往之史記作舞陽

梓人傳

傳蓋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設也其曰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又云其後京兆尹將飾官舍余往過焉此文當作於貞元十七年後調藍田尉及將拜監察御史時作封叔終萬年令公誌其墓見別卷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隙去逆切說文院塞也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

礱音籠斲音卓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

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衒音縣行且賣也）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听魚隱切听然笑也）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部鄙切毀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自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任士也其所養可知矣傳所載富不誣其曰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誠有旨哉其曰赤之名聞江湖間赤永州時作）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

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輾音展又足展女箭二切卧不閤口曰輾又為書愽封之訖如廁久一有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到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之容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溷胡困切

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汚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呌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妻母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一作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蝜蝂傳

作之年月無見焉然傳之所言蓋指當時用事貪取滋甚者必元和後既棄黜而作蝜音負蝂音版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印音昂亦作仰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固不散固一作因卒躓仆上知利切下音赴又音圃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惟恐其

不稽及其怠而躓也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者曾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一作悲夫

曹文洽韋道安傳原闕

傳諸本皆闕然集中有韋道安詩言其事甚詳觀其詩則傳之意可見矣題云曹文洽韋道安傳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自言故刺史者耶或與道安同敕刺史之急者也

柳河東集卷十七

謹案卷十五第四頁後二行師直為壯曲為老刊本二為字脫據僖二十八年左傳增

卷十六第五頁前七行則朝旦之云也刊本旦訛拜據郭雲鵬本及唐文粹改

第九頁前六行非神為之也刊本也訛耶據唐文粹及文苑英華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其覆車也必易刊本易訛矣據考工記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擊石薄水刊本水訛木撿郭雲鵬本同案此用禮記山川出雲意作水字是據校宋本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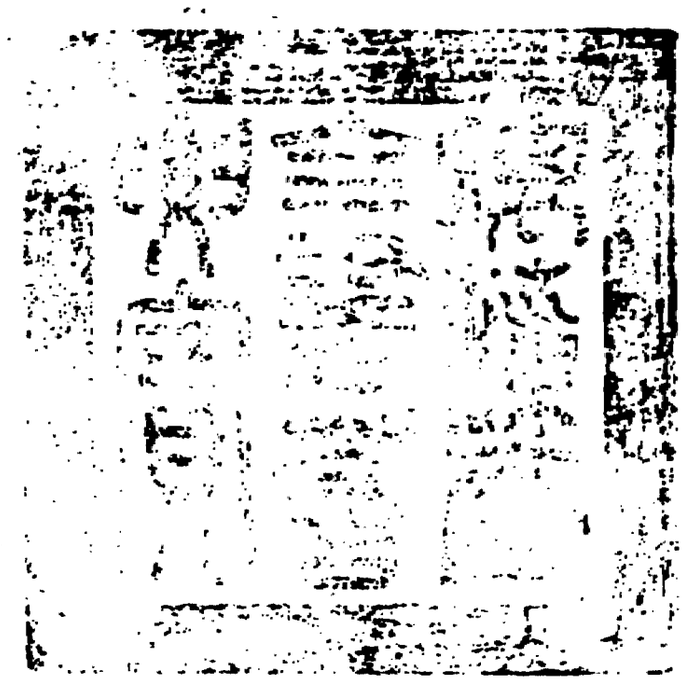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後一行寂寂持弓矢嬰火刊本寂寂訛昔云據郭雲鵬本改

第十六頁後三行或數十里而不汗者刊本數十訛千百據文苑英華改

卷十七第十頁後五行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刊

乾隆御覽之寶

本飲已訛已飲據唐文粹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范栩

謄録監生臣孟啟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十八

唐 柳宗元 撰

一十首

乞巧文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公假是以自見其拙於謀已耳文曰貶名絶命不負所知此文當作於貶謫之後皆元和以後作晁無咎取此文以變離騷系之曰周巖鑄倕而使吃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為桔槔用力少而見功多抱甕者羞之夫鵠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偽因詆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者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驚要歸諸厚然宗元愧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餐餌馨香餐諸延切厚粥也餌仍吏切蔬果皆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隷進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吳均齊記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

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袵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轇轕（上音交下音葛）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河鼓居其中）靈氣翕欻（呼勿切）

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蠃螺蟀（上音嬴下音蚌）皆有所服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音義山險也）中心甚憎為彼所奇恐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女六切慙也）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上音陛又邊迷切下音岸）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

喜惡默則憎憐搖唇一發徑心中原膠如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寃（喑音陰）擘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唫哢飛走（唫音弇哢音弄鳥聲）駢四儷六錦心綉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南弊帛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矉音賓目恨張也頞音遏）啄嗡胷歐（音嘔）大赧而歸（赧乃版切）

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吶與訥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平聲）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上音拳下音攣）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屬音注）彼獨何人多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衰朱裳（衰音袖衣袂也）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安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不安一作不敢）

罵尸蟲文 并序

酉陽雜俎載人有三尸上尸清姑代人眼中尸白姑代人五藏下尸血姑代人胃命凡庚申日三尸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公之此文非曰誠然蓋有所寓焉耳公自貞元十九年以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俄而叔文敗公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然宰相哀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補袁州刺史而武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讒公者衆矣假尸蟲以嫉其惡端有所指也當在元和譏永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一無特字）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一無者字）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刑（一作形）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跪一作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窺一作覷）

此居七切據二切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揺動禍機卑賤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鬬為安佚譖下謾上謾謨官切欺也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睨五計反走讒于帝遽入自屈冪然無聲冪音覓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脩蛸恙心蛸胡恢切人腹中長蟲也短蟯穴胃蟯如消去消二切腹中虫也外搜疥癘疥瘙痒也癘疫氣也下索瘻痔瘻力關切瘡也痔治里切後病也侵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荅汝讒慝以付九關貔虎豹食楚詞宋玉招魂詞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主啄齧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蓐收天之刑神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將勑雷霆擊汝鄧都鄧音豐糜爛縱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草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觀其文蓋指當時以諂曲獲用者其言或因先容以售其蟠則必有所指明矣繼之以病夫甘焉乃喜益物以為已適則又以見用者不明棄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旨微矣皆貶謫後作與前篇相後先云

后皇植物楚辭九章后皇嘉樹橘徠服兮注后后土也皇皇天也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主一作王以建家國亘為棟楹上音凍下音盈齊為閫閾上苦本切下音域外隅平端中室謹飭一作飾度焉以几度時落切維量之則君子馮之以輔有德一作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揉屈伸木也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上音時下音裘用絶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舊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禀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上口交切何休公羊注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埆徒結切墝冢也反時燠寒欝悶一作閉結澀癃蹇一作塞艱難不可以遂遂

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恧巑岏上音攢下五官切銳上也高也含蝎孕蠱蝎胡葛切木中蠱蟲也蠱音姑外邪中乾音干或因先容以售其蟠售音壽蟠音盤鄒陽書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沴閭計切相傷為之沴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仄節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音僻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攣戚施蹻跂上舉綺切曲也下丘弭切有跂踵國其人行脚跟不着地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選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朝歌回車鄒陽書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簡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消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消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音虔易君子終日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并序

與前文先後永州作晁太史無咎取焉尸蟲憎王孫并此宥蝮蛇文以附變騷系之曰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毒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也罵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放之焉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蝮音覆毒蛇也犯於人死不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音誓肆其害然或慊苦簟切恨也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擘脫腫足擘閒緣切脫烏貫切腫時勇切為癈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鬬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楙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閫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

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一作夫）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脇惟行之紆目兼蜂蠆（上音峯下田邁切）色混泥塗其頭（一作頸）蹙恧其腹次且（上七私切下七余切）蹇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妬潛狙（子余切）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鼃為蝡（鼃音蛙蝦蟇也蝡戈忍切蝡蝡也蝡蝡反行即寒蚓也）焉可得已凡

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喃舌搖尾（喃音冉）不呈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薙他計切除草）葺吾楹室（一作窖）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隳不萌（隳去遂切義與隳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音逸）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靡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令雖寬焉後則誰賚（一作賴）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與前文先後永州作後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則猴之類而小者也）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乃旦切）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盧驕切又牛刀切）勃諍號呶（上音豪下尼交切）嗜嗜彊彊（嗜子夜切又則伯切）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悅言切）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齕（上下結切下五狡切）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

其嗛音歉以頰聚食曰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
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猨羣衆則逐王孫王孫
羣衆亦齗猿上仁羊切齧也一作齕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
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趍如是作憎王
孫云
湘水之洑洑兮湘水出零陵郡其上羣山胡茲鬱其彼瘁兮善
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
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上徒彫切下呂唐切

叫囂兮衝目宣齗魚斤切齒根肉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鬬
善類兮譁駭披紛譁音華駭下楷切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
嗛果腹兮莊子腹猶果然音如字又苦火反飽貌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
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
怨苦兮號穹旻號音豪旻音珉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
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傚廉來
同兮聖因蜚廉惡來紂之臣紂因西伯羑里禹稷合兮凶誅謂舜用禹稷去四凶
羣小人一無人字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
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否備鄙切伊細大之固然兮乃
禍福之攸趍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并序

元和十八年公尚為永州司馬至十年方召至京師當在八年夏作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
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咸無安處老弱燔死燔音煩晨
不爨取亂切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疲
蓋類物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

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
則其邑有譌火上五戈切妖言曰譌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又
有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磔列也張
格切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救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
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
兮日十蘇而窮災蘇如劣切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為
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夫

狂走兮倏忽往來欝攸孽暴兮（暴音剽）混合恢台（融云收恢炱之）
（孟夏兮）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頹（僵音薑踣蒲北切）休炊息燎兮側
伏煨燼門甍晦黑兮啟伺姦回若墜（一作墮）之天兮若生
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山海經乃禹所撰故云）畢
方是祟（音遠）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
地災皇所愛兮僇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
不懲兮衆怨咸至（怨音訴）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
禍兮（祝融火神晉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光照四海命之曰祝融注祝始也融明也）回祿屏氣

（回祿火神也）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楚辭九歎考玄冥於空桑注玄冥太陰之神）
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衒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
（黠下八切）愚乃止此高飛兮翺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
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
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并序）

（據集元和四年與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來瘖疾稍已又與楊憑書云一二年來瘖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瞰氣震怖撫心而撫膽不能自止此文自言病瘖且悖作於永州時也）

余病瘖且悖（瘖部鄙切）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
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壯士切澱）
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鬻音育）欺子而獲售子之懵
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戌然慙愾然憂（愾口溉切）推是
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
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敺閼滯
結兮（敺音區）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

兮（訢音忻）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
榮衛蹇極伏盂積塊兮悖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
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
予疾兮昏憒馮塞（憒胡對切）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
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上音存下處脂切蹲鴟芋也）
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欹危（欹丘奇切）
（亦作欹）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蝝蚔（上椎
舷切蝗子也下文飢切蟻卵也）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忮害兮（忮音

實狀也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 并序

零陵永州郡名文作於元和未召之時

零陵城西有螭于江螭丑知切法曹史唐登浴其涯音沂螭牽以入一夕一作昔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莊子天其運乎地處乎執主張是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釃江釃山宜所綺二切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趑走祇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漑漑湘流漑音攲水流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呌號閭里思兮魂其安游覲湘景兮揚雄反離騷因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景注景力追切諸不以犯罪死曰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景也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湄音眉涎泳重淵涎徐連切淵一作渊物莫威兮蟉形決目蟉力幽巨糾二切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上於危切下音移惟神高明胡縱斯兮幾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侵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永州郡名文蓋指事以寓意其曰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蓋端指貪利以捐生者文意皆指是非哀夫永之溺者而哀夫世之溺者云耳與招海賈之意同

永之氓永一作零陵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浮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涌兮浩滉蕩而無舟（滉戶廣切）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搖頭（一作浮頤）而滅脊兮不恐（一作欲）釋利而離尤（離騷經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注離尤遭禍也）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鬤以舞瀾兮（楚詞大招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鬤如陽切亂髮也）魂倀倀而焉游（倀丑良切又音裝）龜黿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嗟始貪贏以嗇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己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鉤（爵音熨網也）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實焚紂兮專利滅榮（紂衣寶玉焚於鹿臺榮夷公專利見周紀）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一無民字貿音茂）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與中人之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據文意亦永州作見無咎取以續楚辭系之曰昔屈原不遇於楚傍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己志而不可猶坦然念其故國至于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言之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言賈尚不可為而又浮于海大泊爾淪八方易位魚龍神怪其禍不測與上寓易野出入無虞而可樂哉上寓亦晉地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己故鄉常庭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以僥倖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盪音蕩泊一作汩）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隳翻規切突陁沒切）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瀰漠（上烏孔切下蒲沒切）君不返兮逝怳惚（一無逝字怳與恍同）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嶢兮（趠敵角切嶢午么切嶢午黠切）萬里一覩崒入泓坳兮（崒才律切坳烏交切）視天若晦（說文與晦同）奔螭出抃兮翔鵬振翼（嶢嶢也泓島宏切坳於交切）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八首人面此為九首恐誤）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鬈鬚鱗文肌（木元虛海賦或汎汪悠悠於黑齒之邦注黑齒海外國名鬈士眼切齒不正鬈魚賽切齒露）三角駢列耳離披（山海經鮫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麥鮫音陵）反斷

乂牙踔欻崖斷魚斤切齒根肉踔敕教敕角二切踔也欻音欽山高險蛇首狶鬣虎豹皮沈懷遠南越志鮫魚鯉也形如蛇而四足沈鑾臨海異物志虎鯖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齒牙有似虎形或變乃成虎狶音希豕也羣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饑弱水蓄縮一作溺水張衡思玄賦亂弱水之潺湲兮注引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楚詞大招東有大海溺水洋洋只注東海其水淖溺沈沒萬物也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鯨其京切鯢音倪淫淫嶷嶷魚力魚其二切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涵音含高下迥置洎危顛崩濤搜蹠剡戈鋋時連切小矛君不返兮耆沉顛其外大泊泙翕淪泙音平水名谷也翕於淪切水深廣皃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跌徒結切沸入湯谷難騷遠遊朝濯髮於湯谷注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淮南言日出湯谷入虞淵也舳艫霏解梢若木舳音軸艫音盧若木楚辭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貨號風雷海神名曰海若巨鼇頷首丘山頹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谷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著隨波上下不得暫峙先聖訢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鼇音敖領戶感切猖狂震虩翻九垓虩許逆切君不返兮靡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恟音匈上寰易野恬以舒上寰路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為賈而無虞也蹈蹂厚土堅無虞蹂忍久切踐也歧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反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孟子膠鬲舉於魚鹽之中范子去相安陶朱范蠡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之陶為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呂氏行賈南面孤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累千金後事秦莊襄王以為丞相封文信侯弘羊心計登謀謨煑鹽大冶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桑弘羊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權輸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之貨使商賈無所牟利於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賜弘羊爵左庶長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遥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誼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柳河東集卷十八

柳河東集卷十九

唐 柳宗元 撰

弔贊歲戒十五首

弔萇叔文

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使告於晉魏獻子涖政悅萇弘而與之合諸侯于狄泉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殁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語其忠誠然也

公哀弘以忠死故弔云晁無咎取此文於變離騷萇音長

有周之羸兮（羸力追切）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一作輔幽）疹蠹膠密兮（疹音軫蠹音古）肝膽為仇（一作為尤）姦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坼陊兮（陊丈爾切說文小堋也一曰山推）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壓乙甲切溺奴狄切）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剽匹妙切狡古巧切）怛就制乎強

國松栢之斬刈兮翦茸欣植（翦烏孔切茸加容切又而隴切）盜驪折足兮（驪音離）罷駑抗臆（罷音疲）鷙鳥之高翔兮孽狐惴而不食（鷙音至惴之瑞切）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慠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平聲騷云皇覽揆余于初度兮）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頹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黮寥廓而殄絕（黮徒感切）竭馮雲以肛愬兮（肛音貢說文飛聲）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沍音互涸音鶴又胡故切）形凝氷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兮（一作比干之以仁義類兮一作比干之仁義兮一無義字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

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敬弔予忠甫一作敬吊忠甫

弔屈原文

晁無咎取以附變騷曰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弔原至揚雄亦為文頗反其辭自瞀山投諸江以弔之詛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竄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子厚得罪與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慙矣余謂斯言誠有旨然公再逐而過湘江要亦不能無感云

後先生益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屈原為楚懷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讒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顦顇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汨音覓擥蘅若以薦芳蘅音行離騷雜杜蘅與芳芷若杜若也皆香草名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一作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搶千羊切攘如羊切遭世孔疚音究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裪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注華象草華虫雉也宗廟彝尊以華蟲等為飾羔音高羊子小曰羔裪與袖同衣袂也左氏襄十四年衛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袖先生之意蓋以言貴者不獲用而賤者又得以進御云耳牝雞

咿嚘兮孤雄東咮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咿音伊嚘音憂咮與喝同陟救切喙也蓋亦以喻賢者不獲伸其喙而小人反以肆其說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哇咬淫聲也哇烏瓜切梁元帝纂要淫歌曰哇歌咬於交切大呂六呂中之一也先生蓋亦以取喻云堇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堇音覲藥草烏頭也岸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攘折火列兮娛娛笑舞攘音襄屋椽周謂之攘齊魯謂之桷娛娛一作娭娭讒巧之嘵嘵兮嘵嘵馨么切與憢同說文懼也詩曰予惟音曉惑以為咸池咸池黃帝樂也便媚鞠恧兮美逾西施離騷有西施之美容恧女六切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瑱他甸切以玉充耳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俞俞跗緩秦緩皆古良醫也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鍼與針同但仲尼之去一有舍字魯兮曰吾行之遲遲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且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阜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悃苦本切愊拍逼切蹈

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離騷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注荃蕙皆美香也荃音孫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去王切眼眶也呵星辰而驅詭怪兮謂屈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書其壁呵而問之作天問假以稽疑而渫憤悶也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一無夫字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曠朗兮姱音誇奢貌曠音黨目無睛直視也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聲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羊為屈之幾何兮羊音敉國語融之興者其在羊姓乎羊楚姓也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

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間之毅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傷毅之有功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混無咎故亦取之於變騷云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即上所載畏誅降趙之意狂顧傍徨燕復為齊兮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毅以警動燕齊田單與燕君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欵兮誠不忍其故邦初毅去趙歸燕昭王問伐齊之事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樂毅約趙惠王別使連楚魏令趙闕秦以伐齊諸侯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昭王以毅為上將軍趙惠王以相國印授毅并謾趙楚韓魏兼兵伐齊其後又捐燕歸趙始終對趙之意可見矣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離騷經檻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昳吾既得此中正跽巨

几切長跪也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言一作信

伊尹五就桀贊并序

作之年月不可考先儒或以為到永州後作謂柳以附王叔文逐嘗與許京兆書云早歲與負罪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塵塵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今又作此贊亦陰自解說益以桀比叔文言其居勢順便可以速得志云耳以叔文為桀而以德宗為湯是果公之意哉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何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

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憧昌容切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音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之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一作晦

梁丘據贊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欵皆齊嬖大夫也言於公曰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史晏子以為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又齊侯田于沛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即梁丘據也公曰唯據與我和

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此君所謂終不挽厥政不嫉反已者也夫以孟子之賢藏倉猶得以沮君而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方子厚貶竄遠方左右近臣有能一為子厚之地者乎其曰激贊梁丘誠有以哉

齊景公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音腴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圯部鄙切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并序

贊云零陵在永州時作也

霹靂琴上音僻下音歷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窾音欵空也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卧道上硿苦東戶宋二切石聲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載一作再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越如字禮記朱弦而疏越注云越瑟底孔也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為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觀序云睦州於是誠焉不疑謂李睦州也焉孺人睦州之外婦焉淑也據集有淑墓誌元和五年五月卒而此序云立之為福焉孺人之墓贊當同時作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非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礱石六觚音孤史記漢興破觚為圓斲雕為樸觚謂方也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為福焉孺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

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為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音隣）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靈昌滑州郡名也明皇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鬣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與公贊所狀皆合公嘗說周穆王八駿之圖可焚而獨於此贊龍馬之神此必有可信不誣者哉序稱盧遵從柳來南者此贊亦永州作集有送盧遵游桂州序蓋其內弟云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示余其狀龍鱗虺尾（虺許尾切）拳毛環目肉鬣（音獵）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倮力果切）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顏延年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理平和樂禮樂陳兮（禮一作百）鳴鑾在御大路遵兮（詩遵大路兮）世疵道悖還吾真兮（疵莫江切）哀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潛泳旋奔淪兮（奔於倫切）淵居海遊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阽音鹽又都念切猶危也）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誡懼箴

（或疑其憂懼二箴在貞元末年王叔文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詞意亦貶謫後文云）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一作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愆

師友箴 并序

觀集中與嚴厚輿書在元和八年書云怪僕所作師友箴與荅韋中立書此箴當作於八年之前也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孟子離婁下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鮑叔牙與管仲為友後薦仲於桓公以為相杜甫詩云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蓋管鮑善交友者也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作之年月雖不詳然觀其詞旨當與前三箴前後作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詑詑乃亡謂秦滅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世而亡也詑音怡自得貌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晉厲公六年鄭倍晉與楚盟晉怒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強避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欲復戰晉患之鄢音偃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季武子與適子公鉶長而愛陳子欲立之訪於臧紇曰鉶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鉏既廢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出涕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若之何臧孫曰季孫愛我疾疾也孟孫惡我藥石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

為瘠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瘠音慈又音俞

三戒 并序

公之自序之意明矣戒言永某氏之鼠當在適永州時作

吾嘗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强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上音眉下音倪鹿子也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啖音淡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慭魚僅切恭敬也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嗥虎檻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

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一作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槌無完衣槌音移衣架也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累倫追切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

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嗅數月乃已嗅尺救切與臭同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柳河東集卷十九

謹案卷十八第七頁後七行何休公羊注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刋本脫公羊二字角訛埆據公羊傳注改又蝗冢也刋本蝗訛塏今改

第十二頁後三行飽貌刋本脫貌字據莊子釋文增

第十五頁前八行休嘉訢合兮刋本訢合訛宜訢案此用禮記天地訢合語據郭雲鵬本改正

第十九頁後四行與晦同刋本晦訛晦據周禮地官不易之地家百晦句改

卷十九第四頁前四行岸獄之不知避兮刋本岸訛犴據文苑英華改

第四頁前五行娛娛笑舞案詩邶風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此二娛字疑是俁字之訛

第十頁前七行又益以序而為他傳刋本而訛以據唐文粹改

第十一頁後六行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案唐文

粹無為馬二字疑此誤衍

第十二頁前五行渭水濵兮刋本渭作慕據唐文粹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淵居海遊刋本遊訛逝據唐文粹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季孫若死四字刋本脫據左傳增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貢生臣孟啟疆

謄録監生臣范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二十

唐 柳宗元 撰

雜題一十二首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

漢高祖十二年自將擊黥布還過沛宮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惠公即位乃詔有司立原廟至唐尚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卨音薛與契同佐命垂統股肱天子聖德未衰而內禪音擅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班固高祖贊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又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又俾九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上音去下音遇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冑也陳平出自嬀姓虞帝舜之後夏禹封舜子商均於虞

城三十二世孫遏父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至平佐漢封侯汝陰脫帝寄

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夏侯嬰出自夏禹之後杞簡公為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夏后氏爵為侯謂之夏侯至嬰佐高祖封汝陰侯鄼侯鄼音贊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禹之裔也蕭氏出自子姓帝嚳之後商帝乙庶子微子周封為宋公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因以為氏至何事高祖封鄼侯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吞齊殄楚平陽夏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韓氏出自姬姓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于韓因以為氏至信事高祖封淮陰侯周氏出

自姬姓黃帝裔孫后稷封于邰七世孫古公亶父為狄所逼徙居岐下之周原故國號曰周至勃事漢封絳侯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劒斬之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矣建赤旗於沛邑以昭其神謂高祖既立為沛公而旗幟皆尚赤也以混諸侯謂秦併六國而復歸于漢也憑力於項以離關東謂項羽剽悍而關東心離也奉纘堯之元命纘作管切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其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乃尊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於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高祖既立為沛公祭蚩尤於沛庭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

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於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閟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

黎歟（睠與眷同）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音勳）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封豕大猪也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見左氏）踊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於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旆沛庭約從（從將容切）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勦子小切）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王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旆（旆許僅切）鼓遂據天位魂游故鄉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劒門銘 并序

憲宗紀永貞元年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明年元和改元以高崇文為行營節度使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劒南東川節度使李康以討劉闢銘謂嚴公即礪也考礪傳亦載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此銘當作於未節度東川之前云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孽魚列切亦作蘖）扇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苞劒門憑負丘陵以張鷙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蜀為古梁州之地）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己任推仁伏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峙（儲音廚峙直里切）饗賚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劒門大攘頑嚚諭引刼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一作以為固）收奪地利以須王師剗刳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鼓（音墳）鼓一振元戎啟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憤房吻切悱音

斐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啟闢險阨夷為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刋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髳上驅羊切下音矛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注八國皆戎夷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狂猾窺隙狺狺嘯呼狺魚巾切楚辭猛犬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巴渝在唐屬劒南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上音毗下音休陳為掎角掎居綺切說文偏引也左氏譬如捕鹿晉人掎之諸戎角之右逾岷山左直劒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他丹切衆也詩嘽嘽駱馬大憝囚戮憝徒對切書元惡大憝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

觀

塗山銘并序

尚書曰娶于塗山孔安國曰塗山國名傳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曰塗山在壽春東北皇甫謐曰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作之年月未詳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歷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音集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

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啟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啟禹之子而太康啟之子也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五子之歌注太康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史記所注亦引此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康有鄧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則以弼聖謨刑戮防風遺骨專車國語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注骨節其長專車專者檀也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耆定混區傳祚後裔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唐孝友傳曰壽州安豐李興亦有志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云云全載於傳亦不紀其年月云

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一作疾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啖上音淡下姝悅切正作歠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漬疾智切洟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一作伍而能鍾彼醇音淳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

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曰

懿厥孝思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背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仲尼述經以教於曾謂孝經也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侯乃以樊穆仲之言立稱于夷宮是為孝公注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亦有考叔寤莊稱純左氏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潁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奏章稽首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賛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 并序

憲宗紀元和六年閏十二月辰溆州首領張伯靖反寇播費二州八年七月己巳劒南東川節度使潘孟陽討張伯靖八月辛巳朔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伯靖丁未伯靖降然考柳公綽傳止載拜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不書其平張伯靖之功若與銘所載詔書顯異進臨江漢之言若少異豈史偶逸之耶武岡在邵州邵與黔辰播費等州在唐皆隸江南西道永州亦其一也公時為永州司馬作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黔音鈐蠻獠雜擾獠音潦西南南夷名亦作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鈞牂柯外誘西原漢定西南夷置牂柯郡西原亦西南夷地也置魁立帥一作伍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潭在唐屬江南西道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驚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毋弟生婿繼來於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草面向化

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於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髙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上許偉切亦為蝮虫也下胡國切似鼈含沙射人為害如狐也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彌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罔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一作類以示我子孫億萬年一作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

曰

黔山之嶙音攢高也巫山之蟠音盤曲也亦谿名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一作未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一作援師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信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蝥音矛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畋音田獻與漁同周禮有獻人輸賦於都陶穴刋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楪蓍以占一作折筭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牘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以永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公元和十年三月自京師謫為柳州此銘十一年三月作當在柳州時文

始州之人各以甖甈負江水甖音鸚甈五計切破罌也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或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洌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垍垍說文云堅土也一作壯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其來日新一作盈以神

舜禹之事

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十一月丙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祚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古今集中雖皆載此文晏元獻公謂此文遠下誘譽咸宜二首恐是博士章籌作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音擅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

授位公與私仁與彊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獨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作仁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歷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徒回切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于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亦猶是也而啓賢聞於

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丕之父攘禍以立强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

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咈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譽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之石切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

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墻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為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傃其進晚耳而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傃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作之年月不詳然其言云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則在京師未謫時作大抵端以諷空空於內者賈技於朝求過其分而實不足賴云爾賈音古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賈音嫁孟子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側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一本有材字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掐乞洽切舉之翻然翻紙招切飛也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爚音瀹則遬然枯遬音速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上音支木實可以染黃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坂音反坡坂也馬相踶徒計切蹋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一有者字賈音古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

其有事驅之以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乎

吏商

孟子謂宋牼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公為吏商於孟子之言若甚戾者故終篇引孟子之言而謂吾言有不得已者焉且曰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登進其志以成其政云則公視當世之士吏而汙者蓋不勝其憤不得已而有作也後世大吏鎮一方廉一道所謂不勝其富者至則日事囊橐其去也一方為之騷然何止以貨商也哉然所謂貶而逐於道者未之聞也而又加顯焉是柳子之言亦無以施於後世而況聞孟子之言乎作之年月不可得而詳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殺焚溺之為患（殺與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名惡終不遂（名一作者）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殺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祿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赭音者）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以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牼口莖切）何以利教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吏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撓女巧切）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

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疎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其論謂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與永州修淨土堂記意相表裏當是在永時為巽上人作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東海若東海神名也孟豬澤名按書被孟豬注在荷東北荷音柯又士可切諸當從豕旁得二瓠焉瓠胡故切匏也刳而振其犀刳音枯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蟯蚘而實之蟯如消切腹中虫蚘音回亦音尤臭不可當也窒以窓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

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呀虛牙切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霾音埋必泊之西瀣音誓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蟯蚘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盪音蕩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我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汨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室而雜於十二類之蟯蚘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

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刼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遠（一作遠）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柳河東集卷二十

柳河東集卷二十一

唐　柳宗元　撰

題序六首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據集元和五年十一月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題當同時作俳音排）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媲匹計切爾雅曰媲配也）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弃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滑音骨稽音雞）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掬音

菊溜力救切則罷憊而廢亂罷音疲憊蒲拜切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上切刀切見禮記注操縵雜弄也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樝音查苦鹹酸辛雖蟄吻裂鼻蟄音折蟄也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側魚切周文王嗜昌蒲菹屈到之芰音騎楚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屬之曰祭我必以芰曾皙之羊棗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

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呫他協切嘗也喙呼惠切彼亦勞甚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瑾字封叔嘗為萬年令公嘗誌其墓碣謂其撰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闕如序所言據唐書崇陵德宗陵也豐陵順宗陵也又據序云司空杜公黃裳也宰相表貞元二十年黃裳相元和二年罷二陵正其為禮儀使時然黃裳罷相後方檢校司空此序當其罷相後作令相國郇公者裴均也均本傳元和三年入為右僕射俄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累封郇國公故此序言相國郇公以此時考之當作於元和三年云瑾乘巾切又音僅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闕

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子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于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一作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一作備具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

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者一無而古字一無近字一無者字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韋孟為楚元王傅作詩諷諫其孫玄成以父任為郎元帝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時玄成為丞相有宜罷郡國宗廟之議凡三詳見本傳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漢鄭玄注周易尚書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等凡百餘萬言稱為儒宗玄之孫毛詩儀禮禮記論語

曰小同仕魏為關內侯高貴鄉公崇三老五更以小同為五更車駕躬行古禮焉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懷王太傅死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士後漢嘉最好學能世其家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後漢盧植通古今學懷濟世志時竇武以靈帝初秉政朝議欲加封植雖布衣聞武有名譽乃以書規之武不能用璉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五世孫諶事晉為中書侍郎撰祭法注莊子以行於世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謂裴行儉璉之高祖侍中公以禮導封禪謂裴光庭璉之曾祖祠部公以禮承大事謂裴植璉之祖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謂裴璉之父而璉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

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璉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又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一無揚字遊其門若聞韶頀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於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于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一年從公至柳而卒公書誌其墳謂其撰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悉具備連累貫通好文者以為工此即西漢文類之意也宗直死時年三十三此序在永州未名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駁音剝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一有記字迄于今交錯相糾音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于書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左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斟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一作襲之文之

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
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鹽愈
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
裂（磔陟格切）攜摭融結（攜俱遲切摭之石切說文二字皆云拾也）離而同之與類
推移不移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
之府指揮睽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
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
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廢

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端耶始吾少時
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
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
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
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
術武帝尤好馬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
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
馬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
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
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列辟
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馬若
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
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文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
浹于漢氏（浹即協切）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
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君凌也憑之季弟故序云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謂楊憑以序屬公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洪農人憑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為凌也審矣唐書云凌終侍御史誤矣）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
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
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
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
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

流益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策也比興者流益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嘗為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風雅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為一代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世所不逮說殁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于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張九齡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于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滿盈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

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何一作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于時凡我從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吴君文集序

據傳吴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書其父之名與文唯載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武陵元和三年到永序當在是時作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吴君弱齡長鬣而廣額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以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侃口旱切與侃同樂也又强直也亦音去聲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

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於法官然後材不遺而智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一作其大志嗚呼有一無有字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序言乙亥歲某自南徐來以歷考之乙亥即貞元十一年也序言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然其名不得而考先友記中有所謂王紓王紹者紹得幸德宗為徐泗節度今言其伯仲豈是家之子弟耶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隕羽敏切雖古猶今也今一作之求之于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策名聞達秉毫一無毫字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掉徒弔切鞅於亮切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續一作讀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徼古堯切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於舊里若璩瑒在魏魏書應瑒弟璩咸以文章顯璩音渠瑒徒郎切機雲入洛機陸機雲陸雲也晉書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由是正聲迭奏雅章更和播塤篪之音韻塤音暄篪陳之切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冑曷能及此況宗兄握炳然之文一作握炳之文以贊闕石鷹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叙于首章操斧于班郢之門斯强顏耳詩凡若干首

柳河東集卷二十一

柳河東集卷二十二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三首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楊凝初以吏部郎中為宣武軍判官與韓昌黎同董晉幕下凝自汴朝正于京昌黎嘗作天星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二年此云使還即凝自京還汴也汴州自大歷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德宗命董晉領其軍晉一時幕府皆望人如韓昌黎劉宗經

韋洪景等皆從之凝後亦預焉此序所以言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而贊其來朝之美也其曰禮部郎中許公即許孟容工部郎中崔公即崔羣皆一時預餞者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悍音旱亟就猾亂猾音滑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喻喻吁句切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于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參剛柔而兩用代偏順而同道既去大憝徒對切遂安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示一作出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僚屬皆餞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奥學已任文字顧倡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崔羣字敦詩史有傳擢甲科舉賢良方正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與韓昌黎友善韓集有與羣詩在元和初作與羣書在貞元十九年此序亦貞元末年柳未謫時文也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禀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懦温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禀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懋論忠

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名建杓早遶切）南陽韓安平（名泰）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壯端毅高朗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奕宜求正于韓襲和于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于野或命為之序予于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敭于王庭（敭音揚）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

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今戎帥楊大夫朝晟也朝晟傳嘗為邠寧韓游瓌都虞候游瓌御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亂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朝晟斬首惡者一百餘人獻甫遂入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獻甫卒遂代為邠州請城方渠合道木坡以遏吐蕃路云云與序所言楊朝晟軍政之嚴及備虞西戎之意皆合辟賓佐必其初年序作此時云

僕問歲驟遊邠疆（驟鉏救切邠音彬）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盡護羣校用笞法箠令不吐强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沈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鵠冠者（鵠音曷）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貫文雅以符名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休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大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音古）勇者思

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壖故疆（壖而宣切）拓達西戎（拓音託）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于借筋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刼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擣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列於漢史真可慕也（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發巴蜀吏卒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唐

蒙因以檄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和帝時竇憲破北單于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不然是瑣瑣者烏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公既謫永州而吳武陵亦坐事謫於此武陵至永在元和三年序當在後作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賛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

則相對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懿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范傳真新舊史皆無傳序云其季弟為殿中侍御史以舊史考之乃范傳正也傳正有傳言自謂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即與序合且曰以其言也告于其僚公為監察御史與之為僚乃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兵部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闕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智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詭古委切竄取亂切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真

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于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于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

貞元二十年云

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悅而尚之故為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序曰膺邯鄲之名北會元戎直道自達邯鄲趙地時在魏博節度府魏博田洪正自貞元十年入朝南容豈其來聘之使耶其曰朝右禮備歸於轅門則公尚在京師必貞元二十年前也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於京師亦既充金馬石渠公孫宏傳待詔金馬門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顏師古曰金門金馬門也施讎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顏師古曰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秘書也則又溢於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於吳相如遊於梁枚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謀為逆也乘奏書諫之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悉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妻對曰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書言封禪事天子異之云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渤海幸君既登於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名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間檀弓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

右禮備復於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卜茲良辰詠嘆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琅琅清響琅音郎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此文元和五年永州作序言至于是州謂永州也言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集有墓誌云卒於位是也李不詳其名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紀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公與苑論皆貞元八年同貢于京師明年即九年公與論同登第其曰顧公守春官之缺謂顧少連也序作于九年九月云苑音宛齊大夫苑何忌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於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轜（音衛車軸也）席必交袵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問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於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魏志王粲字仲宣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作登樓賦）桂枝片玉光生於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夷雲呼吸温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於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於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序雖不記其年月然觀其交遊之自而繼之曰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歸皆貞元九年登第後文）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九江在唐屬淮南道書注江分為九道也）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習射于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於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太常禮部也）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

摽出處為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確克角切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遊是將乘商於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於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見邀為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辛殆庶公亦嘗有序以送之其曰班之仆王父相國馮翊功在社稷者謂嚴震也震本傳德宗幸奉天進封馮翊郡王進中書門下貞元十三年卒班方往省序當作於此前也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為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執而禮言不黷慢黷音讀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眈學篤志之士眈都含切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勩上音渠下與制切勞也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為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於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申叔字子重此序當在貞元十六七年間作蓋申叔繼歿於貞元十八年公嘗書其墓碣云十八年居父喪未練而歿也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仿音旁佯音羊徘徊也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蹇蹇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

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力强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温凊奉引之隙與隙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序不記其年月其曰余無禄食於世蓋謫在永州時作也

君子病無乎内而飾乎外有乎内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内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詬古候切於是切磋琢磨鏃礪括羽之道磋蒼何切鏃作木切礪音厲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内之有者也余是以好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内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屨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璆渠幽切玉名也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禄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速其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趙不詳其名序云吾竄永州四年即元和三年作新史趙宗儒傳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尚書為荆南節度使所謂宗人尚書者指宗儒也其子御史傳不載焉

士之知感激許與嘗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仁我若子姓恩禮備厚有賢子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没每念於是未嘗不盡然内傷盡迮力切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强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兹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其材足以用

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上音戲又許為切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四年一作三年趙生亟見視其狀恭謹愿慤觀其迹溫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之為荆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震抃起立仲目四顧不啻若自已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已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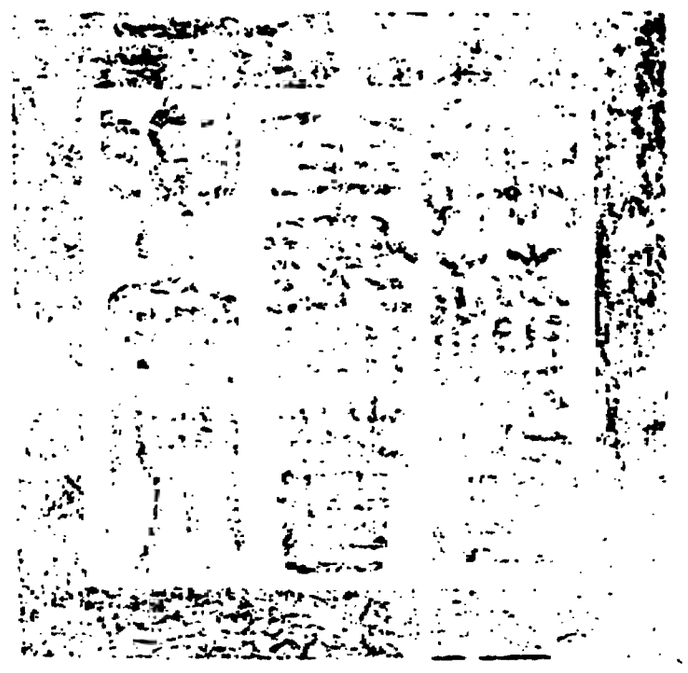
柳河東集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第十九頁後二行澤者蠟也刊本蠟訛臘據唐文粹改

二十三頁前五行號而祈曰刊本祈訛析據郭雲鵬本改

卷二十一第三頁後五行外之則復土斥土刊本下土字訛上據漢書惠帝紀改

卷二十二第十二頁前六行相國馮翊王公案唐書嚴震傳德宗封震馮翊郡王又本集送嚴公貶下第歸興元序稱震為馮翊公蓋王其本爵公則通稱故或稱王或稱公俱可此以王公二字合稱必有一衍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編修臣裘　謙
謄錄監生臣范　栩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乾隆御覽之寶

柳河東集卷二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二首

同吴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舊史憲宗紀元和二年十月浙西節度使李錡據潤州叛殺判官王澹詐請入朝遂令蘇常杭湖睦五州戍將殺刺史修石頭故城謀欲僭逆未幾潤州大將張文良等執李錡以獻李睦州得罪當在此時考之新史李錡傳亦不載睦州事元和三年吴武陵亦以事貶永州序云睦州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大赦在元和三年睦州亦是時至永詩序當在是後作

潤之盜錡魚倚切又音奇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擒斬之於社垣之外論

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鏗丘耕切鏘千羊切出而為之詩然後慊於內慊苦簟切愜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衒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馬者激於心馬一作言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涪州即南承嗣也霽雲之子故序言先中丞與夫忠烈之胤皆指霽雲而言傳載承嗣為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闢叛在元和元年此序云涪州受譴茲郡凡二歲為元和三年赦後作云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國語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所以結人心終果報吳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改名曰羽林騎凡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國家寵先中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卬音昂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餅西漢功臣表餅侯孫單以其父卬為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戰死事子單封餅侯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秋為校尉擊南越死事延年封成安侯君之土田之錫猶挫于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涪音浮扞蜀道勍寇勍其京切晝不釋刃夜不解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蠱音古易幹父之蠱用裕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讎是周切校讎也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璧大

送薛存義序

（零陵之州也也薛為人而去之序以送之薛為賤且吾不得與於考績幽明之說則序在此也）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音虎詩在江之滸）飲食之（飲音陰食音祀）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

（薛不詳其名序云薛去連而吏於鼎永與連相接又序之經塗序當作於永州時）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薛不怨懟忿憤（懟音隊憤房吻切）列於上愬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不戚於貌不悲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于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大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一作末）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鼎（鼎今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渭唐宗室子也序曰余斥刺柳至于桂君又在焉公元和十年既召而復謫于柳此在柳州時作）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灕力支切灕水出零陵）出荔浦（荔音戾）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

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令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為是久矣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公貺震之子也所謂相國馮翊公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者即震也本傳德宗幸奉天震進封馮翊郡公久之進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序當作于震未卒之前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沖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淬音倅礪音厲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濬作浚激揚洪音沛哉鏗鏘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力盈於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請與子樂之辭曰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公曰夫賁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候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棨前驅之器以木為之王公以下通用以前驅也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撝謙如此撝音揮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一有者字若高陽齊據者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於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元秀才公瑾也公集有荅貢士元公瑾書謂其有文行而不能薦於有司其末曰其余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今為序送言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故贈言以勉之也序當在書後皆貞元十八九年京師時作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躓音致說文跲也操音慥）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言一作貌）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殿墟修志增藝懼其沈鬱傷氣懐憤而不能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湛盧鏌鋣豪曹巨闕）患不得犀兕而剸之（剸音遠切細割也）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此貞元十三年作蓋公自貞元五年來京師求進士其在序曰余在京師九年則十三年未為集賢正字時也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謂半孔門弟子三千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弟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鉤喙甚直懐（一作嗜）有美餌而觖望獲魚之暮（觖古穴切又窺瑞切怨望也）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之知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齊映也映以貞元二年正月拜相至是蓋已死矣）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笈音及又極瞻切）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躑直躅切躅尺玉切）豈其直鉤而鉤懐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

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胷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穆公伐晉濟河焚舟）手劒而盟者（周赧王五十七年秦攻邯鄲趙王使平原君合從于楚平原君約其門下客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于平原君平原君至楚與謀合從不決毛遂遂按劒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遂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也）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定從而歸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恥無乃果于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遄淳緣切）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而一作兩）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九名策字子符其序云居草野八年崔子幸來而親余此序在永州作明甚集文又有與策登西山詩有云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則詩當在前而序當在後云）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一作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孤幼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孝一作仁）如是且不

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亦作覩）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蔡君不詳其名貞元末在京師時作

僕之始貢於京師蓍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一作之未覩隱而未見曠乎遠而有榮者也曠他晝切日無光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公貞元五年己巳進士七年辛未在京師歲在未曰鶉首故曰歲在鶉首壽星屬辰酉與辰合故至九年癸酉登第故曰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僕始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一本無上五字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序

一云送韋七秀才下第序一本云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據集中有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有曰僕自謫居南中九年蓋元和八年間也此序當後書而作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一作目耳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者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

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辛生不詳其名其曰中書高舍人備位於禮部擢袂墝枉辛以是再歲連黜考之於史中書高郢也郢本傳貞元中連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薦譽以動有司徇名士實郢患之乃謝絶請謁專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為衰與序所言皆合序當在京師作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於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於禮部擢袂矯枉袂彌蔽切袖也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首一作會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沈没困厄之士闔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一無退字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柳河東集卷二十三

柳河東集卷二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一首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考新史柳氏年表偁無見焉其曰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罷選而歸此序當在貞元十七八年在京時作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袵而退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於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滫息有切水泔也瀡息委切滑也乏庾釜之畜逼迸無成逼筆力切迫也迸北諍切走也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胷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袪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嚚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嶷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於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公之高祖諱子夏徐州長史其曰吾與謀從高祖而異其別當自此然謀之父祖考之年表質之譜系皆無見焉序言吾觸罪屏擯楚越間六年此元和五年間作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

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和安而益壽一作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衎空旱切樂也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

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人下一有志字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地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慚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以新史年表考之柳氏自晉侍中景獻生二子耆純耆太守虢西耆耆之子恭四傳而為方與公其下五子皆有傳焉純又別而為二其子卓有子四人虢東耆其六世孫懿三傳而至道茂又別為二而各有傳焉子厚耆之裔也故柳氏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者為衆登即芳之子本傳元和初為大理少卿公綽溫之子永貞初為刑部郎皆有傳可考公曰終老於夷序當在永州作澥音邂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一有武氏敗猶不能興七字為尚書吏者間數十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

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一有吏字）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一無其字）自吾為僇人（僇音戮）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辭辭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辭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于夷矣

送内弟盧遵遊桂州序

（韓昌黎銘公墓謂舅弟盧遵承人性誼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遠其死不去既往葬又將經紀其家序云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即銘之意時當在元和四年作）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一有子字）也廣而不肆巽而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

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悖音佩又蒲没切）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趍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一無則字）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呂渭之子凡四曰溫恭儉讓渭溫皆有傳溫自道州移衡州讓取道於永求序耳溫元和六年辛序當前作）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捽昨没切說文持頭髮也）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詑詑仲（詑音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於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歟紈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坰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

然憐天下之窮吐（與氓同說文田民也）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上式灼切）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直一作其）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好焉（好一作存）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且文之（一無而下且字）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崔使君遊宴南池序

（使君崔敏也刺永州卒以元和五年九月公嘗誌其墓又嘗為文以祭有曰某等咸以罪戾謫茲失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鷹適野逸鵾沿湘廣筵命樂華燭飛觴與此序意同序云于暮之春當在元和五年春也）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泓烏宏切下深貌）灣然為溪（灣烏還切水曲也）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菓（芡音儉雞頭也芰音騎小荷也）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瀲里閭（澹徒濫切瀲音艷）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瞪丈證切直視）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左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趑千資切趄千余切）為顦顇客耶（顦音焦顇音悴）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

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公元和五年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而此言丘泉溝池堂溪亭島皆具詩序當在溪室既成而作序云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而集無見焉豈逸之耶良可惜也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為一作曰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列子湯問第五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斷魚斤切說文齒本也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孝切今是溪獨

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二事見論語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君即圖南也集有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婁去永而之淮南在元和三年則此詩序必其未如淮南之前作云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

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効於當世故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一有故字）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為（一無為字）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覩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大凡編辭于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寺在永州公嘗為作西亭記其詩亦具於集以記考之亭已作於元和四年詩序當繼作）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顥氣之始（氣一作氣）間歲元克己由柱下史（周藏書室史之柱下也因以為官名老聃嘗為柱下史焉）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會以貽於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克己其慕趙者歟（左氏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二子石即印段公孫段也）卜子夏為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於世庶乎其近古矣

序飲

（集有鈷鉧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爭為奇怪者不可勝數其蜘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今所謂鬻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即潭西小丘之地也婁圖南者見前篇潭西小丘記作於元和四年此序當作于記後）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洄胡雷切說文洑洄也洑房六切伏流也）不止于坻（音遲與坻同）不沈于底者過至（一無至字）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眩熒絹切）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往者衆皆據石（一有位字）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突弛

沒切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妻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部鄙切腹內結痛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程袒裼以為達者裸魯果切程音呈裼音錫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為密者數音朔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棊

棊出公之新意然觀其末曰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叙其謫居零陵時遊戲間有所寓意焉耳其二弟宗直宗一晏元獻公本題云序飲序棊二篇古本或有或無云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

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易以豉切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其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止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敵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叙

柳河東集卷二十四

柳河東集卷二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七首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凌助教考唐史年表皆無所見觀序辭公尚在京師時作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吴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葢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吴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春秋羊舌氏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伯華名赤叔向名肸叔向仕晉魯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叔魚攝理受雍子之女而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又曰殺親益榮猶義也夫伯華為銅鞮大夫魯襄公三年代其父為中軍尉家語孔子聞處歎曰鄉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所稱道者如此韓豐安平之凡也安平名泰新史附王叔文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御史故云與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序云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葢在京師時作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銅鞮音題春秋注銅鞮晉別縣在上黨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左氏作猶家語作由又稱伯華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於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樸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嘗績文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綜作弄切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達上文意達者謂孔子也史記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

焜燿上胡本切下弋笑切於後矣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於外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豐之季弟泰知名與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序

圖南師德曾孫也師德當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世稱長者公永貞元年自禮部員外郎貶永州司馬永州零陵也序云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見婁君又云為余留三年則序疑在元和三年作然集有序飲在元和四年尚云客有婁生圖南意其見婁君之歲非謫零陵初也集又有酬婁秀才病中見寄及將之淮南之作當與此序同時皆在元和五六年間歟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覯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然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貿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上音吁下音俞說文美也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

就休耶則甚少且鈗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苦簟切說文不滿也一曰愜也）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楊君不詳其名崔公崔能也史有傳時為永州刺史公集中有湘源二妃廟碑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能在元和九年序之作亦在永州時也）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一作能）乎理外（伉苦浪切敵也）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奥詆冒混亂人罕由而

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於燕堂饋之侯食日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胄子師昔常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從事一本作徐生其名不可得而考據題云北遊蓋公南遷後作）

讀詩禮春秋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廖有方序

公集中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今不自料而序秀才即此也又云自遣斥逐禁錮蓋在永州時作觀其序及書詞氣當元和七八年間云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璣音幾瑇音代瑁音昧象犀交州在廣之南在唐隸安南道天竺道南海番禺合浦交趾皆其所屬郡也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常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葩披巴切瓌姑回切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矣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韓退之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即此序也公集中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罪子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而浩初序在元和六年間作此當在其前也元十八於詩不見其名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即其人也公時在永州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一有而字躓音質悉取向之所以異者

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太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衰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一作存雄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營道屬永州零陵郡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山山海經注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下灕水（漢書作離水武帝紀將軍出零陵下離水注離水出零陵）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憑豐隆翘蜚廉（豐隆雷師呂氏春秋云蜚廉風伯名）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序云吾長京師三十三年蓋公生於代宗大歷八年癸丑至德宗貞元五年年十七舉進士九年登第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科為集賢殿正字十七年調藍田尉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乙酉順宗立遷禮部員外郎為三十三年也明年宗和仁公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刺史十一月貶永州司馬在永凡十歲至元和十年正月始召還京師復出為柳州刺史於此年月始生[illegible]賈景伯者不[illegible]其為人公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此[illegible]柳後數月

當元和十年冬作也

傳所謂學以為已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已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一本景作宣）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一作必）貫統言未嘗詖（彼義切孟子詖辭知其所蔽）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愔把浸切靖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已乎非已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之（一無之字）居或以匱乎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

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序稱劉連州禹錫也薛道州伯高也公集中有道州文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劉集有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詩序云予為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袪中詩一篇以貺予其詞甚富留一歲觀其行結矩如教益多之此公所謂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者也薛之詩無見焉據劉夢得元和十年與公同時再斥公為柳州而劉為連州此公柳州作也又公集有毀臭亭神記云元和九年薛公刺道州此序當在十年作明矣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為高

其學浮屠不能愿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於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韓退之集有送浮屠文暢序云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詩然公之詩今無傳矣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在貞元二十一年後意與公此序同時作時公尚在京師也序言天官顧公吏部尚書顧少連夏官韓公兵部侍郎韓皐也餘皆無所考五臺山名隸代州於唐屬河東道云

昔之桑門上首

桑門即沙門也袁宏曰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也後漢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相國曰以贖愆罪詔報曰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

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道林姓支名遁道林其字也晉史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謝安傳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遠法師東晉釋慧遠也住廬山廬山記云遠師送陶元亮陸修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休上人宋桑門惠休姓湯氏宋書謝靈運孫超宗隨父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又文選有休上人詩與鮑明遠詩相接意鮑昭當時與之遊從者

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

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雲代之間有靈山焉（雲州代州屬河東道）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翔陲（音垂）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與音預）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夏官韓公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一有劉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習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嘗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比薄必切次也）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裓之贈（裓古待切釋典有衣裓）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燿迥躅（迥一作迥躅厨玉切）偉長德璉之述作（璉音輦）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

職而知鄭重耳（一作鄭志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上人序云重巽是也居永州龍興寺公集有酬巽上人贈新茶詩又有題巽公院五詠此序在永作也中丞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也新史公綽本傳云公綽拜御史中丞李吉甫當國出為湖南觀察使李吉甫再相在元和六年公此序是年作也記所云惠誠海雲皆唐時名僧孟常州孟簡也元和中拜諫議大夫以幸直出為常州刺史其本傳云簡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音者鄭中書不詳其人以時考之當是鄭絪也舊史絪本傳憲宗即位遷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郎與杜黃裳同秉國政至元和四年罷為太子賓客云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一作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即永州也）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揔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則泥而皆存者（夥胡果切齊謂多為夥泥

去聲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洎孟常州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具舟來迎飾館而候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胡卧切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一作南海其士汪汪也求道者之多半天下一有而字一唱而就大行於遠焉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羣一作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公集有海禪師碑序云近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且云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屠蓋公前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云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悉通兩周之要之與孔子同道此韓以為有損於聖人之教故寓書以罪之惜乎韓之書今逸矣公此序又深言浮屠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則公之嗜浮屠其深如此韓寓書在分司東都時當元和三年閒此序公是時在永州作次前篇蓋元和六年云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一作訾音紫余與浮圖游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真一作直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有取焉

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一作殘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韞音蘊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

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軋乙黠切）則舍是其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暠師序

暠音皓劉夢得集有送僧元暠南遊詩并引云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胷中猶煎錄然開士元暠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揔持之門妙音奮迅頷力昧答雅聞子事佛而亟來相從或問師隳形之旬計日少失怙恃推辣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而始悲凌泉之有列今痛防嚴者將至而[illegible]未遑金罽奠備新火恩戚諸相皆離此心[illegible]雖萬[illegible]為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illegible]一[illegible]皆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illegible]今聞[illegible]諸[illegible]多大士[illegible]以苦調而布[illegible]有足悲者予聞[illegible]說已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為詩以送之庶乎踐霜露者聆之有測詩曰寶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為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解解珠纓公序所謂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游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即此也武陵即鼎州劉夢得與公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為鼎州而公為永州元暠時自鼎州來公此序永州作也次前篇當元和六年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暠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游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詭者（詭弋支切多言也）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暠陶氏子其上為通侯為高士為儒先生（一有賢字無生字一無生與賢字一作賢見）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

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叙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序云琛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桂林桂州也在永州作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一作道之大莫極乎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

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修而行者之為空蕩而無者之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

一作引文郁師公之族也序云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蓋公時在永州而師來也又云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當八九此公自言云爾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詩逾百篇其為

有意乎文儒士矣又遯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翛翛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去逆切說文阨塞也登高遠望悽愴超忽游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

也則書以畀之

送璿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序云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與前送楊郎中使還汴州序稱童孺同意作之年月不可考以文意推之公時尚在京師當貞元十四五年間也員外郎劉公其名未詳

金僊氏之道葢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

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恍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葢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於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人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魯侯之贈後吳鼎魯襄公十八年公會晉侯及諸侯圍齊十九年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晉人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注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

以璧馬為鼎之先今餞詩之重皆後吳鼎也後一作衆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作之年月未詳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一有也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

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於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遂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余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柳河東集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三第四頁前七行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刋本今下衍我字據文苑英華注云集無此字今刪

卷二十四第十三頁前三行不能食酒案郭雲鵬本注引漢書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釋此食字知此集原作食酒無疑刋本食訛飲今改正

卷二十五第三頁後八行僕深異而訊之刋本訊訛許據郭雲鵬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刋本脫江湖之人四字據郭雲鵬本增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臣王杰詳校

乾隆御覽之寶

柳河東集卷二十六

唐 柳宗元 撰

記十一首

監祭使壁記

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監祭祀則閱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新史志云監察御史涖宴射習射及大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公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拜監察御史是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崔蓬入臺近不練故事違式流崖州此公所謂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者也明年劉禹錫始復舊制蓋是時劉亦拜監察御史云然劉本傳其革正制令皆不載其曰明年此記貞元二十年作也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漢百官志侍御史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劾印移書則曰監祭使明皇開元中張說以正觀顯慶

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中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施敬本蕭嵩王仲立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寶應中肅宗上元二年改元寶應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粢音資盛音成必實於庖厨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戛苦黠切書戛擊鳴球注戛擊祝敔所以作止樂簨虡綴兆之數簨音筍虡其呂切樂器所垂也周禮梓人為簨虡必具於庭內樽彝罍洗俎豆醆斝之器必潔於壇堂之上罍音雷洗音蘚醆音盞斝音賈又音稼彝尊又玉爵名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列若其實列若一作引數設篚朴於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燔音煩燎音了瘞於例切埋也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之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禮記天子設四學鄭氏注云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四門學蓋取四郊之意始於後魏時以其遼遠故置四門而唐又始合于太學至是柳立武儒衡歐陽詹為之紀名氏於壁而公為之記也據韓文公集有歐生詹哀詞序云貞元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四門助教將率其徒服闕下則三公之在四門館蓋在貞元十五六年間記是時作也武儒衡歐陽

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東漢志注引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云云凡明堂太室辟雍大學事通合之義也其間兼取易傳禮記保傅篇之說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漢賈誼舉上保傅篇帝入學之教於時政書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云云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宏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北史劉芳傳太和二十年發勑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隋氏始隸於門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舊史志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之為生者若庶人子為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登第者加階放選也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

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庶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榎楚二物收其威也鼓篋擊鼓擊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榎古雅切楛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今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音眇木末也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賀秘書知章也舊史知章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後遷太子賓客授秘書監歸散騎崇敬也天寶中舉博通典墳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賢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與公一無上四字方與公諱僧習後魏時為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與公

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唐之京師古雍州之地秦之咸陽而漢之長安也唐屬關內道云京兆尹理京師在隋領大興長安新豐渭南鄠華陰藍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涇陽雲陽三原宜君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二縣唐武德元年改京兆府為雍州而縣之分改廢置不一武功本周后稷所分之地周紀所謂封弃於邰是也漢志右扶風有蘮美陽武功三縣至是合為一故武功為甸內縣最大武德初又分武功好時盩厔扶風四縣為稷州蓋因后稷所封為名貞觀元年州廢縣

皆屬京兆天授中復以置稷州大足元年又廢如初至是元和十五年改邑於南里而丞廳壁壞前所官署舊記皆逸無繼後三年陳南仲居是官乃因其族子存持地圖而求公為記蓋當貞元十八年也公時為藍田尉云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奏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於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蘮之地蘮與邰同史記作邰音胎秦作四十一縣蘮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稷州已而復縣其土彊沃美高厚有邱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其秬秠藿菽之宜秬黑黍也秠音丕一稃二米也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大雅言詩之大雅也詩大雅生民篇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推以配天焉詩云即有邰家室又云誕降嘉種維秬維秠恒之秬秠是穫是畝即公秬秠藿菽之宜之意貞元十五年改邑於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

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漢高帝即位乃西都洛陽兵皆罷歸詔曰士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卿大夫以上令吏與抗禮注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抗禮抗禮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

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度哉為之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

唐自天寶亂後兵政紊蕩肅宗時京畿之西以神策軍鎮之皆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此公謂西郊捍戎者也蓋嘗考之自肅宗乾元元年戊戌至德宗建中四年癸亥為二十六年是歲李希烈反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原反犯京師德宗如奉天則西郊之屯至是去矣自是歲癸亥至貞元十七年辛巳為十九年此與公記所載皆合盩厔畿內縣也堂作於貞元十八年五月記亦是時作主簿某名氏不可考云盩音舟厔音室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於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寓於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部鄙切）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覿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於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鐏俎靜嘉燔炮烹飪（音稔）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衎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唯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於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唐初諸使未嘗加御史之名自明皇開元以來使之制愈重故有兼御史者德宗初又罷宣歙池鄂岳沔三都團練觀察使陝虢都防禦使以其地分隸諸道後置東都畿觀察而以留臺御史中丞為之建中間又以御史中丞一員為理匭使故兼御史中丞為使者不一嘗自開元初考之至貞元二十年間其有兼中丞為節度使者曰楊國忠曰令狐彰曰宗正卿琬曰盧羣有為節度觀察處置使者曰蕭華有為團練觀察使者曰李栖筠曰李道昌有為節度觀察使者曰

張獻恭有為觀察使者曰杜亞曰衛晏曰楊頊有為都團練使者曰吳希光曰張愔有為經畧使者曰戴叔倫曰張正元有為冊南詔使者曰袁滋有為節度留後者曰田悅明皇帝幸蜀有為置頓閣道使者曰韋諤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為中丞出為使者或疏決囚徒或賑恤水旱或黜陟官吏者不一又有兼御史大夫而使者或為節度或為轉運度支鹽鐵或為防禦諸使者又不一要皆兼御史而其權益不輕舊史武元衡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時以詳整稱重此公所謂武公以厚德居位者也公時為監察御史故曰命其屬書之記是年作明年公遷禮部郎云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於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於內拓定於外戡音堪拓音託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涖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

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於事

館驛使壁記

唐都長安屬關內道道管州三十七縣百三十五華同鳳翔邠坊商在京畿之四維洋雖屬山南道而與京兆接故關驛在焉新史百官志駕部掌傳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之所達為驛千六百三十九今記所載驛凡四十七蓋邦畿之內者也大歷以來始命御史為之使而印未刻至是貞元十九年韓泰始鑄印正其名而公為之記以署于壁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御史記次前篇亦二十年作也泰新史附王叔文傳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覲於闕一作入于近闕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萬年渭南屬京兆府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潼關在華陰華陰櫟陽屬華州縣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

關水出監田北山下渭監田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盩厔長安屬京兆府盩厔初屬京兆後屬鳳翔府盩音舟厔音至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於好畤武功好畤皆京兆府縣畤音止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渭水出京兆華原京兆府縣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摠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飫於據切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嶺南五府廣州安南桂容邕也節度使理廣州舊史馬摠元和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畧使八年自桂管觀察使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記所謂扶風公即摠也公時為永州司馬記是時作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一作名字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一作就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一有境字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

一有外字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饔於恭切熟食也餼虛器切體餼也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子侯切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秦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與庫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一作昃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隳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新堂幢牙葺纛幢閭江切葺而容切纛音導以氂牛尾為之繫左驂馬軛上金節析羽旆旗旟旌旗戈於切周禮鳥隼為旗旟旌似醉切全羽為旌咸飾于下鼓以鼖鼓一作音鼖音墳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罽音計西胡毳布織毛為之若今氈及氍毹之類胡夷蜑蠻蜑音但蠻屬雎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鉶音刑體節燔炮截炙截側吏切大臠也炙之夜切羽鱗貍牙之物沈泛醍盎之齊醍他禮切盎於浪切齊才詣切周禮有醍齊盎齊酒名也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擨擊吹鼓之音擨古八切亦作戛吹尺瑞切飛騰幻一作眩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宋華元也文公十六年代公子成為右師宣公二年鄭受命于楚伐宋華元禦呂禦之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畴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霍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弃梁肉而士有飢者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

不廢願勒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兹石云

邠寧進奏院記

作之年月具見于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王制方伯為朝天子者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齋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文帝紀云至邸而議之顏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丁禮反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規高其閑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佩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

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閻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間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會邠寧之能政也邠寧一作朗寧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畧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一作捍敵西陲而戎虜伏息戎功溢於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賛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嚴公嚴礪也舊史礪本傳先是礪從弟震在山南為牙將礪在軍歷職至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貞元十五年震卒以礪權留府事兼遺表薦礪才堪委任即以是年七月超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支營田觀察使而此記云牧于梁五年蓋自十六年至貞元二十一年為五年也是歲順宗即位故曰嗣天子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然傳皆不載加禮部尚書事豈畧之耶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一作四鄙）密以公（密一作私一無公字）刋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一無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郎到切）窮冬雨雪（一作水潦於秋雨雪於冬）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踣音匐僵也藉慈夜切）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藉一作枕）餫夫畢力（餫音運說文餫野饋曰餫）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

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僦即就切）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馨兮切）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畚音本鍤測洽切）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溝以饋成州戍兵）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一作水怒湍他官切悍音旱）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澹（一作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音單）飢饉昏札（饉音僅）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虹梁已成（虹梁一作杠梁）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為之不出

四方之力（一作四人）而百役已就且非我（一無非字）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漳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遷興歎（史記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白圭壅隣孟子不與（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吾子過矣）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全義縣屬桂州集中有送内弟盧遵遊桂州序云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五年矣蓋遵之遊桂在元和四年其為全義又在四年後也）

賢之興而愚之廢復之為是循之為非（一作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惟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甚於怯且誣（怯音杏）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餼許既切饋音匱）欲迴（去聲）其途故塞之（一無去聲二字）遵曰是非怯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於羣吏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柳河東集卷二十六

柳河東集卷二十七

唐 柳宗元 撰

記六首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楊憑也憑刺潭州在貞元十九年間記云刺潭三年當永貞元年也是年公謫永州司馬過潭而作據集者與楊誨之書誨之憑之子也書云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是憑永貞元年尚在潭而公過之作是記明矣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一作三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坻音遲水中高地一曰小渚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古穴切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戶黯切戚船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櫧音諸木名似柃葉冬不落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槃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於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之

桂州訾家洲亭記

裴公行立也本傳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記云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據史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平詔至廣表在元和十三年矣記是時作公時刺柳州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騖音務馳也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

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瀧水瀧音離瀧水出零陵水之中曰訾氏之洲訾音紫又即移切凡嶠南之山川嶠渠廟切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悠一作攸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甿移於閒壤伐惡木剏奥草剏扶弗切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烏懈切亦作阨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乎見倏音叔走也乎與互同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升降苞瀧山涵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亭一作廷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楹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顥音浩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安期羨門古仙人也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上音環下音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州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邕州公名寬字存諒公嘗誌其墓又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于郡藩即記所謂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者也記云歲在辛卯蓋元和六年而墓誌載其是年八月辛豈此記在前作歟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構櫨節梲之華構音薄柱也櫨音盧柱上跗也語山節藻梲注梲音拙節者栭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極畫為藻文不斲椽斲音卓不剪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崒然恤切

突出也馳奔雲矗初六切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蔡夷徼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謂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肆意遠遊宿於崑崙之阿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而不至此也謝公之屐齒不及謂謝安放情丘壑而不及此也謝安傳聞謝元已破符堅不覺屐齒之折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堅迺塗竪音泊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有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闤闠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公元和元年貶永州在永凡十年其州刺史見本集者六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讌集序及墓誌後又有崔簡者未上以罪去見簡墓誌等文元和十年刺史崔能見湘源二妃廟碑萬石亭記此所謂韋公者蓋在七年八年者也見集上嶺南鄭相公啟及黃溪祈雨詩記在七年作

將為穹谷嶮巖嶮五男五咸二切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蔀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瀏力救切既焚既釃山宜切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

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陳勝傳與守丞獨戰譙門中顏師古曰譙門於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一作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

崔公名能新史有傳公集中湘源二妃廟碑亦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能即此也作之年月記具載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間日一作百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蓁翳之隙蓁與叢同翳一計切見怪石特出庚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側以入緜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若虎鬬企若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股一作肱環行卒愕一作愕目卒倉沒切愕音諤疑若搏噬於是剗翦朽壤翦焚榛蔵於廢切荒蕪也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上烏宏切下音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尨齒齯音倪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西漢袁顏師古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較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萬石君石奮也孝景

時以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絲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湘源皆永州縣也薛存義自湘源來令零陵凡二年公集有送薛存義之任序云假令零陵二年矣然月日不可考要皆在永州時作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沮將豫切洳音茹陷濕地也詩彼汾沮洳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涖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年辯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首音狩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

之名鼛音皐土鼓也雞豚糗醑上兵救切下司呂切得及宗族州牧尚焉傍邑傚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澹音淡乃發墻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居爻切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蓑峯瓏瓏蕭條瓏音籠瑽音零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於恭切熟食也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遊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裨諶鄭大夫也謀於野則從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以適野謀作盟會之辭諶音忱宓子彈琴而理宓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宰單父戴星而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宓音伏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遊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首曰

吾志也遂刻之

柳河東集卷二十七

柳河東集卷二十八

唐 柳宗元 撰

記九首

零陵郡復乳穴記

題曰零陵字之誤也據地理志零陵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年而題以零陵何也唐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土貢鍾乳本草唐注亦載其次出連州未嘗言永州出此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題以連山郡復乳穴記則於文為合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于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吐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貧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紿徒亥切欺也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

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虵東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予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効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又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此序所謂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之意也庳音鼻史記作鼻河東薛公伯高也然集道州文宣王廟記伯高始以十年二月用牲幣于廟而此云九年來刺道州又云既底于理似非初至之事公以明年正月名其曰某時謫永州記必將名時作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罷音疲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瘘而起瘘於危切若矇而瞭矇音蒙瞭力小切騰踴相視踴音勇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教一作崇去奇邪奇居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燠於六切我有病癃音隆公起其羸髫童之罵髫音苔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羨一作恣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乎鬼

神（一無明字）愷悌達于蠻夷（一無愷字）不唯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史記天官書載水澹澤竭地長西漢天文志所載亦同實不原其說甘茂傳秦王還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啟筮云鮭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此記息壤之說皆取此以為說

公時在永州作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甓蒲歷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鍤測洽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音幾祥也）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鮭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鮭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于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公謫永州十年凡為記序其年月有不可得而考者此其一也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瞰苦濫切）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藂與叢同）穹若洞谷翁若林麓（翁烏孔切）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龕音堪）以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坳於交切窪烏瓜切說文清水也坻烏知切說文小渚）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楩毗連切木似豫章）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薈音檜）步武錯迕（阮古切過也）不知所出溫風不爍（式灼切）清氣自至水亭陿室（陿胡夾切隘也）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

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曺伊爲切）溽暑適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奥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名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集中始得西山宴遊記云因坐法華西亭時元和四年九月則此亭記又當作於前）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絶然而薪蒸篠蕩（篠音小篠音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乎常員而心得無事（一無乎字）乃取官之禄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

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適寂其覺也適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一有乎字）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據記云余名在黨人云云記當作於到永之初元和改元時也）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户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户户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

鑿大昏之牖闢靈照之户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為徒遂書為二其一志諸户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據記云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就記當作於元和十二年云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偭爾兖切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横術音遂月令曰審端徑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

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食登切塍畦也治事僧曰退思曰令褱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序云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馮公刺永州在元和二三年記當在是時作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乃旦切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顗語豈切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旺音質大也明也及僧

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續胡對切）繒蓋幢幡以成就之（繒疾陵切）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

（吳人呼水際為步韓昌黎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即此旨也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此當作於元和八年云）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鑄魚倚切左氏筐筥錡釜之器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錢音翦鎛音博詩臣工斮乃錢鎛周禮鍛氏為鎛器注錢鎛田器刀鈇亦兵器也鈇音膚）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音戮）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禮記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又漢分八使周適四方巡行風俗觀采方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柳河東集卷二十八

謹案卷二十六第二頁後八行執役而衛者案役字疑殳字之訛

第五頁前五行擊鼓警衆刊本擊訛繫據禮記鄭注改又榎古雅切稻也刊本稻訛稻據爾雅釋木改

第六頁前五行新豐渭南鄭刊本脫渭字又三原宜君刊本君訛居據隋書地理志增改

第六頁前六行二十二縣刊本下二字訛三據隋書地理志改

第七頁後四行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刊本七訛士據漢書高帝五年詔改

第十五頁後五行文公十六年刊本十六訛九又宣公二年刊本脫此四字據左傳改增

第十六頁前一行願勒于金石刊本勒訛訪據校宋本改

卷二十七第三頁後三行乃經工庀材刊本庀訛化據校宋本改

第八頁前二行怒若虎鬬企若鳥厲刊本二若字俱訛者據文苑英華改

八頁前六行非人力也刊本脫力字據郭雲鵬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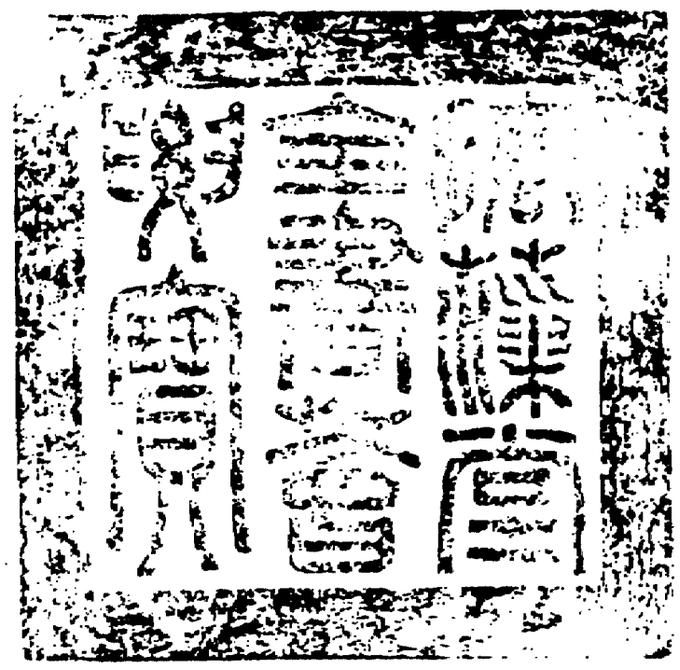
八頁前八行莫究其極刊本莫訛若據郭雲鵬本改

第九頁前三行公壽萬年刊本脫萬字據文苑英華增

卷二十八第二頁前四行今而乃誠吾告故也案郭雲鵬本注云一本今字下有令人二字

第四頁後三行甘茂盟息壤刊本息壤訛壤息據史記甘茂傳改

第四頁後四行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刊本堙訛湮據史記索隱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乾隆御覽之寶

柳河東集卷二十九

唐 柳宗元 撰

記 山水十一首

游黄溪記

作之年月具於記漢書王莽傳自謂黄虞之後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其令天下尚此五姓名籍於秩宗以為宗室記所言黄神王姓蓋取諸此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

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浯音吾水名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瀧閭江切水名東至於黄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黄溪最善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或無神祠兩山墻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揭音憩一丘刊切論語深則厲淺則揭注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積一作即黛蓄膏渟來若

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頟頷斷鬐類胡來切頟下也頟戶感切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頟下斷魚斤切齒根肉鬐玉各切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鵲方東向立自是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鏘七羊切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游黃漢至小石城山為記凡九皆永州山水之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然皆次第而作此作於元和四年記所載也

自余為僇人僇音戮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卧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抵異之抵一作指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染一作冉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岈火加切嗒岈山深之貌洼烏瓜切水也汙也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培薄回切又薄口切方言冢或謂之培塿力狗切自關而東小冢謂之塿悠悠乎與顥氣俱顥音浩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

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據潭西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鈷鉧潭則此記在前記後作亦元和四年文云下二記當繼此也

鈷鉧潭在西山西鈷音古鉧字諸韻皆無從母字唐韻作鏻下注云鈷鏻也鉧疑是鏻莫浦切又莫朗切并注云鈷鏻也鈷鏻乃鬲具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沫莫貝切水名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下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貿音茂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有聲溶然溶在公切水會也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嶔音欽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剷音產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瀯音營水回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灃音豐鎬下老切鄠音戶則貴游之士一無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堪為巖（堪五男苦男五感三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日光下澈（音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俶昌六切）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

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一作龔）余弟宗玄謝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崔氏二小生即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

（自袁家渴至石渠石澗小石城山四記皆同時作石渠記所謂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者也石渠記云元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則四記可以類推矣）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嶂音障瀨音賴）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楮樟柚（余救切）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

轇轕水石（轇音膠轕音葛）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水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蓊烏孔切勃音勃）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泉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儵徒堯切白儵魚也似雞赤尾六足四目又直流切）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釃山宜切）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石為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其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一無意字）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欂力計切梁棟名）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

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公以元和十年正月自永州召至京師是年三月復出刺柳州故記云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圯（部鄙切）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剔蠲疏（剔扶弗切疏音疎）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檉丑成切）易為堂亭（易以是切）峭為杠梁（杠音江說文牀前橫木一云旌旗竿）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嶢濶瀴灣（嶢音聊亦作崦嵫伊盈切灣烏還切）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

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記不書其年月然當與前記先後作公刺柳凡五年辛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滙（戶對胡對二切）北有雙山夾道嶄然（嶄顛咸切高貌）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甑子孕切）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古切）皆獨立不倚北枕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茹房（一作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

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蒲明切博局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楮多貫簹之竹簹音員簹音當竹名多槖吾其鳥多秭歸秭咨李切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人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多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𩜁脩形糈粮糈音所又音胥粮諸韻皆從禾徒土切沛國呼稻為粮酒陰虔則應公嘗有雷塘禱雨文有云繼神之居為坎為雷又云欽茲有靈爰以廟享是必有神以司其風雷而禱無不應矣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柳河東集卷三十

唐 柳宗元 撰

書明責躬六首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公謫永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為地一除罪籍時當在元和四年云

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痞部鄙切腹中結痛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厲為也瘴音障忽捧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肓音荒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

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
強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艱（一作末路阨塞艱（音凡）艱五結切）不安也）凡事壅隔（一作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
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
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
怨讟（音讀）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詆音詆）旁午搆扇盡為
敵讎（一作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强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
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
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
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一作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
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癈痼（一無更字）以希望外之澤哉年
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
皆自所求取得之（一無得之二字）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
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元和元年五月十七日公母盧氏卒）猶
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
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

夷獠之鄉（獠夷名音潦）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
緒以是怛然痛恨（怛當各切）心腸（一作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
子息荒陬中（一作荒隅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
與罪大者親昵（一作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
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一作慄慄然或作懍懍）
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一無所字）無異子弟為主獨
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
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
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
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
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列子云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孟子齊肩諂笑病於夏畦夏畦夏月治畦之人畦音奚）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
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
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
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音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盥音管又古玩切）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晏本作被謗無議字）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將母奈其善盜嫂何疑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娶孤女云撾婦翁（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淮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篤婦翁寧有之邪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撾陟瓜切）然賴營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作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禮記管敬子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辟也可人也敬子管仲之謚）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云云章子有一於是乎）今已無古人之實（一有為字）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東漢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牛者愧而送還）

此真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國語文公伐鄭欲得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聞鼎耳而疾號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鍾儀南音卒獲反國（成九年左氏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與之琴操南音晉侯乃厚為之禮使歸求成南音楚聲）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襄二十一年左氏樂盈出奔楚范文子因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范痤騎危（痤才戈切騎音奇）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吾獻地王使捕之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王出之）蒯通據鼎耳（蒯苦怪切）為齊上客（高帝誅韓信信曰悔不用蒯通之言帝召通欲烹之通曰犬各吠非其主云云上乃赦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請通為客）張蒼韓信伏斧鑕（鑕鐵鋸也音質）終取將相（西漢張蒼從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後至孝文時為相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適見滕公公奇其言釋勿斬其後拜大將）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西漢鄒陽從梁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奏王出之）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西漢賈誼洛陽人絳灌之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宣室）倪寬擴死後至御史大夫（西漢倪寬為廷尉文學卒史以儒生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其後以議封禪事拜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

推說其意未上主父愜窈其書奏焉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劉向字子政宣帝為諫大夫獻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後不驗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以減死論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洪恩說文恇怯也洪恩垢濁也楚詞切洪恩之流俗恇音匡洪恩音腴恩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一作恐懼病痼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一作力薄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覼縷說文好視也一曰委曲上力禾切下音呂覼當從鬲俗作爾非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無放切終不能成章往時

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録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一作懇懇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楊憑傳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嘉賊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誨之即憑之子公嘗遺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寬閑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書亦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考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則此書當在五年冬作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壯一作莊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儁之道儁音俊難

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作是乃為若公言顯賞許一作取其素尚而激其忠一作中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

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子羽姓澹臺名滅明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論功當封且將召見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為令史晉史載記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為秦吏部令史之為令狐畧等譏之竟不獲用及姚萇奔馬狄緯與尹詳龐演扇動羣豪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景畧王猛之字云是皆終日號鳴大咤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史記趙奢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相拒長平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王乃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及括之母諫趙王以括徒能讀父書而父子異心王不聽遂將其後果敗馬謖得以惑孔明蜀志馬謖字幼常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建興六年又令統大衆與張郃戰於街亭為郃所破謖音縮起也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西漢周仁其先任城人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蜀志許靖字文休少與從弟劭俱知名建安十九年先主為漢中王以靖為太傅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而一無而字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信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

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儕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纍纍相望（纍倫追切）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之道（之一作大）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少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笑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高才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誇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謫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瘠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眊音冒目少精）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霾音埋說文風雨土也詩終風且霾）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

一無又字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矻丘八切與碕同說文堅也石狀以危傷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托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祀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寫賣切布之座右一作下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塤書

裴塤字行此書皆具惟不詳其爵位公時謫在永其書曰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考其時蓋當吐突承璀誅鎮冀王承宗之時事在元和四年書必是年作鎮冀自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承宗之先亦契丹人故書云奚虜也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一作獨未下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遊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授賣也不得者譸張排恨譸音輈訓也周書無或譸張為幻僕可出而辨之哉性又倨野不能催折以故名益惡勢

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鄰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已矣而嗔罵者尚不能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已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徵也何哉太和蒸物燕谷不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劉向別錄鄒衍在燕燕有谷地寒不生五穀衍乃吹律而溫氣至堪植黍今謂之黍谷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川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一無二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比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昌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

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據蕭俛本傳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公在永州此書當是俛為翰林時作其末云倘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蓋有望於俛者如此是時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之叛至元和五年七月赦王承宗正有望於賊平慶宥可及罪謫耳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向者進當鼎鼐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遊者乃岌岌而造其閒哉一作造其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閒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娼嫉娼音冒妬也其可得

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嚚嚚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一作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非是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重上聲腿）他偽切釋文足腫也）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瘵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鵕舌啅譟（鵕音決孟子南蠻鵕舌啅音卓）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聲么切）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

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話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瘖音陰說文不能言）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倘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株敗腐（株一作枿牙割切伐木餘也）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召收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聲么切）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

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建本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此書在永時作也書云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以其年考之當在元和四年作建與崔羣敦詩最厚集中有送羣序嘗及之故此書末及裴應叔蕭思謙且及敦詩云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傳音篆傳驛也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一次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藋徒吊切聞人足音則跫然喜跫巨恭切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一作塞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顫音戰髀音陛痺必至切濕病也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蝮芳六切說文虫也爾雅謂之蝮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疣一作痏羽軌切疣痏也

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墻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使便耕田藝麻娶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為四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吁句切又況羽切吹也僕豈敢衆

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誠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

宗元白

與顧十一郎書

觀集中送苑論叙謂初與論同薦於京師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趙權衡之下並就輕重之試顧公蓋少連也今以門下具官致書於顧君意者必少連子也少連傳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敬而此書云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憂惕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數於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則贈謚之榮亦諸門生之力歟傳又云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則顧氏子豈師閔耶公時尚謫永州故懇懇猶有酬德之意云一作十郎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一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趄趄（煦吁句切吹也趄千余切趄趄也）便辟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飈逝（飈卑遥切）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之人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向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憂惕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數於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璅璅者（璅音鎖碎也晉書習鑿齒傳璅璅常流碌碌凡士）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恨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擯必刃切棄也）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

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向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倘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流貌書不能既宗元謹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

唐 柳宗元 撰

書九首

與韓愈論史官書

韓集中不見與公書言史事惟有荅劉秀才論史書具言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至引自古為史不克令終者為證公此書皆與韓問辨以為不然觀韓與劉秀才書則公所以荅之之意昭昭然矣韓元和八年六月為史館修撰此書云正月二十一日其九年之春與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有一無有字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記録者有刑禍避不肯

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一作其時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一無宗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一作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詞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磊魯猥切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

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行下浪切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

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公自狀太尉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官狀此又與韓昌黎書使書之勿墜時元和九年也新史段太尉傳皆取公所為狀具載之史臣贊太尉又載公上史館狀中語曰柳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其益於名節多矣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荅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

趍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迹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涖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微夏無且言大將軍微蘇建言留侯微畫容貌史記荆軻贊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衛將軍青贊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留侯贊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且即如切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劉夢得集有與董言易辨易九六論二篇有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

因舉揲蓍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陽老陰之數以明二篇之繁復取左氏國語昔人之筮以為證且曰余與董生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為不誣矣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往往據臂於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著耶而才孰與元凱賢耶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口舌爭特貌從者十一二焉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此夢得所言易大槩也其論九六繼以揲蓍法曰九六數曰大衍論曰與董生言易凡三篇不能備載今公以為初無異於穎達之說而以畢子董子為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

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康成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

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遇揲得老陽六遇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也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與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荅劉禹錫天論書

公為天說以折韓昌黎之言劉禹錫作天論以公之說為未盡公反復以書問辯其詳鮮見天說下觀禹錫天論參以書意則其意昭然矣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其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為天耶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為果蓏（蓏魯果切有核果無核蓏）癰痔

之自為癰痔（癰音雍痔文里切）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於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得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與而函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曰子以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之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捺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詞耳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羨延面切餘也）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荅元饒州論春秋書

（考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為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者嘗為饒州刺史而時不可考元和間惟有元稹而傳不載其為饒州書言裴封叔壇也韓宣英曄也呂和叔溫也韓安平泰也凌生者準也陸先生質一名淳有春秋微旨傳於世為給事中侍讀而卒門人私謚曰文通先生公貶於永州而陸亡矣公嘗為先生墓誌見於集集有呂溫誄卒於元和六年凌準誌卒於元和三年今皆云亡友書當作於六年之後胥山沈公謂當去亡友二字然止當加在呂和叔上蓋韓宣英元和十年自饒州司馬召回與公例出為汀州刺史也）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荅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少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一義（事在僖公三十三年）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旨和叔處始見集注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

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公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事在莊公二年禚諸若切齊地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事在宣公元年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

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僖公十年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先是晉獻公寵驪姬殺太子申生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是年獻公卒里克弒奚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弒而荀息死之項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辭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於前書里克事書法皆同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與宗元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在隱公六年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撿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在文公元年雖啖趙陸氏啖音淡啖助也趙趙匡也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

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溫字叔和亦字化光溫卒公嘗為之誄云由道州陟為衡州卒時元和六年八月則此書當在六年前也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峭七肖切覈下革切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計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

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遂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悖謬以為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强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厖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究一作救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一有別字白中正纇盧對切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為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吾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一有曰字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恧女六切慙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公謫永州武陵亦以元和三年謫於永文字往來為多呂道州之言亦若武陵之言此書當在與道州書後作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乃計切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

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烱若深井之下烱古迥切又音迥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茲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古候切狐疑猶豫猶去聲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

益之以誣怪張之以濶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者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蝡蛭然蝡與蚓同蛭音質說文蟣也一曰水蛭雖鳴其音聲誰為聽之一有獨字賴世之知言者為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汙箧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頓首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

恭一名宗禮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韋丹為觀察使教人為瓦屋別置南北市營韓呂黎誌丹墓備書之今書謂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又云作東邪改市廛去比竹茨草之室正指此也恭後卒公又誌其墓具於集韋丹在江南時元和四年書亦當在此時云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盧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早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遍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一作摧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

樹之而君子以為議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音僻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摘過恐傷於教也摘陟革切又他歷切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賛焉固無闕遺矣作東郛改市廛去

比竹茨草之室而埴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窳以主切器空中病也絶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友人論為文書

作之年月未詳觀其氣質當在未謫時作貞元末文也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無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刓吾官切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縱子勇切吏音勇縱吏奬勸也躑躅而不進躑直炙切躅尉玉切力蹴勢窮蹴子六切與蹙同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埀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

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絶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徼古堯切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擎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其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

謹案卷二十九第六頁後三行緣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案此用左傳士有緣子弟緣字刋本緣訛欵據郭雲鵬本改

第十頁前三行元和十二年九月刋本九訛十據本篇文末句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在多姊歸案在字疑尤字之訛

卷三十第五頁後一行上乃赦之刋本赦訛舍據後漢書蒯通傳改

第五頁後七行文學卒史刋本史訛吏又除為從史刋本史訛使據漢書倪寛傳改

第九頁後三行彼不足我而甚我哉刋本甚字訛作其心二字據郭雲鵬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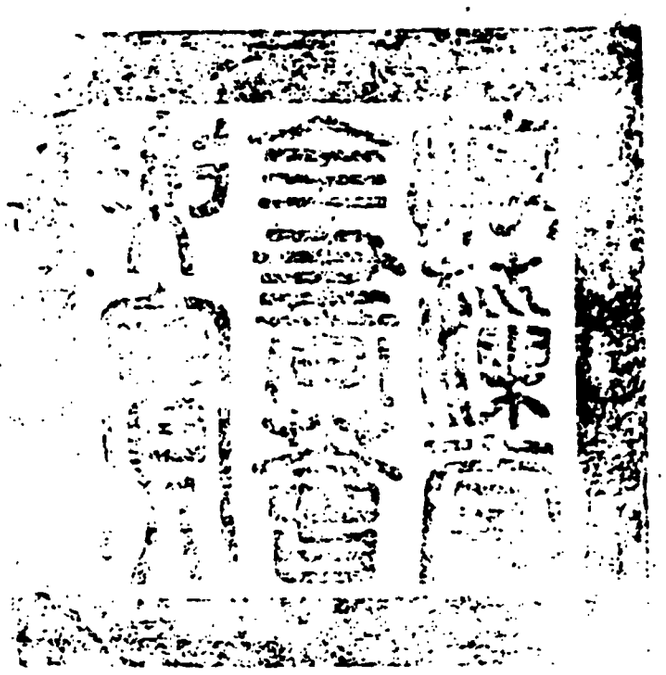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一第二頁前七行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刋本脫者字據唐文粹增

第六頁前三行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刋本注訛著案此引繫詞韓康伯注今據改

第九頁前五行凌準誌刋本闕凌準二字案本集有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準權厝誌稱準以元和三年卒與此句合今據補

第九頁後三行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刋本訛作亡友韓宣英呂和叔云云案上注云韓宣英元和十年召回與公例出為汀州刺史下文又云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則宣英此時尚在不得稱亡友今據郭雲鵬本改正

第十六頁後二行化惰窳之俗刋本惰訛墮據枚乘七發手足惰窳句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 二至四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乾隆御覽之寶

柳河東集卷三十二

唐 柳宗元 撰

書論政論服餌四首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前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今復與之論政理且曰辱示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求之劉夢得集亦有荅饒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皆同韓宣英曄也亦以坐王叔文黨貶饒州司馬饒州舉宣英以代已以前書考之此亦在元和六年後作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長展兩切不唯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一本無貧字乘理亂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即移切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

之名富者捃其贏音盈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無所忌横去聲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因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撿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捃音君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以主切益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撿之愈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蓄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與弊與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涖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

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凡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凡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鐘乳書

饒州諱簡字子敬先刺連州後移永未上而被罪卒於元和七年公嘗為作權厝誌集又有祭

簡文云悍石是餌元精以渝是簡卒以鐘乳致敗也書多作於元和七年以前云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鐘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憒古對切心亂也）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麗礦慘悍所中（礦古猛切說文銅鐵樸石也慘七感切據文言鐘乳麗礦慘悍慘疑當作燥）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故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鐘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麗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烱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麗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頹不發（頹音粹）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瘖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膩（奇音羈膩謨官切莊子以為門戶則液膩從木謨奔切）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古玩切）抗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跼蹐（脰音豆跼於逮切蹐徒結切）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

千里馬生於冀州之地也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黑水西河為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注球琳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砥礪即砥礪砮丹尚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與之使立社焉以黃土苴以白茅荆之茅皆可以縮酒荆及衡陽為荆州包匭菁茅注茅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九江納錫大龜九江荆州地也泗濵之石皆可以擊泗濵浮磬泗水名徐州地也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輝輪者皆可以為師儒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楊子扁鵲盧人也而

醫多盧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矉音賓皆可以當侯王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走山西之冒沒輕僥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推騃撲鄙騃語駭切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謂山西出將山東出相也語見趙充國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一有連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誇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

書月日而不年然觀其書辭謂罪大擯弃廢蓋在永州時作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擯必俱切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纆索纆音墨一作若帶徽纆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彳丑亦切小步也亍丑玉切步止也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柝音孽伐木餘也隤焉若璞隤徒回切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臞權俱切瘠也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乃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

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壽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內外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耇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也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屯音諄）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掘其月切）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

百年茲所謂夭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詬古候切）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愚溪作於元和之五年吳武陵謫來永州在元和之三年今云愚溪之遊且及間一日吳武陵先作書云云則此書當在五年後作集又有同吳武陵送李睦州詩序睦州亦永之遷客也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既言皆沮然眄睞（上莫見切下洛代切眄睞斜視也）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燥濕（糅女救切雜也）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礪銳擺堅（擺音惠）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兄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

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吶字亦從言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厲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嘐火苞切譊馨幺切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以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能傳者卒不可得故雖窮日夜奚歲紀踰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

之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吾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兄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一無不字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

讐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而為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懍懍也（懍音凜）兄其有意乎卓然自（一有更字）使讐者失望而懍親者得欲而忤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封羣羊以為兄餼（許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醯敖倉之粟以為酸（醯呼蹄切酸味也）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蒲潘切）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刋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皺側救切）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某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二

柳河東集卷三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書四首

與楊誨之書

誨之憑之子也憑以元和四年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誨之時隨侍在賀州公作說車以遺之書言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勑按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來年正月籍田書在五年十一月永州作明矣謂丈人是舉必復大任指憑言也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為信（窳以主切）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涅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吁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而顯然翹然秉其正

以抗於世世必為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令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令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勑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寃聞於朝令是舉也必復

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闢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掃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者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宗元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

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者即前書也說車具別卷誨之以為柔外剛中何取于車之疏我不能剪剪拘拘以同世取榮公極其說以開喻之以前書觀之此元和六年作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

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

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涖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曰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恡（與吝同）高宗曰啟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印五剛切）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道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末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斃自絕（掣尺列切踣蒲北切仆也）吾信夫狂

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一本更無此三字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偪側擾攘欲弃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忍汚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偽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

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矣一作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已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豐通作鬱孔子仁之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尨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末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以是益

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譎古穴切）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苦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嗾素口切呼犬也左氏傳公嗾夫獒）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上使二公事皆見本傳甘羅以十二事秦終軍死越時年二十公之取此蓋以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孟子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是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明聖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鉶之士（縲倫追切）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文人方用德藝達於家邦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

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横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君子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亦將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士其

間與常人為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疎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羸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今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奥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梢駃騠梢所交切駃音決騠音題馬名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令益修文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

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荅貢士沈起書

沈不詳其何所人所謂閒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其詠懷當是正元末年未貶謫時作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蕭望之傳出入從倉頭盧兒師古曰官府給賤役者也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列子伯牙鼓琴意在山鍾子期曰巍巍乎意在水子期曰湯湯乎鍾期死伯牙遂絕弦以世無知音也深自恧也

恧女六切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左太沖魏都賦才若東阿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梁昭明太子統引納才學之士自討論墳籍與學者商搉古今繼以文章著述于時東宮有書三萬卷又集文選三十卷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座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欝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閒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荅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王參元史不得而詳書云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辭賦及對問大善武陵以事謫永在元和四年此書當在四年後永州作書自言其為天子近臣今與在京城時頗異則其在永明甚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寧朝夕唯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漾暴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澌澶之具澌息有切澌息委切滑也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

盧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魚列切）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嗤音蚩）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音蕩）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黕其廬（黕音鈐）赭其垣示以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乎爾（一作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辭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柳河東集卷三十三

書一十二首

唐 柳宗元 撰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新史陽城傳城字亢宗德宗名為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使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延齡不相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有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城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儻王魯御李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遣蕃等書云云即此書也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觀傳所載書之所言可見公勉勵諸生之意也公作集賢正字在貞元十四年云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而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輙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李元禮李膺也膺本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嵇叔夜嵇康也以鍾會之譖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上音烏下音欷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惰窳敗業

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
誶罵有司者誶蘇內切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
僕聞之佝駭怛悸佝許拱切怛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
而衆為是喈喈也喈徒合切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
太學之門而不敢蹋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
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剌盧達切豈
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
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漸子廉切漬疾智切夫如是服聖

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
之德能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
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
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
譏曾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孔子在陳
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也苟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寇至則
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
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
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盡心下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歟曰殆非也彼一聖
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
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
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
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
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
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最此良志最音
旭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意公答以數千言盡以平生為文真訣告之必當時佳士也其曰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又曰余居南中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又有送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愿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
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

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恠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三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名鬧取怨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呶尼交切咈音佛騷蘇曹切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憮音武孟子憮然為問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怫音拂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

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敎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

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音朗火明貌一作爍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弔切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

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宗元復白

荅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集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書當在序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頴客又先唱之矣縫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于王周公之徒

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極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齷音握齪測角切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亦不敢告憊清拜切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汩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燭於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倀倀於下列倀丑良切無見貌又音悵記曰治國而無禮猶瞽者之無相倀倀然呫呫於末位呫他協切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譽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戀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

師友箴答韋中立書皆見於集答中立書意與此答厚輿及此下答袁君陳書意大抵皆避為師之名而不欲當者故二書皆與答韋中立書言之可以互見集有送嚴公貺下第序厚輿豈即公貺耶韋中立書答於元和八年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觧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

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嗔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音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復他見其避師名之意與前二書同其曰往在京師後學到門日或數十人可見其作書時在永與前二書時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甚渠記切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荅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覩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

殍死（殍彼表切）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宗元白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退之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畧粗見於此深可惜者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夏卿史有傳正卿附見於傳珩載於年表子厚謂馬遷與退之固相上下而揚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遜亦至矣據書云足下封示退之書此當與公與退之論史事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

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一有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肆寓意有所作（一作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奬人善以為不屈已善不可奬故慊慊云爾（慊音歉恨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一作牢籠）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語駭切）卒無所為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丁浪切）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固甚少知已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廖生書欲求公為序故其端見於此公既許之故集有詩人廖有方序見別卷有曰廖生為唐

詩有大雅之道即書所謂觀秀才勤懇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其意同雖不見其作之時日書云自遣斥逐禁錮皆在永州作也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遣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遂人卒謂僕垢汙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貢

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為項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為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為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據書云始者負戴經籍退託野廬不意足下曲見記憶此非謫永州後文未為藍田尉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許貺以高文開其知思（二字並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嘗赧然（赧乃版切）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皷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

黯一本作剪剪史集皆無見黯新史有傳崔寧之子後擢進士第書云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之意亦當是永州時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

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道窓以為能（道音酋）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

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早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砭悲廉切又陂驗切鍼音針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何加切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不詳其名字非武陵也書言秀才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豈吳生者隨柳公綽在湖南耶計其時則元和七年間也

其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荷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當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問疎之患乎還

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溫夫集無他見書曰來柳州見刺史即周孔之公時已謫於柳也其曰道連而謁于湖之二邦連謂劉夢得湖謂韓退之也嘗以年考之元和十年公自永名至京尋復謫刺柳州劉夢得亦同時改連州至元和十四年退之亦以罪謫湖州溫夫來柳時夢得退之當皆在二邦故書及之也此書必十四年春作云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荅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

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荅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肯一作日）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儗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荅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倫追切）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荅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鵲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

或為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嶷鄂力切）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新史李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召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在是時柳州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於閤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難而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瞶太息（瞶音賓恨視也）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汲井繩也）徐而過焉其力足

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音獘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鋭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蹟殞墜蹟賊利切殞羽敏切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吭下浪切咽也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閤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閤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二第五頁前二行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刊本穴下衍土字下句土上衍其字據郭雲鵬本刪

卷三十三第四頁前五行濟濟切切案禮記祭義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鄭注云漆漆讀如朋友切切此所引蓋依鄭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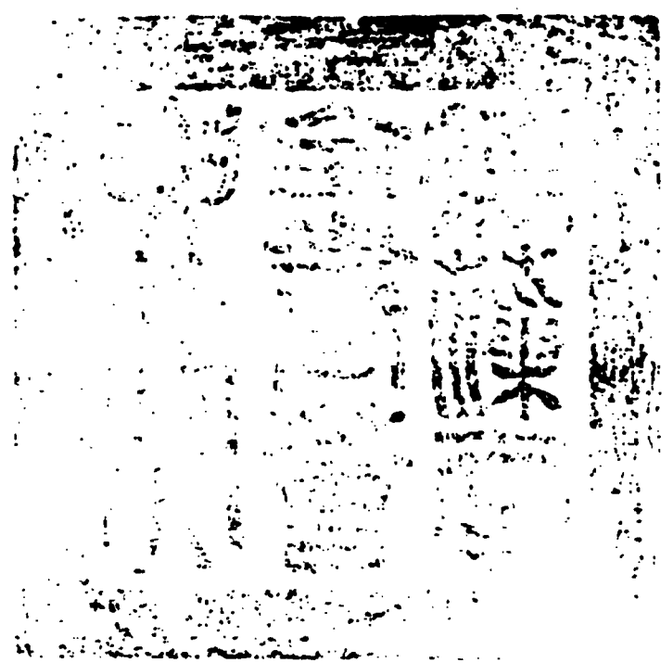
第五頁後二行孔子七十而縱心考論語注疏本鄭氏本經典釋文及宋儒諸本從心從字無作縱者詳本段文義又似作縱字為合疑柳氏別有據本

卷三十四第四頁後三行潭州刺史彪之孫刊本潭訛唐據唐書宰相世系表改

第七頁後五行叅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案郭雲鵬本及唐文粹無公字與此異

第十三頁後三行及四賦刊本賦上衍愁字據郭雲鵬本注云四賦謂甘泉河東羽獵長楊賦今據刪

第十九頁後七行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刊本蠋訛燭據莊子庚桑楚篇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 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乾隆御覽之寶

柳河東集卷三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啟八首

上趙宗儒尚書啟

舊題云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啟以新史考之宗儒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歷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未嘗為廣州然公送趙大秀才序亦云尚書由交廣為荆州必有所據也啟云已逾歲月即元和一二年間作

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沉竄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因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古雅切）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望）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饘諸延切）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尚書德量宏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慺慺荒懇（慺音婁）

叩顙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議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閤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匍扶蒲切匐蒲墨切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

新史武元衡傳憲宗即位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吏部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八年至自西川啟云伏匿嶺下於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

某啟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於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宏光大之德溥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視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秦穆公伐鄭使百里奚子孟明視將兵至滑孟明曰鄭有備矣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人興師敗孟明于殽及三年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戰於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繆公遂霸西戎責曹沫於一舉曹沫事魯莊公為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沒興魯沫音亡葛切左氏穀梁作曹劌俾折脅臏脚之倫脅迫業切臏音牝刖刑也得自拂飾以期効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賢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辱鈍辱鈕山切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炯古迥切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啟

新史夷簡傳元和初以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啟云襄州即此時也此時公在永州前卷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蓋元和十三年夷簡為相公再謫柳時作

某啟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流涕浪音郎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脩容於轅門之外躡履於油幢之前躡音聶譬之涉蓬瀛海中有三神山曰蓬

萊方丈瀛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閬峯巔一角正西北名玄圃臺一角正東名崑崙宮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欷上音虛下音希晝詠宵興願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踴躍懇懇之至謹奉啟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宗儒履歷具注前啟作之時日當先後云

某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為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辯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黷陳賀不勝戰越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啟

公集中有邕州李中丞墓誌或謂即域然墓誌參以年表則非域也乃宗室子名位已詳見誌中則此自有域者亦以中丞為邕州耳陸卓不見于傳

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為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頹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胄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通吏理累仕所隸必獲休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刼取留後擅樹兇徒構災扇禍其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為已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强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

未録伏承閤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録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奬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黷威嚴伏增戰悚謹啟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啟

此非前啟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也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啟三此卷有其二後卷有其一公在永州正隸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蓋其所部明矣集有崔簡權厝誌自連州移永州刺史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以此觀之連帥即李中丞也但求之傳記俱不得其名耳誌又云夫人河東柳氏與啟所謂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意亦公之親屬云耳簡卒在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前云

某啟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於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噢威遇切咻吁尤切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音亦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為贓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沈澹奉啟陳謝下情輕黷

上湖南李中丞干廩食啟

即前啟李中丞也公謫在永故以廩食告之又在前書之前也

某啟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

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為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為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為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慚斯固為貪淩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為士則黜辱為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為工無貲不可以為商抱大罪處窮徼音叫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閤下則非所以示君子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為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

公盧出遵其內弟也集有序送遵游桂州在元和四年當與此書同時遵即韓昌黎所謂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即其人也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

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頹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瀆閤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閤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令乃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令所聞於閤下者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

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閤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禄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進退恐懼不知所裁謹啟

柳河東集卷三十五

柳河東集卷三十六

唐　柳宗元　撰

啟十三首

上權德輿補闕啟

公生於大歷八年至貞元五年舉進士年十七來京師後一年上此書於權補闕後三年即貞元九年登第故此書舊本題注云年十八不誣矣權德輿史有傳初德宗聞其才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中知禮部貢舉直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史所載如此韓昌黎有燕河南府秀才詩有云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以此觀之則德輿之在當時誠多士之龍門也公上書求馳聲成名之資基宜矣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耻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簉俊造之末跡廁牒計之下列（簉初救切廁初吏切）賈藝求售閭無善價（賈音古閭苦壁切）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攜撫相示談笑晁昵（尼質切）喔咿逡巡為達者嗤（喔乙角切咿於

（祗切逡七倫切嗤音蚩）無乃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鷺充朝而獨於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峩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汙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默惕息蹙足榻翼拜祈公侯之閤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忿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瑣音鎖碌音祿）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於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挾文朋儕稱雄（挾音

剡儕牀皆切）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東裒燕石而履元圃（荀卿子曰宋人得燕石於梧桐臺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韋匱千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十洲記崑崙山有玄圃臺）帶魚目而游漲海（選盧諶贈劉琨詩序云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注云夜光寶珠也言琨能酬詩是以寶珠而報魚目也）秖取誚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煇耀爾能言為建瓴（建紀偃切瓴音零）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象恭大賢所飫（依據切）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啟

新史年表崔同嘗為大理少卿崔鋭嘗為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公此書蓋未中博學宏詞時作其書謂向應此科其不知我者遂排逐而委之時貞元十二三年間也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濶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奥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見聞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閤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晞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内顧頫首絶望（頫音俯）甘以没没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閤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閤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

肖閤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矣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閤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遇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閤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其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以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

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剌謬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瑩如實出己之德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瑩晉公族也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豫讓事知伯趙襄子以知伯頭為飲器豫讓乃變名姓為知伯報讎襄子面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知伯又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中行氏以衆人遇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故國士報之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啟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啟

上裴晉公獻唐雅詩啟

詳見第一卷平淮夷雅注雅有二一曰皇武為晉公作二曰方城為李愬作故也

宗元啟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於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申甫申伯仲山甫也方召方叔召虎也魏邴謀謀辛趙致罕羌之績魏邴魏相丙吉也辛趙趙充國辛武賢同為破羌將軍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一德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勲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潢音黃罄効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

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啟

上襄陽李愬僕射啟

見上注愬既平淮右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故曰襄陽李僕射唐分山南東道其鎮在襄陽西平王李晟也即愬之父云

宗元啟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閤下亦出江漢以平定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

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盛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採而歌之漢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師古曰稗音稊稗之稗國語為里人所命次注里宰也稗旁卦切不勝憤踴之至輕黷威重戰越交深謹啟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啟

新史宰相表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吉甫自中書舍人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九月罷為淮南節度使六年正月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啟云上揚州李相公即元和四年公在永州吉甫節度淮南時也據吉甫傳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皆如啟所述云

宗元啟始閤下為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閤下遭讒妒在外十餘年又不得効薄技於前以希一字褒貶公道之行

也閤下乃始為贊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常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閤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剪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

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閤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啟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啟

以前啟推之吉甫尚在淮南未再入相之時其曰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者

必五年六月也蓋呂溫自道州移衡州五年六月過永之衡至六年而溫已卒矣

宗元啟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録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宏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箑醫門（莊子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瘳乎又良醫之門不棄衆疾）（箑音遂）掬溜蘭室（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莊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陳其弊篇之詞（班叔皮王命論家有弊篇享之千金）致之烟霄分絶流盼令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衮濫褒於赭衣（賈山傳赭衣當道顔師古曰犯罪則衣赭衣）龍門俯收於埳井（莊子埳井之蛙伏於甃砌之崖埳苦感切坎同）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覿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遥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魑抽知切魅音寐）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啟

公與趙宗儒啟前後凡三此其一也以前二啟之詞觀此又當在前云

宗元啟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為文莫有居趙司勲右者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閤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閤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

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
惶謹啟

上嚴東川寄劒門銘啟

嚴東川礪也元和元年劉闢反自山南西道節度使討闢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公作銘以紀其事其詳已注劒門銘礪在東川時元和四年也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劒門用兵之事最為天下唱首取其險固為我要衝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傍佯布濩佯音羊濩胡故切布濩散也遂無留滯是

閤下之勲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閤下是以晝夜怳怳不克自寧怳許拱切令身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閤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劒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啟

司空嚴綬也新史有傳自刑部員外郎為河東司馬此啟故云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明年以檢校刑部尚書使楊惠琳劉闢平進司空拜右僕射出為荊南節度使元和七年吳元濟叛綬尚在荊南此書當作於七八年間公尚在永州云

宗元啟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天長專用候謁伏蒙叙以世舊許造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霄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遼絶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荊控制南

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將賜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吠之能猶希効用謹獻雜文七首伏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輕黷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啟

鄭相公絪也本傳憲宗初拜平章事繼出為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公嘗代為舉裴中丞自代表又為奏百姓產三男狀時在元和六七年則此啟又當在前也

宗元啟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怍悼懼交

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於今兢愧弔影追咎既往自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奥者忽仰晞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祗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啟

即湖南李中丞與前卷二啟同其人也此啟云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與前卷啟中之意同此元和五六年間相先後作

宗元啟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章而編略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録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記啟

裴行立本傳嘗為桂管觀察使故以桂州此記屬公作公自元和十年名至京師復謫為柳州其亭記云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涖茲邦又云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據史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平化至嶺表皆在十二年則貽書以獻記當在十三年柳州作明矣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訾音紫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絶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為之記伏受嚴命不敢齒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疎蕪之累僭期廢事尤有戰慄僭與愆同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跼蹐跼音局蹐音脊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啟

尚書烏重胤也新史本傳元和初與吐突承璀縛盧從史帳下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後

徙鎮橫海帝討淮蔡詔重裔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此啟云進臨汝上控制東方又云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蓋方以淮蔡之功期之專當具筆札以揚大功也時元和十年閣云

宗元啟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緗上音兼下音襄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慕戀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柳河東集卷三十七

唐 柳宗元 撰

表慶賀三十首

禮部為百官上尊號表

此為憲宗作也尊號上古所無有至唐高宗徇武后之意稱天皇武后稱天后中宗從韋庶人之欲稱應天韋庶人稱順天至明皇開元二十二年遂有開元聖文神武之號自是遂以為法肅宗即位之次年改元乾元正月遂加冊號代宗即位之次年改元廣德七月羣臣遂上尊號德宗即位之次年改元建中正月即上尊號至憲宗立於永貞元年八月禮部百官當復遵此議公是時尚作禮部員外郎故預作此表其曰未逾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甫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可見其即位方月餘已作此表也公是年九月即以王叔文黨黜為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之時則公已在永無與於禮部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懽誠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叶周文之孝德

齊大禹之約身宏帝堯之法天過殷湯之解網未逾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甫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為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嘏古雅切受福曰嘏凡百兢懷華夏屬望臣謹按昔臯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列文時當太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

於前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又如此令龜筮習吉元正届期當品物維新之時乃皇天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祧音挑遷廟也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情特名名儒禮官百寮庶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允厭神心獲安山川効靈光贊無疆之壽祝史陳言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請獻鴻名天意未從隕越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武自號曰武王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皇帝之故實徵往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牒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己謙尊參天兩地之功為而不有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論至哉王言非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為尊號者所以類上帝饗祖宗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謂孝孝大於讓禮先於謙百王不刋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之首令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違羣願固守謙沖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恫惶無措上冒嚴憲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揆日

推禮虔奉鴻休盡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無任聳望之至

賀冊尊號表

古今集中皆題云禮部賀冊尊號表非也憲宗元和三年初加尊號睿聖文武皇帝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再上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公是時已為柳州刺史表疏贊尊號甚詳且云獲守蠻荒遠承大典可見在柳州作非禮部表也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忭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惟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蝨蠈盡除蝨音矛蠈音賊並食苗蟲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勲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盡昇獨惟聖謨事絶酬答萬國觖望觖古穴切又窺睡切怨望也百姓怨思是以啟元和之盛典延昊穹之景祚理歷凝命實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

鴻恩遂行歡呼遠迺於九圍滲漉普周於八裔滲所禁切漉音鹿慶超遂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遠承大典潢汙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文選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注黃河千年一清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漢武帝元封元年用事華山登嵩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無任慶賀屏營之至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

此為德宗作也下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皆同蓋德宗建中改元上聖神文武之號至建中四年欲改明年元議更益大號時陸贄奏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從之尋改興元元年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觖望人庶恐深沐浴鴻澤者敢

去聖神文武號大赦改元觀初表云日日以冀遂淹星歲耆老表云尊號未復一十九年自興元元年至貞元十八年壬午恰一十九年此前後表當是此時作公時為藍田尉云

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愧懷憤萬方一心日日以冀遂掩星歲況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呈衆瑞而繁委汙萊瘠鹵之地混成大田草木蟲獸之微化為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昭然長春（昭一作照）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踴躍不寧上奉天恩跼蹐知懼（跼音局蹐音脊）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

臣以為陛下當敬於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効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不勝懇倒惶恐之至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聞謹言

第二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一作靈）等言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號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為心不以謙冲為德以順人為大不以崇讓為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荐臻特表昊穹之睠（睠音眷）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嗷嗷（嗷音熬）籲天請命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違之臣所未識況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讙

呼遍野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子誓臣以不遂不歸惟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隕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一作誠）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慚恨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並皆（一無皆字）發丹誠將貫白日請復徽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者衆心尚阻

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宗之心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効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被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黄龍皓兎甘露

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斑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嫠力之切無夫也）謠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一有謙字）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對天彌懼履地益慚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為耆老等請復尊號表

（並見上京兆府賀表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一作靈）等言臣伏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盛德光大玄化益被（一作盛德彌加光大化益被）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五穀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効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至誠今即萬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況復野多滯穗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充溢於京抵（直飢切水中可居曰抵方言云抵塲也梁宋間蚍蜉犂鼠之塲謂抵俗作坻）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既勤遐邇之心又迫況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

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到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光順門
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内
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到廹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禮部為文武百寮請聽政表

此為順宗作也順宗實録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庚子百寮請聽政公是時為禮部郎官當順宗未免喪作也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上
觀列聖旁考前王罔不俯就體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

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
苫泣血苫失廉切草也居喪以為覆席號慕無時貫於神明動於天地
未臨庶政猶徇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
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
非敢懼死輒布懇辭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
軍國方殷一日萬幾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
規恢王者華夏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
誠懇之至

第二表

晏元獻本據文苑英華此表乃是林逢請聽政第三表別有子厚第二表今載於後

伏惟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毁上
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舊典令
百辟卿士顒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固陳誠請猶
未允從内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為難
酌禮之情得中為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
之聖人所重知難繼也君子不為伏願少抑哀懷仰遵

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
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

此文苑英華所載子厚表也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舍己從物
用身許天雖居達喪猶以事奪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
鼎仙等御龍萬姓長號九有顒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
守寶圖爰及宅憂迨兹累日而孝思罔極尚輟乃懽之

言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命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西漢詔音前王所奉文帝將崩有遺詔以令天下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黷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為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蒸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為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扆精神徒竭天意未廻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沿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苫啜泣庶政闕然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

此順宗即位之日公代一節鎮作也表云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即非公自作又公自永貞元年憲宗即位即出為邵州繼為永州司馬再復詔貶柳州盡元和十四年而卒即無踐位之事又憲宗本受內禪而表云欽承遺訓永保洪業不相應用知其順宗踐祚之時代藩臣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至奉某月日勑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冊允昇寶位凡在羣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解下盜切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恭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欽奉遺訓奉一作承永保鴻業遏密

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煦吁句切嫗於式切以氣曰照以體曰嫗不失覆載況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覩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恒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

此憲宗即位改元表也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八月立皇太子為皇帝是為憲宗改元永貞公是時為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誥令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以下遞降一等者寶命方始聖歷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推奉教之尊文王遂無憂之志正名紀歷名一作明表運行於萬方宥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濊作穢歡呼抃蹈遐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謨仰承大化踊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賀表

太上皇順宗也本紀永貞元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皇帝即憲宗也公在禮部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寶圖丕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於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於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音胃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踊躍之誠倍萬恒品無任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三月立廣陵郡王純為皇太子即憲宗也初名淳改名純故表言改名某又云再錫嘉名也公在禮部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唯立愛期在繼明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

禮式光典命一作令典以長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揺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啓佑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踊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

見上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

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既備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勲而嗣續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贊襄一作相之禮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積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臣等謬忝著定倍百恒情無任慶踊躍之至

為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

王京兆權也新史順宗紀永貞元年二月以鴻臚卿王權為京兆尹至十一月貶為雅王傅此表是八月憲宗即位公為代作同下有代王京兆賀表凡五皆為王權作也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萬國由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纘聖垂休順時御極負扆而會朝夷夏扆隱豈切戶牖閒踐祚而統和天人幽明感通遐邇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周王武王也師渡孟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

王屋流為烏魯史愧雲書之典左傳僖公五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食毛含齒懽抃無窮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踊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躍之至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據集題注云永州蓋即憲宗即位之明年改元大赦公到永之初與刺史韋君作也公在永州凡十年凡歷刺史六人韋其姓者二焉而其名不可考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霈澤斯降膏潤無遺霈普蓋切臣某誠慶

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宏闡紀元示布和之令肆眚見恤人之心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渙發大號申明舊章農有薄征市無強價勲勤是録爵秩已班寵寧閭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摧酤之入遠人忘水旱之災既行慶於官寮亦推恩於天屬諸生喜黌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興廉期於變俗爰褒有客尊賢之典惟新載奉素王宗子之道斯在綸言一降庶政畢行懷生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奉詔條踊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表

順宗紀永貞元年八月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令表所賀即此也董氏冊太上德妃紀所不載公是時尚在禮部云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日誥良娣王氏冊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冊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冊命者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克一作已和於六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旨長秋既登其正位褕狄亦被於恩光奉養見三朝之安周旋有四星之輔豈獨配乾稱大助日為明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刑四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踊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表

見上注

臣某等言今月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臣妾慶抃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嬪之至德嗣周母之徽音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備陰禮用脩足以播正始於王風一作國風致時雍於帝典臣某等謬塵榮位獲覩盛儀踊躍之誠倍百恒品百一作萬

賀皇太子牋

永貞元年立廣陵郡王為皇太子即憲宗也牋云職在藩方公尚在南宮代一藩臣作

某言伏奉月日制書殿下祗膺茂典位副青宮溫文光三善之名繼照協重離之慶萬葉固本羣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

欣戴況某夙蒙期奬職在藩方懽抃之誠倍萬恒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

公貞元二十年尚為監察御史至二十一年方遷禮部員外郎當是為御史時作

臣某言今月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軸示百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聖靈岳不愆於賛祐燕谷用遂於生成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休嘉克叶見天地之同和六穗慙稱於漢臣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注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也異畝耻書於周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作歸禾嘉禾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覩休瑞無任抃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貞元二十一年為禮部員外郎時作史不書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劒南所進嘉禾圖及陝州所進紫芝草示百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太和天惟發祥地不愛寶嘉禾擢質靈草抽英獻於王庭唐叔慚同穎之異見上注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漢書武帝紀甘泉宮生芝草九莖連葉乃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既呈蘇蘇之祥更覩煌煌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飲和之人懽抃無極臣某等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抃之誠倍百恒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兎連理棠樹等表

據題云京兆貞元十八年閻藍田時作史不書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瓜圖及白兎兒一并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寮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和所蒸至德斯應圖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綿綿之慶異棠連質用彰煜煜之榮一作休煒筠輒切況金風發祥白兎來擾告有秋之嘉應著成歲于神功雜還紛綸還音皆如山斯委人盡登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況臣特感深恩欣逢衆瑞踊躍之至倍萬恒情

禮部賀甘露表

以下四表皆題禮部公貞元二十一年二月遷禮部員外郎掌尚書牋奏時相先後作

臣某言中使王自寧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升聞靈貺昭荅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滲漉之澤太和潛達閟瑞克彰發於天霄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湛文減切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畏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音穰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飴音怡餳也然則零其庭而著異揚雄曰昔二帝三王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紀於年以標奇漢宣帝時甘露降於是以紀其年徒矜往辰孰並茲日況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忭躍之誠倍萬恒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表

或注云京兆恐非是

臣某言伏見今月日內出滄州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合歡蓮子示百寮二十三日又出鹽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睿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兆非常敷彼青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近出苑園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復邦畿之內雨霽必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育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為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忭躍蹈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潔玉羽鮮

明色實殊常情性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茲禽呈休效質伏以白者正色實表金方鵲以知來式彰冠服用符歸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覩嘉瑞無任慶忭之至

禮部賀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內產嘉瓜二實同蔕圖示百寮者寶祚惟新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神化旁行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質惟同蔕見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豳土歌王業之難大戴禮五月治瓜七月食瓜詩豳國風七月陳王業之艱難也五色稱珍東陵詠嘉賓之會阮籍瓜詩五色曜朝日漢邵平故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號東陵瓜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遇親仰珍圖忭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悅之至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

王京兆曾見上賀皇帝即位表注王京兆權也永貞元年二月為京兆尹至十一月貶此下賀雨四表皆權為京兆尹公尚為禮部員外郎時作是年九月公出為邵州刺史十一月權亦罷去矣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慶傳種德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秀連蔕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宋玉風賦序楚王游蘭臺之宮風颯然而下乃曰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耶宋玉奏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影耀天泉之水沈約宋書文帝永嘉二十一年天泉池池蓮同幹煥開宮沼旁映給園靈貺應期天龍護聖寶歷夐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繢事而增歡無任忭蹈喜躍之至

為王京兆賀雨表一

見上注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令月内無雨即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既宣遂洽漏泉之澤霑霈周布霑徒感切霈音隊雲黑霑霈也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臣伏見令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元功革陰陽之常數臣等誠慶誠忭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愆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特令賑貸廣謀潛運甘雨遂周布

濩垂陰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太和慙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令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即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陰雲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為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薈蔚且躋於南山薈鳥外切蔚音鬱百穀仰榮滂霈遂霑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一作方岳謂有事於山川也殷帝虛美於桑林湯既克夏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爪髮自以為犧牲以祈於天雨乃大至豈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恒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

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致誠而玄液旋被臣某誠欣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溥周農壤遂一於肥磽丘交切與墝同滲漉盡霑於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

或亦以為代王京兆作然觀表言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其日降雨又言臣以庸虛謬司垣翰必外州刺史所上在永州時代人作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羣翔自成行列如隨威鳳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中謝伏以時或愆陽歲之常候式當聖日無害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憫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初泛酒於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剪見上注周公空愧於舞雩周禮春官女巫職歲旱暵則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某不任云云

柳河東集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五第一頁後二行不任荒戀之誠荒字疑誤撫各本皆同姑仍之

第四頁後三行流言者有所間執刋本間訛問據左傳願以間執讒慝之口句改

第六頁後六行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刋本贓訛職據下文云名為贓賄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濂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貢生臣孟啟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八 柳河東集卷三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三十八

唐 柳宗元 撰

表二十六首

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淄青李師道納之子而師古之弟也元和元年師古卒師道遂為留後父子襲爵幾數十載朝廷待之甚厚俄有反謀悖亂至不勝誅元和十三年憲宗憤之乃詔削其官爵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横海等五鎮之師分路進討於是李愿鄭權韓宏李夷簡田弘正之徒轉戰必克十四年二月遂為其將劉悟所擒斬首傳之京師淄青等十二州由是悉平朝廷乃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宣撫使且使分其地於陵至則按圖籍視土地遠邇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兖海沂密為一道此三道之所以分也中丞裴公行立時督桂州丞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臣聞肅殺之後每至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中謝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叶坤元之翕闢百靈受職六合從風阻兵怙亂者必就枼擒懷功抱義者無不甄録甄稽延切陶也激其效順特加旌節之榮寵以元功遂兼鼎

鉉之任（鉉胡犬切鼎耳也）戎行窮賞賚之重死事極褒卹之優刼脅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夷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種稑（種音童稑音陸詩黍稷種稑）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孝之化漢帝慙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為至盛（一作太平之業既崇中興之德斯至）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事見書謂泰山在兗州而兗屬淄青也）漢典方行講禮再榮於闕里（後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此謂淄青蓋昔魯國之地也）臣謬膺重寄獲覩大和抃蹈之誠倍萬恒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無任慶賀踊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廣運唐命惟新霾曀廓清（霾音埋又暮拜切說文風雨土也曀音翳陰風也）天地貞觀率土臣庶慶抃無涯（中謝）伏惟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沴（音戾與沴同妖氣也）天降寶運時歸太平自克夏擒吳翦蜀平蔡殊類稽顙羣疑革心唯此兇妖尚聞悖慢庭議既得廟謀必臧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岳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左傳昭公元年季武子伐莒取鄆注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此謂李師道初治鄆州城壘修守備而其將劉悟乃與諸公卷旗東甲還入鄆州以求効順也）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後漢光武初興是時長安政亂張步起琅邪五年帝乃遣耿弇率劉歆陳俊二將軍討之戰於臨淄步衆大敗步乃斬蘇茂以降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琅邪臨淄即青海二州之屬邑也）五兵永戢七德無虧含生比堯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介丘度必淄青諸州之地選南都賦望翠華之蔵鞋注翠華車蓋也）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沂水屬沂州亦淄青十二州之一也）千歲之統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抃蹈之至倍萬恒情（晏本更有狀以舜念克勤禹思受益無疆惟卹既聞致理之方靡不有初願獻持盈之誠）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

注見上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蚍豕之穴忽為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

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歷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途適征徭之便俾侯既定賜履以寧異青兖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雅一作新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農事載盛於耨芟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魯更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此謂魯地自是有禮之可觀也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詩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注東方齊也蓋去薄姑而遷於臨淄臨淄在上注臣揔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云云

為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

竇羣京兆金城人也以處士客隱毗陵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所著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為吏部侍郎改京兆尹復言於德宗遂擢為左拾遺據羣傳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為拾遺蓋自大歷十四年己未至貞元十四年戊寅德宗即位為二十年也公時為集賢殿正字作新舊史皆以擢羣為左拾遺而諸本皆題右拾遺未知孰是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者臣聞直道之行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中謝臣伏以竇羣肥遯居貞包蒙養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讚詠道真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以塞曠官之尤豈謂天聽曲從瞽言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林藪震驚晦迹寧慮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微臣敢竊於薦雄漢左雄傳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歎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德必有鄰聖政式光於尊隗史記燕昭王欲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趣燕自羣受命與復面陳廹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為樊左丞讓官表

左丞公名字及作之年月俱未詳然當在京師作附次貞元十五六年文章後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

臨懸顏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揺戴巨鼇之山未如恩重中謝臣聞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晉昇孔坦諒直當時孔坦少方直有雅望初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建議慷慨繼遷尚書左丞深為臺中之所敬憚年五十一卒追贈光祿勲謚曰簡諒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後漢楊喬桓帝時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帝甚愛之後以黨錮坐獄賈彪等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楊喬等文質彬彬建明國典陛下乃委任近習專任饔餐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於是帝意稍解庶得百寮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謏才謏音蒙禮記足以謏聞謬登清貫握

蘭起草昔秦朝經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懷香握蘭趨走於丹墀剖竹頒條近貽人瘼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又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訪瘼音莫備歷中外無聞聲彩版圖再緝貢賦未均於九州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次郎補缺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竊謂旁求俊乂側訪瓌奇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垂收紫綬俯矜丹誠愚臣保陳力之言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靦冒靦他典切惶悚之極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

戶部王叔文也以順宗實錄考之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據叔文太夫人墓誌云戶部執事四旬有六日而夫人終於堂此表當在五六月間作也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舉一作居明主之要道況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宏輔治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而甚文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副使以諒為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荆南奏官勑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異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

為王戶部陳情表

公嘗誌戶部侍郎王公太夫人劉氏墓云貞元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終此表當在是時作叔文本傳叔文母死匿喪不發置酒翰林自稱親疾病以身任國家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一去此百謗至孰為吾助者左右竊語曰母死已久方留此將何為此表即為叔文請急者也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忽患瘖一作暗風發動狀候非常今雖自退猶甚虛惙都活切驚惶憂苦不知所圖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

臣所職今臣見在家扶持其官吏等並已發遣訖臣以庸微特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兢惶唯思答効至誠至懇天睠所知豈慮未効涓塵遽迫方寸以開塞重輕之務加焦勞憂灼之懷雖欲狥公無由枉志況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忍忘於顧復進退窮蹙昧死上陳候母劉氏疾疢小瘳臭微臣驚蹇再効無任惶懼倒嗚咽之至一無候母劉氏疾疢小瘳臭微臣驚蹇再効字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

黃少卿據傳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畧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無定元和間曰黃承慶曰黃少度曰黃昌瓘皆迭起為患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與容管經畧使陽旻徼幸有功爭欲攻討議者以為不可而憲宗許之實元和十四年也表是時作惟新史行立傳謂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而資治通鑑則曰行立旻竟無功其抵捂如此韓文公嘗有論黃家賊事宜狀其別白利害甚明正罪裴陽二公之輕用其兵誠得之矣

臣某云云即日奉事官來蘭廻伏奉手詔云云者臣聞

膚革既平雖疥癬而必去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臣某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膻尚聞凌暴靈旗斜指銅獸俯臨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嘉永清之路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躡伏波之舊規乘下瀨之故事漢武帝征南越東甌有伏波樓船下瀨橫海之號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音賴桂陽蒼梧皆屬嶺南所謂黃賊正為患於嶺南耳盡瘁事國期畢命於戈矛不宿於家思

奮身於原野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撅石摩壘陷堅蕩清海隅永息邊徼（音叫境也）竊以才非充國敢自贊於無踰（漢神爵元年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伐（語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自伐其功故獨殿後也）謬承重委寤寐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為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次前篇作）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略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惠愛在人奸邪屏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今黃賊尚據荒陬大巢未覆儻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廓清海濱竊惟斯人雅堪厥職

進平淮夷雅表

（已見第一卷首）

為崔中丞請朝覲表

或以為崔能非是據能傳元和六年為黔中觀察使長慶四年為嶺南節度使初不為臨桂而長慶初則子厚已死考之舊史憲宗元和五年以鄧州刺史崔泳為邕管經畧使八年十二月復自邕管移桂管表謂前在朗寧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星紀屢周蓋朗寧即邕州公下卷又有代上中書門下狀云理戎典郡十有四年頃在邕州累陳誠懇即此謂也又云自領桂管又逾再周自八年十二月至十年是月即再周矣至十一年方以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則此表當在十一年作

臣歷刺三州連揔二府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日望雲魂飛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遐邇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天威咫尺誠寤寐而無違雲漢昭回固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朗寧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星紀屢周微衷尚隔於戴盆（史戴盆何以望天）積望徒懸於窺管（莊子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蒙

太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敢竊國賓五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一覿龍顏萬死為足（覿音迪）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

（公綽史有傳憲宗元和六年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表謂忘其疎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當即是時作）

肅恭休命晨夜趨程祗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云云）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

有功臣本書生官不期達值某皇帝文明撫運大闡玄猷搜采衆材幸忝甄錄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上荅鴻造忘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將何以敷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慝以為防視俗以為教蠲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清淨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

（愬本傳元和十二年愬以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有詔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然襄陽去嶺表遼絕而公自柳州為作謝上表疑非公之文表謂幸賴先臣緒業累忝國恩蓋愬即太師忠武公李晟之子累有大功於唐焉）

捧對絲綸慙悸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賤瑣才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累忝國恩天澤曲流遂司節制寄深分閫任重專征顧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謂宸私軫念仁育為心霈澤無涯德音屢降士衆感悅咸思竭忠遂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兇渠就戮此皆聖謨豈敢叨天以為己力（左氏其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仰荷殊造

重於丘山臣以月日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撫三軍乂安百姓冀以塵露上荅鴻私（云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

（節使公史不可考表謂務修農稼率勵遠人此在永州作次元和九年文章後）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祗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謬膺仕進雖竭盡駑劣力効忠勤冀寡愆尤（愆與愆同）敢望官達某宗皇帝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遷正郎遂忝符郡某皇帝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備

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慙負恩伏遇陛下德紹唐虞無私庶政臣尸素歲久謹藩宜加豈冀褒昇更遷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將何以上荅天慈下安氓庶臣當務修農稼率勵遠人鋤其姦慝以副勤卹無任云云

為劉同州謝上表

劉同州未詳德宗貞元十八年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宣即此即據為劉同州此當在京師時作次貞元十六年文章後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抃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為吏有恇懦之質恇音匡怯也懦徒卧切弱也無區處之能託跡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語雍也可使南面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漢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文帝謂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云云常懼叨冒清列無穢

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況馮翊密邇王都古稱三輔馮翊同州郡名左馮翊右扶風京兆謂之三輔爰自近代命秩愈崇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徼甲令俯窺圖記跼蹐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効庶當刻精運力一作刓精畢力夙夜祗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懍懍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鄉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行立即前裴中丞也行立學兵有法緣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畧使徙桂管觀察使元和十四年代桂仲武為安南都護表謂臣北臨此鎮備更夷險故材舊壤宛在目前蓋前為安南經略今復為都護也表是時作黃賊事詳見前表

星言即駕便道之藩祗荷寵榮不敢寧息臣某爰自弱齡即忝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資先聖以臣粗知兵要俾統師徒交蠻俶擾黃賊不馴奉詔俾臣撲滅氛祲士

衆賈勇思酬渥恩冀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多疫癘不副憂勤知臣特深復洗瑕責夙夜感戴捐軀有期徒增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釁故重重泣血摧肝載崩載咽陛下龍興御極寰海永清道暢八埏（音禪地有八埏）威加九域鴻私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過膺抽擢況臣比臨此鎮備更夷險故材舊壤宛在目前雖則殊鄉還同衣錦量巨鼇之力未足負恩猶蚊蚋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遵守詔條貶弃奸慝平勻徭賦示以義方持清淨以臨人守無私以奉國重修前志再勵干戈展駑駘之効（駘音臺）申鷹犬之用庶荒陬夷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斯慶微臣之志也限以云云

代韋永州謝上表

自子厚謫佐永州刺史之見本集者六人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讌集序及墓後誌又有刺史崔簡未上被罪見簡墓誌集文等篇元和七年八月刺史即此所謂韋永州也蓋表云贖收守於再秋正言簡以罪去後無其人耳表當作於七年云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澤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興襦袴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推髻之半可壑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獷古猛切）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荅生成之造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

諸本表首皆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惟資治通鑑三月乙酉除命而長歷乙酉為十四日此云十三日豈字之誤耶後表非公之作蓋公之為柳州正月已召至京師三月方出而表謂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趨赴

京師此自可見也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徵臣官在禮司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誣一作訟聖恩宏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違離十年一見宮闕親授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育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竭盡駑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問於華夷庶荅鴻私以塞餘罪云云

柳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趍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遠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於愚藐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駑駘復効於奔馳枯朽更同於華秀中謝臣閑潢汚易竭郗有朝宗之願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況臣昔因左官一紀于外子年馳心於魏闕汲黯積思於漢庭豈非夫人獨無斯戀去就者榮辱之主朝廷者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心同犬馬而分比潢汚幸躡康衢意非往蹇臣之此誠口不能諭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乖志願猶冀苦心勵節上表詔條惠寡恤貧下除人

瘼恭宣皇化少荅鴻私不勝慌欣之至慌音荒傳雅云忘也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

節度使鄭絪也據絪傳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憲宗初勵精求理絪與杜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斷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絪謙默多無所事由是出為嶺南節度觀察使廣州刺史故後謝出鎮表云天德荐臨遂加台政不能明宣明聖勳絕光渠實由臣不稱職使此聚惡伐檀興議負乘招譏皆禍咎之詞也中丞裴公非後行立蓋自靳州為安南經畧則所謂自某州刺史撫臨安南者若似可信然行立自安南徙桂管未嘗為容州也絪為廣南在元和五年三月云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逮於察廉所職恪勤庶務皆勸日者安南夷獠反叛害其連帥毒痡黎人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撫臨夙夜經行盡除兵器賊徒識恩黨衆歸義炎荒之俗靡不底寧後改鎮容州勲效彌顯澄清庶類邁德前修深負能名合遷重鎮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伏乞天恩回授某非惟旌德是亦飾能庶微臣免尸祿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

從事不可考表次前篇同時作

某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豈謝剸犀王粲刀銘云陸剸犀兕水截鯨觀落筆不休寧慚倚馬李白與韓荆州書云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況早登科選夙洽時譚匪唯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於流輩頗為滯淹輒敢薦陳伏希奬録

代廣南節度使謝出鎮表

作之年月及所敘事具前表

鴻霈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上音倫下音紼不知所圖中謝

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為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臣幸以芻賤累忝殊榮天德荐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堯渠勦絶勦子小切人用康寧寔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使一作役伐檀興議詩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貧乘招譏易貧且乘致寇至貧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常懷覆餗之虞餗音速鼎實也敢望專征之寄獻俘未遠展効有期希此微功上荅殊造云云

為楊湖南謝設表

德宗貞元十八年九月乙卯朔以太常少卿楊憑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癸亥賜羣臣宴于馬璘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勅設豈亦在其時耶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飡之刺知無肉食之謀以憂以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兼陳餡醴皆設餡音怡一作酒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樂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

徼効上荅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中丞武元衡也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集有堦使兼御史中丞壁記曰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職遂命其屬書之明年二月則公已遷禮部員外郎而元衡亦罷為右庶子此表當在二十年夏作憲宗即位復以武元衡為御史中丞則時已永貞元年冬矣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睠特深時珍洊降寵驚里巷恩溢圜方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蓋時令攸貴禮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況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厨使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皆而外被恩光皆疾智才詣二切目也適口而中含渥澤顧慙素食彌切自公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

謝賜時服表

此表代人作以文意考之當是在京師時文也

祗荷寵私啓處無地臣中謝臣久忝朝行歷職無効荏苒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副深寄致使賊遺君父艱難未息合處嚴憲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紱重劇丘山捧戴以入閨門空知夕惕裁縫而為衣服固可晝行內省疲驚將何荅効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公元和十年三月出為柳州表云謬典方州又云慙分五嶺之憂此當是在柳時作也

綸言曲臨寵服荐至跪捧殊錫慶躍交并臣中謝臣謬典方州効微涓滴叨承大貺榮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慙荷朱明啓節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溟海方深被仙衣而鶴龜齊壽馳心向闕跼影望天跼渠足切蹐跼不伸也慙分五嶺之憂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云云

柳河東集卷三十八

柳河東集卷三十九

唐 柳宗元 撰

奏狀二十一首

為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鄭相公即前鄭絪也元和五年出為廣南九年五月史載以前廣南節度使鄭絪為工部尚書則此狀當在元和六七年作

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往例實謂休徵已量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卹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荅景福已興方使億兆繁滋區夏充牣音仞故表祥於字育是啓運於昇平事沓化源慶延邦本鱗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嘗叨樞近私賀之至

為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

薛中丞戎也韓文公嘗誌其墓云元和十二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此狀當在柳州作然兩地相去遼絕況五色雲事亦便當數奏而公自柳州為作奏狀亦可疑云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覩已奏聞并寫圖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王者祉符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維陛下化孚有截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導陰陽之和氣遂使紛紛郁郁自東而徂西若烟非烟一旬而再至徵諸古諜音牒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館以昭簡冊

為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公嘗代裴中丞謝討黃賊表在元和十四年狀當次表後作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押衙譚叔向等與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為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為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為患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猾之謀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尚軫天心猶煩廟筭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

公拜監察御史裏行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諸集皆載且狀首有名銜云承奉郎新除監察御史當云裏行後人妄削之耳

右臣伏准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合冒榮居之臣祖名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禮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勅旨

勅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准禮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年月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為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

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於七月時京兆尹李實也韓文公嘗上實書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此狀正訴旱而欲蠲輸則實仁人之心亦可槩見矣然史傳謂關中大歉而實為政猛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繼以是坐貶其說互相背戾如此

右臣謬領京畿已踰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伸遂使雨澤愆時田苗微損夙夜競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十四縣皆准常年例全徵皆一作並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名絶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已上據所損矜免秪當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弘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慙懼之至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承嗣南霽雲之子七歲為婺州別駕歷刺施涪二州元和元年劉闢叛以無備自涪謫永集有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云始由施州為涪州捍蜀道勍寇敵畏不敢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盈縮受譴茲郡凡二歲當是元和三年赦後自永移澧矣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在元和四年十月此狀公至永後作也所謂亡父死節睢陽公嘗有南公睢陽廟碑云

故某官贈某官某乙男某官某乙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臣自七歲即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績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無以負荷先志報効殊私以慙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勅以王承宗負恩

干紀命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任以荅百生之幸庶得推鋒觸刃摩壘搴旗冀獲盡於微誠倘不墜於遺烈踊躍之至夙夜不寧敢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考藝國子置車甲之司周禮夏官司馬有司甲之職其文闕焉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事詳南府君睢陽廟碑及千秋思奮於事越漢南粵傳高后時粵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頗為患文景繼立乃委心歸順至武帝時獨其相呂嘉不欲附從武帝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辭不可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遣千秋入粵仲孺期死於奔吳西漢灌夫字仲孺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請夫之父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時孟年老潁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志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歷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進農書狀

貞元五年正月乙卯詔曰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攘除雖因舊俗與衆共樂誠洽澀時朕以春方發生候及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脩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遂請中和節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種稑之種上從之此狀謂奉某月日勑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常式者當即貞元五年二月作所進農書諸本皆作三卷公時蓋未第云

右伏奉某月日勑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恒式者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俶載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於農食一作而豐食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厲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甕器狀

公集有元饒州二書在元和八年饒州當進甕器此必為元作也

右件甕器等一上有甕器若干事字並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選黃鍾毀棄瓦釜雷鳴注瓦釜喻庸下之人也是稱土鉶之德漢司馬遷傳堯舜堂高三尺茅茨不剪飯土簋歠土鉶音刑以盛羹也器慙瑚璉力展切貢異磬丹

奴音碧既尚質而為先亦當無而有用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

公元和十年三月出為柳州六月二十七日到任此狀在柳州作也赦文在元和六年詳下上中書門下舉柳漢狀

右伏准從前赦文常叅官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久歷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

元注云左降官員外置同正員俸料舊用戶部省員闕官錢充今請改授正官占闕不用上件錢每年約計數萬貫此在柳州作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是准勑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庄宅公驗有司戶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為准並廢員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員責其成功俾無虛授貯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貨不濫分官無曠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

元注云莫誠救兄莫蕩以竹刺莫累右臂經十一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准律以佗物毆傷十二日幸幸內死者各依殺人論本府謂桂管也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訖伏以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況俟期尚遠稟命不遥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倘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輕賜塵黷惶戰交深謹錄狀上奏聽處分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次前謝黃少卿賊表作孔大夫即嶺南節度使孔戣陽中丞即容管經略使陽旻李中丞即安南都護李象古也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切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兎之穴跧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怪跳音逸踉音良走也以為威弧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

史記吳起謂武侯曰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還師已期於席上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四海此謂當時席上之謀蓋可以約還師之期也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宮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逵閑一作閑正當天討之辰書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更積鬼誅之罪莊子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衆輕鬬蟻晉殺仲堪父當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鬬勇劣怒蛙韓非子云趙王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纖縞當強弩之初史強弩之末力不能以入魯縞孤豚儥肥牛之下左傳昭公十三年牛雖瘠儥於豚上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齊側皆切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勦絕有時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詩小戎美襄公也備其車甲以討西戎鯨鯢豈逃於誅戮左傳宣公十二年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竊觀上畧總帥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漢申屠嘉傳申屠嘉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籍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拔距之材徧徼於川洞漢甘延壽傳投石拔距絕於等倫顏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憊於羽檄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注檄木長尺二寸用徵召急則插以鳥羽示急也跂足唯俟於牙璋周官典瑞掌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云牙璋琢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也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屨且及於寢門漢胡建傳制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無假道于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注云窒皇寢門闕也家事勿開土已填於左闔國語

吳語越王勾踐將伐吳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掃其命大夫亦然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勠力敢告

同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為日固久容府陽中丞以義烈為已任勳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為家風業傳彝器並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孫子勿擊堂堂之陣東則橫海誓衆用成善善之功詩緇衣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馬援傳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之軍至浪泊上與賊戰遂大破援追徵側等斬其首傳洛陽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呂嘉南粵相也武帝時粵王願欲內附獨呂嘉建德反朝廷於是命路博德為伏波將軍楊僕為樓船將軍及歸義粵侯二人為下瀨將軍共討之嘉遂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尋復追降之南粵乃平事見南粵傳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雖須移牒隣管以成掎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

踣之舉牒者

賀中書門下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

元和十四年次前柳州賀破東平表作

右今月三日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啓聖期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蠢爾兇渠敢行悖亂締交於雷霆之下效逆於化育之辰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嘉謀克叶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喻於乘勝杜預云用兵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孫子序如丸之走盤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邪不聞涯岸之阻峴胡典切河濟大峴琅邪皆淄青間山水名也天兵四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詿誤之典期以撫循註音卦外怛皇威中感聖德雖在梟鏡豈不知歸郊祀志古者天子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為逆者竟無有遺育也梟堅堯切是以未極誅鋤遽聞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銷仰太陽之普照功格於天地化合於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書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降神自同於周雅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大寶之安搢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某特承朝奬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為効節膏原潤草豈足酧恩寤寐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際慙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忭舞歡慶倍百恒情

賀中書門下平淄青後肆赦表

元和十四年次前賀克東平赦表作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以淄青削平慶賜大洽率土之內抃躍無窮伏以周滅三監但明誅放之罰事詳見書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景帝紀七國舉兵皆反乃大赦天下遣太尉周亞夫將軍竇嬰將兵擊破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等皆自殺夏六月詔曰迺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註誤吏民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遁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汚宗室未有剪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洽誅纔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秉耒者更聞優復與之種食豐以貸財疾苦盡除鰥孤咸育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

憐刃傷之肌存其廩給滌山川之舊汚申節義之餘寃功多受三事之榮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注云三事謂三公也節著有十連之寵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七旬之干羽書舜舞干羽於兩楷七旬有苗格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詩六月宣王北伐也寰海永康夷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伊尹無恥之辰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見咎繇惟輕之德書罪疑惟輕抃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中書門下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

元和十四年次前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作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遠溥一作溥暢裂壤既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為連已肅澄清之政鼠無夜動鵶變好音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遂使琅邪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史記齊湣王時田單為臨淄市掾會燕使樂毅伐破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燕軍尋復攻安平城壞單遂東保即墨時燕既盡降齊城獨莒即墨

不下俄燕昭王卒惠王與樂毅有隙單乃縱反間於燕數出詭計而燕果陷其術中單乃縱火牛且進軍擊之燕軍大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單齊故七十餘城皆歸舊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晏子嬰也事齊景公會公病期月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時梁丘據與裔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盍誅之以辭賓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恭以相公蓂參禹績制出蕭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獻其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抃躍之誠倍百恒品

為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次柳州賀破東平表作裴相公度也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其忝居未屬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成宣王復古之勳謂申伯尹吉甫方叔名伯也吳鄧冦耿致光武配天之業謂吳漢鄧禹冦恂耿弇也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婁斐成市婁音婁盛皃斐妃尾切分別文也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服恒陽之虜則馳使而草心淮右謂度討吳元濟度既平蔡乃遣華州刺史鄭權為橫海節度使統德隸滄景等州而王承宗不敢為亂也況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允屬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衮慶賀之至倍萬恒情

為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

次前謝討黃少卿賊表作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渝伏惟仁恩終賜展効令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冦孽伏以

黃少卿等憑培塿以自固（培薄口切塿朗口切小冢也又小阜也）合莖脆以為强（莖寸卧切脆此芮切易斷也）刼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庶盡駑蹇之勞以荅恩榮之重撫心踊躍夙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為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次前卷請朝覲表作中丞崔泳也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庭神魂飛越頃在邕州累陳誠懇謬施進律之寵（禮記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未遂執珪之願（左傳朝聘有圭周官大宗伯之職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相公膺賢輔聖大叙彝倫中外之臣出入更踐某自領桂管又逾再周企鸞鶴於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道徒竭丹誠（渾天圖天有黃赤二道禮記注疏日月四時遊於黃道其方不同）況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周官春見曰朝）六歲來見要服有期（書六年五服一朝國語要服者貢注云要服六歲一見）豈使班超之望長懸（東漢班超傳超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絶域小臣能無子牟之戀空積（莊子魏公子牟身居江湖首丘依風之思哉云云）伏乞特申微願録受冗員徼故事而不遺揆夙志而斯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丞相之車敢希榮於下客（一更有無任懇禱屏營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

為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効用狀

次前請從軍狀作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事詳南府君睢陽廟碑及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趙摧栗腹即長平死事之孤（史記趙奢傳趙成王時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奢已死趙以其子括代之已而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何者義列之餘色氣猛厲上將効於國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睢陽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榮及子孫爰自繦緥超昇品秩肉食廩給未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遘逆將致死命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會刀筆之吏寘以深文首級之差今復誰辯薏苡之謗不能自明（馬援傳援初在交阯常餌薏苡欲以為種軍還載之

車中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葬猶賴舊勳謫居樂土食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興師討伐恒冀蔑爾小醜尚欲逋誅某才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効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冤痛撫劒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得擁遏又況丞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奬無所弃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

次前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表作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勑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為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

已具三十七卷為京北府請復尊號表注

右某等一上更有長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字伏以生長明時游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竊見近者祥瑞所呈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於四方有以知上玄降靈誕告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某皆陶煦純仁成此耇老煦火羽切煦也生既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閽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奏訖奏一作表伏惟相公贊翊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尚鬱天人失望

草野愚鄙竊有感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輕黷國相伏待典刑謹狀

為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

狀謂今請詣光順門進表當在前狀之前作

右某等幸以羸老獲覩昇平蹈舞薰風謳歌壽域譬之草木何以報天寤寐焦勞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聞瑞應匝於萬方匝作荅切與帀同豐報窮於四海神祇

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為者蓋以挹損徽號近二十年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邇積慮幽明憤懷故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彌遠少遂踊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侍郎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倘遂收採愚慮致貢大庭俾草萊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柳河東集卷三十九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貢生臣孟啟疆
謄錄監生臣范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 柳河東集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四十

唐 柳宗元 撰

祭文哭辭一十五首

祭楊憑詹事文

元和十二年柳州作公集有亡妻弘農楊氏墓誌云貞元十五年卒此文謂其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早喪淑人迨今挈然十有八祀蓋自貞元十五年至元和十二年丁酉為十八年也據憑傳元和四年為京兆尹以御史中丞李夷簡素與憑有隙乃劾奏其贓罪及不法事天子以憑自尹京兆人頗懷之遂詔出守賀州臨賀尉公謂京兆之難下多怨怒顛沛三載蓋謂此耳

年月子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卿雲輪囷天漢昭回西京雜記慶雲或曰卿雲詩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自然物外寧雜塵埃公稟間氣間居苋切心靈洞開翺翔自得誰屑羣猜孝友忠信聞於九垓摛華發藻摛抽知切又音離說文張也其動如雷世榮甲科亦務顯處公之俊德有而不顧御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勤於養投劾引去時任方隅威刑是務公

施其惠亦莫有遲（五故切與迕同）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公捍其强仁及童孺左遷而出擁道牽慕道峻多謗德優見憎煩言既詆倚法斯繩南過九疑東逾秣陵顛沛三載天書乃徵入傅王國嘉聲聿興詹事東宮致政是膺年唯始至道則彌勵頡頏今古（頡奚結切頏音杭又音岡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優游德藝實期濬發再光文陛誰謂昊天遽兹降厲嗚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早喪淑人恩禮斯重眷撫惟新綢繆其志實敬實勤迨今挈然十有八祀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明黜伏逾紀德輝間絶音塵莫俟歲首發函視遠如邇雖當沉痼心術猶治撫膺頓首流泣瞪視（瞪澄應切直視兒）既歛而還莫傳音旨嚮風長慟於兹已矣嗚呼哀哉承訃之始卜兆既逾載馳斯文出拜路隅哀從海澨（視裔切）禮致皇都寸誠相續終歲不渝天道悠遠人世多虞寄心雙表長恨囚拘嗚呼哀哉

祭穆質給事文

一作祭穆撫州文據傳質舉賢良方正累擢至給事中元和四年坐與楊憑善出為開州刺史卒然此文謂黜刺南方義言盈口又云王命南下郡符東剖留滯湮淪殲此遐壽必是自開移撫未行而卒也公謂欲遡海風以窮洛涘文蓋柳州作豈質元和十二三年間方自開遷撫故耶所謂公之伯仲信為先執益穆贊穆質穆負穆賞皆見於先友碑陰記云

昭祭於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形軀獲宥三黜無虧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載之冊府命以諫司抗姦替否與正為期奏書百上知無不為誰謂劉賈英風莫追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其宜無曠爾位惟公在斯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自久公實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南荒義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殞首邈矣高標誰嗣於後王命南下郡符東剖留滯湮淪殲此遐壽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為先執感激之風道同義立中司守直奸權是襲致之徽纆（音墨索也易係用徽纆）誣以賄入瑣瑣其徒搒訊愈急（搒音彭笞擊也瑣瑣其徒謂楊瑗胡珣韋顗用意推鞫之）詔下三司議於

洛邑噫我先君邦憲是輯平反羣枉大忤三揖危法旋加譖言俄及左官夔國義夫掩泣邪臣既黜乃進其級端於庶寮直聲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則公在郎位再罹擯抑擯必刃切斥也時忝憲司竊分枉直抗辭犯長有志無力惟韓洎劉同憤霑臆謂韓泰劉禹錫也道之不行銜媿罔極公在左掖議登秋官先定於志將發其難決白無狀以申禍端秉心撰詞義不可干會逢友累曾莫自安感於褚中有涕汍瀾褚展呂切絮裝衣也嗚呼哀哉壽宮久翳狼荒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弭抽哀洩憤舒文致美願遡海風以窮洛涘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格思以慰勤止

祭呂衡州溫文

作之年月具本篇溫之生平公嘗為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極所稱道蓋不獨於此文見之也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曾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於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脩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太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神其

宏畧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絶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

中丞名字未詳文謂始終七載不忘祇勤當是貞元十四年己拜御史中丞也作之年月具本篇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贄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正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李程等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節擢於天枝式是邦族粲其羽儀發跡內史參其軍事自下僚上直詞屢至於後受邑歷撫疲人公去逾久人滋咏呻復從京邑辟署司録振其綱條端我甸服黜吏屏氣貪官窒慾赫赫有命登於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實抗其長以奉准程校其簿書無失奇贏（奇音羈與畸同說文殘田也贏音盈說文有餘賈利也）進為正郎勾會是專（會古外切總合也）乃刺於商虎節登山化壻為沃（周官小行人建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壻音籍薄土也）致夷於艱道途謳歌有詔徵還丞我御史執其憲矩糾逖之志（逖音迪）直清是舉慎擇寮吏必薪之楚終始七載不忘祇勤事無觀瞻道有屈伸皁囊密啓（見上屢皁其囊注）忠懇屢陳

令望逾重名卿是屬拖紳遽聞拖徒我切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卷衣已復復招魂復魄也朝服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于前禮備贈賵恩加命服窀穸有時窀株倫切穸音夕歲月逾蹙播等猥備官屬況當薦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近或逾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際顧慕潺湲潺鉏山切湲胡鰥切致誠一觴拜訣堂筵嗚呼哀哉

為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杜河中確也德宗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太常卿為同州刺史十五年十二月自同州為河中尹河中絳州節度使十八年三月以河中尹行軍司馬鄭元代之夏卿之為京兆尹在十七年十二月而十九年三月李實已為京兆則杜公之死當在十八年矣文是時作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河中節度贈禮部尚書杜公之靈自古謀帥恒在諸儒晉登郗縠亦以詩書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摠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有山有河殿此大都焜燿昌時焜音混燿音耀振宣後學命服之盛光於列岳謂保豐福永縻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大歷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一作利俱起草萊懷策既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自天昭回分命邦畿步武獲陪同志為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遊歡洽莫不如志於後多幸謬列周行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為郎公屬中兵此焉分行再獲聯事東西相望音忘出處同道樂惟其常後余出

刺九載南服公自左輔遂膺推轂我勤魏闕爰總九流誰謂河廣願言莫由烹魚之問往復相醻音酬惠好斯厚惟以綢繆綢音由切繆莫彪切余弟宗卿獲庇仁宇命佐廉問忘其愚魯假以羽翼俾之騫翥翥章恕切翥飛舉也惠文峩峩惠文冠也漢張敞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赤紱在股榮映斯極從容何補承慶唯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殷四方興嗟況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卒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敬薦行潦洩哀茲辰嗚呼哀哉

為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崔少卿考之史傳未詳惟撫諸表系有崔隱甫之孫溉者一人為太常少卿當即此也文謂夙歲同道從容洛師又云洛中十人談者榮之惟鄭洎齊各登鼎司據夏卿傳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頗得才彥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其以此耶貞元十八年作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良志蹈其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賾六書奥秘是究是索叩爾玄關保其直宅藝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未窮康莊道路也說文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濛汜已極楚辭天問出自湯谷次于濛汜注云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濛水之涯也嗚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駕嵩少嵩山少室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泝舟瀍伊瀍水伊水在河南府河南縣皆本洛州也笑咏周星其樂熙熙丹霄可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談者榮之惟鄭洎齊各登鼎司或喪或存山川是違緊我夫子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及爾同寮笑遨交歡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聯其

鑣悲嬌切說文馬銜也投文報章既歌且謠及我為郎優游吏部公為御史持憲天路文陛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於素自我於邁歷刺東吳離憂十年復會名都余為侍郎銓總攸居實得茂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公亞奉常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翺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牘寤言在耳古今何速失涕興哀匍匐往哭撫筵一呼心焉摧剥普木切日月逾邁佳城遽卜素車千里逶迤山谷逶於危切迤音移委曲也晦爾精靈藏之斧屋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注云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嗚呼哀哉丹旌即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洞酌詩洞酌彼行潦注云洞遠也遠酌行潦之水以告明靈臨觴永慟庶寫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為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

李京兆實也貞元十九年四月公時為藍田尉文謂公之元兄復惠德音蓋凝之兄憑耳公嘗

為凝墓碣所載甚詳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部尚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惟靈清標霜潔馨德蘭薰沖和茂著孝友彰聞濬發洪緒激揚清芬思侔德祖學紹子雲瑩彼靈府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軼羣百氏之奥一言可分旁貫釋老豈伊典墳謂躡公相（躡尺輒切）賛揚聖君高山安仰逝水沄沄嗚呼哀哉惟是伯仲並為士則

連擢首科迭居顯職公之懿美發自朋僚播於四方令問克昭烱然獨識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朝載筆東掖勲無不紀起草南宮時論增美大梁有艱天子是使密勿之謀唯道是履復歸（一云歸服）郎署職茲中兵簡稽無撓以考其成英風未攄沉痾遽嬰孰云積善降以促齡昔歲江表獲同宴語謬為好仁不我遐阻公之元兄復惠德音優游多暇眷盻逾深情言盈耳尺素相尋冀茲競爽焜燿儒林及此凋落秖摧我心嗚呼哀哉遣車就引（遣詰戰切見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銘注）哀挽先路迅風淒悲頹景幽暮傾都殄瘁揮涕相顧矧茲故人誰任痛慕潢汙一觴詎寫平素尚饗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楊侍御未詳其名或即楊憑之弟凌然唐史雖謂凌終於侍御史而先友記云凌以大理評事卒則與史所載異矣豈憑別一從父弟為侍御史故史云凌耶張都護公嘗為之誌所載與此皆合今悉隨文附之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於故都護御史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强秦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漸化椎髻卒為華人流我愷悌士燮之理惟公克繼（士燮晉范文子也此謂安南都護府治交趾云）勤勞遠圖敷賛嘉惠銅柱南表前功載修（謂公復銅柱為正制也事詳見誌注）空道北出式遏蠻陬梯航連連旌旆悠悠輻湊都會（輻音福湊千候切說文會也）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哉公昔試吏時推清能（謂公為蘄州蘄春主簿時也）公昔乘軺人知準繩鰥嫠以安征

賦用登謂公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管也桂史稍遷郎曹繼昇謂公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也程功佐理海裔斯澄謂公為安南副都護也乃紀南方專任是憑謂公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兼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也恩錫百朋詩錫禮分五玉書修五禮五玉注云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百朋言得祿之多也開府辟掾羣英攸屬顧茲陋微敢厠甄録既受筐篚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慙豸角應劭漢官儀曰解豸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為冠豸大蟹切星言赴命注望帷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邈伯氏左官爰滯中途流連隱

憂言念涕濡子姓莫在使命頓殊命一作令競魂弔影敢廢斯須情留江徼音叫夢結天隅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顧慕長慟展轉增惕膂力猶在中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謙德不福法星降災庭懸遽徹禮記大夫無故不徹懸注云懸樂器鐘磬之屬正義曰無災變則不去樂也駙訃爰來駙音已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輤車北轅輤音茜喪車也申奠克諧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庶寫幽懷

祭萬年裴令文

萬年令裴瑾也公嘗為瑾墓碣云元和十二年七月卒文必是時作又云後夫人柳氏即此所謂追惟淑德嬪於君室者也

惟靈孝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洽其譽處枵然其量枵虛嬌切虛大皃廓爾其宇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蹇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鮮拒賢於博奕媚茲讌語或泛或沉兩得其所考禮成文墜章克舉謂公撰二陵集禮也展樂承職音官式序既聯奏復亦圖筍簴播在奉常永傳儀矩謂公為太常主簿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也脫畧細謹慽忽煩言坦然自居無顧仇怨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黜中徙再期騰騫孰云蓄憤遽此歸魂謂公為萬年令為金川猾吏所誣奏再謫道循二州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而卒也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嬪於君室上順尊卑下歡儔匹致其孝敬式是仁恤爰及童孩處心勿失君之仲季茂於文術游藝相從操觚散帙顧余蹇劣厠迹奔逸二紀於今情交若一屢聞凋缺互見遷黜契闊伶俜分形間質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獨守

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瑟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
返翩其訃書來自番禺（番音潘禺魚容切番禺二山名在南海今廣州與循為近故云）
塊守窮荒山夔與居（山夔獸名也如龍而一足）有眉不申有志不舒
況逢零悴當此囚拘拊膺長慟長慟何如非禮無取況
哀有餘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

（呂敬叔恭也公嘗為呂侍御恭墓誌卒以元和八年六月年止三十有七此公所以重惜之也其曰惟子之兄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益言呂衡州溫云）

維年月日朔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於亡友呂敬叔之魂嗚呼
鞠躬歷聘或以不荅（謂孔子也）屠魚乖離夫何克合（謂呂尚也）大
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惟子之中忠勇
充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謀宏長辯論恢奇巖峩博
大（巖一作巍）與世異資何付之器而躓於時（躓知利切跲也）嘗曰余
武王功是期誓者其力（者渠伊切詩者定爾功）以達皇威邊鄙不
靖俾供輿師諸侯順道戎貊咸宜今其沒矣哀志之違
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昔與子游尚疑其志及
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其智進如川行浩浩
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弃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
間餘二十年擯辱非恥升揚非賢一貫於道無四五焉
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貌阻心傳我默終世子
夭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子俱已孰云後先惟子
之兄志同義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子仕方初百年有
幾如何默默去我遄已（遄淳沿切說文往來數也）有穉之妻有弱之

子海壖東周（壖而宣切）號哭萬里蓋紉之行獲出於此（紉丈刃切與縊同說文牛系也周禮封人置其縊公時在永呂殁廣州其孤奚等以其柩如洛陽祔塟於大墓故云獲出于此也）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茲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
叔吾道已矣尚饗

祭崔君敏文

（崔君敏即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也公嘗為之誌所載甚詳元和五年九月在永州卒文蓋是時作）

夫產崑崙者難為玉植鄧林者難為木公以令望顯於

華族藝邃六書周官保氏掌教國子以六藝五曰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學該七録躭此黄老躭都含切恬於寵辱入補黑衣謂公以千牛備身佐環衛也戰國策左師觸龍言於趙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宫出參甸服謂公為盩厔三原藍田尉也紀綱淮海政令惟肅謂公為楊州録事參軍也宰制岳瀆周於仁育謂公為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也儲闈典議直清攸屬謂公為太子司議郎也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謂公為歸州刺史遷永州也至於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於庶獄妖誣殄除淫祠翦覆謂公擒戮妖師毀焚淫昏者千餘室也事詳見誌出令三歲人無怨讟進律未行歸神何速某咸以罪戾謫兹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鑾適野泛鷁沿湘鷁倪歷切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紛慮斯屏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恍若夢遊莫徹中寢魂遷乘舟邦人永思匍匐隱憂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

段弘古公嘗為之誌此本不載已別列之外集觀其以直遊諸公間而卒不克用惜哉元和九年卒於桂州永州刺史崔公能以公及劉禹錫之薦知之乃致其喪來永為具費歸葬於澧公之文當其喪之過永而祭之也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提其信義誰與同波硜硜以終硜丘耕切堅不可磨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游得其仁友擇其益始於可進終會於厄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恩懷舊興詞憤激君昔來辱備聞嘉言宵會北堂晝宴南軒去適於越不日其旋載除我居望爾北轅今者之來丹旐有翩閟兹英志限此中年嗚呼哀哉君實斯貧有子而幼孰云履信惟天所祐道途之資敢廢於舊志君之行銘石斯授有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於誠臨兹饗侑

哭張後餘辭

作之年月未詳惟辭謂既得進士明年疽發髀卒當在京師時作也附次貞元十八年文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為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冲然忘其有人與之言鏗

然而厲（鏗丘耕切）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一無則曰字）道而得乎世然而（一作猶）不顯則曰命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矣博實弘裕宜為大官者老求其所以夭賤無可得焉既得進士明年疽發髀卒（疽子余切髀音陛）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佑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以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行者助之哭焉況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潔乎身聞道而死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向更使既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為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子之優游是亦黃耇嗟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為人早服高位淫諛肆慾銀艾淪弃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皤皤而童（皤音婆老人白也）赫赫而辱進襦袴於机杖負泥塗於冕服已雖有餘人視不足子之跡不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弔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於人慶及其母從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祭李中明文

公嘗荅韋中立書云來南六七年二年冬幸大雪文謂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云淫以雨雪紆委硱磳兮此必在永時作也

致祭於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邈以恒兮夫子之志勵以兢兮求中慊未若履冰兮敦仁以孝實烝烝兮唯毀死虧禮其他莫懲兮（一云誰毀無虧禮莫徵兮）秉端守一信厥明兮月踰歲長行若登兮外溫其顏內類直繩兮謾言來加不遽陵兮舉世羣非自視弘兮庶優游於道大賚是承兮掩究舒抑與類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禍仍兮

豈韜忠裒信鬼所憎兮（裒一作裒裒信一作履誼一作履信）將教言吾欺
終不可徵兮吾方期子於暮冀有興兮今而弃余志若
崩兮若將援而上喪厥肱兮怛其殞心交背膺兮水之
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紆委碅磳兮（碅期矜切磳士冰切又音增石兒）鴟鵂夜啼羣瞑凝兮（鴟音鴟鵂音休）魂鬼以行中道殘殃兮（殘音陵殃音競鬼出皃）魑魅撝呵曷可憑兮（魑抽知切魅音媚）聊致吾
慎斯言孰稱兮

楊氏子承之哀辭并序

（考之衷系楊憑之子姨皆以之字為名曰渾之曰後之曰敬之是也獨不詳承之所自然必憑之姨蓋詞謂世父孔悲兮湘水滔滔世父伯父也據水經馮水出臨賀下注湘水此必元和四五年間憑謫臨賀時作）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為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辭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為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麁紛厖（一作厖亂）
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為也用是為之辭以相其哀焉
葆醇熙兮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綽寬學之勤兮行彌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嗷嗷兮有弟哀號（嗷音叫）世父孔悲兮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冥魂

冥冥兮竟難託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兮獨何為

柳河東集卷四十

柳河東集卷四十一

唐 柳宗元 撰

祭文一十五首

舜廟祈晴文

按史舜葬於九疑實惟零陵零陵永州治也文謂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宜福遺黎此必在永代其州刺史作其時日則不可得而考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於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璿璣七政以齊九澤既陂錫禹玄圭至德神化後誰與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宜福遺黎廟貌如在精誠不睽今陽德僭候有渰淒淒降是水潦混為塗泥岸有善崩流或斷堤泛濫疇壠坡陁圃畦陁唐何切恒雨獲戾循咎增悽忍茲嘉生均彼蓬藜敢望誅黑蜧音戾淮南子曰黑蜧神虬潛泉中而居天將雨則躍扶陰蜺扶音秩擊也春秋元命包云虹蜺者陰陽之精又月令章句云陰陽不和即生此氣虹見有青赤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式乾后土以廓天倪粢盛不害餘糧可棲或簸或溲為

酒為醯鎗鎗笙鏞坎坎鼓鼙百代祀德旺心不攜豈獨蘋藻徵諸澗溪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禱雨文

元和十年作或載之韓文公集非是蓋公嘗志其從父弟宗直之殯謂元和十年名為柳州七月南來宗直嘗從謁雨雷塘則此文為公之作蓋非文公之文明也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此二象一作狀宅於巖隈風馬一作輧雷車肅焉一作然徘徊能澤一作宅地產以祛一作袂人災欽茲有靈爰以廟饗一作享神惟智知一作誠為致敬我一作敬以誠往苟失其應人將一作神安仰歲既旱暵音罕又音漢乾也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於肸蠁肸黑乙切又許訖切說文蠁布也蠁音響其自朝一作從受命臨茲裔壤涖政方初一作一方庶無淫枉潔薦自持忠信是一作猶仗苟有獲戾神其可罔一作調擢擢嘉生惟天之養豈使粢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響欽若成一作神功惟神是獎

祭纛文

纛音導又音毒以旄牛尾為之在左驂馬首故文謂禮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茸頭

正謂此也元和十四年代裴中丞行立討黃賊時作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於纛神惟昔澧有大特化為巨樟秦人憑神乃建茸頭是為兵主用以行師史記秦襄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樟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漢宗蚩尤亦作靈旗漢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既類既禡指於有罪禡音罵類禡皆師祭也北面詔盟抗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蠢黃孽保固虐人俾茲太平猶用戎

律天子有命施威於下惟守臣某董衆撫師秉羽先刃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爰薦求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於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蟊賊上音矛下音賊並食苗蟲達我涵育收厥祿圉役於校人海隅黎獻永底於理無或頓刃以為神恥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

周官典瑞掌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云牙璋瑑以為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又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尅也兵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與前文同時作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於軍牙之神秦定百越秦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平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粵與越同漢開九郡漢地理志黃帝畫野分州堯遭洪水分絕為十二州禹制九州周克商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為幽并漢興至武帝攘却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自茲編列同於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薦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藩蠻怙險乳字生聚悖慠威命虐夷齊人黃姓陋孃魚列切實恣盜暴僮壯殺老掠愆使臣愆音奪梟視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敷於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一作青誼殄趙魏顯化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眇尚恣昏頑致天震怒命底於罰官臣某欽率邦典統戎於征惟爾有神懋揚迺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我徒劉音流釋云尅也殺也鏃刃鋒鍔畢集於兇躬鎧甲干盾鎧口代切甲也咸完於義軀焚煬蕩沃往如行虛俾人懷於安以靖離之隅離南方之卦也在是舉也往欽

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

公集有井銘在元和十一年三月此文同時作

致祭於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演為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湩（覩勇切又多貢切乳汁也）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蘊利滋久閟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測我心卜茲利兆於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今則堅好惟昔遞（一作匝）石今則順道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

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成於富媼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禜門文

周禮巫人之職禜門（用瓢齋注云禜謂營鄰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禮記曰雩禜祭水旱也據文云禜於城門之神又云淫雨斯降害於麰麥豈次前篇在柳州作歟禜音詠）

禜於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水沴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於麰麥野夫興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休徵未獲敬用瓢齋（瓢婢遥切齋音齊謂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以展周索納其雲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叔父祭六伯母文

公之叔父有四纁居其次焉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纁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六伯母之靈伏惟天錫壽考神資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慈幼宗姻仰則不偕貴位孰不悽惻嗚呼哀

哉移天夙喪丁此閔凶主器繼夭莫承於宗懿彼賢女孝誠自中溫溫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甘則豐致養有榮其道克終天禍弊族遠承哀訃纏牽官仕（一作事）奔哭無路亦既請告聿來京師以號以呼祗拜堂帷子姓彫落宗門日衰託於外姻陳此靈儀幼女號戀誓言固之仁賢見容曲遂其私內顧孱眇秖益摧悲誠愧於人豈曰得宜今歲調選獲參士林主其簿書於華之陰受祿雖微莫遂曩心夙駕東征祖軷將臨（軷音跋道祭也）朔望

是違哀懷豈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

夫人獨孤申叔之母也申叔字子重少有聞稱年二十七而卒故云克生賢子未壯而死又云曩與子重道契義均也其曰自罹禍謫逾紀漂淪蓋公自永貞元年乙酉謫官至元和十一年丙申為一紀耳

維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祭於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壯而死名播九圍望高羣士雖微禄位人羨其美在抱無孫承家乏祀孝女

良壻適遵燕喜某曩與子重道契義均知心為貴實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竟罹禍謫逾紀漂淪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榮末路私願獲陳遽此承訃天乎不仁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當復神感昭融不疾而速靈識逾濬承歡載穆式致其安寧寘其毒願言有知以慰幽躅

祭從兄文

據文云銘墓有詞發我狂言以集考之公嘗為大理評事柳君墓誌即公之從兄也諱寬字存諒文又云假守郡藩蓋寬嘗為邕州見集之馬退山茅亭記文又云歲首去我將濱海壖與誌所謂挺於海壖者皆合當即寬無疑也

嗚呼我姓嬋嫣嬋音蟬嫣於虔切長皃由古而蕃鐘鼎世紹圭茅並分至於有國爵列加尊聯事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武抑墜讎冤踣斃不振踣蒲比切數逾百年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於曜於音旌與旌同旌旗也曜戈笑切與耀同照曜光也期復於前君修其辭楚越猶傳從事諸侯假守郡藩人謠吏畏威惠咸宣神乎我欺命返不延興起之望是越是愆歲首去

我將濱海壖留遊歡娛涉月彌旬夜爇膏炬晝淩風煙理策嶇嶔嶇音區嶔音欽高險皃縻舟潺湲潺鉏山切湲于權切流水皃將辭又醉既往而旋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襜襜蚩占切衣蔽前也飛旐翻翻升拜無形洽一作合哭誰聞逝歸從祔於鄧之原銘墓有辭發我狂言秖陳其悲匪暇於文觴有旨酒豆有犹肩伊奠之非而誠孔繁靈耶罔耶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

集有志宗直殯云元和十年七月卒文亦是時作也

維年月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弟十郎之靈吾門
彫喪歲月自（一作已）久但見禍謫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
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名有單緒（一作各為單子）慥慥早
夭（慥七到切）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
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仁義正直天竟
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
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一作年過三十不掛命書）蒼天
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

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為
媿汝墨法絕代知音尚稀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
録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以慰汝
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為小宗
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示使如已子吾
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允塞汝已久病來此
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
覺便為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
飾以殯紼（注見祭呂敬叔文）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
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公集有永州刺史流驩州崔君權厝誌即簡也誌云元和七年正月卒八月柩至永遂葬於社之北文是時作）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
英爰曜於初譽動京邑施於方隅密勿書奏元侯是俞
蜀寇內侮禍聯羌髳（音矛）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劒門

西獲戎俘超受刑曹留總南都移刺連部下民其蘇道
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雷謗爰興按驗
增誣始雖進律終以論辜溟海浩浩而君是踰崇山茫
茫而君是居厥弟抗憤叫於康衢天子憫焉訊以文書
御史既斥連帥是除期復中壤遽淪別區喪還大浸又
溺二孤痛毒薦仍振古所無何謫於天降此翦屠柩不
及歸寓塋荒墟將葺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
姓惟自我出毋儀先虧父訓又失煢煢相視（煢與惸同憂也）撫

悼增恤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咨夕計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伊新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紼以出（見祭呂敬叔文）斧屋爰封（見祭崔少卿文）神非久留息駕於中書石為誌世德斯崇手斛以酹（斛音拘挹也酌也）涕出焉窮

又祭崔簡文

（一本作祭神柩歸上都文據簡元和七年既葬蓋於永公謂三年將復故塋且云後三年辭當備益自七年至十年為三年公元和十年正月已召至京師而此文謂君死而還我生而留則當是元和九年作矣）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頹（坋房吻切）或确而崒（确音慤多大石也崒昨沒切又昨律切）陰流泄漏瀸沒渝溢（瀸思廉切爾雅泉一見一否為瀸）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佻音逃）睒眒欺苟（睒音閃暫視也眒試刃切張目也）脞賤暗曶（脞坐果切曶音忽）輕嚚妄走（嚚音銀）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轝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是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於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

（即簡之子曰處道曰守訥以奉簡之喪踰海不幸暴風溺死此必喪至永後次前祭崔使君文作一本云崔君筵側祭二甥文篇首有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章六小卿之魂字）

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鑒使昏霧兮（霧與霧同）反復攪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覯兮庶幾來歸餕以侑兮（餕音俊熟食也）酒實於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耶否耶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崔氏即簡之女諱瑗嫁郎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元和十二年六月卒公時在柳也誌曰某月日遷柩於洛某月祔於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故曰邙阜有位云）

叔舅宗元祭於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為首

甥於我氏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一作棻馨自久恭惟伯姊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於汝曹雖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辯論有疑必果恒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羅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暢洽通實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

天閼神理何蒙盛德餘慶宜福其豐胡然降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牧武陵便道往來信宿幸茲再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間幽躅除玉切臨視無路遡風慟哭怛然自中如刃之觸卬阜有位青烏載卜相冢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傘山葬之二千石道途尚艱歲月逾蹙方俟歸紼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

駢當是處道守訥之昆弟也文謂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此在永時作

祭于卿郎之魂嗚呼天恤靈奇恤音吝取不可貪既睿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寨其篋匱抽深抉密襜重揭貴襜蚩占切衣蔽前也重傳客切揭丘傑切舉也又巨列切負也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死有拔類之才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為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為汝舅汝為我甥求仁具得為

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既致其愛秖極其哀秦越萬里心魂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筴與策同前次沱隈沱徒何切隈烏回切水曲也笑領即路嗚鞘不迴鞘音蕭又音笑鞭也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為鬼神忍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塋之東野誰賵誰會既虞以奠誰主誰酹虞虞祭也禮記曰豈若速反而虞乎疏曰塋既已竟神靈須安豈若速反虞祭安神乎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

驅使裹樂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
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祔
圮土下呼圮彼美切毀也漬淚徹壙漬疾智切漚也以沾以塗此心未
慊秖益摧紆累見於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俎及壺
嗚呼哀哉

柳河東集卷四十一

謹案卷四十第八頁後七行說禮樂而敦詩書刋
本說訛閱據左傳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刃上而長刋本刃訛月據禮記
檀弓注改
第十八頁前二行學該七録刋本七訛十案梁書
阮孝緒撰七録今據改
卷四十一第二頁後二行期於肸蠁刋木肸訛肋
案司馬相如上林賦肸蠁布寫今據改正

第三頁前四行有怒特祠刋本特訛時據史記秦
本紀徐廣注改
第四頁前一行必以剛日刋本剛訛綱據曲禮外
事以剛日句改
第十頁後三行崇山茫茫刋本崇訛嵩案此指驩
州界之崇山非嵩高山也今據郭雲鵬本改正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濼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范　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乾隆御覽之寶

柳河東集卷四十二

唐 柳宗元 撰

古詩七十六首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

劉二十八禹錫也初與公同為監察御史故曰院長張員外署也貞元十九年與韓吏部李方叔三人為幸臣所讒俱為縣令南方韓集中有與張貶謫時道途唱和詩十三章張後為澧州刺史韓誌其墓公此詩蓋貞元二十一年貶永州司馬後作

弱歲遊玄圃先容幸弃瑕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西北名玄圃臺西漢鄒陽傳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禮記瑜不揜瑕名勞長者記文許後生誇陳平門多長者車語云後生可畏鸞翼嘗披隼蓬心賴倚麻傳云鸞披隼翼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莊子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謂不直也鸞音晏莊子斥鸞小鳥也隼音筍繼酬天祿署俱尉甸侯家漢揚雄校讐天祿閣甸侯書甸服侯服是也上四聯蓋謂與張同以進士舉博學宏詞交遊相依張為校書郎武功尉公為集賢殿正字藍田尉之意憲府初收跡丹墀共

拜嘉謝靈運晉書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是為三臺又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張衡西京賦青瑣丹墀注云丹墀塗也以丹塗之公貞元十九年與張同為監察御史故此對已下皆言其御史時相從于朝之意分行參瑞獸傳點亂宮鴟執簡寧循枉持書每去邪沈約為御史中丞彈奏王源文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任昉為中丞彈曹景宗亦云謹奉白簡又崔篆御史箴曰簡上霜凝筆端風起蓋御史劾奏以簡也後漢蔡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持書亦御史銜也鸞凰標魏闕熊虎負崇牙周禮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闕之下周官熊虎為旗熊武即熊虎也牙謂牙旗也宋鄭鮮祭牙文崇牙既建義鋒增厲辨色宜相顧傾心自不譁金爐仄流月紫殿啟晨赮赮音遐赤色也謂曉起日光射殿宇也漢紀云神光降集紫殿未竟遷喬樂俄成失路嗟此以下言張與韓李皆謫為縣令南方之意遷喬字見孟子還如渡遼水更似謫長沙李白詩屈平顧頡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賈誼事漢文帝為絳灌馮敬之屬妬害之謫為長沙王太傅別怨秦城暮途窮越嶺斜訟庭閑枳棘候吏逐麋麚麋音眉麚音加牝鹿也遐張自貞元十九年癸未至元和元年乙酉憲宗即位為三年矣故云三載朝宗延架海師役罷梁溠溠音嗟水名梁溠作橋於溠水上也朝宗字見禹貢京邑搜貞幹謂張憲宗立拜京兆府司錄也南宮步渥洼張繼為禮刑二部員外郎也洼音蛙渥洼水名武帝紀馬生渥

洼水中世推材是梓一作杼人仰驥中驊欻刺苗人地仍踰贛石崖謂張出為虔州刺史也虔屬江南道三苗之國在焉故曰苗人地贛音紺虔州縣名又音貢水名出豫章禮容垂琿琫戍備響鋌鍜琿音必一作珌補鼎切玉也琫邊孔切佩刀下飾詩鞞琫容刀鋌音鵝鍜音霞說文鋌鍜頸鎧也寵即郎官舊威從太守加張仍以刑曹刺澧州也建旟翻鷙鳥負弩繞文蛇周官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又云州里建旟旟音余剥鳥皮毛置之竿頭為之隼鷙鳥也故云翻鷙鳥繞文蛇謂旐也司馬相如傳縣令負弩矢先驅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中闈盛六珈周禮宗伯以九儀正邦國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闈一作闈詩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珈音加婦人首飾之盛者韓吏部作張公墓誌云公娶河東柳氏子則公與張為親故言及中闈也肯隨胡質矯胡質仕魏太祖時性沉實內察不以節撿物所在見思既卒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方惡馬馳奢後漢馬融為南郡太守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褒德符新換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今郡守多用分符合符事謂此也張自虔州改澧州故曰符新換懷仁道併遮屈恂嘗為潁川太守後從車駕擊隗囂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寇俗嫌龍節晚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注云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朝訝介圭賒詩錫爾介圭以作爾瑁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

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珤賒音奢禹貢輸苞匭禹貢苞匭菁茅苞橘柚也匭匣也荆州所貢澧屬山南道即古荆州之地云周官賦秉秅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凡諸侯之禮上公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注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秅則三十稯稯猶束也秅文加反稯一作總雄風吞七澤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所見者曰雲夢異產控三巴華陽國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故漢末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朐忍至魚腹為固陵郡巴遂分矣璋復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徙麗義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又樂史寰宇記於渝州記云闡自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謂三巴其

說又不同然公詩意謂張所治澧州屬山南東道而劉璋所分三巴之地屬山南西道及劍南道山南二道相接故曰控三巴也即事觀農稼因時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漲桃花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貰貰音奢貰買也不應虞竭澤寧復歎棲苴今為葅字苴鋤加切水中浮草也蹂躪駿先駕蹂音牒躪音燮蹂躪行貌駿音鄙廐御也籠銅鼓報衙染毫東國素韋誕非紈素不下筆素帛也濡印錦溪砂砂丹砂也本草丹砂多出蠻洞錦州界貨積舟難泊人歸山倍畬音奢火種田也吳歈工折柳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宋玉招魂云吳歈蔡謳秦大呂古樂府有折楊柳曲桓伊善笛撰折楊柳尤為奇妙後人不能盡其指訣也歈音俞楚舞舊傳芑文選越艷楚舞後漢傳毅舞賦云宋玉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藝晉禮樂志巴郡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巴舞疑是此而諸本作芑未詳隱几松為曲傾樽石作汙今為宓字音哇汙樽字見禮記隱几而卧見孟子寒初榮橘柚夏首薦枇杷祀變荆巫禱風移魯婦髽史記封禪書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蓋荆楚之俗好巫故曰荆巫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蓋魯襄公四年臧文仲與邾戰于臺鮐魯人迎喪者髽髽溯爪反喪髻也已聞施愷悌還覩正奇衮衮音斜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親有罪奇衮則相及注衮猶惡也慕友慚連璧晉潘岳夏侯湛並美姿容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言姻喜附葭漢書中山靖王傳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顏師

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前言中闈盛六珈此又云附葭蓋張壻於柳氏則與公為親矣此以下皆自叙其貶黜之意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常折陶潛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逢人手盡叉馬援傳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敢辭親恥汙唯恐長疵瑕善幻迷氷火列子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音胡辦切齊諧笑柏塗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東方朔傳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今壺齟老柏塗伊優啞狶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塗漸沮徑也伊優啞者辭未定也狶牛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對無能窮者師古曰柏者言鬼神尚幽暗故以松柏之樹為庭府

漸洳浸濕也塗丈加切東門牛屢飯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命後車載之中散蝨空爬晉稽康為中散大夫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為濤絕交書有云危坐一時痺不能搔性復好蝨爬搔無已逸戲看猴鬬殊音辯馬檛檛張瓜切箠也渚行狐作孌林宿鳥為磋孌魚列切與孌同說文魚獸蟲蝗之怪謂之孌磋音嗟病也同病憂能老新聲麗似姱豈知千仞墜祇為一毫差守道甘長絕明心欲自剄剄音鴉頸也貯愁聽夜雨隔淚數殘葩梟族音長聒豺羣啄競呀梟堅堯切不孝鳥也呀虛牙切張口貌啄一作喙岸蘆翻毒蜃磎竹鬬狂犀磎音溪麻牛名野鶩行看弋江魚或共扠瘴氛恒積潤訛火亟生煆說火野火也煆虛加切火氣也耳靜煩喧蟻晉殷仲堪傳父師皆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鬬魂驚怯怒蛙韓非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欲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風枝散陳葉霜蔓綖寒瓜綖一作縋霧容前山桂氷枯曲沼遊遊音遐爾雅芙蕖其葉遊思鄉比莊舄史記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越之細鄙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遯世慕睦夸慕一作遇後魏睦夸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崔浩奏徵為中郎將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既入京郡遂遯去漁舍

茨荒草村橋卧古槎御寒衾用罽罽音計織毛也挹水酌仍椰椰音耶木名樹如棲櫚子殼可以為器交州記椰子中有漿飲之得醉故後人取其殼為酒器如酒中有毒則酒沸起但今皆漆其裏則全失用椰子之意矣窻蠹惟潛蝎蠅延競綴蝸引泉開故竇護藥插新笆笆音巴竹之有刺者樹怪花因槲槲胡谷切花中有木槲花多生於古樹朽壞中蟲憐目待蝦嶺表錄異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水母者閩人謂之蛇渾然凝潔大如覆帽腹如懸絮有口而無目常有蝦隨之食其涎浮涎水上人或取之則歛然而沒乃蝦有所見耳驟歌喉易嗄嗄於邁所嫁二切聲敗也老子曰號而易嗄饒醉鼻成皺皺音查鼻上皺也曳捶牽羸馬垂蕢牧艾猳猳音加牡豕也己看能類鼈能囊來切爾雅鼈三足能猶訝雉為鷨鷨音華山雉名也誰采中原菽詩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徒巾下澤車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注云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短轂則利也俚兒供苦筍傖父饋酸樝傖士衡切吳人謂楚人為傖樝音查果也勸策扶危杖邀持當酒茶道流徼短褐禪客會袈裟香飯舂菰米菰音孤草名廣雅蔣菰其米謂之凋胡可炊以為飯珍蔬折五茄茄音加本草五茄葉可作蔬菜食方期飲甘露宋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名子尚諸曇濟道人於八公山濟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更欲吸流霞抱朴子項曼都修道山中忽遊紫府飲流霞一盃酒忽思家為上帝所斥河東呼為

斥仙人屋鼠從穿穴林狙任獲琴春衫裁白紵朝帽挂烏紗屢歎恢恢網老子天網恢恢頻搖肅肅罝詩肅肅兎罝衰榮困蓂莢帝王代紀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望則日落一莢月小則餘一莢王者以是占歷名曰蓂莢盈缺幾蝦蟇路識溝邊柳城聞隴上笳共思捐珮處千騎擁青縐楚詞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王逸云屈原既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珮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東郭先生拜二千石佩青縐出宮門行謝主人縐古華切綬也

宏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為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末由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

宏農公楊憑也憑本傳御史中丞李夷簡與憑有隙劾奏憑不法由京兆尹貶臨賀尉俄徙為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據憑貶在元和四年而詩序云三歲復為大僚蓋自元和四年己丑至七年壬辰為三歲矣是歲立遂王宥為皇太子肆赦故詩有重明照萬方之語詩蓋是時作也但詩又云高居運鼎邑遥傳好書王此公集叙憑文中所謂入傳王國嘉聲聿興者也當是憑自杭州後遷諸王傅分司東都在未為詹事時而史不載是事耳此詩之獻豈憑在東都時耶

知命儒為貴時中聖所臧處心齊寵辱遇物任行藏闗識新安地新安縣名隸河南府封傳臨晉鄉臨晉縣屬河中府挺生推豹蔚易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高步仰龍驤魏書陳琳曰今將軍龍驤虎步高下在心幹有千尋疎精聞百鍊剛茂功期舜禹高韻狀羲黃狀一作上又作扶足逸詩書囿鋒摇翰墨場雅歌張仲德詩小雅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注張仲賢臣頌祝魯侯昌魯頌四篇皆頌僖公也其閟宮篇云俾爾熾而昌俾爾昌而熾俾爾昌而大憲府初騰價憑嘗為監察御史故云憲府神州轉耀鉈音芒右言盈簡策謂憑嘗為起居舍人也起居舍人一曰右史即古所謂言則右史書之者也唐制起居郎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左轄備條綱謂憑嘗為左司員外郎也唐左丞掌管轄諸司糾正省內通判都省事左司員外掌副左丞所管諸司事者也故亦稱左轄響切晨趨珮烟濃近侍香司儀六禮洽論將七兵揚謂憑嘗為禮部兵部二郎中也周禮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也七兵本始於周禮司徒掌五兵者也至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為五晉太康中乃分中兵外兵各為左右與舊五兵為七曹後魏遂為七兵尚書而七兵之名自此立矣合樂來儀鳳尊祠重餼羊謂憑嘗為太常少卿也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卿材優柱石公器擅巖廊峻節臨衡嶠和風滿豫章謂憑嘗為湖南江西觀察使也江西道理洪州即豫章郡也衡山南岳也在衡州屬湖南道云人歸父母

育郡得股肱良細故誰留念煩言肯過防壁非真盜客張儀游說諸國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金有誤持郎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龜虎休前寄貂蟬冠舊行謂馮自江西觀察使入為左散騎常侍也龜印也衛宏漢舊儀列侯丞相將軍皆黃金印龜鈕中二千石亦銀印龜鈕虎符也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貂蟬冠也晉太始中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貂丁聊切訓刑方命呂謂馮自散騎為刑部侍郎也周書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孔穎達曰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命贖刑之法以訓告天下也理劇復推張謂馮自刑部為京兆尹也漢書張敞拜膠東相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後守京兆尹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入守者輒以罪過罷唯趙廣漢及敞為久任直用明銷惡還將道勝剛敬逾齊國社漢石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大治為立石相祠恩比召南棠詩甘棠美召伯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蓋國人被其德故敬其樹也希怨猶逢怒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見論語多容競忤強火炎侵琬琰鷹擊謬鸞凰刻木終難對路溫舒傳刻木為吏期不對顏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焚芝未改芳抱朴子曰慮至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遠遷逾桂嶺謂馮自京兆貶監賀州也監賀屬賀州隸廣南道桂

嶺賀州山名中徙滯餘杭謂馮繼徙杭州長史也杭州餘杭郡顧土雖懷趙知天詎畏匡子畏於匡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嫌齊物誕莊子有齊物篇騷愛遠遊傷離騷有遠遊章麗澤周羣品重明照萬方斗間收紫氣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在豫章豐城令掘獄果得雙劍臺上挂清光元和七年立皇太子肆赦也福為深仁集妖從盛德穰秦民啼畎畝周士舞康莊爾雅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采綬還垂艾焦貢易林曰二千石官白艾綬也華簪更截肪魏文帝與鍾繇書曰繇見玉書稱玉白如截肪肪音方高居遷鼎邑遥傳好書王當是馮自杭州召回遷諸王傅分司東都也周成王時遷九鼎於洛邑洛邑即唐東都史記賈誼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又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碧樹環金谷丹霞映上陽留歡唱容與要醉對清涼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過許邵氷鯉弔王祥自注云許侍郎尹河南許司業分司東都王舍人居憂在洛皆宏農公平生親友許侍郎孟容也三舍人仲舒也東漢許劭汝南平輿人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馬晉王祥性至孝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玉漏天門靜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左為晝右為夜銅駝御路荒華延嶌洛陽記曰兩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高九尺洛陽謂之銅駝陌潤瀍秋

瀲灩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瀲力驗切灩音豔水動貌也嵩少步微茫戴延之西京記嵩山其東謂太室西謂少室嵩其揔名即中岳也在洛中遵渚徒云樂詩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詩云鴻飛遵渚公歸無所言鴻大鳥也不宜同鳧鷖之屬循渚也冲天自不遑淳于髡說齊威王曰國中有大鳥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降神終入輔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見小雅崧高詩種德會明敭皋陶邁種德見書獨弃傖人國傖音士衡切注見前詩矣難窺夫子墻夫子之牆數仞見論語通家殊孔李後漢孔融孔子二十世孫也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非當時名人及與通家者皆不得見融欲覲其人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請融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

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舊好即潘楊潘楊世為婚姻潘岳作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者公為楊憑之壻故及之世議排張摯史記張釋之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時情弃仲翔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為都騎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悅又性不恤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尉不言縲紲枉徒恨墨徽長徽一作韋賈賦愁單閼賈誼貶長沙有鵩入其舍乃作賦云單閼之歲鵩集余舍閼烏葛切單閼太歲在卯也鄒書怯大梁鄒陽上書梁孝王王怒欲殺之陽乃在獄中上書梁王立出之烱心那自是昭世嬾佯狂世一作代箕子懼紂佯狂為奴鳴玉機全息懷沙事不忘屈原既放逐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而死戀恩何敢死垂淚對清湘

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并序

呂道州溫也刺道州當元和四五年間裴韶州名字未詳題云曹長必嘗與公同在禮部者詩在永州作

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尤為高絕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聲律言數如之

金馬嘗齊入公孫弘傳待詔金馬門銅魚或共頒隋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唐武德改太守為刺史號為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疑山看積翠九疑山在零陵湞水想澄灣湞陟盈切水名標榜同驚俗清明兩照姦乘軺參孔僅自注云韶州嘗隨潘戶部出征賦潘戶部孟陽也傳亦不載韶州名字孔僅漢武帝時為大農丞舉行天下鹽鐵見貨殖傳按節服侯狲自注云道州昔使絕域遂無滑夏之虞侯狲匈奴名見漢匈奴傳賈傅辭寧切賈誼謫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作文以弔屈原虞童髮未鬏指虞翻也虞翻年十二客有侯其兄不過翻翻追與之書客奇之鬏音班束心方的的騰口任嚬嚬嚬音顰爭貌韓子云其鬬嚬嚬聖理高懸象爰書降罰鍰德

風流海州和氣滿人寰御魅恩猶貸左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思賢淚自潸潸所班切出涕貌存亡均寂寞寥落間惸鰥夙志隨憂盡殘肌觸瘴癘五還切瘴也月光搖淺瀨風韻碎枯菅海俗衣猶卉書島夷卉服注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卉草也葛越南方布名山夷髻不鬟泥沙潛虺蜮蜮射工蟲也見下嶺南江行注榛莽鬬豺獠音蠻豺類也循省誠知懼安排祇自憪音閑說文愉也食貧甘莽鹵被葛謝斕斒斕音斕斒音適閑切斒斒色不純也遠物裁青罽音計織毛也時珍餌白鵰長捎楚客珮注見前詩矣未賜大夫環荀子名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云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異政徒云仰高蹤不可攀空勞尉憔悴妍唱劇妖媚音閑說文雅也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作

婁秀才圖南也集有送之淮南序在元和五六年間二詩皆當同是時作

遠弃甘幽獨誰言值故人好音憐鏘羽詩載好其音鏘所介山夏二切選鏘翮由時至鏘殘也濡沫慰窮鱗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困志情惟舊困一作同相知樂更新浪遊輕費日醉舞詎傷春風月歡寧間星霜分益親已將名是患還用道為隣機事齊飄瓦莊子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嫌猜比拾塵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及進於孔子孔子曰今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炱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識之矣煤烟塵因拾烟塵孔子於是疑惑高冠余肯賦長鋏子忘貧史記馮諼聞孟嘗君好士躡屩而見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蘭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分食無魚鋏吉協切晚驚移律暌携忽此辰開顏時不再絆足去何因海上銷魂別天邊吊影身祇應西澗水寂寞但垂綸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夜月病中見寄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維摩居士丈室也夢繞羽人丘楚詞仍羽人於丹丘注云山海經曰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丹丘晝夜常明也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謬委雙金重選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人雙南金難徵雜珮酬詩知子之好之雜珮以報之注雜珮者珩璜琚瑀衝牙之屬碧霄無枉路徒此助離憂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吳武陵永州流人也來永州在元和三年公下有簡武陵詩當四年秋此詩亦同時作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緪枯桐緪古鄧切急張也清商激西顥泛灩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閟大樸聾俗何由聰

晨詣超師院讀蓮經

亦在永州也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西域經多以貝多葉書之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遺一作遣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江華道州縣名也道州即古之舂陵自道沿流亦可至永故詩謂去歲別舂陵沿流此投跡也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舂陵沿流此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跏音加屈足也趺音膚足也風窓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

巽上人重巽也巽時居永州龍興寺此在永州作也

芳叢翳湘竹零落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掇都活切拾取也蒸烟俯石瀨音賴水流沙上也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一作玉無纖瑕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真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薰毗耶維摩詰經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維摩詰語舍利佛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薰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咄此蓬瀛侶無乃貴流霞見第

一詩注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零陵永州郡名吳武陵公前有初秋夜贈之詩集中又有小丘記云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深源克己即李卿元侍御也時在元和四年九月此詩云朔風吐雲寒寂歷窮秋時亦是時作

理世固輕士弃捐湘之湄陽光競四溟敲石安所施鍛羽集枯幹低昂乎鳴悲朔風吐雲寒寂歷窮秋時君子尚容與小人守兢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諒徒為惜無協律者窈眇弦吾詩

界圍巖水簾

詩云今我始北旋蓋公自元和元年貶永至是十年春召還經巖下而作也

界圍匯湘曲青壁環澄流選琴賦丹崖嶮巇青壁萬尋懸泉粲成簾羅注無時休韻磬叩凝碧鏘鏘徹巖幽丹霞冠其顛想像凌虛游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楚詞屈原遠游章仍羽人於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采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古東門行

鮑明遠樂府詩嘗有東門行東門謂長安城門也觀公詩意蓋託以諷當時盜殺武元衡事先是王承宗以朝廷折鎮拒命上怒削官爵遣吐突承璀討之宿師久無功會淄青盧龍數表請赦乃詔浣雪畀以故地及吳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使人白事中書慢不恭武元衡叱去承宗怨乃與李師道謀殺元衡故此詩首句引七國事謂承宗之變亦起於削地也其曰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謂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殺元衡而遲司傳謀莫知主名也其曰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胷中函匕首謂賊始一呼而徒御格鬬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也其曰魏王卧內藏兵符子西捧袂真無辜蓋盜殺宰相朝堂不知也其曰安陵誰辯削礪工韓國詎明深井里絕腰斷骨鄉下補萬金寵贈不如土蓋是時初不知主名而吏卒不敢窮捕後下詔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而王士則王士平始以賊聞也時當元和十年六月公是年正月自永州召回三月十四日復出為柳州此詩當是聞變後作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靁動橫陣雲吳王濞傳孝景帝前二年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雞鳴函谷客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秦西有壠關東有函谷關史記孟嘗君去秦變姓名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赤丸夜語飛電光前漢尹賞傳長安中姦滑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刼行者死傷橫道抱鼓不絕徼巡司隸如眠羊周官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校尉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為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蓋司隸乃巡察之職而眠如羊是不知有變矣眠一作很一作眼非是四皓謂太子將兵無異以羊將狼蓋弱不能以敵強而況又眠耶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胷中函匕首賈誼傳陛下之臣雖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注云敬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又云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魏王卧內藏兵符史記秦圍趙邯鄲魏公子元忌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魏王使晉鄙將兵十萬衆

救之秦使使告魏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侯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與朱亥俱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軍遂將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

子西掩袂真無辜 左傳哀十六年楚太子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鄭人殺之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弟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羌胡轂下一朝起敵國舟中非所擬 吳起謂魏武侯曰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安陵誰辯削礪功 當作工史記秦安陵郭門外梁孝王世家太史公曰刺者置其劒劒著身視其劒新治問長安中削礪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劒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

韓國詎明深井里 史記聶政軹深井里人濮陽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嫈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重自刑以絶跡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于尸旁

絶臟斷骨郍下補下一作可

萬金寵贈不如土 臟音穰秦晉謂肌曰臟

寄韋珩

公元和十年自永召還再出刺柳州六月遇嶺故有炎烟咽口鼻之語又云今年噬毒得霍疾當元和十二年也是年王師討淮蔡故云神兵廟略頻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此詩即其年作珩正卿之子也集中有荅其書云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別羣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灕水鬬石麻蘭高 灕水出零陵 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饑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枹鼓手所操 枹音膚擊鼓杖也奇瘡釘骨狀如箭鬼手脫命爭纖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攪腹戟與刀爾來氣少筋骨露蒼白澉汩盈顛毛 澉側瑟切汩越筆切君今矻矻又竄逐辭賦已復窮詩騷神兵廟略頻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儻忽念行葦十年踐踏久已勞幸因解網入禽獸畢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

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

楊尚書於陵也據傳元和十二年以罪貶彬州此詩當在柳作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南金注在前酬婁秀才早秋詩中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迫野恣窺臨鳳去徽音續芝焚芳意深見上獻弘農公詩注游鱗出陷浦唳鶴遶仙岑風起三湘浪雲生萬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遲客心遲音值待客也驊騮當遠步鶗鴂莫相侵鶗音題鴂古穴切鶗鴂爲名春三月鳴則草木雕傷張平子思玄賦恃己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謂恃己之華

盛美時知我而鶗鴂之鳴使衆草不芳猶讒邪所蔽不得進也今日登高處還聞梁父吟陸士衡雜擬詩齊僮梁父吟秦城張女彈注梁父吟樂府曲名也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榷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公謫永州時永與郴接故題云知是小生本樣蓋公在永時有所製也與前詩同時作

截玉銛錐作妙形銛音纖利也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天詔漢以尚書作詔文內史新將寫道經王羲之傳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右軍帖中云右將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曲藝豈能裨損益微辭祇欲播芳馨桂陽卿月光輝徧書御士惟月毫末應傳顧兎靈楚詞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言月中有兎居月之腹顧望也

南省轉牒欲具注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

詩有海壖狼荒之句當在柳州作

聖代提封盡海壖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夷圖上應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椎髻老人難借問椎直追反西漢西南夷傳自滇以北此皆椎髻注謂髻如椎之形也黃茆深洞敢留連下有柳州峒氓詩蓋柳州之民多有居嵒

峒間者也南宮有意求遺俗試檢周書王會篇周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其事爲王會篇見今汲冢周書第五十九篇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浩初即龍安海禪師弟子也下又有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詩蓋在柳時元和十一年作

海畔尖山似劒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蘇舜欽子美詩話云韓退之詩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劒鋩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相計會如做成一屬對子美爲之對曰繫憑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鋩山又云僕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峰真若劒鋩誦柳子厚詩知海山多爾耶

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翁勃香氣

再至界圍巖水簾宿巖下

公元和十年春正月自永名還過巖下嘗有詩在前此詩所謂發春念長違者也是年三月出刺柳州五月復經從故有中夏欣再覩之句

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覩是時植物秀杳若臨玄圃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西北名玄圃臺

敲陽訝垂氷白日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鸛鶴雲間舞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皪沉珠淵班孟堅東都賦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函

沉珠於淵鏘鳴捐珮浦楚詞九歌遺余珮乎澧浦幽巖畫屏倚新月玉鉤吐夜凉星滿川忽疑眠洞府一作愰惚迷洞府

詔追赴都回寄零陵親故

元和十年北還道中作下至潭亭上詩皆同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霄岸旁古堠應無數次第行看別路遥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兩相逐正是峯前回鴈時

汨羅遇風

南來不作楚臣悲屈原投汨羅而死公方名回故云不作楚臣悲也重入修門自有期宋玉招魂云魂兮歸來入修門注修門郢城門也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驛走筆酬贈

劉二十八禹錫也公初與劉同貶今例名至京師詩云投荒垂一紀蓋自永貞元年至元和十年為十一年也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荆扉疑比莊周夢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情如蘇武歸蘇武使匈奴為匈奴留者十九年始以彊壯出及還鬢髮盡白賜環留逸響見上酬裴韶州詩注五馬助征騑墨客揮犀云世謂太守為五馬或云詩曰孑孑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或曰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又古今風俗通曰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馬繡鞍金勒出則鞚之故永嘉有五馬坊焉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屈原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庾子

山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也荆州不遇高陽侶一夜春寒滿下廳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漢陽鄂州縣也

驅車方向闕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禮記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無謀終自憐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惆悵樵漁事令還又落然

善謔驛和劉夢得酹淳于先生

傳游錄云襄州南有驛名善謔蓋唐之善謔驛乃淳于髡放鵠處也按髡傳髡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楚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王聞之夜引兵而去詩所用事本此元和十年北還過襄州作

水上鵠已去庭中鳥又鳴辭因使楚重名為救齊成荒壠遽千古羽觴難再傾宋玉招魂瑤漿密酌實羽觴注觴酒器也插羽於其上劉伶今日意異代是同聲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灞音霸水名在京城之左此將入京時作也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

不詳其作年月

遠師騶忌鼓鳴琴史記田敬仲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去和南風愜舜心家語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文中子曰子騶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其有虞氏之心乎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李元二侍御即前李溪源元克己也劉夢得集亦有哭呂衡州詩據公作呂衡州誄云溫以元和六年九月卒詩是時作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公意借以喻衡州耳士林頹

頹泣相逢祇令文字傳青簡後漢吳祐傳祐父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蓋取其易書不使功名上景鐘周禮鳧氏為鐘鎛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三畝空流懸磬室左氏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九原猶寄若堂封檀弓文子曰武也得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注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又夫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注封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遥想荆州人物論幾回

中夜惜元龍魏志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表並在荆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奉酬楊侍郎文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二首

楊侍郎於陵也元和十年到京後未除官時作

貞一來時送綵牋一行歸鴈慰驚弦翰林寂寞誰為主鳴鳳應須早上天

六言

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冶長雖解縲紲無由得見東周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為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

元和十年三月後赴柳州道中作詩益有自況之意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劉夢得集有重至衡陽傷柳儀曹詩並引云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為別柳浮舟適柳州余登陸赴連州後五年余從故道出桂嶺至前別處而君歿於南中因賦詩以投弔詩云憶昨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帆轉山滅馬嘶循故道帆滅如流電千里江籬春故人今不見元和乙未即十年也是時公與劉例名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至衡陽分路云

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伏波故道風烟在漢武帝紀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公如柳劉如連皆過桂嶺而去故所經乃伏波故道歟翁仲遺墟草樹平魏志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水經注鄗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直以情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

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再上湘江

次前篇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時回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

別本附次善謔驛詩後元和十年北還道中作襄陽從事即趙公也名字不詳

簷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祇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伶倫樂師也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鐘之宮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

自注云昔與德公別於此元和十年赴柳州道中作

海鶴一為別存亡三十秋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至釣磯留待徐容州

舊史元和十年以長安令徐俊為容管經略使徐容州即俊也公是年三月出為柳州而徐之除在公之後故公先至桂州留詩以待之

幽逕為誰開美人城北來王程儻餘暇一上子陵臺後漢嚴光字子陵隱於釣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永貞元年公與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準程异韋執誼皆以附王叔文貶號八司馬凌準執誼皆卒貶所异先用餘四人元和十年與公皆例名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公為柳州泰為漳州曄為汀州禹錫為連州諫為封州公六月到柳詩是年夏有所寄也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颭職琰切密雨斜侵薜荔牆楚詞賈薛荔之落蘂王逸云薛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薛蒲計切

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腸一日而九迴共來百越文身地越世家文身斷髮被草萊而邑焉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與下登峨山詩寄盧衡州詩一云秋水一云秋日一云秋霧皆元和十一年秋也

越絕孤城千萬峰空齋不語坐高春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鱅鰅愚容切鱅音庸魚名丈人本自忘機事為想年來顦顇容

登柳州峨山

一作岷山

荒山秋日午獨步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柳州北接融州也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為報秋來鴈幾行林邑東迴山似戟牂柯南下水如湯林邑牂柯皆西南蠻夷地蕭葭漸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畔客還將遠意問瀟湘南史柳渾為吳興太守嘗為江南曲云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

答劉連州邦字

詩猶紀其經途之意

蓋初到柳州時作

連壁本難雙連壁注於此卷第一詩中矣分符刺小邦分符亦見上注崩雲下灘水灘水出零陵劈箭上潯江柳州州治在潯江北負弩啼寒狖鳴桴警夜猺桴音膚擊鼓枝也猺音尤犬多毛也遥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窻指謝安石也謝安石嘗為吴興太守

嶺南江行

元和十年秋作

瘴江南去入雲烟望盡黄茅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

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博物志江南有射工蟲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不治則殺人毛詩為鬼為蜮陸璣疏云蜮一名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又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疏云含沙射人影也飈母偏驚旅客船嶺表志云南海秋風雲物有暈如虹者謂之飈母必有飈風嶺南錄異記云嶺嶠夏秋雄風曰飈發日午至夜半止仆屋僵樹飈屋瓦若飛蝶累年一發或一歲再三飈音貝又其遇切從此憂來無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元和十二年正月作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箬而灼反說文楚人謂竹皮曰箬峒音洞山穴也綠荷包飯趁虛人嶺南謂朴市為虛蓋市之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不亦宜乎出青箱紀錄鵝毛禦臘逢山罽音計織毛也雞骨占年拜水神漢書郊祀志粤祠雞卜自此始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前漢紀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儒行孔子居魯冠章甫之冠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訓徐二中丞普寧郡内池館即事見寄

徐中丞即前望秦驛詩云徐容州者也按地里志容州普寧郡防禦經略而徐改為容管經略

當是俊無疑然此題云中丞考之史不載也

鵷鴻念舊行虛館對芳塘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俱為累相期在故鄉

訓賈鵬山人郡内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柳州作元和十年冬也

芳朽自為别無心乃玄功夭夭日放花榮耀將安窮青松遺澗底擢蒔茲庭中蒔時吏切别種也積雪表明秀寒花助蓊蘢幽貞夙有慕顔延年詩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謂幽靜貞吉之道也持以延

清風

無能常閉閤偶以靜得名奇姿來遠山忽似人家生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韻動竽瑟諧此風中聲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慙無惠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元和十一年二月也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遇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浩初上人見移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仙人山在柳州前有與浩初同看山詩此當次其後

珠樹玲瓏隔翠微珠樹見下海石榴詩注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符客分符見上第一首詩注一任淩空錫杖飛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即前賈鵬也元和十一年冬作

寒江夜雨聲潺潺曉雲遮盡仙人山遥知玄豹在深處南山有玄豹隱霧而十日不下食下笑羈絆泥塗間

別舍弟宗一

公之從兄弟見於集者有宗一宗玄宗直其世系皆不可詳詩云萬死投荒十二年自永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一年丙申也詩是年春作

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烟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

郴州侍郎楊於陵也韶州疑即周韶州詩名字亦不詳據於陵貶在元和十一年此詩當十二年夏秋作也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騑夢喜三刀近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卧室梁上李毅曰三刀為州字書嫌五載違凝情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自注云吾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嘗觀因話錄云柳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於章草為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穉悉學其書頗有能者以此詩觀之蓋有之矣公與夢得聞問最數殷賢戲題其書後故舉庾翼之事為寄蓋劉家子弟當有學其書者孟崙二童必夢得之子殷賢不詳當亦夢得家子弟耶下有相酬贈七詩皆當繼此篇在元和十一年作

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南齊王僧虔論書云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比之首尾皆用庾翼王羲之事劉家子弟必有學其書者矣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自注云嶺南支郡無銅官考典帳典等悉附都府至京在柳時作也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閭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禮記王制注附庸小城也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唐武德初改太守為刺史加號為使持節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此後無因寄遠書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

漳州韓翃也徹靈徹也字元澄劉夢得嘗為其文集序紀其行迹甚詳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詩是時作

早歲京華聽越吟史記莊舄越人也為楚執珪病而尚越吟劉夢得序靈徹會稽人好篇章從越客維學為詩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王羲之嘗與桑門支遁游蘭亭脩禊遁亦與焉故後人寫脩禊圖遁亦在其列道林遁之字也

頻把羣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甬東地名在越

訓家雞之贈

劉禹錫

日日臨池羨小雛還思論寫付官奴褚遂良撰王右軍書目正書五卷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賜官奴又行書五十八卷其第十九有與官奴小女書官奴蓋羲之女也是時柳未有子故夢得以此戲之柳家新樣元和脚指柳公權也公權在元和間書有名且盡蕓茅斂手徒

重贈二首

此公荅前劉禹錫所訓也

聞說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墨同詞如今試遣偎牆問
己道世人那得知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人那得知
世人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若道柳家無子弟往
年何事乞西賓

荅前篇

此夢得荅公前詩也

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窻且賞懃義之為會稽子敬七八歲義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淨子敬取箒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堵涴壁事本此聞彼夢熊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詩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衛夫人名鑠字茂猗隸書尤善右軍少嘗師之在法書入妙品按柳子厚墓誌云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蓋生於元和十一年詩作於周六未生時柳未有子故夢得又戲之以衛夫人也

荅後篇

昔日慵工記姓名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季父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興為報元常欲抗行王右軍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元常鍾繇字也臨池見上注

疊前

公又荅夢得前所荅二詩也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在家弄土惟嬌女空覺庭前鳥跡多蒼頡觀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詩謂小女學書其紙散落庭中覺鳥跡之多也

疊後

事業無成恥藝成禮記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南宮起草舊連名公與夢得嘗同為禮部員外郎勸君火急添功用趣取當時二妙聲晉衛瓘字伯玉索靖字幼安俱能書為尚書郎府號一臺二妙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詩云春來新葉遍城隅當元和十三年春也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遍城隅方同楚客憐皇樹楚詞惜往日章后皇嘉樹橘來服兮王逸云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不學荆州利木奴襄陽記曰李叔平臨終勑其子曰龍陽洲裏有千頭木奴及甘橘成得絹數千匹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

楊侍郎於陵也時在郴州前有韓郟州報徹上人亡詩此當次其後

東越高僧還姓湯宋桑門惠休姓湯氏善於為詩嘗與謝靈運鮑昭之徒游靈徹亦姓湯故云幾時瓊佩觸鳴鐺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呂衡州溫也集有呂衡州誄云元和六年八月卒段九秀才弘古也呂衡州集亦有贈段九秀才詩公集又有祭段弘古文及墓誌亦云與呂溫游然弘古亦卒于元和九年則詩之作當元和七八年間也公時在永州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或見三行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元和十三年秋作龍城柳州郡名

林邑山聯瘴海秋牂柯水向郡前流勞君遠問龍城地正北三千到錦州

再授連州至衡陽訓贈別夢得

公前有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詩此夢得訓之也下贈荅四詩皆同時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黃霸為潁川太守後徵守京兆尹又以罪貶秩復歸潁川太守夢得初貶連州司馬此又出刺連州故曰重臨三黜名慙柳士師柳下惠為魯士師三黜見論語歸目併隨回鴈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

重別夢得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

荅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岐回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

三贈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何年待汝歸

荅

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張衡出為河間相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會待休車騎相隨出罽羅

種木槲花

龍城柳州郡名在柳作也

上苑年年占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祇應長作龍城守剩種庭前木槲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況是望仙時蓬萊羽客如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漢武帝內傳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頃索七桃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云此桃三千年一實時東方朔從殿東箱朱烏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嘗三來偷吾此桃者

訓曹侍郎過象縣見寄

象縣柳州縣也曹侍郎不詳其名元和十四年春作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遥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憶欲採蘋花不自由

柳河東集卷四十二

謹案第四頁後三行不應虞竭澤刋本虞訛漁據郭雲鵬本改

第四頁後五行韋誕非紈素不下筆刋本誕訛延又素帛也刋本帛訛紙據郭雲鵬本改

第五頁前二行而諸本作芭未詳案楚辭九歌禮魂傳芭兮代舞王逸注云芭巫所持香草名此詩傳芭二字本此而注不之考反疑為巴渝舞之巴誤矣

第五頁前七行有罪奇衮則相及刋本有上衍親字蓋因周禮上文五家相受相和親句而誤衍應刪

第五頁前八行每行止同輿接茵刋本脫行字據晉書夏侯湛傳增

第五頁後四行乂手從族乎刋本族訛俗據後漢書馬援傳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衆坐莫不嘆息刋本坐訛生據

後漢書孔融傳改

第十四頁前六行說文愉也刋本愉訛偷據說文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楚未節也刋本楚訛鄭據哀公十六年左傳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灕水闢石麻蘭高案一統志桂州理定縣有蘭麻山刋本作麻蘭疑訛

第二十二頁後七行有道士好養鵝刋本好養訛養好據晉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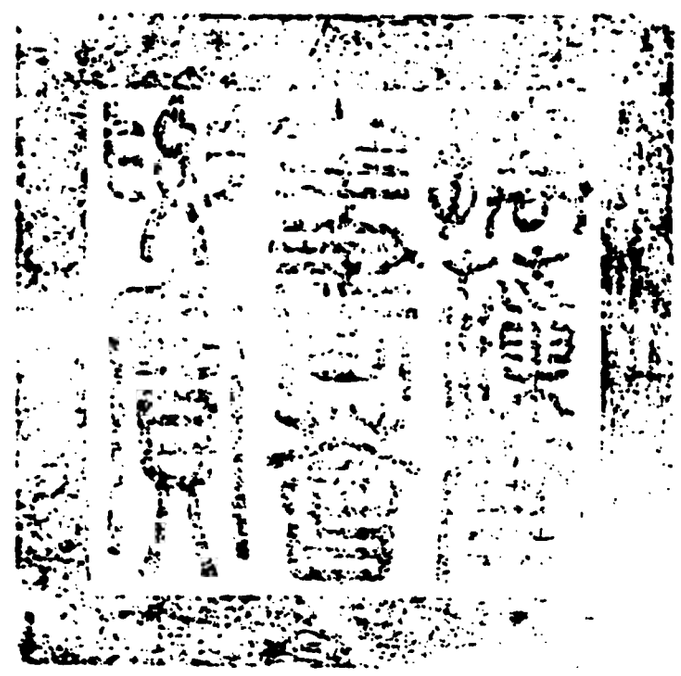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後八行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刋本而訛唯據楚辭改

第三十一頁前七行登柳州峨山刋本峨訛城據郭雲鵬本改

第三十六頁後一行右軍後進刋本脫右軍字進字據南齊書王僧虔傳及張彥遠法書要録改

第三十六頁後五行到時閭井是荒墟刋本時訛是井訛里據全唐詩改

第三十九頁後一行索靖字幼安刋本靖訛靜脫字字據晉書本傳及法書要録改增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四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今詩七十五首

法華寺石門精舍三十韻

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寺居永州地最高次後篇在元和四年夏作

拘情病憂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仰始欣雲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心賞松谿

窈窕入（窈伊鳥切窕吐了切深遠也）石棧夤緣上蘿蔦綿層甍（詩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蔦音鳥一本作葛甍謨耕切屋棟也）莓苔侵標牓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塹峭出蒙龍墟嶮臨滉瀁稍疑地脉斷悠若天梯往結構罩羣崖廻環驅萬象小刼不踰瞬（維摩經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為一刼又云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刼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刼）大千若在掌（維摩經云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蠛蠓（蠛音蔑蠓音蒙小蟲也）跼蹐疲魍魎（音罔兩）寸進諒何榮尋直非所枉探奇極遥矚窮妙

閟清嚮理會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游苟不嗣浩氣竟
誰養道異誠所希名賓非余仗超攄藉外奬俛默有內
朗鑑爾揖古風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韁鎖高步謝塵坱
倚朗切塵也蓄志徒為勞追蹤將焉倣淹留值頹暮眷戀睇
遐壤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決漭決倚朗切水大貌殊風紛已萃
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離旌倦搖蕩昔人歎違志出
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
有函丈禮記席間函丈注函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微言信可傳申旦
稽吾顙

遊朝陽巖遂宿西亭二十韻

據集袁家渴記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朝陽巖蓋在永州也西亭即法華西亭據亭記云新作西亭當元和四年又始得西山宴游記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登法華西亭詩是時作

謫棄殊隱淪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登陟非遠郊所懷
緩伊鬱詎欲肩夷巢伯夷巢父皆避世者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
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西亭構其巔反宇臨呀虖
呀虛加切張口貌虖虛交切宮室高貌背瞻星辰興下見雲雨交惜非吾
鄉土得以蔭菁郊羈貫去江介貫與丱同穀梁子云羈貫成童不就師父母之罪也謝靈運述祖德詩江介有蹙圮注介間也世士尚函崤西都賦左據函谷二崤之阻函谷谷名崤山名故墅即灃川數畝均肥磽臺館集荒丘池塘疏沉
坳會有圭組戀遂貽山林嘲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筲
因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隙牖懸蠨蛸上音蕭下音梢東山詩注云蠨蛸長蹻也疏云河內人謂之喜母俗云喜子是也所賴山水客扁
舟枉長梢挹流敵清觴掇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

非絃匏逍遥屏幽昧澹泊辭喧呶女交切晨雞不余欺風
雨聞嘐嘐音膠詩雞鳴嘐嘐再期永日閑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九域志瀟水在零陵湘水在祈陽皆永州縣此館當在永州也次前後篇元和四年秋作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廻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高
館軒霞表危樓臨山隈茲晨始澄霽纖雲盡褰開天秋
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鸛鴻哀境勝豈
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

廣駃音史水疾也汎舟絶沿洄

登蒲州石磯望横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

香零山在永州與前詩同時作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疎登石娛清淪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浮輝翻高禽沉景照文鱗雙江匯西奔詭怪潛坤珍孤山乃北峙森爽棲靈神洄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陶埴兹擇土蒲魚相與隣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糺結良可解紆鬱亦以伸高歌反故室自調非所欣

南磵中題

公永州諸記自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袁家渴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石渠既窮為石潤石潤在南即此詩所題者也公嘗為石潤記在元和七年春此詩蓋其年秋作

秋氣集南磵獨游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秖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近世蘇舜欽子美嘗題此詩後云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又云柳儀曹南磵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妙絶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詩云竄逐官湘浦此在永州也次前篇

志適不自期道存貴偷生久忘上封事漢光武紀詔百僚並上封事注云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復笑昇天行古樂府有昇天行謂學仙也竄逐官湘浦搖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慵踈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茂樹斷磴丁鄧切磴道也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鶴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益知身世輕為農信可樂居寵眞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隋末王勃字無功至唐正觀中為大樂丞挂冠歸田葛中聯牛躬耕東臯每嘗書自稱東臯子見呂才東臯子集序與崔策登西山

崔策字子符公集有送崔九序即此人也序云廢居八年崔子幸來覿余蓋在元和七年也詩云秋江即其年秋歟又云吾子幸淹留蓋崔子將別之時與序相先後作耳

鸛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廻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頹波遥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書說築傅巖之野注虞虢之界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疏云胥相靡隨也賈誼傳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壽等彭鏗夭彭祖姓籙名鏗壽至八百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疏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

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在元和四年觀詩意在其年夏作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疎頑西垂下斗絶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横斷山割如判清濁飀若昇雲間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菡萏溢嘉色爾雅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簡當遺清斑清一作清簡當竹也異物志曰簡當生于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簡音云當音當神舒屏羈鎖志適忘憂潺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當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閒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閒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晶燥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煬竈開重扉憑欄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辯亭毒意仰訴璇與璣諒非姑射子靜勝安能希列子云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射音夜

覽衰

詩意尚未刺柳時也當在永州作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左氏盧蒲嫳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上聲髮短也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嘗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緑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詩云岷山既云捕元和元年擒西川劉闢也又云吳虜亦已廢謂元和二年誅浙西李錡也浙西平在二年十一月而此詩有秋月高明之語其三年秋歟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中為吏役牽十祀空悁勞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廊廟器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艱累見凌剥喪宜所遭神期固浩浩衆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屈原離騷也賈誼傳注云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是辭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舠音刀小船也

虛館背山郭前軒面江皐重疊間浦溆音叙水浦也迤邐驅巖薮薮音敖山多小石也積翠浮澹澹始疑負靈鼇叢林留衝飈石礫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漢書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左太冲魏都賦樵蘇往而無忌澄潭湧沉鷗半壁跳懸猱鹿鳴驗食野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魚樂知觀濠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汝安知魚樂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此一節在知字一字公摘出使之大有意矣孤賞誠所悼暫欣良足褒留連俯檽檻注我壺中醪朶頤進芰實易觀我朶頤注朶頤嚼也芰奇寄切菱也擢手持蟹螯畢卓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炊稻視鬵鼎鱠鮮閱操刀野蔬盈頃筐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畦畝屬易盈之物頗雜池沼芼左氏澗谿沼沚之毛芼草也緬慕鼓枻翁嘯咏餔其糟楚辭漁父章屈原既放游于江澤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屈原曰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枻音曳楫也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蟠孟子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蟠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咽音宴蟠音曹斯道難為

偕沉憂安所韜曲渚怨鴻鵠環洲彫蘭皐暮景迴西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遂昏黑遠火明連艘木落寒山淨江空秋月高斂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趣淺戢長枻乘深屏輕蒿曠望援深竿哀歌扣鳴艣艣音曹船也中川恣超忽謾若翔且翺淹泊遂所止野風自飄飄飄音騷澗急驚鱗奔蹊荒飢獸嗥入門守拘縶悽戚增鬱陶慕士情未忘懷人手徒搔內顧乃無有德輶甚鴻毛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問牛悲釁鐘事見孟子蓋取其若無罪而就死地之意說蕓驚臨牢莊子

祝宗人古端以臨牢筴說晁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懷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兆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說音稅永遁刀筆吏曹參傳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寧期簿書曹中興遂羣物梨壤分鞬櫜岷岣既云捕吳虜亦已麤麤意曹反霍去病傳合短兵麤蘭皐下顏師古曰麤謂苦擊而多殺也扞禦盛方虎謂方叔召虎也謨明富伊咎謂伊尹皐陶也披山窮木禾穆天子傳東征至黑水之阿有野麥答堇西膜所謂木禾粟類也駕海逾蟠桃東海有山名曰度索山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曰蟠桃重來越裳雉前漢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再返西旅獒西旅獻獒見書左右抗槐棘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為位者取以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使與之謀縱橫羅鴈羔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卿執羔大夫執鴈注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三辟咸肆宥衆生均覆燾安得奉皇靈在宥解天弢音叨弓衣也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蒿卜室有鄠杜鄠音戶京兆屬縣名田占澧滻澧水出鄠南滻水出鄠北公與許孟容書云先墓在城南又城西有數頃田樹其此耶磻谿近餘基阿城連故壕螟蜂願親燎荼堇甘自薅呼豪切除草也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繰及

骭足為溫寗戚曰短布單衣纔至骭骭音岸脛骨也滿腹寧復饕莊子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饕音叨貪財也安將蒯及菅蒯苦怪切菅音姦誰慕梁與膏弋林鷗雀鷃漁澤從鰌鮒上音囚下音刀魚也觀象嘉素履易素履往无咎陳詩謝干旄詩干旄美好善也方託麋鹿羣敢同騏驥槽處賤無溷濁固窮匪淫慆踉蹌辭束縛悅懌換煎熬登年徒負版論語式負版者注負版者執邦國之圖籍興役趨伐鼛周禮鼛鼓鼓役事鼛音皐大鼓也目眩絕渾渾耳喧息嘈嘈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長沙哀糺纆賈誼作長沙王太傅有鵩入室作賦以自廣有云福之與禍兮何以糾纆漢陰嗤桔槔莊子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而笑曰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荀伸擊壤情機事息秋毫海霧多蓊鬱越風饒腥臊寧唯廹魑魅所懼齊君蕉蕉音魚蕉普刀切蕉蕉悽愴見禮記知鑿懷褚中晉景公三年楚圍鄭鄭告急于晉楚與晉軍大戰鄭附楚反助楚攻晉虜晉將知罃以歸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褚中而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出諸己范叔戀綈袍范雎欲事魏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使於齊范雎受齊之金酒賈怒雎以告魏魏笞擊雎雎佯死後入秦為相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微行敝衣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一綈

袍賜之及見張相乃即范雎也須請罪雎數其罪三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伊人不可期慷慨徒忉忉

韋道安

公嘗為韋道安傳集載其題而亡其文今觀此詩則公所以為之傳者亦必指是事無疑也詩云慷慨張徐州即張建封又云君侯既即世立抗王命謂正元十六年建封死軍亂立其子愔為留後也觀詩意道安嘗佐張於徐州及軍亂而道安自殺故詩有頻義誰顧形之句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劒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疾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言我故刺史失職還西京偶為

羣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恡二女皆娉婷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義皆裂肝膽橫挂弓問所往趨捷超崢嶸見盜寒澗陰羅列方忿爭一矢斃酋帥餘黨號且驚麾令遞束縛纏索相柱撐彼姝久褫魄張子平東京賦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也褫音雉驚也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受諭以從父行捃收自擔肩轉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山林如晝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道安奮衣去義重利固輕師婚古所病左氏桓公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請妻之固辭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弄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合姓非用兵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慷慨張徐州朱邸揚前旌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轅門立奇士項籍傳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顏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淮水秋風生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歆傾項籍傳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顏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又音許為漢書通以戲為旌麾指麾字立孤抗王命鐘鼓四野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

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咄嗟徇權子翕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凌員外準也嘗考其卒之年月當元和三年注詳於誌矣詩是時作

廢逐人所棄遂為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大患期凌人古受氏周官凌人為掌冰之官因以為氏吳世夸雄姿三國時吳有凌統者寂寞富春水凌君富春人也英氣方在斯六學誠一貫精義窮發揮著書逾十年幽賾靡不推誌云著後漢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圖人文

集天庭挺高文萬字若波馳誌云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為崇文館校書郎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誌云準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掌書記輶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輶音游輕車也誌云準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撫循疲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誌云自浙東判官召為翰林學士孝文留弓劒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徒隸肅曹官征賦參有司誌云德宗崩遺詔君陽抗危辭三日乃下遺詔君陽抗危辭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詔授出納參吏吏止出守烏江滸老遷湟水湄烏江在和州湟水在連州

誌云準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高堂傾故國葬祭限囚羈仲叔繼幽淪狂叫唯童兒誌云準在連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一門既無主焉用徒生為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腎傷足不持溘死委炎荒臧獲守靈幃平生負國譴骸骨非敢私蓋棺未塞責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孤旐凝寒飈念昔始相遇腑腸為君知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為衆所嗤滅名竟不試世義安可支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為君悲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愚溪詩序溪有愚池即此也愚溪之作在元和五年此詩當十八年閒秋時作與以下詩皆在永州也

新沐換巾幘楚詞漁父篇新沐者必彈冠曉池風霧清自諧塵外意向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義皇情陶潛高卧北窗自號羲皇上人

獨覺

覺來窻牖空寥落雨聲曉良游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為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百蟄競所營綴景未及郊穡人先耦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欵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烟雲横

溪居

久為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閒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塘蒲浪切池畔也）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盡炎燠

入黃溪聞猿

（黃溪在永州集有記在元和八年十月作下篇年使君黃溪祈雨亦在八年此詩豈公從年君入溪時作耶）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名從行至祠下口號

（黃溪記云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即此也祠之從來記具之矣公在永時嘗事二韋太守一在元和元年見賀改元表一在元和七年八年見集之新堂記詩當八年作）

驕陽衍歲事良牧念菑畬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窮樵客路遥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踈焚香秋霧濕莫玉曉光初肸蠁巫言報（肸思乙切又許訖切說文蠁布也蠁音響）精神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後漢鄭巨君為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俟罪非眞吏（賈誼弔屈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沒罪長沙公為永州員外司馬故曰非眞吏）翻慙奉簡書（詩畏此簡書注簡書戒命也）

郊居歲首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為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踈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鳴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户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踈竹根石

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零陵春望

零陵永州郡名

平野春草綠晚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岣嶁岑岣古

右切人音矩嶁九后切又音縷山名在衡州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

空景慕萬里蒼梧陰舜葬蒼梧之野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永之刺史當元和九年十年者為中丞崔公然公十年正月已召此詩當九年也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雖嬰每自珍文選世網嬰我身蒔藥閒庭延國老本草甘草名國老謂其於諸藥物中為君也開樽虛席值賢人總志你邀侍鮮于輔云醉客謂酒清為聖人酒濁為賢人泉廻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閒綠筠聞道偏為五禽戲華陀曰古之仙者為道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道引體自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關身體輕便而欲食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机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村徑成撩亂浮槎在高樹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冉溪

冉溪即愚溪也元和五年公始易其名為愚詩云廟卜湘西冉溪地此初作愚溪時也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卻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樊重字君雲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緒以歲月皆得其用光武建武十八年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得酒字

集有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此其詩也

秪樹夕陽亭秪樹取諸經中秪樹給孤獨園者也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階月明花覆牖莫厭罇前醉相看未白首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前有法華寺石門精室詩又法華寺西亭記云有僧曰覺照豈即此長老耶詩當元和四五年閒作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徧蓮花為誰用誦妙法蓮華經也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古樂府有雉朝飛操吳兢古題解云舊說齊宣王牧犢子所作也年七十無妻出採薪於野見雉雌相隨意動心怨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長老年亦七十矣故公以是戲之

茆簷下始栽竹

次前篇當元和五六年夏時方築愚溪溪居也

瘴茆葺為宇溽暑常侵肌適有重腿疾蒸鬱寧所宜東隣幸導我樹竹邀涼颸欣然愜吾志荷鍤西巖垂楚壤多怪石壘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過極浦旖旎附幽墀貞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窻遂不掩羽扇寧復持諸葛亮乘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清泠集濃露枕簟淒已知網蟲依密葉文選沈休文詩網蟲垂戶纖夕鳥傍簷飛網一作細曉禽棲迥枝豈伊紛囂閒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質自遠棄幽期不見野蔓草蓊蔚有華姿諒無凌寒色豈與青山辭

種仙靈毗

本草淫羊藿即仙靈毗也詩云湘西原即在永州

窮陋闕自養癘氣劇囂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風溫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慰我飄零魂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蹩躠皆騰騫莊子蹩躠為仁蹻跂為義蹩躠猶結切躠音薛說文蹩躠旋行貌笑抃前即吏為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擁覆逃積霧伸舒委餘暄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息昆切香草也我聞畸人術莊子子貢問孔子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詳於天畸謂不耦於人闕於禮教也又云奇異也音居宜反一氣中夜存能令深深息呼吸還歸跟踈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瘦者不忘起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术

守閑事服餌採术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薾煩經過戒

徒斷靈根斷朱玉切斫也封植閟天和違爾澗底石徹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繚繞紛相羅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芳葉寧慮瘵與瘥瘵側介切瘥蒼何切病也留連樹蕙辭楚詞屈原離騷經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婉娩採薇歌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悟拙甘足激清貴同波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莊子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

餓虎殺而食之直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單音善

種白蘘荷

本草白蘘荷微溫主治中蠱及瘧又云中蠱者服其汁並卧其葉即呼蠱主姓名亦主諸溪毒沙蝨蠆人家種之亦云辟蛇

皿蟲化為癘夷俗多所神衒猜每腊毒謀富不為仁蔬果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食貨志故貨利於刀流於泉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泉者流行如泉也賈音古飢至益逡巡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庶民有嘉草民一作氏攻禬事久泯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眄睞心所親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階曙幽夢綵雲生糞壤擢珠樹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玉山珠玕之樹叢生博物志三珠樹生赤水之上苺苔插瓊英芳根閟顏色徂歲為誰榮

戲題階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歇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窻靄芳氣幽卧知相親願致溱洧贈悠悠南國人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艷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

孔光漢明帝時為太師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合杖制不須削治也此與前數詩皆永州作

白華照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連易衰朽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見題注聊且移孤莖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剪伐持用資徒行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與下木芙蓉詩皆同時作蓋龍興寺在永而公初至永時即居此寺後四五年則居愚溪此元和三年閒也

謫官去南裔清湘遶靈岳晨登蒹葭岸霜景霽紛濁離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烟燼漢武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芟去復下水灌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薪採久摧剥道旁且不顧岑巔況悠邈傾筐擁故壤棲息期鸞鵠路遠清涼宮一雨悟無學月中名廣寒清虛之府清涼宮指月而言也謂月中有仙桂而清涼此桂樹得一雨而霑澤之則亦數榮矣何用學月中耶南人始珍重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得丹心徒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蓮花亦謂之芙蓉楚詞所謂集芙蓉以為裳是也此詩之所謂木芙蓉則今之所謂拒霜花生於岸除者也故云芰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芰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白欲為萬里贈贈字本陸凱詩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者也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

楚詞惜往日章后皇嘉樹橘德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云南國謂江南也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故江南最多橘柚詩云受命此炎方謂此也永州屬唐江南道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

紅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凌清霜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迴輝眺林際戚戚無遺芳戚戚一作

巽公院五詠

巽公重巽也居永州龍興寺集有送巽上人序在元和六年閒此詩當在前也

淨土堂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衆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導師超遥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無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誰與期願言絶聞得忘意聊思維

禪室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窅音杳深也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溽彩寒露濃瀟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多心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造物誰為工留連秋月夜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逕繚繞穿疎林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俯瞰涓涓流仰聆簫簫吟差池下烟日嘲嘲鳴山禽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梅雨

梅熟而雨曰梅雨江東呼為黄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田家三首

以詩意觀之亦在永州也

蓐食徇所務左氏成公六年傳云蓐食申禱蓐音辱驅牛向東阡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茲筋力事特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烟火農談四隣夕庭除秋蟲鳴疎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藉努力慎經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隄岸陂水寒更淥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行路難三首

三詩意皆有所諷上篇謂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又不若北方之短人亦足以終天年焉

自謂也中篇謂人才衆多之時則國家不能愛養遽天下多事則皆狼顧而無可用之才蓋言同輩諸公一時貶黜之意也下篇謂物適其時則無有不貴及時異事遷則貴者反賤猶冰雪寒凜則侯家爐炭無不貴矣春陽發而燕來則死灰棄置無所用之蓋言其前日居朝而今日貶黜之意也當是貶永州後作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披霄決漢出沆瀣瞥裂左右遺星辰須臾力盡道渴死狐鼠蜂蟻爭噬吞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隅谷虞淵也日所入之處沈下棄切沆胡黨切瞥匹滅切北方竫人長九寸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列子東北極有人名曰竫人長九寸竫音爭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與椽周禮山虞掌山澤之政令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凡邦工入山林而掌材不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杙余力切檿也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連鞅摧僂轅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到山火焚遺余毫末不見保蹣跚硼磴何當存蹣音客跚音客硼音澗磴音澗羣材未成質已夭突

兀崒豁空嵒巒 崒許交切諸韻無從山旁者集韻有崒字云崒豁宮室高貌 栢梁天災武庫火 漢武帝太初元年栢梁臺災二月起建章宮注云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大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晉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累代異寶一時蕩盡左氏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匠石狼顧相愁寃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才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虎喙張熊蹲豹躑爭低昂攢巒叢崿射朱光 古者屑炭和作獸形蟠龍虎喙熊蹲豹躑皆言炭之形也蹲言存切躑直炙切 丹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明

璫雪山冰谷晞太陽星躔奔走不得止奄忽雙燕棲虹梁風臺露榭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 莊子心若死灰韓安國坐抵法獄吏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左氏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參商相去之遠也楊子曰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王志長離詩曰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參商 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蔡扇安可常 左太沖吳都賦桃笙象簟韜于筒中注云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為笙蘇子美詩話亦云常不知桃笙為何物何謂乃言簟象簟韜于筒中注云桃笙桃枝竹為簟也梁簡文帝答賀安王餉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簟筍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行杖歌晉謝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聞籍田有感

元和五年有詔來歲籍田然是年十一月公與楊誨之書云有北人來將籍田敕云云而此詩云歲又除盍闡敕在十一月末矣詩是時作

天田不日降皇輿 張衡東京賦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於千畝 留滯長沙歲又除宣室無由問釐事 賈誼貶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文帝前席釐音禧祭餘肉也 周南何處託成書 詩周頌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跂烏詞

與下籠鷹放鵰鶻詞意皆以自況蓋初謫永州後有所感而云也跂音奇緩走也

城上日出羣烏飛鵶鵶爭赴朝陽枝 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刷毛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為 魄音託落魄不檢也又旁各切不得志貌 無乃慕高競白日三足妃爾令爾疾 春秋元命苞云日中有三足烏 無乃飢啼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燕雀 陳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公暗用此意矣 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猶自免努力低飛逃後患 莊子曰支離疏者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生而況于支離其德者乎又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無足今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路全之也

籠鷹詞

淒風淅瀝飛嚴霜秋風曰淒風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傅玄蜀都賦曰鷹則流星曜景奔電飛光掣尺裂切挽也砉然勁翮剪荊棘莊子砉然響然音呼鵰反又音畫又呼歷反皮骨相離聲下攫狐兔騰蒼茫爪毛吻血羣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暑忽然至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羽翼脫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為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為假拔去萬累雲閒翔累一作里孟秋之月涼風至則鷹乃祭鳥也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為鷓鴣鷓鴣出南越其名自呼嘗南飛不北徇媒得食不復慮機械潛發罹罝罘罝音嗟罘音浮網也羽毛摧折觸籠籞音語烟火煽赫驚庖廚鼎前芍藥調五味子虛賦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芍藥調和也膳夫攘腕左右視齊王不忍觳觫牛

事見孟子簡子亦放邯鄲鳩孔叢子曰元日有人獻鳩于簡子簡子厚賞之而放其鳩人問其故曰元日放鳩也邯鄲趙地二子得意猶念此二子一作二君又作二臣況我萬里為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龜背戲

其製不可詳觀詩意乃亦博碁之類新出于宮掖中者也作之時日無所考焉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卑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劉毅家無鬬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脩門象棋不復貴宋玉招魂云魂兮歸來入脩門些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遞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脩門郢城門也一作循門非是魏宮粧奩世所棄世說彈碁起於魏宮粧奩之戲豈如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廟堂巾笥非余慕錢刀兒女徒紛紛錢刀見上白蓑荷詩注

聞黃鸝

觀詩意蓋其久在永州也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目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搖青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時晴烟最深處舍南巷北遥相語翻日迴度昆明飛淩風斜看細柳翥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傖人不思還傖鋤耕切吳人罵楚人曰傖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閑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椹行當熟椹是荏切說文柔實也詩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

白紵歌名吳孫皓時作渾鴻臚不詳其何人也

翠帷雙卷出傾城李延年侍漢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龍劒破匣雙月明龍泉太阿皆劒名也龍藻亦劒彩也又晉雷煥得寶劒入水化為龍而去朱脣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笙有十三簧象鳳之身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拊石擊石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下沉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凝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宋玉招魂瑤漿蠱勺實羽觴

楊白花

觀詩意亦謫永後作詩云風吹渡江水又云搖蕩春光千萬里亦自況也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晨鵶起

漁翁

集中有西山宴游記詩云西嵒即西山也亦在永作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音靄一作鬱靄非是黃魯直嘗為林夫人欸乃歌云欸乃湖南歌也冷齋夜話洪駒父曰世俗合欸乃二字為一誤矣又云欸乃三老相呼聲也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

飲酒

集中有與楊誨之書云吾待子郭南亭上而詩云靄靄南郭門此亦在永州也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罇舉觴酹先酒自注云始為酒者也酹音來先息見切遣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淥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卧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嘗存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讀書

集與許京兆書在元和四年云往時讀書自以不至底滯今皆茫然無復省録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即此詩所謂臨文作了了徹卷兀若無昔也觀詩意亦永州作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縹苦絡切前後互相逾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作了了徹卷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選張景陽雜詩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場注竹素皆古人所用書文言游思古人典籍也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禮記君子欠伸撰杖屨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為世儒道盡即閑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為我拙智者為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

感遇二首

永州作

西陸動涼氣鷙鳥號北林栖息豈殊性榮枯安可任鴻鵠去不返句昊阻且深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昊其神句芒昊一作昊徒嗟日沉湎丸鼓鶩奇音漢史月傳天子自臨軒賓鋼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衆情嗜姦利居背捐千金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齊側皆切攬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旭日照寒野鸞斯起高萊詩并彼鸞斯歸飛提提鸞音豫雅烏也啁啾有餘樂飛舞西陵隈回風旦夕至爾雅回風曰飄零葉委陳莠所棲不足恃鷹隼縱横來

詠史

與下二詩皆不詳其作之時日當附次讀書後燕昭王於齊破燕之後即位謂郭隗曰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于是昭王改築宮而師事之又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黄金臺于是樂毅自魏往二十八年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燕王封樂毅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使騎刼代將樂毅亡走趙趙封于觀津號望諸君後齊與騎刼戰果破刼于即墨下盡復齊城惠王後悔使人讓樂毅毅報遺燕王書燕復以毅子閒為昌國君毅往來復燕通燕

燕有黄金臺遠致望諸君嗛嗛事強怨嗛音歉三歲有奇勲悠哉關疆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熇焚

致令委金石誰顧蠢蠕羣蠢尺尹切蠕而尹切蠢動貌風波歎潛構
遺恨意紛紜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內顧晏
子亦垂文

詠三良

左氏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徇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疏云秦本紀云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曰哀三良也殺人以徇葬當是後君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然公未句云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康則責在康公矣

東蒂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烈夸四方欵欵効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霍光傳賜以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棺外曰黃腸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康一作狂

詠荊軻

燕太子丹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圖之鞠武乃薦田光于太子使與之謀田光乃言荊軻可用太子既見荊軻曰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於齊桓公則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唯荊卿留意軻曰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臣乃得有以報太子軻乃私見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盛於期之首函封之求天下匕首以藥淬試人無不立死又得勇士秦舞陽為副頃之未發太子疑其改悔乃復請之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不反者豎子也遂發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上既祖遂就車而去至秦持千金之資厚遺秦王寵臣蒙嘉為先秦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進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荊軻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起軻逐秦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拔劍擊之斷其左股於是左右前斬軻秦王由是大怒益發兵伐燕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頭獻之秦復遣兵攻之後五年秦遂滅燕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為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荊卿趍窮年徇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趦趄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按劍赫馮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

狂走無容軀夷城芟七族臺觀皆焚汙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曹沫事注於佩韋賦中矣世傳固多謬太史徵無且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掩役夫張進骸

詩云及物非吾事此貶永後作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分喜怒奄忽已復辭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

勤皁櫪剉秣不告疲既死給槥櫝葬之東山基高祖紀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服虔曰音衛應劭曰小棺也奈何值奔湍蕩析臨路垂髐然暴百體髐虛交切髐髐貌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睠之涓然悲猫虎獲迎祭禮記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犬馬有蓋帷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為畚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骼各百反注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一作事聊且顧爾私

省試觀慶雲圖詩

晏元獻家本有此詩今附於此公貞元五年舉進士九年及第此詩九年作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慶雲一曰卿雲見西京雜記九天開秘祉百辟贊嘉謨抱日依龍衮非烟近御爐高標連汗漫向望接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垂慶代河圖史記堯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左氏郯子曰九扈為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鳲鳩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嗜嗜宵扈嘖嘖晏扈竊脂老扈晏晏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者也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於陵子辭卿相而桔槔灌園戴宏為河間相自免歸而灌蔬以經教授向秀與呂安灌園山陽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范丹學通三經常自傭灌園

柳河東集卷四十三

謹案第一頁後一行石棧賁緣上刋本賁訛寅據全唐詩改

第五頁後一行景晏寒川明刋本川明訛泉鳴複下句韻據郭雲鵬本及全唐詩改

第八頁後七行惠子曰刋本脫惠字據莊子秋水篇增

第十七頁後五行宿雲散洲渚刋本雲訛雨據全唐詩改

第二十二頁後六行皿蟲化為癘刋本皿蟲訛血蠱案通志六書略云造蠱之法以百蟲置皿中相啖存者為蠱今據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乾隆御覽之寶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非國語序

國語左丘明所作其文不主於經號曰外傳自遭秦火至漢建安黄武間諸儒損益之者不一公非之之意於其序見之大抵欲合於理而已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名在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彊為小書以志其中之所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閒也而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

足下書當元和三四年閒公時在永州作其閒載國語斷截不詳者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一本有知字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減密　已下周語

恭王遊於涇上　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諸本考之皆作恭王且周之世系恭王在穆王之

後而昭王在穆王之前國語之敘亦止自穆王以來則為恭王無疑矣恭史記作共國語作恭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云云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屬王流于彘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虢文公諫之文公文王母弟也用人國語作用民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啟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推進也徒回切禮記天子三推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令為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三川震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禍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

閒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鬬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漬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為也猶足動乎物又況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澒洞轇轕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籍蒐于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國語無廢字料數也自民不可料至無以賦令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況為大妄以誘乎後嗣惑於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

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舊本止載有神降于莘使帥狸姓以獻焉兩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況其徵乎彼鳴乎莘者以焄蒿悽愴（焄音薰香氣焄蒿悽愴見禮記）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是以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莽浪無根源也）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胄見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為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自發幣於大夫至身不免及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令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毒之數如之何而準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僑音橋）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

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懼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冐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後遣之皆新附王孫說周大夫也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不若與之令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興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郄至

郄亦作郤乞逆切

晉既克楚于鄢使郄至告慶于周告慶舊本作獻捷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郄至見毀桓公與之語郤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郄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郄至能勿從乎郄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自晉克楚至可以樹新附

非曰單子罪郄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周語郄至曰吾有三代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裏公曰今郄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且郄至何三伐之有奸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穀行容羞也叛國即雖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左氏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晉語厲公六年鄢之戰郄至以軝車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軝車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郄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君子曰勇而知禮公謂左丘明前日既載其三姦之事而於此所書又如此固已自異也郄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讒嬖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晉侯與荊人戰于鄢陵大勝之

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賄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註納取也室妻妾貨財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

柯陵之會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單襄公單音善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錡音倚又音奇郤犨見其語迂犨音雌周切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國語註云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當為喪喪二視與步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招音翹怨之本也簡王十

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弒齊人殺國武子自魯侯曰至能忍之自立於淫亂至國武子皆新附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頃與傾同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國語註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舊本皆作天五地六非是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

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自晉孫談至適周自將得晉國至文之材也自成公之歸至許諾皆新附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鬬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國語註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兩水激有似於鬬也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故齊人城郟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譊譊者又足記耶譊女交切太子晉早卒不立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鬬而徵之也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國語註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為召災也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左傳昭公二十一年伶州鳩云其為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穆公曰不可

非曰鐘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諾荅切音納出集韻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

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鐘之備也吾是以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為知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周語註律呂不變易其正各順其時則神無奸行物無害生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周語註久可久樂也固安也終成也終復終則奏故樂也言政象樂也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黿太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斯為誣聖人亦大矣國語云王問七律者何州鳩曰我姬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註天黿即玄枵星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太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黿歲星在鶉火周之分野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辰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是五位歲月日星辰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而用之公非之以為誣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鐘布戎太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語又云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令於百姓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

而以為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禮記樂記句註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而反也四奏象南國之服也五奏象周名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振鐸以為節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樂記武舞致右憲左又云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註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鐘太蔟無射大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劉文公與萇弘萇音長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萇叔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萇弘周大夫萇叔也衛彪傒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非曰彪傒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吾友化光呂溫也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化光古東周城銘並序云魯昭公三十二年萇弘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傒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弘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萇弘左氏明證以為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于經其地而作是銘銘曰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開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萇弘言抗其傾坐名諸侯廓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徇興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然遐情勒銘稱隅以勸大順其後牛思黯作訟忠一本作頌唐牛僧孺字思黯作此篇以美萇弘萇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

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為之耳

問戰己下魯語

長勺之役曹劌始衛切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嚴公國語作莊公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鬬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

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劇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難乃旦切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

躋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焚烟徹其上弗忌魯大夫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烝祭也躋者升也弗忌欲升僖公於閔公之上謂明者為昭其次為穆而不以次宗有司皆曰非昭穆而不聽柳下惠以為必有殃而其言近誣故公謂非所宜云國語註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子厚常謂柳氏出於下惠之裔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季佗既立僕而又愛季佗而黜僕故弑之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魯語註里革史克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更也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自明日以下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也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

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因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季文子季孫行父也相魯宣公成公仲孫它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為升餼秣也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己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縗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羶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圻犬出者有之矣晉五

行志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魏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圻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所滅

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　楛矢楛音苦

吳伐越隳會稽隳國語作墮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骨一節異長專車專擅也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砮矢中石鏃也乃乎切自吳子己下新附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盍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辨大骨石砮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音疲　縷綦以為奉孫曰註云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　鹿皮四箇國語作分諸本皆作箇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稛綦也唐韻從耒力隼切集韻苦隕切自天下至歸己也新附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馬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

耶則區區齊人烏足以奉天下巳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為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幣也

卜巳下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敺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

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口以紀三辰言以宣五行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若多則五也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聞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將黜之而立奚齊諸臣使圉之申生曰云云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八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故使為此行而觀之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申

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辱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自公使太子至果戰新附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禦合作御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為我心晉語丕鄭

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註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心以君為心里克曰中立晉語里克曰吾秉心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註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也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虢夢

虢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謂虢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自公覺至知之新附非曰虢小國也而泰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云云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公九年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暇晉是皇公乃還暇謂不暇以晉為務也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晉語註景大也大霍晉山名汪大貌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是歲獻公卒自君可無會至是皇自景霍至懼之新附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庥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為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卒里克欲殺奚齊而逆重耳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

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自克既殺至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者有是夫開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為忠貞也歟或曰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一本無此四字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春秋桓公二年書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至僖公十年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其法皆同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瘧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弃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公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即此也書意皆與此篇同

柳河東集卷四十四

柳河東集卷四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舅犯曰不可云云屠岸夷晉大夫也秦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非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為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慄一作怯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為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倀倀焉遊諸侯倀丑良切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爾偶一作禍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為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初里克及秦穆公既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冀尚之言而入是為惠公惠公之惡後篇可見矣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國而狃女九切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一有禍字丕音丕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丕之為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臭與臭同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人矣若入必伯諸侯其耿光於民矣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也與狄同耿古迥切與炯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為之未必偃能徵之也況以是一作臭故發耶

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者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文公殺懷公于高梁殺冀芮而施之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侵晉獲晉侯以歸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脂利切使子代父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縶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於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於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莫不一作慕字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雖卑猶是王命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耻一作集亦大矣棄至公之道一作至公大同之道而不之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是役也秦取晉河東之地而置官司其舍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秦侵晉晉師潰惠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磨去卜何我之載君遂止于秦秦既歸惠公惠公歸故斬之止獲也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惠公未至蛾皆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皆欲舍之惠公不可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五鹿衛地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乎人國語作民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圉妻子圉惠公夷吾子也質于秦逃歸而立為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

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況夷吾死圉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啟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是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沉之說贅矣大梁大火實沉皆星名

命官

胥籍狐箕欒郤桓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中官內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汜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補以下新附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云云初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是鄭也而注云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是又從而為之辭也此公所以非之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

外大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鄭又云于是乎民知君心貪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而鄭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于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獻諸本皆誤作宣）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趙衰之子宣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干行犯其軍列也趙孟即宣子）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麑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牀魚切麑音倪鉏麑力士也賊殺也）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非曰麑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其

舊本於此篇賢可書乎之後有今左氏多為文辭一節嘗怪其意不相屬以別本考之乃脫祈死長魚矯二篇而左氏多為文辭者乃公非長魚矯後辭也益此二篇然後公六十七篇之文足矣

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耶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麑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

祈死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自君驕而下新附范文子范燮也鄢之役晉伐鄭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欒武子不聽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鄢歸懼難而祈其死也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蟜

長魚蟜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為宄在外為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殺自對曰至不忍俟也新附三郤郤至郤錡郤犨也欒書中行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蟜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為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自晉悼至司馬新附揚干悼公弟也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一無貴字一無公子貴三字而作而貴字非是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當作止止執也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食音異我音俄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

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耳

逐欒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黄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云云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箕遺黄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欒盈黶之子書之孫也欒書屬公七年弒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為亂國者之後而去之畢晉大夫也掄擇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殺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況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射鶚

平公射鶚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鶚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忸女六切怩音尼愧顏也乃趣赦之自昔吾先君至殺之新附叔向羊舌肸也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耻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龢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

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内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曰君其幾何以下新附

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慰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黄熊

晉侯夢黄熊入于寢門子産曰鯀殛于羽山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云云

非曰鯀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固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于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謂欒書弑厲公也前之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

也自以城來以下新附鼓白翟別邑

非曰城之畔而歸己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名具武公名敖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多功多也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狂疾言戰為凶事猶人有狂疾相殺也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耻受賞者耻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懟焉則滋不可懟徒對杜罪二切

祝融已下鄭語

史伯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桑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己姓於昆吾昆吾衛也夏衰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為彭姓封于大彭謂之彭祖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也商衰二國相繼為商伯當周未有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音弭楚姓也史伯周太史也自黎為高

辛至功大矣自虞夏商周以下新附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堯之後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令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襄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于必弊者也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申姜姓太子宜臼之舅也繒姒姓繒慈陵切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于申王幽王也自令王以下新附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于彼以取其必弊

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怪者之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芰以下楚語

屈到嗜芰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屈到楚卿屈建到之子芰菱也一作芰非是自國君以下新附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芰之薦不為徇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芰于籩是固不為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

殖王楚昭王對楚平王之子子期之對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令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自聘于晉至觀射父

新附

非曰圉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覡之妄者又何以為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 吳語

伍員伏劒而死伍員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夫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勝乃訊申胥申胥釋劒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員音云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令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録其語其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為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耀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柳河東集卷四十五

謹案卷四十四第二頁後二行三十九年戰于千
畝刊本九訛七據國語改
第三頁後一行三川震案此節係幽王事依周語
次當在下宣王料民節後撿各本俱訛姑仍之
第三頁後五行川源必塞刊本脫川字據國語增
第四頁後六行蒐於農隙刊本蒐訛搜又耨穫亦
於藉刊本穫訛獲據國語改
第五頁前一行害於政而妨于後嗣刊本後嗣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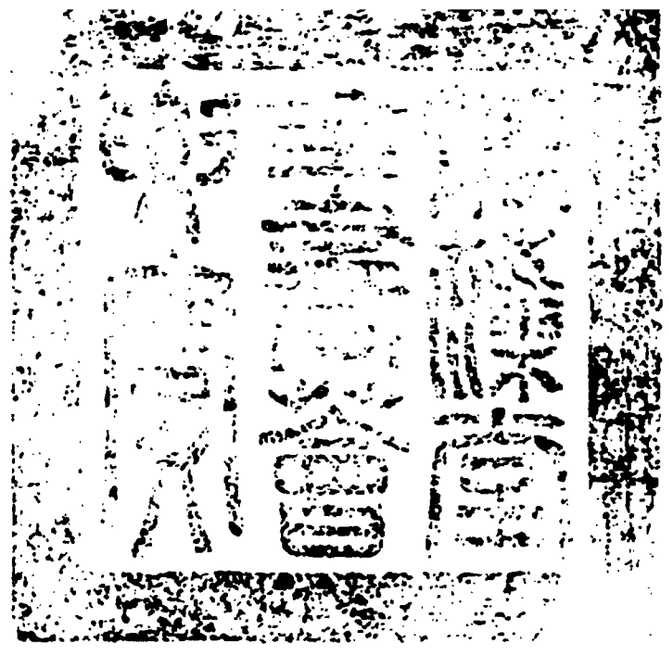
嗣乎據國語改
第五頁後八行實臨照周之子孫刊本脫照字據
國語增
第十一頁後四行勇文之帥也刊本帥訛師據國
語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兩水激有似於鬬也刊本脫兩
字據國語韋昭注增
第十三頁後五行單穆公曰刊本單訛襄據國語
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文武受命刊本武訛王又居中
正本刊本正本訛本正又拓開國祚刊本開訛
闢國訛開據郭雲鵬本及文苑英華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何傷于明刊本明訛名據文苑
英華改
第二十頁後五行吳子使來好聘刊本來好訛好
來據國語改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君之使我刊本之訛子據國
語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猶有令名焉刊本脫令字據
國語增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丙之晨刊本晨訛辰據國語
改
卷四十五第二頁前六行得國而狃刊本國訛之
據國語改

第二頁後八行若入必伯諸侯刋本伯下衍於字
據國語刪
第五頁前六行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刋本快
訛使據國語改
第五頁後三行有此其以戊申乎刋本乎上衍云
字據國語刪
第七頁後六行王賜公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絺鉏
攢茅之田刋本脫陘字鉏訛組據國語改

第十頁後五行麑退歎而言曰刋本歎而言訛作
而歎據國語改
第十一頁後五行長魚蟜既殺三郤刋本蟜訛矯
據國語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叔魚生案此節依國語次當在
下節逐欒盈之下此誤移前檢各本皆然姑仍
之
第十四頁前六行乃趣赦之刋本赦訛舍據國語
改
第十八頁後四行以生柔嘉材者也刋本脫材字
據國語增
第十八頁後七行封於豕韋者也刋本脫於字為
下衍彭字據國語韋昭注改刪
第二十頁前七行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刋
本脫不字以其訛其以據國語改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刋本

脫越字江字據國語增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潔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上下 補遺 後序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乾隆御覽之寶

柳河東外集卷上

唐 柳宗元 撰

賦 文誌八首

披沙揀金賦 求寶之道同乎選才

劉義慶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見鍾嶸文品公外集賦三首皆貞元五年以後舉進士時作

沙之為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為寶兮恥居下流沉其質兮五才或闕耀其光兮六府以脩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為儔滓壯士切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盻指炫熀而探討炫熒絹切熀戶廣切探音貪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緇既堅且好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熠弋入切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先迷後得孰謂弃予如遺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弈弈動融融煥美

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弃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將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纖光乍比（趙平原君曰賢者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劍拭土而異彩相符（雷煥得鄱城劍取南昌西山下土拭之送一劍并土與張華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雷煥書兼華陰土一斤致煥煥將拭劍轉精明也）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熒（晶音精熒）

（惠扃切）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豐即詠陸文可俾而昭明是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籯之學（漢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晉孫綽字興公作天台山賦示范榮期期曰此賦擲地必為金聲也）客有希採掇於求質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三王迎日禮用夏郊）

（題見禮記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畫夜分分而日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俟啓蟄以展儀（左氏凡祀啓蟄而郊）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導遲遲之陽律猶分可愛之輝（左氏夏日可畏冬日可愛）式佇寅賓之質（書寅賓出日注云寅敬賓導也）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周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事傳小正（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注云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符上春以備儀必脩其始先仲春而有事

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賾索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土圭之影猶積（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注云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泰壇既罷玉漏之聲漸長（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盛右為夜左為晝）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

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異乎天紀不修秦伯尚矜其泰畤（以秦本紀及封禪書考之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至文公作鄜畤宣公作密畤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下畤祭炎帝獻公作畦畤祀白帝皆未嘗立泰畤至漢武元鼎中始立泰畤祠太一則秦畤乃漢立也賦云秦矜泰畤恐誤）日官失職晉侯徒繼乎夏郊（左氏昭公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曰寡君疾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將入豈三舍之足憑（魯陽與韓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風俗通曰成帝問劉向俗說文帝及徵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向曰文帝少即位不容再中）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禮儀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戩穀之宜受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聖人立制智者研精）

（題見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車又見葛洪所集西京雜記）

異哉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禮記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賈捐之傳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配和鸞以入用並司南而為急（取車制如司南之義）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啓玄機以求舊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固善應而莫實諒知機而有為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庾子山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謂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徼矣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響其鏜而有制（鏜音湯詩曰擊鼓其鏜）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敘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涉黃道之日躔周物

之智斯設極深之幾是研鄙繁音之坎坎陋促節之闕
闕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兹動惟
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
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聲明不
僭音愆于素可舉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
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

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
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
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
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
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池之內不踰晷
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
雨如君之意歟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
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也劉叟曰
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
曷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
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
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尨羞與為類獨深居

為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
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為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
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邀之邀
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厲
一有小不善惟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為禮節願
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
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
之道以貞順靜專為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讙鬧

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强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欬者河間驚跳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欬者為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戚聞且退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醴陰州西浮圖兩間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為一笑衆乃歡俄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廊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怦怦恒若危柱之絃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為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闕門召所與淫者倮逐為荒淫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為不足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頞皆不欲道也柳先生曰天下

之士為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强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誌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圍於是始蓋元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也又云仁人我哀埋勿弃以是日葬也公時在柳州劉夢得集有與公書云發書得箏郭師墓誌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懌學者無能如又云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羌楞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在方册者是已余之伊鬱也宜獨為郭師發耶想足下因漢書重有慨耳蓋覩郭師之事覩公之文而有感也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奕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阮瑶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象十二時柱高三寸象三才唐史音樂志云箏本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按京房造五音准此瑟十三絃此乃箏也今雅樂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郭師所能者蓋十三絃者也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擊舊作繫脣山沈公謂當作擊音於煥切儀禮曰鉤中指結于擊掌後節中也入音牽音慳擊也牽也屈折愉繹學者無能如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凉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强之宙號知聲音抃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黄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教閤管謹視出入餌仄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岣嶁山求道籙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强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岡西志其詞曰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圍於是始心為浮圖形

道士仁人我哀埋勿弃

趙秀才羣墓誌

誌云元和庚寅神永戢又云僕夫返柩當啓蟄元和五年正月也

嬰曰死信孤乃立趙氏在春秋時事晉景公三年司寇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後果生男屠岸賈索之嬰與杵臼謀乃取他人子使杵臼負而匿諸將遂索杵臼殺之程嬰與趙氏真孤俱匿山中至十五年景公疾卜云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於是召趙孤及程嬰復與趙田邑如故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襲祖古本於祖字下空三字一本無空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恭藝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遽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問年二紀益以十僕夫返柩當啓蟄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呌幼女泣和者悽歉行路悒追初憫天銘茲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公集有與李睦州書名字皆不得而詳然公誌及其私必與公相厚者元和五年公時與李俱在永州故云卒於湘水之東誌是時作也漢書齊悼惠王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顏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其云外婦本此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揔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寇見誣左官為循州録過而慕焉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亡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居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於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滸謂湘靈鼓瑟也嗣靈音兮永終吉

柳河東外集卷上

柳河東外集卷下

唐 柳宗元 撰

表啓十八首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 六首

公正集中有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又有為耆老請復尊號表二皆在貞元十九年間蓋為德宗復聖神文武之號作也其事已詳於正集之注今又有表六蓋在正集之表前作其上三表在貞元四年第一表云謂掩全功五年于茲蓋自興元元年甲子德宗去聖神文武號至貞

元四年戊辰為五年也後三表在貞元五年其第四表云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即上前三表之明年為五年矣公時年十七初舉進士云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于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其後雖逢阨運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茲若墜冰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丕變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寃之聲通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荅豈宜固為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況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恥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悃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顒顒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為上儀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

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浹即協切軼徒結切而乃久為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已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

地之廣大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規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廷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既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為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誠勤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續三皇人為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或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謳烏侯切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為請累表陳誠

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念周宣之側身去徽號而不稱垂炯戒而自儆炯古迥切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令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

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太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為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

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狄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悃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覩文明繼跡聖俊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為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

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為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為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於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

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為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僭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荅不享之荅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追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為辭讓以守謙冲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辨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為炯誡（炯古迥切一作鑑）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頒等言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氷炭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

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為一王之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為弘遠陛下嗣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誡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為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誡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偽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効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為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列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違陛下之詔謹昧冒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頒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冲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事貴舉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為恭況於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諸葛孔明

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
臣等又以為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
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
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
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
姿合至神之化有（一無有字）戡禍亂制邊鄙之武脩禮樂垂
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化斯厚人
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梏拲不用可謂人皆遷善

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況於尊號之美陛
下已受於初去之即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
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興復
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庶
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國恥亦欲攄其宿憤表其成
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為
歡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群臣不能匡（一作莊）
輔之罪亦當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
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上下之情必深反側
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
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
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無
忝之言顧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未月
謁太清宮太廟郊祀上帝遂以告祠實臣等之至誠實
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
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
道字故其文如後表
（與下韓洞請歷數近日瑞應祥瑞表次前表皆在貞元五年作據宏本傳實參當國兼度支使進宏尚書副參參當國在貞元五年八年貶又洞本傳云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蓋洞前五年已為祭酒表在六年作）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筭
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
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

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僭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霈斯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麞凝彩而雪暉蒼烏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李懷光德宗建中初為朔方節度使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并力進討

為賊所敗會朱泚反德宗狩奉天被圍急懷光率所部奔命遂敗賊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後誦言天下亂皆由宰相度支京兆尹等或以告盧杞杞聞之不得朝頗恚恨去屯咸陽遂陰連朱泚謀反貞元元年為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公之表當是時作也然公時年十三其為崔中丞者不詳其人矣文又闕不全云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逆賊李懷光與臺末人奚奴遺醜備聞兇險之行頗有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猶分禁衛之兵不感殊私乃懷異望間者饋貢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洎駕幸近郊勅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列為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冠滑汭頓軍咸陽闕

為裴令公舉裴冕表

裴冕明皇時為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時明皇狩蜀冕自河西還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請太子宜正位號及肅宗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舉劉烜為判官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傳云大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皆佐先帝驅馳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罔海內冤之與此表合然此表當為郭令公作其為裴令公

非也又傳云時元載秉政晃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踰月卒據元載之誅在大歷十二年而柳生於大歷八年是時方五歲而此表又當在載未誅之前時公未生或謂公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恐此表乃其先人之作然亦不可得而考此決非公之文也明矣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宰嚭而伍胥誅夷吳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嘗以報越為志二年悉精兵以伐越之夫椒越王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不聽遂自殺吳王以鴟鴞盛其尸投之於江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屈原名平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共毀譖之王乃疏原原既放逐遂投汨羅江而死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有蹇諤之風道佐先帝驅馳靈武贊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勳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荒謫裔天下稱冤空懷醞正之悲莫雪增嫌之恥今姦邪屏退聖政大明百度惟貞四門以穆寰海之內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願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臣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中丞武元衡也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時為監察御史乃其屬也正集有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此當次其後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忭以喜以惶中謝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坼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莊子曰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忭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裴中丞行立也公正集中有為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事詳見注此表當次之元和十四年作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中謝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莊子不為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左氏

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子往是殺余也伯有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祲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李師道即淄青之地有州十二傳五世誘臨淄三七之兵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禹貢海岱為青州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也又云海岱及淮為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也以其淮海之所在故曰朝宗封祀之山隔成異域謂東封泰山也在兖州累聖垂德曾未悛心餘孽滔天果聞折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封禪書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後漢志曰云云亭亭皆泰山下小山也風俗通云封泰山封廣二丈高九尺下有玉牒書遼海無虞見石砮之已至國語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砮矢鏃也以石為之砮音奴此皆陛下神籌一作算獨得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

方隅愧無橫草之功漢終軍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曰橫草也坐見覆盂之泰東方朔客難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如覆盂抃蹈歡慶倍萬恒情

賀赦表

表云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此謂元和改元赦也又云謬當任用職在藩維此必代桂廣帥臣作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維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中謝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羣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縶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敘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

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殁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恒情

賀皇太子牋

憲宗元和十四年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公時在柳州故云忝守遐方獲聞盛禮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宥者公是年十月卒于柳云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

道皇帝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四歌贊德其二曰月重輪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山海經云無皋之山南望幼涿郭璞注曰即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

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在元和十三四年間時淮西已平公前有為賀淮西平赦表此豈赦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啓賀之歟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衛淮南次公也以檢校工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後傳云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之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絶因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衛時尚鼓琴也史傳之載過乎實矣

疊石琴薦一出當州龍壁灘下　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攫醳將成玉燭之調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攫厥縛切醳音液醇酒也攫醳一本作權澤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願

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弦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敢効彌堅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

與以下啓皆在元和十四年淄青平後作

李師道三代受恩四兇負德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扞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答諸州賀啓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太平之功自此而畢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剥落柳為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為讎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奥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為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為精密柳文出自穆家文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為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乎證用

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孳當作孳翊當作翊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瘧宜為疫瘧很倖宜為狠悻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曄時猶未死荅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讎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歲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贏又釐革京

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慶雲圖詩揔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記

柳河東外集卷下

柳河東外集補遺

唐 柳宗元 撰

墓誌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墓後誌

凌君諱準元和元年與公同貶員外司馬凌得連州至三年卒公正集中嘗為凌君權厝誌即此也至是元和四年立太子寧肆赦乃得返葬而公為後誌以志其時云此誌當附權厝誌後今詁訓蓋用胥山沈公所定劉連州四十五卷本故又從其說以諸本所餘作外集此誌與下四誌皆沈本未有者用別録于此

某年月日立太子赦下嘗有非其罪柩得返葬凌氏孤夷仲求仲自連桂陽舉其先人之柩龜筮吉利某年月歸于杭之新城祔于其墓刻前志志其行益以後志志甘時立碣于墳東南隅申志于外噫亦勤矣以其先人之行宜克大于後以其孤之志宜克承于初艱其躬以延于無窮承而大宜哉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并序

誌云系自周魯後得柳姓七代祖虬後魏中書令封美陽公蓋柳氏自魯士師展禽食采柳下得姓至後魏有諱僧習者為方輿公有五子曰鷙曰慶曰虬曰檜曰鷺公裔出於慶而萬年公出於虬此系所自別也史表載虬後周中書侍郎美陽孝公興誌稍戾豈史誤耶萬年公貞元十二年卒是年葬誌是時作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三月日前萬年縣丞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中父之命考時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粤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

長安縣高陽原祔于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稱義備物外姻畢至宗人來會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魯後得柳姓七代祖虬後魏中書令封美陽公四葉至皇考惇皇朝散太夫資陽令祖延州司馬考頤宣州寧國丞濟德克紹厥類藏聰晦明粹為淑和少孤季父建撫字訓道通左氏春秋貫歷代史指畫羅列接在視聽嗜為文章辭富理精以門蔭出身調補宣州溧水尉綱簿貢賦入于天府特授同州馮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常好笙乾之道自揠塵昏之外（揠音展極也外一作表）泊如也既而嬰被沈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懷朋友道傷僉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女無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虬之女陰教內則著於閨闈有女三人焉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刊勒玄石措于陰堂銘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賾耶德而不壽命既厄耶松栢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

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為永州刺史公元和九年尚佐永州故薦弘古於崔迨其死崔猶為經紀其喪可謂賢矣公正集有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時作誌亦作於是時也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温化光中山劉禹錫夢得暨公及崔永州皆弘古所與游者可以知其人矣呂化光集亦有與段秀才詩即弘古也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濩落不事產人或

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禄嘗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温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懽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温卒景儉逐前右拾遺張宿一作道與然諾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徵其去徵與邀通遮也又

南抵好義容州扶風竇羣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為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為埋道邊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為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為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黄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後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通者不以不懲其躓卒以亢死觀游非類有賤非鄙何以葬之黄山南趾

潞州兵曹柳君墓誌

誌云貞元二十一年七月葬誌是時作

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虢之閿鄉窆墨遇食乃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為其誌且曰吾之先自魏已來為宰相者累世我高祖諱萬齒為伊闕令襲其先河間郡公曾祖諱某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洎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為陸渾主簿次吳縣尉次上黨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摘發毗贊闕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于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閿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北臨間其地陰狹岸又數壞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

從他兆于茲卜用七月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為文置于郵中俾移於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年月誌皆不載據題云永州公在永時作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戶曹夫人歸譚氏曰損為鄧州司倉參軍損父昌為常州録事參軍祖曰元愛為左羽林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毛氏於

周咸為諸侯譚入于莒毛及魏為后族千歲復合夫人生丈夫子曰隨隨謹愿好禮始克於裴柳為姻隨娶裴氏令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聞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月日祔于此志曰

周之列國譚子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乃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內言不出軌表貞節願垂休銘永誌幽谷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經名儒手余昔嘗校以家集其舛誤尚多有之用為之訓詁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乎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既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碣以開元為天寶則時日差矣竇羣除左拾遺而表賀為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為零

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蓋未生賀冊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其說於篇視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為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熙丁酉秋八月中澣臨邛韓醇記

柳河東外集補遺

柳河東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詡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

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劇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録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享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九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序

柳河東外集後序

謹案卷上第一頁前六行劉義慶世說刋本義慶訛慶義據隋唐經籍藝文志改又往往見寶刋本訛作往見至寶又見鍾嶸文品刋本嶸訛崢並據郭雲鵬本改

第二頁後八行郊之祭也刋本祭訛至據禮記郊特牲改

第六頁前一行極深之幾是研刋本幾訛機據易繫辭改

第六頁後一行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刋本二無字俱誤吾據郭雲鵬本改

第六頁後七行臣授是龍于尺池之内刋本池訛地據校宋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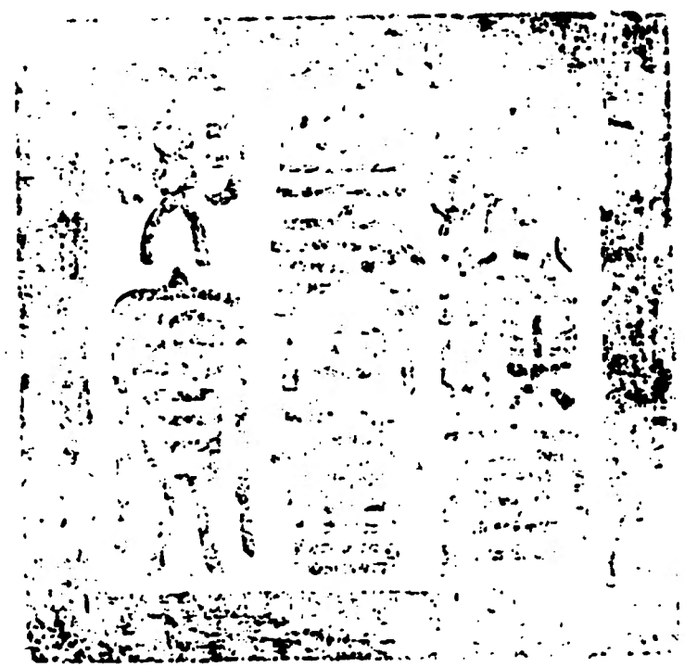
第十頁後二行學者無能如刋本如訛知據劉禹錫集改

卷下第五頁前四行宗室支屬刋本支訛友據別本改

第五頁後三行邉兵以整刋本以訛之據校宋本改

第十頁前五行以違陛下之詔刋本脱違字據校宋本增

第十九頁後四行其二曰月重輪刋本二曰訛曰日據古今注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灤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

79

吉林人民出版社